
德龄公主
著
德龄公主回忆录
東方出版社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陈寅恪

一身一家之回忆

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名著。

——辜鸿铭

德龄在一九〇三年回到中国，直接进入宫廷内部任职，有了对这个封建王国最直观的感受，对慈禧、光绪帝以及周围的人与物产生了最为个人化的认识，以一个不断成熟的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视角对中国进行思考。

——王瑞男

一地一国之历史

ISBN 978-7-5060-5151-4



定价：39.80元

回憶錄

德龄公主 著

德龄公主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龄公主回忆录 /（美）裕德龄著；荷莎编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7
（名人回忆录系列）
ISBN 978-7-5060-5151-4

Ⅰ.①德… Ⅱ.①裕… ②荷… Ⅲ.①德龄—回忆录 Ⅳ.①K837.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1642 号

德龄公主回忆录
（DELING GONGZHU HUIYILU）
德龄公主 著

责任编辑：张 旭 陈 密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刷厂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0. 75 彩 插：14 面
字 数：34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5151-4
定 价：39. 8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德　龄

因为有着多年国外生活的经历，裕德龄得到慈禧的关注被招入宫内，成为御前女官，为慈禧与西方国家的使节夫人们担任翻译。新派的作风，活泼天真的性格，给死气沉沉的清宫带去了一股清新之气。



裕庚全家在巴黎郊区森林咖啡馆内合影

右起：裕庚、黄开甲（载振随从秘书）、刘式训（载振随从秘书）、载振、裕容龄、梁诚（载振随从）、裕庚太太（德龄之母）、裕德龄、裕馨龄（容龄四哥）



勋　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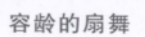
裕德龄的哥哥，他被德龄推荐给慈禧，成为慈禧御用摄影师，为其拍摄了许多的照片。

德龄（右）和妹妹容龄（左）

裕德龄与妹妹裕容龄，从小接受西方的开放式教育，也是著名舞蹈家邓肯的入室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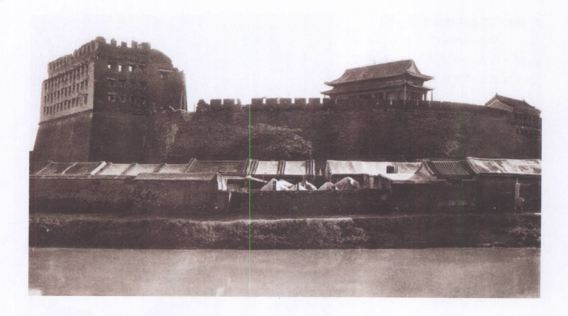




容龄的扇舞



容龄的希腊舞



1901 年北京齐化门（朝阳门）

沿着运河向北，从通州下了船后，17 岁的裕德龄跟着父母由齐化门进入北京城。此刻的她也许想不到，她和妹妹会入宫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



随待于老佛爷左右（从左至右：德龄母亲、德龄、慈禧、容龄）

进宫后，宫内一切都让这个少女感到新奇，也暂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随侍于老佛爷左右







慈　禧

这是裕勛龄为老佛爷拍下的一系列的肖像照。外界也正是通过这些照片，对深宫内这位实际掌权者，有了一个基本的印像。

大清國當今聖母皇太后萬歲萬歲萬萬歲







光绪皇帝

在德龄的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个聪慧、英俊的绅士，神情中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他深知这个国家的顽疾，希望通过政治改良，能让自己的国家富强。

慈禧与光绪后妃的合影（左起：光绪瑾妃、德龄、慈禧、容龄、德龄之母、光绪皇后）

从德龄的眼中看到的光绪皇后，是一个有见识、有修养的温文而雅的女性。她也能感觉到帝后琴瑟并不和协，太后与皇帝的关系十分的微妙。



慈禧扮观音

慈禧爱看戏，自比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扮成戏文里的观音模样拍照。李莲英扮成善财童子站其身旁。

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前与后妃、太监（前左一崔玉贵，右一为李连英）等合影

慈禧身边永远都是一堆人前呼后拥着。德龄进宫后，感受到了太监地位虽然不高，但有定的实权，甚至能左右一些事情的结果。

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

庚子事变后，慈禧被西方报刊丑化为老暴君。为了以正视听，慈禧开始频频接见各国的使节夫人们，向外人展示她的“后威”以赢得赞誉，满足她的虚荣心。



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

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夫人推荐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像。这是外国人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了大清帝国谜一般的宫廷暮霭和慈禧的私密生活。



慈禧画像（油画）

这是卡尔为慈禧所画油画，于1904年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士世博会展出。为了改变西方人对她的印像，卡尔将年近七旬的慈禧画得十分年轻、漂亮。这也许是西方人视角不同缘故吧。



穿着旗服盛装的德龄

穿着中式服装的德龄





穿着西式长裙的德龄



48 岁的德龄

照片下方钢笔英文签名“裕德龄”。两年多的宫廷生活，德龄认识到寄望于慈禧的主动改革是不可能的，于是离开清宫走向自己的生活。在海外，她认识了革命党人，开始支持革命行动。

目　录

一、记忆中的沙市

湖北沙市一个满族家庭的餐桌旁，一个出奇淘气的女孩子正在用早餐。大概由于父亲偏爱、依顺的缘故，6岁的她有着超乎年龄的顽皮、大胆和倔强。对于满族孩子来说，6岁正是开始读书的年龄。可是，这位与众不同的小不点儿却自以为懂的东西已经很多，不愿听从父亲的话花时间去好好读一读中国的四书五经。

读这些书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她常常这样问自己。在她看来，书房外的世界到处是吸引人的好东西——明媚的阳光下，五彩斑斓的金鱼正等着人们去赏玩呢！而书房里处处是约束人的破规矩。最让她不满的是，家里高薪聘请来的家庭教师全是些不苟言笑的古董。在他们眼里，孩子的放声大笑简直就像传染病一样可怕可恶；而孩子的窃笑则是最失身份的无礼之举。

今天，这位6岁的小女孩又换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此前，数不清的教师都因为无法忍受她少见的淘气，执教不久便拂袖而去。那些恼羞成怒的老师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无辜，都对她的父亲说不相信有人能够管教得了这个孩子。

这个满族家庭的成员围着餐桌坐成一圈，其中一直喋喋不休的正是前面谈到的小女孩。按照满族和汉族的用餐规矩，只有在大人问话时小孩子才可以开口。但是，这个小家伙儿想说就说，没有片刻安静。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被家人过分溺爱的孩子。

假如一个6岁的小孩也会感到不开心，此时此刻她正感到非常地不开心。她刚从欧洲回来——虽然那里的一切在她印象里只是一片模糊。回到中国，曾经习以为常的欧洲生活经验不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竟然连公开谈论都不可以。她隐约听到人们说，假如他的父亲在他们家里沿用欧洲的

经验而公然抛弃中国的传统，严重的惩罚就会无情地落到他的身上——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跟随父亲回到中国后，发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东西，这些东西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一生。

虽然她的父亲非常赞赏欧化，但是一回到中国就恢复了中国的传统生活习惯。早餐桌旁的小女孩，在欧洲时的穿戴和言行和当地小孩毫无二致，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盯着镜子里的人，她几乎都认不出自己了！

沙市的冬天实在太冷了，所以欧式外套换成了臃肿的袍子，塞满了棉花的鞋子胀鼓鼓的。矮小的她身上穿着这样的衣服和鞋子，简直像极了一只吹鼓了的气球，只是多了两条同样鼓鼓的腿儿。

这孩子在欧洲时有一头引以为荣的乌黑长发，是和欧洲孩子一样的卷发。回到中国后，父亲为了清除欧化的痕迹，让她把头发梳直了，而且编成一条古板的辫子，最后用令人讨厌的红丝带系好。

回忆在沙市度过的童年，仿佛总是少不了这几样东西——臃肿的棉袍、炮舰样鼓鼓的鞋子以及发辫上令人讨厌的红丝带。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东西，人到中年的她仍然会兴奋不已；直到现在，那女孩子喋喋不休的舌头、滴溜打转的双眼、气球样鼓鼓的身子仿佛还在眼前；直到现在，她似乎还在绞尽脑汁制造别人始料不及的恶作剧。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责备她的顽皮，预言她将来不会有出息。我和她父亲却从不这样认为，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她！

早餐很快就要结束，小女孩一想到就要在新老师督促下开始读书，就觉得“他”十分讨厌——因为“他”是一位教师，而且是“她”的教师。学习时间往往从上午8点开始，一直要到正午12点才算完。通常先是一首短诗，可是这远远不够消磨一个上午的时间。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四书五经，一直读到师生身心俱疲、相看两相厌！好不容易才能捱到吃午饭、睡午觉的大好时光。

哦，差点忘了，早上还有向父母请早安的事儿。在满族和汉族家庭里，小孩子起床后，首先得毕恭毕敬地去父母跟前请安。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拖着一根系着红丝带的可笑辫子，在她父母面前机械地行着礼，就像一个只有眼睛会动的洋娃娃。

用完早餐，小女孩去书房的时间到了。新教师就要开始他的第一次课。

喜欢恶作剧的小女孩已经吓跑了好多位教师，眼前这位是专程从湖南请来的先生。据说，湖南的先生是出了名的严厉、冷酷和呆板。新老师有个吓人的绰号——“活剥皮”，大概是对于那些恶作剧的学生，他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人家。假如一位教师可以用恐吓来管教他的学生，那这个名字会很有威力。但据我所知，这位顽皮淘气的女孩从来没有被这个可怕的名字所征服。下面是这个淘气女孩和她的恐怖教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老师和学生刚刚各自就位，正准备开始读书，小女孩就不失时机地开口发表高见：“谁愿意念那些连大人们都读不懂的中国古典文学？老师们之所以硬着头皮讲解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学识的浅薄。”对于这个年仅6岁又不肯用功苦读的小女孩来说，要去掌握这门艰涩深奥的学问，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可笑的蠢事。时至今日，她的想法丝毫没有改变。

过了一会儿，先生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始他滔滔不绝的授课。我们那位出奇淘气的小女孩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一想到老师“活剥皮”的可笑绰号，她就笑得直不起腰。

先生抬起头，紧蹙眉头厉声吼道：“不准笑！”

“为什么不准笑？”

“因为你的样子既不雅观，又不庄重！没有看到我手里的鞭子吗？你再敢笑，再敢做什么不雅的动作，小心我用这根鞭子狠狠地抽你！”

这个倔强的小女孩飞快地转动她圆溜溜、亮晶晶的眼珠子，仍然呵呵笑个不停。“你果真活剥过人家的皮吗？”她急切地问道。好奇地期待这位新老师马上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先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用手指了指他的鞭子。鞭子放在他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备随时使用。

小女孩伸出一只小巧的手——在臃肿的袍子和粗大的发辫共同映衬下显得格外小巧，顺着先生手指的方向飞快抓起了那根示威的鞭子。

“你就是这样使用这东西的吗？”她大声问。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意思，伴着一声尖叫，这倔强的小女孩挥起手里的鞭子往老师头上打去。随后，又是一串哧哧的笑声。

从上第一堂课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强烈地反抗了这位“活剥皮”老师

对她的严厉教导。虽然她的方式多少有些过激，但并不能因此增加对那位先生的丁点儿同情。当然，作为这个沙市满族家庭的教师，他的失败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书房里传出朗朗书声，这是家里所有孩子在一起朗读他们的课本。书声中偶尔夹杂着先生尖厉的呵斥，他并没有忘记，也不肯忘记使用那根触手可及的鞭子。

后来，到了佣人给先生送茶的时间。恰巧，小女孩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到书房里巡看。先生恭恭敬敬地给主人行礼，低眉顺目地向他汇报。这样的情形偶有出现，我们的小女孩飞快转动眼珠子，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充满兴趣，好像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时机。只见她用一根食指压住嘴唇“嘘”了一声，示意别人不要出声，跨步上前从佣人手里接过茶盏，并挥手让佣人退下，然后将茶盏轻轻端放在先生的椅子上。

父亲与先生聊了没多久就离去了。先生大概觉得主人的关注是一件荣耀之事，于是趾高气扬地踱到椅子前，摇头晃脑地坐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满脸狼狈地跳了起来，可怜的茶盏早已被他笨重的身躯在一瞬间压成碎片。面对这件湿了大半的中式青袍和恼羞成怒的国文先生，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先生拉着这个穿着臃肿棉袍、扎着红丝带的女孩子，怒气冲冲地去找她父亲理论。这时，大家都认定小女孩这一回少不了一顿鞭笞。时隔多年的今天，我都觉得那女孩子应当挨一顿结结实实的鞭笞。然而，那天在讨论鞭笞问题的时候有两个人表示反对。

第一个反对者，毫无疑问，就是小女孩自己。第二位反对者，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对者，就是小女孩的父亲。

父亲听了这件事显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只是，在他们父女之间总有一股神奇的力量紧密相连，一种难以言传的融合了父女之爱和朋友之情的相互了解。

“马上给我到花园里去！”父亲严厉地呵斥，却忍不住眨巴眼睛。倒不是姑息女儿的恶作剧，只是那位湖南教师的狼狈样实在令人忍不住想笑。

听到父亲的呵斥，小女孩立即忘乎所以地转身，连跑带跳进了花园，

心里还不住偷偷嘲笑先生的失败。花园里真是美不胜收，斑斓的鱼儿、怪异的石头雕像、弯曲的小径、常开不败的花儿、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池塘，最吸引人的是池塘边系在柳树上的一只小船。

虽然小女孩清楚地记得家里人反复叮嘱过，任何一个小孩不得单独乘坐这只小船，可是她与生俱来的顽皮和大胆使她将那些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

池塘里长满了繁茂的紫菱，其中长势最喜人的那丛在池塘中央离柳树最远的地方。于是，她解开系船的绳子，摇摇晃晃跨进单薄的小船，向着长势最喜人的紫菱使劲儿划去，船却不听使唤，划出没多远就只会一个劲儿打转，而且开始令人心惊的颠簸……

她只好停止划行，把两只小手使劲儿伸向长得最好的那丛紫菱——她此刻一心向往的目标。然而，意外的事儿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随着小船越来越严重的倾斜，小女孩“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庆幸的是池塘的水不算深，那只单薄的小船在女孩身边的水面上没有方向地晃荡，左右撞起雀跃的水波，把笼在池塘上的薄雾摇晃成数不清的水花。

此时此刻，这个穿着棉袍、梳着辫子、扎着红丝带、像个长腿儿气球的满洲女孩，惊惶得停住了她一贯的窃笑，因为池塘里的水实在太冷了。她吓得要命，早就忘了那些长得最好的紫菱。

伴随一阵不小的骚乱，惊慌失措的家属和叫喊不绝的佣人赶到了池边，不论大家心里怎么想，总之大家都目睹了这个小女孩又一次的顽劣表现。当她闭紧双唇挣扎到池塘边时，她的模样十分滑稽——从脚底到辫梢全都湿漉漉的，小小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再看池塘里，原本悠游的金鱼被她吓得东躲西藏；那些刚才还让她全心向往的幽雅紫菱，现在已被她拨扯得点头哈腰，仿佛一群愚昧的信徒在向水底的偶像顶礼膜拜。

穿着华贵的官服正准备接见官员的父亲，全然顾不上孩子臃肿棉袍里浸满了水，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滴水的孩子在他怀里就像一捆湿透了的石棉。不管孩子的尖叫声如何刺耳，父亲轻声地、温柔地用父亲特有的爱安抚着她。

到了这一步，家里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孩子重重惩罚一次。可是，又有两个人表示反对。

第一个当然是孩子本人，她是极其任性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父亲，他总是事事依顺她，因为他深深地爱她。

这个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也许你已经猜到了，那个6岁的小女孩就是我。在刚才的叙述里，她正开始她一天的生活，就像以往数不清的日子，也像此后数不清的岁月。

二、父亲非凡之爱

父亲用他的温声细语和慈爱的目光安抚了我受惊的心，我很快就忘了落水挨冻这件事。父亲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让我转眼间就忘掉痛苦，这是一个医生无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

那时，父亲担任的是监察御史，随时会有人来访。有时，来访的人会提出要见一见主人家的孩子。因此，父亲和我必须马上换上干净的衣服。爸爸用同情和理解安抚好我之后，让一个阿妈带我去换衣服，他自己也去换干净官服准备接见来访的官员。

阿妈替我重新穿戴时，我已经忘了刚才采菱的事儿，一个劲儿催阿妈动作快些，好让我早点到院子里寻找新奇的玩意儿。

阿妈帮我脱去湿淋淋的衣服，又给我穿上一件同样臃肿的棉袍，一双炮舰样的鞋子，并用一根崭新的红丝带系起我的发辫。没想到，一个人在经历了落水的痛苦后不得不更换衣服时，仍然逃不脱厚棉袍、鼓鞋子及红丝带的包裹和捆绑！我真是痛恨这些不愿穿戴却不得不穿戴的东西啊！

我比父亲早些时间穿戴完毕，于是急匆匆赶到父亲准备接见来访官员的庭院里，打算找个地方躲起来偷偷观察来宾的举止。我曾经见到不少父亲的访客，他们新奇的模样总是让我感到趣味无穷。我喜欢偷偷观察他们，特别喜欢看他们在听到父亲宣布接见的一瞬间的表情变化。

然而，才走到大厅前的庭院，我就忘记了自己前来的意图。我一向是这样一个丢三忘四的家伙。庭院总是非常吸引我，高大俊拔的树，阳光从松散的硕大树冠顶上透过树叶的缝隙一直射到地上，在树周围的地面上印出斑斑驳驳的影子。这些影子随着太阳的渐渐西行而移动，在地面上变幻出不同的美妙图案。我时常独自站在大树底下，倾听树叶相互摩挲时发出的“沙沙”声，仿佛在对我低声警告，又好像在偷窥我的秘密。这里是官

吏们等候接见的庭院，原本没有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可是为了捉弄那些笨家伙，我总是踮着脚尖从大厅一侧穿过，故意把后背朝向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偷偷地看我。为了全力以赴做好这项我自找的工作，我每次都紧张得吐出舌头。

这一回，换成我去偷看人家了，偷看那些等待被我父亲接见的官吏。父亲作为他们的上司，原本可以让他的客人无休无止地等待，一直等到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再出现。但是，父亲从不这样，他总是像珍惜自己的时间一样珍惜别人的时间。

即便如此，我还是比他快一步到达庭院。只是，一到庭院我就忘了原来盘算要做的事情。对于一个6岁小孩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仰望那些曾经对我絮絮叨叨的树，疑惑自己以前为什么不曾注意这件有意思的事。树很快又开始浅声低语了，树叶和树叶挨挤着，缓缓摇曳着阳光透过叶缝印在石头小路上的影子。当初铺路的工匠，不但把大小不一的石子恰到好处地铺在花园小路上，而且很聪明地拼出变化不一的花样，真是越看越好看。

树的叶子多么奇妙，它们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对偷偷溜进院子的孩子发出警告的唠叨。令我不安的是，厅前庭院里众多树木中的一株是光秃秃的，竟然没有一片叶子挂在上面！我猜想这株树像这个样子已经有几个月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注意到。这使我十分困惑不解，更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为什么其他的树都枝繁叶茂，惟独这一株树光秃秃、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事实上，这株树死了，可是那时候的我对“死”的含义没有任何认识。因此，我以为这是大自然没能平均地分配树叶给每株树，于是我决定亲自动手来改变这种不公平待遇。

我一向是个十足顽皮的女孩，爬树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儿。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想到了该如何去纠正大自然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我以为我对这株可怜的树所采取的善举，它的那些树朋友都会看到的。我还以为，出于对我的嘉奖，或许以后它们就会任我自由出入这个肃穆的庭院，而不再对我絮絮叨叨。

于是，我迅速跑到一株枝叶密密匝匝的大树底下，凭借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6岁小毛孩潜藏的全部自信力，顺着滑溜溜的树干爬了上去。我选中枝叶最繁茂的地方爬了进去，小心谨慎地伸手把自己四周的树叶摘下来，塞满身上所有可能装进树叶的地方。在双手辛勤劳动几分钟之后，我更像一个吹得胀鼓鼓的气球，只是一般气球里没有这许许多多的树叶罢了。身上塞满了叶子的我迅速抱着树干滑下去，飞也似的奔到那株没有树叶的树下。

我抱住树干爬呀、爬呀，一口气爬到最高的树桠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片片叶子，仔仔细细把它们一一挂在那些枯了的细枝上。在我看来，要让枯树长绿叶很容易——先用细枝把叶子穿个小孔，再把叶子套到细枝上便是了。我坚信，只要我继续把其他树上多余的树叶都取来，就一定能完成我这项伟大的善举；我坚信，从此这株树就会和其他树一样郁郁葱葱。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爬在高高的树桠上细致地进行着我的工作。“嗒嗒——”，忽然传来沉沉的男子脚步声。不用看，光从听到的沉重脚步声，我完全可以推知这是轿夫抬着父亲的客人进院子了。接着，听到木杆子磕碰的声响，这是轿夫停下轿子来了。我不敢到处张望，怕他们看到我爬在树上会取笑我。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他们一眼，这才发现我根本无法躲过他们的视线。我只好安静地待在树上，一动不动，心里祈求不要有人注意到我。我的工作才进行了一点点，那几片可怜的树叶根本不可能遮住我，但我还是心存侥幸地祈求着。

访客们文雅地跨出轿子，斯文地在庭院里踱来踱去。他们的穿着都很奇怪，有的头上插着美丽的孔雀毛，有的衣服上绣着彩虹一样绚丽的图案。他们的目光往庭院四周随意一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

他们中的一位，径直走到树下抬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问：“孩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他们忘了给这棵树叶子，我正在帮它呢。”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中国的小孩很胆小，我如果没有去过欧洲一定不敢跟这位陌生人说话。

“你不知道吗？这株树已经死了！它自己不会再长出绿叶来了。你还要知道，过两天，你挂上去的叶子就会干枯。到时候，这株树跟原来就没有什么两样。”

“没关系的。其他树有数不清的叶子，我可以一直帮它取过来的。”我肯定地说。

这人听了我的话，笑着回到他的同伴那里去了。另外一个人问他：“那就是裕庚家的孩子吗？”

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疑惑不解，为何大人们喜欢在小孩子能够听到的地方谈论小孩子的事情？尤其不解的是，为何有些大人会毫不留情地说些让小孩子伤心的话？

“是的，她是其中一个孩子。”先前的那位陌生人说。

“她的小脸蛋蛮漂亮的！”另外那位接着说。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下子美滋滋的，说不出的得意。那会儿，恨不得面前就有一面镜子，让我可以马上验证陌生人赞美之词的真实性。然而，接下来听到的另一位陌生人的话，几乎让我在一瞬间心碎！

他说：“不错，她的脸蛋是挺漂亮的，可惜有一双好大的脚！”

“天哪！”我的眼泪一下子盈满了我的眼眶。我低下头去盯着我的脚看。我看到的是一双小巧玲珑的脚儿，特别是在那件臃肿的棉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小巧。可是那个陌生人为什么说它是大脚呢？它是不是真的很大？我盯着自己的脚一直看到连自己都觉得果真有些大了，以至于要用我平常摆玩的玩具炮舰来比喻它。陌生人无情的话语，给我原本阳光一样明媚的心空布上了一层乌云，把我这一天的快乐心情一点点遮蔽了。如果没有这层乌云，这一天总的来说不失为快乐，虽然有采菱落水的意外事件。

我郁郁地滑下了树，并开始轻轻抽泣。不过很快就停住了。因为从客厅门口传来了洪亮的邀请声：“请，请进来！”

那时，我父亲在庭院另一端的大厅里，随从们用又高又长的声调传那些恭候已久的官吏去见父亲。转眼间，在这个肃穆的庭院里各种各样的礼节随处可见。就在这个地方，父亲要替太后处理一部分事务。这会儿，我忘记了自己的眼泪，一直看着那些谦卑的官吏依次走向大厅。他们不少人都手拿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叫帖子，是求见的名片。帖子拿在官员前面的仆人手里。

这时，我的眼泪突然又流了下来。我飞快地跑向庭院那一端。毋庸置

疑，那些求见的官吏正准备和我父亲商谈重要的事情。可是那一刻，那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小事情，因为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双大脚！

我满腹委屈地哭喊着，穿过那些站在大厅里的官吏，径直跑到父亲跟前，全然不顾他正向前来求见的官吏们施行见面礼。我不仅抓住了父亲的注意力，同时也吸引了所有在场官员的目光，我愤然指着刚才伤害了我的那个人，提高声音说："父亲，那人说我有一双好大的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父亲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他没有责骂我，也没有用严厉的声音把我赶走。父亲非常能理解我的伤心，可能是他见过很多像我一样伤心的人。不过，父亲也没有斥责那位说我的官员。即便如此，那位官员已经窘迫得手足无措。

父亲俯身对我说，声音大得所有在场的官员都能听清楚。"孩子，照顾你的那位阿妈走路摇摇摆摆很不好看，那是因为她的脚太小支撑不住她的身体。那位阿妈是汉人，汉家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用布条把脚紧紧裹住，女孩一天天长大，但她的脚却始终不长大。而你是个满族女孩，我们满族人从不把女孩的脚裹起来。因此，你的脚和很多女孩的脚一样小巧、自然，而且永远小巧自然，从来没有被损坏过。"

之后，大厅一片沉寂。为了打破这突如其来的难堪，那位说我脚大的官员开口了："大人，您还有别的孩子吗?"当然，他的言语远远没有这么简洁，是我把其中那些繁冗的客套话去掉了。

我父亲骄傲地点了点头。那位官员接着说："请让我们见见他们!"当访客要求见主人家的小孩子时，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人，这是一种规矩。因此，父亲连忙叫人把我带走，并吩咐下人把孩子们带来会见客人。

于是，我在这一天中第三次被阿妈带去穿衣打扮。这次没有再穿那种臃肿的棉袍，可是仍然系着那讨厌的红丝带，弄得我原本漂亮的长发大为失色。

连我在内，父亲的4个孩子被急急带到大厅，我们被面朝客人站成一排，好像接受检阅的小士兵。按照规矩，我们得用叩首礼向客人们表示敬意。我们跪在地上，额头一直要触到地面。我头上的红丝带就这样在客人

面前一览无遗，我认为那将成为客人眼里最最丑陋的印象。

行完叩首礼，我们重新站成一排。这时，作为一种礼节，那些客人给我们每个孩子十枚中国钱币。我不懂得这些礼节，充满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准备买什么送给我们呢？"

当然，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就像我不明白他们的礼物一样。因此，父亲耐着性子作了一番说明。

我的顽皮和大胆使我与其他的中国孩子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我那些放肆的言行给父亲招来了多少麻烦，但我知道，父亲从来都没有因此对我失去耐心。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理解和善待他们的孩子，那么人们大概不再需要上帝的帮忙了！

三、洋娃娃的纷争

父亲是个高大魁梧的人，他肩负着处理朝廷事务的重担，还用繁忙工作之余的宝贵时间为他的4个孩子营造了一个安乐的家。那个6岁的满族小女孩最喜欢骑在他宽宽的肩膀上，用一只胖乎乎的手臂抱住他的头。通常，还要把他的帽子扯得歪歪斜斜的。这个小动作总是引得她的父亲哈哈大笑。

父亲虽然体形高大，但一点不胖。他的脾气好极了，我们眼里天大的困难和麻烦，到了他那里都只是小事一桩。他长着散乱的胡须，整个下巴冒出的长须密密匝匝聚成一丛，高大的鼻子下留着一排不太整齐的短髭。一双眼睛敏锐而机警，他不仅精于政事，而且善于读懂孩子们小小的心灵。他往往将自己的困难置于不顾，而千方百计帮助别人解决难题。他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正是因为这样，皇上和慈禧太后都十分赏识他……

我知道，在远离故国的今日，若要回到沙市——我开始了解父亲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真的回到那里，我必定会想起那个一直伴随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婢女。到现在为止，有她相伴的童年想起来仿佛就是一场噩梦。我对她的仇恨，就好比光绪皇帝对李莲英的仇恨一样。

这婢女名叫红芳，在我出生前，她父母拿了26块大洋就把年幼的她卖到我家做婢女。到我6岁时，她已经是我们的管家，更是我们4个可怜的气球般的孩子生活中形影相随的恶魔！对于她那可怕的固执己见，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每次她开口要求我们什么或者抱怨我们什么时，总是用“太太”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太太”这两个字指的是我们的母亲。无论在满族家庭还是汉族家庭里，太太都是家中一切事务的最高主宰。当这两个字传

到孩子们耳朵里，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从什么人嘴里传出来，孩子们都必须立刻停止所有行动接受训导。孩子们对那些训导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因为它们代表了“太太”的意志。遵从父母的意志，在满族和汉族家庭里都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每次红芳以卑劣的、自以为是的（除此之外，我想不出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她）神情在酝酿她想说的话时，我们都不得不站正了。“太太让你这样做，德龄！”“太太不许你那样做。”“我已经告诉了太太你不听话，她说她会处罚你的！”……她总是用“太太”两个字来威慑我们，仿佛无论她说出什么样的话，都是我母亲的意思。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控诉她这种令人气愤的情形，甚至没有机会验证她那些教训是否真是母亲的意思。红芳心里清楚，只要她以“太太”的名义发话，我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她一贯使用这样的伎俩使我们屈服于她莫名其妙的想法。

由于所有命令都以“太太”名义发出，我们都不能考证它的真实性，结果红芳拥有了至高的权力，而我们 4 个孩子沦为了她的奴隶。也许她也为自己是个奴婢而感到痛苦，也许她有足够的理由粗暴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可以自由买卖奴婢的时代，她的境遇并不是我们小孩子的过错。不管红芳有没有理由惩罚我们，在我们眼里她就是中国民间传说里的“夜叉”。

说到这个，我自然想起孩提时候发生在我和红芳之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了我父亲裕庚的宽厚与仁慈。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据说是宋代遗留下来的古董，算得上是无价之宝了。在大多数汉族和满族家庭里，金鱼是必不可少的装点之物。一般中国人认为，由于出窑时间短新制的金鱼缸还留有火气，会伤害到金鱼。而这只又大又精致的宋朝金鱼缸，历经近千年的冷却，所有的火气早已散尽。因此成了金鱼自在游弋的美妙世界。

这件宋代的文物是父亲心爱的宝贝，他常常兴奋地讲述得到这件宝物的经过，他的朋友都羡慕他的好运气。

有一次，父母的一位好朋友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至于那娃娃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已不记得了。反正，她有一张不像汉人也不像满族人的面孔。那时候，我站在离金鱼缸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装礼物的盒

子，把洋娃娃抱在手上时，恰巧红芳经过我的近旁。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洋娃娃，穷凶极恶地说："你不能玩这东西！这是一个黄毛鬼，会给你带来厄运的。你得扔掉它或者烧掉它、打破它！"

红芳没有见过洋娃娃，她和当时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深信"黄毛鬼"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而我那时候已经随父亲游历过国外许多地方，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外国面孔的洋娃娃会带来不幸。因此我竭力反对红芳的意见，"红芳，我们在欧洲时我就玩过这样的洋娃娃，我们家里可从来没有碰到什么晦气的事情。为什么回到中国它就会带来坏运气呢？"

"不许胡闹！"红芳吼道，"我去告诉太太，你不听话！"

"我要我的洋娃娃！"我朝她尖叫。

"就是不准你要！"红芳满脸怒气地说。

与其说我怕红芳，不如说我恨她。我一心想要拿回我的洋娃娃，我像只小猫那样一下蹿到了她身边。她于是把娃娃高高举起，我怎么也够不着。我们的争吵声引起了其他仆人的注意，有人前来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红芳乘我不注意把洋娃娃扔进了她身旁的金鱼缸，随即跑开了。我似乎还看到她不怀好意地回头冲我一笑。

我飞快奔到鱼缸前。鱼缸摆放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而且缸身很高。不管我如何使劲儿伸长短粗的手臂，也不管我如何用各种东西垫高双脚，我都拿不到洋娃娃。那一瞬间，我说不清自己是伤心还是愤怒。只是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我的洋娃娃拿回来！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我跑到庭院里捡起一块费很大力气才拿动的石头，急急地回到金鱼缸前，用尽气力举起石头朝金鱼缸砸去。结果，鱼缸像中弹一样碎成了无数片，水如潮水般泻到地上，金鱼在潮湿的地上张大了嘴拼命摇摆着尾巴。

为了拿回我那被称为"黄毛鬼"的洋娃娃，我砸坏了被视为无价之宝的宋代文物，还把这么多金鱼置于死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猜测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接着，忐忑的我被带到父亲面前。他把我放到膝上，说了很多话，向我说明这只缸的不菲价值。他没有像人们揣测的那样用鞭子惩罚我，甚至没有给我严厉的脸色。他的低声细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抚慰了红芳给我带来的伤痛，让我重新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直到现在，我似乎一直都在叙述我自己，我别无他法。父亲和我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我只有通过我所经历的平凡生活去刻画这位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

事实上，父亲不仅对我格外宽厚、仁慈，他对所有人都如此。许多年后，我担任太后御前女侍时，一些诋毁我父亲的言论传到了朝廷，太后鉴于对父亲的了解，全然拒绝确认那些奏章的真假，一并不予理会，或毁了、或原封退回。

四、穿过屏门的眼

童年时的我，在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驱使下，了解了很多与父亲相关的事。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会回忆起在沙市时的生活。那时，父亲担任监察御史，那是红顶羽翎的一品高官。不过，父亲在接见访客时，从来不戴那红顶羽翎来显示他的官阶。我时常躲在大厅的屏门背后，不知疲倦地偷看父亲接待那些来来往往的宾客。我总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

那是一个十分豪华的长方形大厅，厅里所有的摆设都是用纯天然麻栗木精制而成，所有的饰物都是蓝色调。麻栗木的屏门上雕刻有丰富的图案，我总是饶有兴趣地一一辨认、一一了解。印象里，图案中的龙和穿着古装的人物都是惟妙惟肖的。当我独自坐在客厅里无所事事时，我常常会假想出我与屏门上那些人物的种种对话，以此来打发时间。直到有客人来访，我的好奇心才又转向对新鲜事物的欣喜期待。

大厅里有两重屏门，屏门的作用是把整个大厅分隔成三间。一天早上，当地县官前来与我父亲商谈公事，父亲的下属带着他从屏门边上留出来的通道进入最后一间，等候我父亲出来。这时候，我选了一个能够看得清、听得明的地方把自己藏好，然后兴致勃勃地盯着来客。

在那些客人自以为独自一人的时候去偷看他们，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最喜欢偷看他们毫无顾忌的举止。我从来没有觉得被父亲这样一位官员接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是那些来访的客人却十分重视与我父亲的会面，在面对我父亲时显得格外拘谨。

那天来见父亲的那位县官是个胖子。当他被带到客厅里等候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暗处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看到的情形：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狡黠的眼睛依次扫视大

厅里的家具、大厅的装饰以及那些屏门。屏门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若彻底移开屏门的话，三间小屋就连成一个大厅；若只是移开一部分，就会形成一条通向里间的通道。里间的炕上就是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如果把屏门完全展开就把大厅完全分隔成3个互不连通的房间。

我对大厅摆设的关注不比那位县官少。从屏门上的装饰到墙上的图案，从天花板上的大灯到镶在蓝色垫子上的精致花边……总之，那时候我常常竭尽全力去辨认墙上、垫子上和屏门上的各种精美图案。我们那个大厅确实是一个又庄严又华美的地方。后来我见过许多比那更为金碧辉煌的大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那县官睁大了他贪婪的眼睛，仿佛要把他看到的一切都吞下去似的。我想，他舍不得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我猜想他对大厅里每件东西的估价都可以精确到一个小小的铜板。我不记得他穿着的服装了，我认为不管他穿什么，都比不过我父亲那身光彩夺目的服装。

那县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翘着腿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那只放在上面的脚一刻不停地摇晃。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外国人只要提到中国或中国人就会联想起这种习惯。县官坐在那儿，不停晃动的脚让我想到一只没有尾巴必须晃动身体才能保持平衡的狗。此后，我走出书房玩耍时，偶尔会模仿他可笑的样子。和世界各地的小孩子一样，童年的我也是擅长模仿的。我喜欢模仿那些让我感兴趣的男男女女的言行举止。

不一会儿，县官把原来放在上面的腿换到了下面。刚换到上面的那条腿安静了没多久就又开始晃动，越来越快，以至于带动全身跟着摇来晃去。往后，情形更加有趣。他突然把交叉的腿分开了，两脚实实在在地踩在地上，整整一秒钟一动不动。继而，他的双膝开始左右摇摆。在我看来，这位县官更像一位坐在纺车前纺线的南方老大妈。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劳累。我拼命忍住笑，也许我已经忍俊不住笑出了声。对一个6岁的满族小女孩来说，那是极有可能的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侍从总领从门外进来立在门口，这表明我父亲马上就要前来与县官会谈了。县官也明白这一点，立刻停止了他不安的晃动，仿佛无形中有一只大手控制着机关不许他再动。

紧接着，我父亲威武地踱了进来。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的装扮——里面是暗红的长袍，外面套一件略短的紫色长褂。这种装扮把他衬托得更加高大魁梧，也越发高贵庄严。他头上戴的是满族人喜爱的“困秋”皮帽，通常在这种非正式的官方会见时戴。圆形的皮帽，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沙皇俄国。父亲长袍、长褂底下的两条裤腿，塞在他长及膝盖的黑缎统靴里。不知道父亲的靴筒里究竟可以藏多少东西？他总是不断从靴筒里取出数不清的零碎物件，简直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这让我这个躲在屏门后，屏住呼吸偷看的好奇小女孩总是惊奇不已。

父亲的裤管塞在靴筒里，而膝盖以上的裤子却是蓬蓬松松的，这使得他看上去更像俄国人。他走路的时候，长袍两侧的开衩处随着他的迈步而一张一翕，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蓝绸裤和黑缎靴。总的来说，父亲的形象在我眼里是一种“纯粹的高贵”。

父亲长褂的前胸部位有一块彩色图案，叫做“补子”，用来表示我父亲的官阶。方形的“补子”由十分灵巧的刺绣高手用金丝银线精心绣制而成，上面的图案是一只仙鹤。鹤是一种高贵的鸟，它长长的脖子抖擞地伸着，脑袋微微侧转，眼里闪烁着光芒——它注视着前方的红色太阳，似乎正在迎接朝阳的升起。它庄严地立在那里，只有父亲动的时候它才随之微微一动。父亲讲话时，仙鹤看上去越发活灵活现。

仙鹤是一种神奇的鸟儿。我给它取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秘密，除了父亲，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对于我这种可笑的想象力，父亲总是倍感兴趣，从来不会无情地嘲笑我。

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串一百零八颗珠子的朝珠，这其中蕴涵着特别的佛教意义，只是我不懂而无法说明。

就在我父亲按照规矩接见客人的时候，我这个富于好奇心的满族小孩用一双穿过屏门的眼，目睹了中国传统礼节的复杂展示。任何一个简单的细节都无法逃脱她的一双慧眼，只可惜那些精彩的传统礼节已经被时代潮流无情地冲垮，想到这些真叫人痛惜不已！

作为回礼，客人首先要转身对着炕跪下并叩首，意思是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县官叩首的时候，虔诚地俯下身，额头实实在在地碰到地面，仿佛是给皇帝或类似的至尊人物行礼。他不是正对着我父亲叩首，而是朝向

炕床后的那堵墙。正因为父亲不是至尊的皇帝，所以他得回礼，重复县官那样的叩首礼。

随后，仆人端了两盏茶进来，父亲和那县官这会儿都站在炕床的前边。炕床的中央横摆着一张小小的茶几，是专门为主、客摆放茶水的。遵照礼节，仆人开始敬茶，他端起一盏茶递到我父亲手里，可是父亲把它转递给客人。其中的意义是主人对客人表达“请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通常，客人应当赶快端起第二盏茶来献给主人，以回敬主人的美意。然而，父亲的仆人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在父亲给客人献茶的同时，他已经把第二盏茶摆在了父亲面前，以至于客人无法实施他的礼节。在社交礼节中，这样待客算是最高礼节了，其中的意义相当于“我家就是你的家，我对你的所作所为不需要你的任何回报”。

不知道西方人是否了解这些礼节。我想，如果不去古籍里查找和考证，即便是出身名门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懂得。这众多的礼节以及其中的文化，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这些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礼仪，传到现在之后，大家只能象征性地表演一通。至于其中深厚的意义，大多早已淡忘。至于在无话可说的时候随意谈论天气如何如何，似乎成了放之四海皆可的社交诀窍。

父亲和访客上炕坐下，客人坐在茶几的左边，主人坐在右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左为尊——左边的位置比右边的位置显得尊贵，这是主人对客人表示极高的敬意。

此时，我——一个满族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准备好好看、好好听，然而他俩却无休无止地啜茶，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言谈论着天气的好坏，直到实在无话可说。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关于职务的问题，也是变换着角度反反复复地谈。最后的最后，才谈起他们真正要谈的话题。他们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谈论主要的问题，而去不厌其烦地兜着圈子说话呢？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也许如此。但是，对于6岁的我来说，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会面已经感觉很有意思了。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惊讶，这样一次进行得优雅和高贵的会面，谁知道究竟解决了多少个难以言喻的难题。

在我眼里，父亲与访客之间的礼节从头至尾不断增加，越是接近结

束，他们之间越是显得客套。至于真正的结束，则有着一些特殊的暗示——

当一个仆人手执一张大红帖子进来，既是告诉父亲另外一位客人求见，也是告诉这位客人该结束了。这种暗示，客人看到了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会很快起身告辞。

此外，一个仆人进来把茶具端走，这也是一种暗示。又一次敬告客人应该告辞了。客人并不会为此而生气，因为这是礼节的一部分，与犹太人和波斯人的传统礼节差不多。

会见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父亲把茶盏端起递给客人，表达最后的敬意。客人接过茶盏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茶盏盖子微微掀起，把嘴凑在茶盏边沿响亮地啜上一口茶。“啧啧”的响声仿佛也是礼节的一部分，向父亲表示客人对这次拜访相当满意，而且认为最后一口香茶格外甘甜、醇厚。至此，会见算是结束了，主人和客人相互无数次地屈膝、无数次地作揖。终于，客人走了。

看到客人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向门口，如同看到一出话剧终于谢幕，我踮着脚尖悄悄逃走。这样的会面，每个人都轻车熟路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早已精通那些世代相传、多年演练的仪式。西方人可以从父亲待客的礼节中学习一点：如何让久坐不走的客人自行告退！

熟知主客告别仪式的满族小女孩，迫不及待地等到仪式结束，然后飞奔出去，不想被别人发现偷窥的自己。如果不幸被人发现了她，以后就不能再溜进去偷看。那样，她将会失去许多悄然旁观的乐趣。

五、满洲人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知道越来越多闻所未闻，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于汉人和满人之间的隔阂而引发的事情。这还要从前面提到的那位县官说起。

那位县官的府邸就在我们隔壁，两家的仆人常常站在门口或者隔着花园的矮墙聊上几句。因为县官曾经正式拜访过我父亲，所以他们家的仆人认为两户人家互不往来的旧况从此改变，可以开始亲密往来。县官家一个仆人带着小主人站在我们家门口说："我们主人已经拜访过你们主人了，而且已经成为朋友。我们家孩子是否可以和你们家孩子一起玩耍？"

我们家的仆人特别喜欢跟人聊天儿，包括与县官家的仆人。所以，她请他们进门，一进门两家的仆人就愉快地聊起天来，县官家的小孩就和我们一起玩耍。

在这些小孩子中，我只记得一人。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两家的仆人有意要为我俩做媒。他大概 7 岁左右，梳着一条又硬又直的辫子。

现在想起那个梳着辫子的 7 岁男孩，我还觉得忍不住想笑。他的头发四周剃得精光，只在正中蓄着长发编成一条辫子，那条可笑的辫子几乎是笔直地竖在他的头顶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辫子大概和他举起的手一样长。我想到了许多捉弄他的法子，可是因为要偷听那些仆人们的谈话而一次都没有试过。那时候，我有一个顽皮大胆的想法。我打算爬上一根较矮的树桠，等他经过树桠下面时，我就一把拽起他的小辫子。我想象他悬在半空，双脚乱蹬、身体乱摇的样子，他肯定会大受惊吓。

然而，由于那些仆人的谈话，我的计划没能得以实施。她们谈话时也不懂得压低声音，每个字都无一例外地钻进了我灵敏的耳朵里。我不得不

介意她们毫无顾忌的谈话。

他们家的仆人说："你们主人有个漂亮的小女孩儿，我们主人有个标致的小男孩儿。现在我们两家主人已经是朋友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替这两个孩子筹划这桩姻缘？"

我们家仆人没有立刻接话，而是思忖了好一阵儿。这谈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虽然我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我急于听到我们家仆人的回答。"不！"她最后回答道，"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家主人是个一品官，你们家主人只是个县官。婚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如果你们家主人的官阶和我们家主人一样或者更高些，也许还有可能。德龄这个年纪，也差不多该考虑婚事了。但是，你们主人家的儿子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家的仆人就这样冷静而慎重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仿佛她面对的是国家大事。只是她不知道，她犯了一个无心的错误——比较了两家主人的官阶大小。这令县官家的仆人倍感耻辱。那7岁男孩的家仆想了一会儿，终于找到可以挽回面子的话语："换个角度想想，或许我们家主人根本不愿提这桩婚事呢！"

"为什么呢？"我们家仆人立刻提出了质疑。

"因为你的主人是个满洲人！"

"这与孩子们的婚事有何相干？"

"当然有关系！满洲女孩长着一双大脚！"

天哪！为什么又讲到我的大脚。我的脚大吗？即便真的大，这和两家人结婚的事有何关系呢？满洲人怎么了？一个满洲女孩儿就不能做新娘吗？虽然我不懂新娘和结婚的事，但我急于知道为什么我不配做翘辫子男孩儿的新娘。

我惊讶地发现，接下来仆人们说的话我一点都听不懂。她们似乎讲的还是中国话，可是我就是听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她们讲的是广东话。广东话和北方官话差别太大了，我简直是一个字都听不懂。当我尝试和那个因为我是满洲人而不配与之婚嫁的男孩儿讲话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讲的话我也听不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中国各地的方言相互不同。几百年来，这些不同的方言区形成的地方集团之间，常常产生误会、发生争端。

不过，小孩子们在玩耍中很容易相互沟通、相互学习。没多久我就已经会讲广东话了，而那县官家的孩子也学会了北京话。在我们相互熟识之后，很多次我都想拉着他的小辫子问他，为什么满洲人不能和汉人结婚。

他并不是个好孩子，根本不把我讨厌他当成一回事。他总是把“满洲”两个字说得阴阳怪气的，好像让他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大概是因为听到他们家仆人说我是满洲人，而且有一双大脚。

有一次，那男孩得了重伤风，每次鼻涕流下来时，他不用手帕而是用衣袖去擦。这使我有了为我的大脚和满洲人报复的机会。我对着他哈哈大笑，虽然我知道这样很没礼貌，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讨厌那男孩儿，嘲笑他让我觉得痛快。

“你笑什么？”男孩儿的仆人板着脸问我。

“他用衣袖擦鼻涕！”我一脸蔑视地指着他说，乐得手舞足蹈。

“过来！”那仆人不耐烦地吼道，“不许用你的衣袖擦，让我来！”那孩子顺从地拉好衣袖，对着仆人仰起他脏兮兮的脸。那仆人于是熟练地拉起自己的衣摆替他擦去鼻涕。仆人看我还在笑个不停，感到莫名其妙。于是自顾自地走回仆人群中谈天说地去了。这回她们讲的是北方官话，所以我能听得明白。

县官家的仆人说：“这桩婚事成不了的最大问题在于她是个满洲人。当然，如果她像个中国人的话，即便是满洲人也还有可能。问题是，她就像个洋鬼子的孩子！她去过国外，有些方面自然就学坏了；而且，她根本不懂得中国的礼节。你们看她的举止毫无斯文可言，竟然在客人面前粗野地大笑，简直就不像个中国的女孩子。何况，她那双大脚，到哪里会有人欢迎呢？”

天！又是大脚。我正为自己小巧的脚感到骄傲呢！我很想和父亲严肃地谈谈这件重要的事，关于大脚的疑问，以及为什么汉人看不起满洲人，满洲女孩儿怎么就不配嫁给汉人？

我抑制自己愤激的情绪，等待恰当的机会和父亲郑重谈话。我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因为我知道关于结婚、新娘、满洲人以及大脚的事，需要父亲用许多时间来给我解答。然而，我又是那么急于得到父亲的解答，等待的日子让我觉得度日如年。

"为什么我会有一双大脚?"我强忍着眼泪、颤抖着嘴唇问父亲。

"我告诉过你的,"父亲温声细语地解释,"你的脚是天然的。满洲人从来不把小女孩的脚用布条缠起来。"

"可是什么是满洲人?为什么我是满洲人?满洲人可恶吗?为什么汉人不喜欢满洲人?为什么满洲人不是汉人?"

父亲耐心地给我解释:"满洲人与汉人是不同的民族。没有人能说明白他们从何而来,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汉族使用不一样的语言。只是,后来满洲人和汉人在一起住久了,接受了汉族的语言和习俗,慢慢把自己的语言和习俗给忘了。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女孩在离长白山不远的一个湖里洗澡,她见到一枚鲜红的果子,忍不住把它吃了下去。后来她就生下了第一个满洲人。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你当然不会理解。

"大约九百年前,我们满洲人在松花江流域游牧,在山野里靠打猎和捕鱼过日子。满洲人的小孩子不像汉族的小孩儿那样成天被关在家里。满洲女人和男人一样会骑马,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一起自由玩耍。

"后来,满洲人在一个叫努尔哈赤的皇帝的治理下发展壮大了,满洲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住不下了。努尔哈赤皇帝一直希望有更广阔的土地让他的满洲人民安居乐业。

"再后来,中原的汉族遇到了大困难。看到满洲部落强大兴盛,汉族的皇帝便请满洲的皇帝去帮他治理国家。满洲人一向赞赏汉人的文化和礼仪,十分愿意向他们学习,因此很高兴能到中原去。这时候的满洲皇帝已经不是努尔哈赤。

"满洲皇帝派他最能征善战的儿子到中原帮助汉人皇帝。那个儿子就是我们的祖先——我的祖先,也就是你的祖先。以前,中原汉人称我们是'野蛮民族',事实上我们一点儿都不野蛮,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字!"

"父亲,我见过那种我们的文字吗?"我好奇地问。

"没有,"父亲慢条斯理地回答,"你没有见过。我们满洲人在中原地区已经生活了两百多年,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在生活中使用自己的文字,只有官方公文还在使用。"

这些真是我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新奇事情。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我是一个汉人，殊不知却是满洲人。弄不清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就像现在西方人对于满汉之间的差异怎么也弄不明白那样！

父亲继续对我说："关于满洲人的故事还很多很多，现在你还太小不会明白。将来，我一定把全部故事说给你听。一句话，满洲人不是汉人，但是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你不用为自己是满洲人而感到惭愧。汉人厌恨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他们的主人呢。当然，我们不会永远是他们的主人。好吧，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故事的全部。"

于是，我收起自己的好奇心，相信将来父亲一定会告诉我整个故事。只是，当他让我走的时候，我突然开始疑惑：明天我是不是就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听爸爸把故事讲完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关于满洲的完整故事里面，隐藏着那么多的悲哀和伤痛。

六、绿绒帏的轿子

不记得哪天起，我们沙市的家里突然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我感到了极度的不安。我追问家人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大家都认为，对于我这么个小孩来说这不是件有趣的事，即便说给我听我也不会明白。仆人们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躁动不安。

在这种纷乱情形下，我首先问询的是那个叫红芳的婢女。“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管好你自己吧!”她冷冷地回我一句。我并没有因为受到她的呵斥而改变了我的好奇之心，何况她是一个我所鄙视、厌恶的婢女。没有人告诉我原由，我自然想到了父亲。父亲从来不认为什么事情与我无关。如果连他都说我太小不能明白这事，我就认了。我相信父亲，他从不欺骗我。

我快步走到父亲办公的地方。那里聚集了一些神情肃穆的陌生人，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而且越来越紧张。我听到一个陌生人对我父亲说：“你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为几个死了的洋教士和几个被监禁的洋教士，值得吗?干嘛要替他们担忧?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杀掉，或者把他们赶出去!”

“那些教士并没有错!”父亲严厉地说，“虽然我不赞成任何国家的教士不经我国许可就前来传教，但是他们的国家要他们来，他们不得不来。既然人已经来了，就应该受到相应的礼待。我们的百姓对他们如此无礼，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

“可是，无锡的事态很严重，”刚才说话的人分辩说，“如果你替洋人辩解，那里的百姓会认定你勾结洋人，你可能会因此遭到不测!”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奇怪的对话，猜想着对话的意思以及父亲会遭到什么样的危

险。父亲却对那些心怀忐忑的来客仰头大笑。

“他们不会加害于我的！”他坚定地说，“我得去，那是我的责任！”

看来父亲打算离开沙市。虽然我不知道他要离开多久，但只要父亲不在身边就是我的不幸。因此，我顾不上眼前那些客人的严肃神色，一下冲到父亲跟前，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那些危及他性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而，出乎意料，这次父亲拒绝告诉我。“你还太小，不会明白的。”他说，“我现在得出门一个星期，不久我们又能开开心心在一起。”

我不答应父亲离开一个星期，我担心我的功课会因此荒废，我特别不愿意被那些慌乱的仆人们忽略。我追问父亲许许多多问题，那些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我所能得到的最核心的回答就是父亲要离开一段时间。恐惧和阴暗悄悄笼罩了我们原本快乐的家，父亲的性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善解人意的父亲看出了我的不安，答应让我和他一同坐轿子送他去乘坐前往无锡的船。这个绝妙的主意使我暗淡的世界立刻重现光明。母亲表示反对，因为还得为我多派一顶轿子随行，以便专门把我送回来。但是家里有很多备用的轿子，因此父亲坚持让我陪他上路。

那次出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路上，我都是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兴致勃勃地盯着窗外看。

父亲的轿子十分华丽，上边装饰有种种表示官阶的物品。4 个轿夫抬着轿子，还有 4 个等待轮换。轿子外壁是一层绿绒，左右各有一道玻璃窗户。轿顶垂挂着流苏，轿子颠簸摇摆时，晃来晃去的流苏好像在舞蹈一样。轿夫们一律穿着蓝色外衣、蓝色裤子，头戴挂着鲜红流苏的黑色毡帽，穿无跟的黑色毡靴。

除了花力气抬轿的轿夫之外，还有一位带队的轿夫。通常，他在侧边扶着轿子同步前行。这个人除了负责督促抬轿的轿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替父亲保管文件。此外，还有一个人负责扛着一顶大红伞在轿子前面开道。这顶红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信号，人们见了就知道将有一位重要的官员从此经过，应该快快让道。

我就是坐在这样的轿子里，行进在沙市湿滑的小路上。不知为何，轿

杆的两端挂着装满水的桶。尽管轿夫已经小心翼翼使轿子尽可能平稳，但水还是不断地从桶里溅出来，洒到石头路上。铺路的石头又大又不平整，轿夫们行走在这样的路上确是一件艰难的事。

那些轿夫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喂！”走在前面的轿夫吆喝一声。别人不懂，这是轿夫们在长年累月的协作中形成的暗语。这一个单字在这里不是对应某一个简单的词义，这一声是向走在后面的轿夫传达这样的信息——路上有坑，脚底小心！

听到前面轿夫的一声吆喝，后面的轿夫接着就应一声：“呃！”这一个单字传达的信息是——已经听到，我会留心！

轿夫们步履艰难地走在沙市坎坷而狭窄的街道。镇上的女人们总是把晾晒衣服的竹竿儿伸出窗外，横搭在街道上空，因此阳光一向不能朗朗地照在道路上。这次愉快的出行，沿途没有一个细微之处可以逃脱我的双眼。虽然父亲很快就要离开我，而且父亲此去可能遭遇不测，但我还是愉快地享受和父亲共处的每一秒钟。“喂”声和“呃”声，轿子的颠簸以及父亲搂着我的臂腕，这一切让我深深感动。我往窗外张望，前前后后一览无遗——前面是垫着蓝色护肩的高大轿夫，道路两旁是残破歪倒的房屋，后面是身穿蓝衣的轿夫和刚刚走过的曲折街道。

看到街上的行人恭敬地为我父亲让道，我感到很骄傲！我静静注望着窗外的世界：一个小贩的叫卖声清晰地传向四方；一个瞎了眼的乞丐在石路上艰难地摸索着前行；一个理发匠在墙角里经营着他的小生意……挑水的苦力来来回回地走着，有空着桶到河里去的，有挑上水往回走的。那些摇摇晃晃的水桶，虽然盖着板子，但还是泼了一路，这样子把水挑到家里不知要洒出多少。小路因此更湿、更滑。

大红伞一直在前面开道，轿夫们一直此起彼伏地吆喝着。当路上遇到坑坑洼洼时，我们的轿子会突然大幅度倾斜。这种时候，我尤其感激父亲的臂腕给我有力的保护。

这次出行，我了解到不少有意思的事儿。那些横搭在街道上空的竹竿儿晾裤子时，一只裤管穿在竹竿儿上，另一只自然垂下。我发现我们的轿子一直设法避免从裤子底下经过。有个仆人专门拿了一根长棍，走在前头负责用长棍把人家的裤子收下来。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告诉我：“很多

人认为不能从别人晾晒的裤子底下，尤其是女人的裤子底下经过，否则会倒霉。”

我听了觉得很可笑。父亲大概也和我感觉一样，因为他一边讲一边就笑了。“这种说法很荒谬，我不相信，你也不要信。不过那些轿夫们却深信不疑，你根本没法劝说他们。你看，他们总是避开人家裤子走，实在避不开了干脆就把裤子取下来！”

一路上，父亲跟我说了很多话，现在想来，那是父亲设法让我淡忘他将要离开的伤感！他成功了，他给我讲述的事情总是无一例外地吸引我。他指着沙市的堤坝告诉我，堤坝那边的水面超过了这边的地基，因此河水随时有泛滥成灾的可能；他向我说明轿子的等级区别：一品官可以乘坐 4 个轿夫抬的轿子，而二品官只能乘坐两个轿夫抬的轿子；绿绒帏的轿子是一品官专用的，而蓝绒帏轿子是二品官专用的。这些事儿我听起来都觉得有趣极了。

不过，听着父亲讲有趣事情的同时，那些从父亲客人嘴里听来的严肃词句不时掠过我的脑海，诸如：洋人、教士、遭遇不测、洋人被杀、勾结洋人……我端详父亲的脸，想看看他有没有感到害怕，然而我看不出什么。照事情后来的发展来看，他并没有害怕。但是我非常害怕，害怕父亲真的遭到什么不测，害怕他一时半会儿不能回到我的身边。

不知道父亲带了多少行李。到无锡去处理重要的事，他得穿上各种不同的服装。不过，我知道父亲把最最要紧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小包里，放在轿子的座位下面，这小包他总是随身携带。座位下除了这个小包之外，还有一样父亲的珍爱之物——一只短毛北京狗。但凡父亲要出门，这只狗总能预先知道，早早钻进轿子躲到座位下候着，仆人们谁也阻拦不了它。因此，父亲每到一个地方准备下轿的时候，这只狗总是率先窜出去，似乎要向前来迎接我父亲的人骄傲地通报裕庚大人大驾光临。

轿子到河边的时候，等待出发的船早已泊在河中央，一条跳板斜斜地从岸边搭到船上。轿夫踏着起伏颤动的木板，左摇右摆地把父亲的轿子抬上船放好。

父亲和我告别，让仆人带我坐上随同而来的轿子，那是父亲为送我回去专门安排的。那只短毛北京狗，本想偷偷跟着父亲去，也被送到我的轿

子上和我一同回家。

父亲微笑着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坚强地忍住眼泪，不想让他看到我哭。然而，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听不到从轿夫们脚下跑过的猪的哼哼声；看不见满街晾晒的衣裳；也听不见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和轿夫们洪亮的"喂""呃"声。我看不见、听不见，除了自己无穷无尽的悲伤，我什么都感觉不到。父亲远离了我，父亲有性命之忧，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快乐。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父亲那次在无锡干了一件漂亮的大事，他因此获得了一枚勋章，并且得到了瑞士国王赏赐的一座华美的摆钟，因为他在无锡营救的是瑞士传教士。

只是，当时我对父亲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我伤心极了，像泼妇一样号啕大哭。没有人对我表示同情和安慰，我只有抓过那只短毛狗紧紧抱在怀里。可怜的短毛狗拼命挣扎、号叫，伤心欲绝的我竟然一气之下咬了它的耳朵！

七、再见了，沙市

我和父亲一直都不太喜欢沙市，现在我们终于要离开沙市了。父亲被升职为湖北省布政使，官邸安排在与汉口隔江相对的武昌。母亲对此很不满意，她说那是一个比沙市还糟糕的城市。不过父亲的升职终归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何况父亲认为这个职位很重要。最后，我们决定把家安在汉口，父亲仍然到武昌办公。这样父亲每天渡江两次前去办公。

尽管我不喜欢沙市，可真要离开时却又有些恋恋不舍。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度过。

因为父亲的先祖是当初追随第一个满清皇帝到中原的功臣，所以父亲是世袭的一品官。不过，这次父亲由沙市监察御使荣升湖北布政使，与世袭的官爵无关。

听到父亲升职的圣旨，全家人禁不住欢呼雀跃。当时有一件可笑的小事我一直记在心里，通过这件事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父亲升职前一段时间，他的一位朋友来回访他。像以前那样，我又事先躲在一个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地方。这位访客一开口说话，我就听得摸不着头脑。“看到了吧，裕庚，”那位客人提高声调说，“3 个月前你去看我时，我不就说中了吗？”

父亲困惑地看着他的朋友。“你说中什么了？我想不起来了。”

“我说你就要升官了，你不记得了？那次你的朝珠突然断了，那可是升官的吉兆，当时我就预言你要升职了。你看，现在不是应验了吗？你从沙市监察御史升为了湖北布政使！”父亲听完不禁哈哈大笑。那笑声很特别，不过在我眼里父亲特别的地方数不胜数。客人一走我就跑去问父亲，那客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朝珠的绳子断了，这可能是绳子日久朽坏的缘

故，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我那位朋友马上说我就要升官了，理由是朝珠绳断历来是升官的吉兆。这种说法真是荒谬，仅仅是汉人的一种迷信。我在朝珠绳断之后不久得以升职，纯属巧合，即便朝珠不曾断绳我也是要升职的!”

当时我不明白这些话里的意思，父亲也不能让我十分明白。其他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汉人习惯是我无法理解的，他们迷信的东西实在是花样百出。关于父亲的朝珠我仅仅知道：一百零八颗珠子的朝珠，只要是正式场合父亲都得佩戴。

就要离开沙市了，越来越感到有些不舍。不过，想到那位讨厌的国文教师大概不再跟随我们一同离开沙市，我又不禁高兴起来。听到父亲升职的好消息后，见过父亲之后，我就急急地去见国文教师。我开诚布公地对这个一直让我生活在烦扰之中的人说：“我开心极了！我们就要到武昌去了，以后我不用再见到你了。”

“你要去武昌我替你高兴，”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也认为武昌比沙市好些。”

“你，你，什么意思?”我喃喃地问。

“我将与你们一同前往武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他出奇平静地说。

我委屈极了，我根本不知道。我不想再见到他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

我木然走开，一直走到我自己的乐园——家里的后花园。在沙市的日子，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偷偷溜进我们的后花园，独自在那里冥思苦想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者孤零零地编织着童年的梦。那时候梦到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还会重现睡梦中。然而，沙市已在千山之外，父亲已去世多年。

那个美丽、幽雅的花园，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徜徉在它的怀抱。有时，漫步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看着前方假山上的洞穴，我会不停地假想出种种鬼怪和飞龙的模样。春天，四处的树枝上都开满了娇美的花儿，我会一连在花园里呆几个小时。一边欣赏着鲜花的美丽娇艳，一边寻思着它们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心肝、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思想?

那天走在花园里，我特别想知道，以后我不再到花园里来时，这些开花的树会不会想念我？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径会不会伤心？这些怪石嶙峋的

假山会不会越发憔悴？那是一个百花凋零、新芽未发的凄凉时节，看到光秃秃的树枝在早晨的露水里泛着银光，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万分悲伤，也不知道是为它们还是为自己。

"这些树会牵挂我吗？"我自言自语，"我溜进院子偷窥父亲时，对我喃喃警告的树叶，在我走后它们会牵挂我吗？如果以后有另一个梳着辫子、系着红丝带，像个会跑步的气球样的孩子来时，这些树叶会不会一样对她喃喃低语？"

我曾在园里无数次徘徊，猜想树木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言语。无数次在独自尽情遐想之时被婢女红芳赶走，她还恐吓说要告诉"太太"我是个古怪、孤僻的人。

记得，有一年花飞花谢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花落到地上就会慢慢枯萎，失去生命。我不懂生命的事，但目睹花的凋零使我满怀悲伤。一次，我挖了一个小坑，以大人们埋葬心爱之人的悲哀和肃穆来埋葬枯萎的花瓣。我至今说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知道一种极其悲伤的情愫在我幼小的心中滋长、蔓延，促使我去埋葬那些花瓣。我正悲伤地挖着坑，红芳捉住了我。她丝毫不能理解我的情感，她一边赶我走，一边说"我要告诉太太，你是个古怪的人！"

就要离开我讨厌的沙市，我与我喜爱的花园默默话别。我向那些开花的树轻轻说了"再见"，并请它们不要忘了我。我又站在池塘边跟金鱼讲话，活蹦乱跳的金鱼撅起嘴巴朝我吹水泡，我问它们以后会不会记得我。我想，我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儿，被无穷无尽的愁绪烦扰。我甚至说不清悲愁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理解我，更没有人来安慰我。也许父亲是唯一能够理解我的人，然而现在他正忙着准备到武昌上任的事儿，我不能打搅他。

我在树下缓缓地踱着步子，寻思着以后是否还有人来这里葬花。这时，一只体态轻盈的鸟儿落到我头顶一棵树上。"你是那只去年和我说过话的鸟儿吗？"我抬头轻声问它，"今天你是不是来和我告别的？我走了之后你会不会伤心？会不会经常想念我？"

我坚信那只鸟儿能够听懂我所说的每句话，虽然我是轻声说。我向它发问时，它偏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然，它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已

经很知足。我似乎听到它对我说："小傻瓜，我当然会想念你！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曾经开诚布公地倾心交谈过很多次吗？我向你发誓，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都不会取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真的感到心满意足。只是，离开沙市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的心不由又沉了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小女孩穿着气球样的棉裤，梳着直板的辫子，系着讨厌的红丝带，穿行在偌大一个花园里。对她而言，花园那么大，自己就像一个故事中的小矮人。

举家迁往武昌的途中，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儿——父亲和我们同行。

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离开沙市前几个小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先是听到一阵喧闹声，是摇铃声和一种奇怪的歌声混杂在一起。红芳以为不是什么好事情，因此坚决不让我出门去看。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伴着那种喧闹声，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向我们的宅院。他们头顶上颤颤巍巍地撑着两柄大伞，每柄伞的边沿都垂着一圈五颜六色的丝带。那些人是给我父亲送伞来了！

每柄伞边沿的丝带上写有成千上万的人名。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是当地百姓表达他们至高敬意的一种方式。若要给某位官员送这样的伞，必须经过当地百姓集体商议决定。因为父亲在沙市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对百姓爱护有加，所以大家都同意给他送"万民伞"。

八、航行在运河上

我记得，我们豪华的屋形船一共航行了7天才抵达武昌。我们没有取道长江，而是绕道运河。我们的船队以一种轩昂的高贵气势，在运河里缓缓前行。在中国，特别是在旧时候的中国，人们似乎不需要急于完成什么事情。我们的屋形船在运河上的缓缓航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们从沙市举家搬迁到武昌，一共动用了8艘船！第一艘，当然就是我们乘坐的屋形船，船上配备有卧室、餐厅以及其他房间，除了浴室。以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这是能够达到的最好设施。第二艘屋形船，是专门配给父亲的秘书及其家眷的；第三艘屋形船，是配给我们家仆人的；第四艘是板船，专门运送我们的轿子，那些轿子是专门给父亲配备的，必须随时跟随我们一家；剩下的四艘全是炮舰，我想那种情形若是外国人见了肯定会发笑。整个迁居的船队就像是一套精心制作的玩具，一个喜欢航海却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孩子的玩具。

父亲的船排在最前面，四艘炮舰紧随其后。我想不明白，一旦有危险从前面袭来，躲在我们之后的炮舰如何能保护我们？炮舰的后面依次是秘书的船、运轿子的船和我们仆人的船。

真是一次浩浩荡荡的航行！

船稳稳当当地行驶着，让人不由得沉浸在一种懒懒洋洋的状态里。我在甲板上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运河不是太宽，大概刚好够两艘船并行。放眼望去，运河两岸满是青青的柳树，乡村已经染上了春的颜色。田野里，野花尽情绽放，农夫辛勤劳作，泥土已经覆盖上一层春的新绿。整个画面好比一幅中国乡村风景画，通常可见的这类画面当然没有眼前这般动人。微风吹不动风帆，却给我们送来了阵阵馥郁的花香。这扑鼻而来的独特香气，使河水的气味和其他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全都荡然无存。

我们的屋形船由5个船夫撑竿儿，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保持单数。船夫们在船上来回地跑，一会儿从船头跑到船尾，一会儿又从船尾跑到船头。每个船夫手里握一根竹竿儿。他们跑到船头，对着船艄，把竹竿儿从船沿插下去，撑住河底，然后边走向船艄边用力撑着竹竿儿。这样，船就往前走了。船夫们放声唱着粗犷的船歌，赤足有力地踏在船板上，似乎发出的声响越大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

他们的动作十分协调一致。踏着啪、啪、啪的响声，他们一个接一个跑到船头，挨次转过身，轻车熟路地把竿儿插下去。天长日久，船板都已经被踏得光亮滑溜。就这样，船夫们向着一头船艄踏过去，一直踏到尽头；再折回到另一头，重复相同的动作。虽然左右两边的船夫相互看不到对方，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出奇一致，仿佛被同一台机器操纵着一样，或者是被同一个人用无形的绳子控制着一样。也许正是他们赤足踏在船板上的“啪啪”声，在暗中协调着他们的动作。他们连续工作几个钟头似乎都没有一点儿疲惫，那“啪啪”的声音仿佛挂钟的“滴答”声一样富有节奏。

而那些随行的炮舰是禁止女人上去的。据说，一旦有女人登上炮舰，必然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那些炮舰只不过比帆船略大些，我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威严和可怕之处，在我看来它们更多的是显示一个权威者的威严！每艘船的船头都安置有一挺口径约3英尺的火炮，这本该增添这些炮舰的威风，事实上却使它显得颇有些可笑。每艘船都配有一名舰长，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每次我们停船上岸时，他们总是威风凛凛地立在火炮两侧。

另外，那艘专门运送轿子的板船也很有趣。甲板上备有格子状木架，一旦遇到下雨，可以在上面铺起防雨的油布，以防止我们贵重的轿子受到损坏。

船缓缓地前行着，不紧不慢地消磨着我们的时间。航程在船夫们节奏分明的“啪啪”声中一点点缩短。每到用餐的时候，所有的船都要抛锚。仆人们井然有序地替我们准备饭菜。等我们全家都用餐结束，船才又开始起航。这真是一次漫长得惊人的航行。

每艘炮舰上都挂着一面白色的旗，上面写有我父亲的官阶、官职和姓氏“裕”字。这样，沿途每一个村庄的人们都可以知道：一品官裕庚正

由此经过。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会出来迎接。在封建帝王时代，当上朝廷一品大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父亲刚刚荣升为湖北省布政使。

这些炮舰终于显现出些意义了。每艘炮舰上都摆放着一面又高又大的鼓，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敲击。比如，我们途经一个村子，想要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比如，父亲准备上岸走访；还有，每天晚上9点就寝时间到时，都要大大敲击一阵。此外，从入夜到天亮之间还要敲击4次。我想，这就好比新式军舰上报时的钟。

每天日落时分，不仅要击鼓，而且要放炮。对于这种震耳欲聋的声响，我非但不觉得害怕，反而感到有趣极了。只是，有一件事让我困惑不解：每次放炮结束，几个士兵总是发疯一样把扫帚塞到那个冒烟怪物的喉咙里。不管什么原因，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总是不够斯文。

消息总是比人走得快。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总要前来谦恭地拜见我父亲。百姓们也一传十、十传百地知道父亲的到来。每个前来拜访的官员自然都要给父亲送礼。大多数送的是食物。父亲有的是钱，根本不需要他们送什么。可是，如果谢绝他们的话，无论谢绝得怎样委婉，总是显得不太适宜。

一次，我跟父亲说："父亲，我们家不穷真是件遗憾的事儿。如果我们很贫穷的话，那些人家送来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不用愁没有钱去买。"

"傻孩子，"父亲说，"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真是穷苦人家，就不会有人给我们送礼了，我们也不可能拥有屋形船、炮舰和轿子。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很多时，人们总要拿些他并不需要的东西送给他；一个人穷得叮当响时，他最低的生活需求都不能被满足。"

这些富有人生哲理的话，当时听起来觉得很复杂。现在想起来，觉得对极了，只是不公平到了极点——无所不有的，不断地得到；一无所有的，什么也得不到……

在7天难以忘怀的航行中，我耳闻目睹了种种壮观的礼仪。父亲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对于别人的大献殷勤，有的他

觉得可笑，有的他觉得可厌，还有的他视若无睹。

然而，他作为一个满洲一品大官儿，生活中的礼节和仪式是不可避免的。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听到他提醒仆人关照客人不要对他施行叩首礼。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父亲，为什么你不让客人行叩首礼呢？这是你理所应当接受的呀。他们对你叩首是表达对你——一个伟人的敬意。你为什么不愿接受呢？"

父亲是个很幽默的人，他高兴时，或是要逗我开心时，他的幽默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他说："按照规矩，人家给我叩首我也得向人家回叩，这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因此，我不想让人家给我叩首。何况，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可笑的规矩。你说是不是？"

航行中，父亲上岸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儿。因为他的轿子必须在他之前上岸恭候，所以每次都弄得轿夫一阵手忙脚乱。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用最周全的传统礼节来拜见我的父亲。父亲从船上走到岸上时，炮舰上的四名舰长笔挺地立在炮台旁护送，他们的样子威严得让我觉得好笑。一等父亲上了轿子远去，他们便喊着些无甚意义的口令回到炮舰上的屋子里，一直在里面等到父亲归来。父亲归来时，他们又要站到火炮旁，直到父亲回到自己船上的屋子里，当地的官员都打道回府为止。这样，父亲的上岸走访才算宣布告终。

又一次热闹的鼓声中，航行又一次继续。

在这许多次停船走访中，有一次我见识了舰长对女人上炮舰的惊人反应。有一次，一艘炮舰离我们的船很近。父亲上那艘炮舰和舰长谈话，这为我满足自己对小炮舰的好奇心创造了机会。那艘炮舰离我们的船实在是很近，我只用力一跳就越过船舷站到了炮舰上。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舰长的屋子，像往常一样投进父亲的怀里。那舰长见到我顿时一脸的惊慌失措，愣了好半天，终于开口告诉了我父亲关于女人上炮舰的禁忌。这位舰长说完那番话后，站在一边不怀好意地盯着我。而我还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父亲笑着对舰长说："这种禁忌对别的妇女和女孩子也许是有效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欢喜而从容地看着我，"不过，我的女儿一定不会给你们带来厄运。这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而是

因为她和其他妇女和女孩子都不同。”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升职到武昌竟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的开端。从此，我们走向世界末日——战争笼罩大地，每个家庭的命运都面临改变。我们因此很快就被带到了当时中国统治者的宝座前。

九、父亲的大衙门

父亲和我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讨厌仪式，而我却喜欢，尤其是喜欢那些与父亲有关的仪式。

父亲在武昌办公时，我们家居住在汉口。相隔仅一条河，我们时常随着父亲渡河到武昌的衙门里去玩。我比其他孩子去得多，因为我喜欢那里，随处可见的新奇事物让我觉得像在探险一样。

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起风时渡河的话，船夫总是把船往下游行驶，而且要把船帆升起来。现在终于弄明白了，张起的船帆借助风力推动船只逆水而行。在当时看来，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武昌的确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城市，不过，父亲的衙门倒是个好地方。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

那衙门被一圈围墙四四方方围住，墙上开了一道结构复杂的大门，由中门和两边侧门组成。中门专供主人和重要的客人出入；侧门专给差役和仆人们通行。

衙门的红色大门上画着面目狰狞的门神，说是可以驱邪镇宅。不是父亲相信这些说法，而是这衙门在父亲上任以前很久很久就已建好。那些门神画像看上去已经斑斑驳驳。

父亲的轿子一进衙门，里面各处的人立刻喧闹起来。父亲皱着眉说："知道我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样吵吵嚷嚷总有一天会让我发疯！"

坦白地说，我喜欢这种大惊小怪。正因为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人们才会那样关注他。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那天，父亲的轿子摇摇摆摆穿过衙门中门，一眼就看到 8 名卫士威武整齐地立在道路两侧，一律黑色帽子、黑色短褂、黑色裤子、黑色靴子，胸前印有一个大大的"勇"字。黑色短褂底下长衣的袖子又宽又长，就像

两只低垂的大象耳朵。衙门中门内的道旁永远站着这样 8 名士卫，每次父亲从此经过，他们都是 4 人相对夹道而立，目送父亲走过。

那天，父亲走到他们中间时，等待已久的乐队奏起了音乐，随即响了三声震耳欲聋的礼炮，烟雾弥漫中火药味儿扑鼻而来。与此同时，画着门神的大门在父亲身后缓缓关上。从此，父亲的衙门生活，或者说武昌办公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父亲才到，就已经有许多人等候多时。他们有前来告状的、有前来请愿的……总之，他立刻成了整个武昌城里最繁忙的人。

父亲的衙门里一共有 40 名差役。在我看来，通常他们都是成群围在一起，装出忙于要事的模样。其中除了卫队之外，还有门房。门房的责任是监督卫队以及在客人来访时前去通报。因为衙门被高高的围墙圈住，住在里面就像生活在一座城堡里一样。衙门既有办公之处，也有住家之房。原本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应当是带着家眷居住其中的，然而，由于母亲不喜欢武昌和衙门生活，我们成了特例。我们居住在汉口的外国人居住区，并且住在洋房里。而这些竟然成了别人攻击父亲的一个把柄。

在我眼里，衙门真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方。而且，毫不费力就可以布置成十分舒适的家居处所。里面也有必不可少的美丽花园，其中也有不可或缺的曲径、假山、金鱼池以及各种雕像。这里算是整个衙门的第一个庭院，是在第一进屋子前面。第一进屋子是“恭候室”，提供给那些想见我父亲的人在此作短暂的休息。

园丁时常出现在花园里，他们属于特殊的差役。作为一名园丁，我们只要求他们技艺精湛，其他方面不考虑太多。他们技艺的优劣则完全可以从他们的手法看出来，因此，这里挑选的园丁都是称职的。

恭候室里的声音实在是嘈杂得惊人。三教九流的人物，但凡能够让看门人信服他果真有要事求见，他们就可以进到这里等候。在这个地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操着各自的方言说话，每个人似乎都想高声压过别人的声音，结果可能谁都听不清别人说话。不过，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正是一个 6 岁女孩所喜欢的。和中国所有衙门一样，武昌的衙门也是三重院子，如果三重院子的门都敞开的话，可以从大门口一直看到第三个院子。

第二进屋子是比较重要的。通常，父亲在此接见那些客人，对于他们

来访的目的，父亲在他们恭候时已从差役们转呈的文章里得知。依我看来，前后两进屋子里的人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同样高声叫喊着，试图压过别人的声音。直到父亲来到，他们才肯安静下来。

在第二进屋里，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屋子一端，一株古老的树。据说，衙门就是以它为中心建筑的。这衙门本身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而这株树的年纪显然比这衙门要大得多。出于一种历史悠久的崇拜心理，这株树没有被当做建筑材料砍掉，而是被当做衙门的中心留在那里。因此，这株树看上去就像是从地板上长出来一样，树干穿过屋顶，繁茂的枝叶在屋顶上伸展开来，像一把盖在屋顶的巨伞。在屋子里，围着树干砌了一圈石凳，人们可以围坐在那里喝茶。

关于这株树，还有一个奇异的传说。大概是说，很久很久以前，这株树是一只狐狸。后来，狐狸修炼成了精，于是就变成了一株树。迷信的人们坚持说，如果把这株树砍倒，衙门和衙门里的人都会招致不幸。不过，这种臆想的不幸使这株树免去了被砍掉用作建筑材料的不幸。

从父亲接待客人的屋子再往里走，就是住家的官邸。如果母亲愿意住在这里而不是汉口的话，这里就是我们饮食起居的地方。这里有些阴冷，大概是因为地上全铺了砖的缘故，整个屋子不容易暖起来。母亲也许就是因此不愿住过来。父亲常常躲到这里，以避开那些固执的客人和没有公事仅仅来闲聊的人。这里倒是一个不错的休息场所，可以让他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总而言之，父亲的衙门在我看来是个气势非凡的地方。从40个差役以及奢华的摆设就足以显见。仅桌子就有中国传统样式的八仙桌、茶桌以及办公桌。那些宽大的窗帘和门帏，拂到脸上让人感觉光滑柔软极了。这里似乎可以当做一个国王的皇宫，而作为父亲日夜操劳的处所，似乎不是太适宜。每个院子里的园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奇妙的工作；士卫、门房、随从、轿夫等则随时准备着侍奉父亲外出。

担任湖北布政使后，父亲掌管着一笔数目可观的公款。大部分放在专门的银库里，由父亲的一名下属专职看管。光从外表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很不一般的角色。他身上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威风极了。这个国家银库不同于我们平日里所见的银行，它虽然存放有大量银钱，但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事件。这似乎验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诚实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美德。

很多次，我亲眼看到大笔的银钱被运送到衙门，全是银大洋。沉甸甸的银洋压弯了那些搬运工的脊梁，他们负责把所有的银钱背入银库。之后，便由那位挂钥匙的下属负责看管。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西方人使用的押钞车，如果搬到武昌或者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一种革命。在中国，搬运工推着装有几千元银钱的小车长途运送，不需看押，甚至不用遮掩——不管是金元宝、银元宝还是银洋。千千万万人中没有谁认为会发生什么意外。那些搬运工千辛万苦只不过为了一天拿几个铜钱的报酬，然后可以靠这点铜钱回去养活家小。而你尽可以放心地把很多的钱交给他们搬运。他们也许用小车推，也许用布袋子装好后随意地甩到肩上掮着。我想象不出，这种搬运方式在国外我熟悉的城市里，可以安全地进行多少路程。

父亲的衙门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就像北京城里的故宫一样，只不过规模缩小了些。在衙门里发生的每件事情，经过有意无意地修饰、歪曲或是夸张之后，随着风的翅膀以及好事者的舌头传遍武昌，传遍湖北。

衙门是全城的核心，一切事物的焦点。衙门里曾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能经由好事者传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再传给他们的朋友，朋友再传给他们的家人……很快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想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我不放弃任何一次随父亲去武昌的机会。凭借孩子所特有的敏感——特别是我这样一个富于好奇心的孩子的敏感，我明白衙门的重要意义。

衙门就是一座城，城市就是一道衙门；武昌的衙门就是我的父亲裕庚。

十、西洋化的教育

父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曾游历世界各地，因此他雄心勃勃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不同一般国人的人才。他自己义无反顾地效忠国家，但是对于中国的买卖式婚姻始终持反对态度。因为，在这种婚姻中，最关键的两个人反倒无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也不赞成纳妾的制度，至少对他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如此。此外，他支持女孩子接受教育，至少对自己的孩子如此。

这也是我们选择在汉口居住的一个主要原因。武昌很少有机会接受西方的教育，因为一名西洋女子生活在武昌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汉口的一幢洋房里。每天上午，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学；下午我和妹妹两人乘着轿子前往一位美国传教士家。她丈夫是在轮船上做事的，她负责教我们姊妹俩英文，每月的酬金是5元钱。

那时候，一个中国女孩子不仅读中国书，竟然还读西洋书，这自然要招来很多保守派的尖刻批评。

在中国是没有秘密可言的。没多久，大家就都知道父亲的家眷不随父亲住在衙门里，而他每天渡江两趟和家人住在汉口。某些官员猜测父亲这是屈服于西洋势力的缘故。湖北的官吏于是热衷于打探这件事儿，结果他们发现裕庚家的孩子不仅居住在汉口洋人居住区，而且还念上了洋文。这件事情传到了湖北总督张之洞大人耳朵里，他就此向我父亲提出异议。他的异议完全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保守思想，所以我尽可能把记忆中的事叙述出来。

“我听说，”张之洞问我父亲，“你的女儿在读四书五经？”

我父亲点点头表示肯定。而这位总督大人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表示不赞成。“我认为中国女人不应该读书，”他严肃地说，“女人一旦懂得怎

么读怎么写，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男人写情书，或是读男人写来的情书！女人应该听从父母安排早早结婚。这是咱们祖宗留下的规矩，祖宗的规矩就是最好的规矩！”

我的父亲说：“我的孩子必须接受教育。我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番不凡的作为，我对她们充满了信心。”

这种话自然被视为有悖规矩，对此我父亲也明白。另外，张之洞的官职比我父亲高两级。在中国，长官对下属拥有一种类似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前者可以干涉后者的私事。这种情形，在西洋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还有，”张之洞大人继续严肃地说，“有人告诉我，你的女儿还在读西洋书！我提醒你，这件事对你有害无益！中国人憎恨洋人以及模仿洋人的中国人！如果你坚持这样教育你的女儿，那你自己国家的百姓会起来反对你，甚至杀掉你！此外，你也知道，太后恨透了洋鬼子和洋鬼子的一切东西！假如她知道了你的孩子在学洋鬼子说话，她或许会要了你的命！”

虽然，这位上了年纪的张之洞总督对我父亲家里的私事提出了强烈异议，但父亲仍旧十分信任他。从下面的对话中不难看出这点。

“太后没有机会这样做的，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我有两个女儿！”

“什么？”张大人惊讶地问，“一个一品官有两个女儿，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父亲慢条斯理地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女儿出生时，我没有替她们去登记！”

“没有登记？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一品官吗？”父亲问道。张大人点点头。

“因为我是一品官，我女儿到了十四五岁时就可能被皇帝选作嫔妃，对不对？”

“对呀，对呀！”张大人抢着说，“如果你的一个女儿有幸被选中，你应该骄傲才对呀！这让女孩子觉得光彩，也让她们家族感到荣耀。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啊，那些一品以下的官员们还遗憾无福消受呢。”

父亲毫不迟疑地说道：“不，如果我的一个女儿，或者两个女儿仅仅是作为一个男子的玩物被选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平民，我都不认为是种荣耀！我不赞成纳妾制度，至少为了我的女儿我反对纳妾。对于我的女

儿，我另有考虑。我想，她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如果说父亲前面所言有悖规矩的话，现在的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张之洞大人尽可以到皇帝面前去检举他，而且他如果真是这样做了，人们还将尊他为一等一的忠臣。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确实没有把我们姐妹俩的出生登记在册。皇帝就是从这登记册中挑选他的嫔妃。假如，父亲遵照通常的规矩把我们的名字登记上，那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很可能就是光绪的妃子。后来，我和光绪皇帝很熟识，他曾经告诉我，要是我早几年入宫，极有可能不幸成为他的妃子。他说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皇帝，连生命对他而言都成了可怕的东西。

不过，在武昌和汉口生活的时候，我根本不懂得这些事情，我不懂得什么结婚啊、纳妾啊、王妃啊……只是记得在沙市时，曾经有人说过那个翘辫子的男孩子可能成为我的丈夫，又说我作为一个满洲人不配给他做妻子，因为我长了一双大脚！

父亲到沙市担任监察御使之前，我们曾在法国旅居过一段时间。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小孩子学习语言最快，特别是操不同语言的孩子一起无拘无束地玩耍时。所以，在我还不会读书不会写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我的第一门外语——法语。现在，我讲法语仍然像我讲汉语一样，随时可能脱口而出。而且，我一向认为我的法语讲得比英语要纯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这两门外语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我看来，父亲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坚持为自己的儿女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孩子只要容貌端庄、性情温和、能烹调会裁缝就行，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人见人夸的贤妻良母，成为任由婆婆随意使唤的模范儿媳。我父亲就是反对这样的旧观念，而这需要具有非凡的胆识才做得到。

父亲从来不刻意掩饰自己对子女的殷切希望，他并不以为这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的朋友和仇敌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批评。然而这些始终没有让他背离自己认为应走的道路。

奇怪的是，父亲没有把女儿的名字登记在册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太后知

道了。庆幸的是，从此荣誉便不断降临到父亲头上，直到他去世为止。这件事换作别人，也许早就被杀头了。

一个满洲女孩子竟然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这在当时是令人惊讶而且难以置信的！但是，我的确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

一个满洲女孩子竟然会讲法国话，这在当时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人们以为那必定招致无法预想的厄运！可是，我从小就学会了熟练的法语。

一个满洲女孩子竟然学习英文！可是，我确实是学过英文的！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等一的叛国贼——在这个国家里，一切洋人都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恶魔。当然，确凿的事实证明，少数西洋人的确是恶魔，但是应该承认大多数西洋人都是受了恶魔的牵连！

事实上，我懂得法语和英语这件事最终帮了我很大的忙。后来，正是因为我的外语能力我才当上了慈禧太后的一等女侍官。

现在，一个中国女子懂得中国古代文学，或是从国外大学毕业都不奇怪。

父亲是最早拥护革新的一员，当时的中国正是最需要这样的人。现在，我加倍感激父亲曾经的坚持，他坚持自己对女儿的期许，坚持教育她们成为不平凡的人。事实上，他果真把她们培养成为与众不同的女人。是他让她们看到了自己身上与众不同之处。她们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为她们确定了人生发展的方向，一生都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有所改变。

十一、太后生日贺礼

不久，慈禧太后就要过60岁生日。父亲告诉我，整个国家的官员们都要为她准备各地最珍奇的寿礼。

湖北的总督正在全省范围内搜集珍奇异宝，准备给慈禧太后送上一份厚礼。县官也在准备他的贺礼，我父亲当然也不例外。每个高级官员每隔三四年必须到京城去朝见太后一次，这一年恰好轮到我父亲进京。因此，总督大人和县官都委托父亲替他们将寿礼带到京城。所以，他们3人的寿礼全都存放在父亲武昌的衙门里。我不止一次听父亲提起这些令人惊讶的寿礼，于是我急切地想要在寿礼被运走之前去见识一番。于是，父亲答应带我去一趟武昌，专门见识3位官员费尽心机从各地搜寻来的珍贵贺礼。

我很想知道，那位遥不可及的太后，究竟会喜欢她的臣子送她什么样的礼物？那时候，太后这个人物在我认识里就像一种只能幻想的奇异之物，比如说不可捉摸的“龙”。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的人生会和她有什么直接关联。

各位官员准备敬献给慈禧太后的寿礼真是光彩夺目呀！整个衙门全被来自全省各地送来的贺礼塞得满满的，其中大多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我根本无法一一陈述。对于9岁的我来说，眼前这许许多多光彩夺目的宝贝，比以往在沙市看到的任何东西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父亲对我永远有无可挑剔的好性子，他耐心地陪同我细细观看每一件准备进贡的贺礼。所有的贺礼都将于慈禧太后60大寿的时候运送到京城皇宫里。其中大多数礼物后来我又有幸再次看到，在我担任太后御前一等女侍官时，她的所有宝贝我都可以随意欣赏。当然，在我9岁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梦想过自己会有令人羡慕的前程。父亲也没有预想到，不过父亲对他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设想，只是他一直没有跟我们谈起。作为

一个贵族，父亲始终相信自己的子女将来一定有机会进入朝廷。

“哇！那么多礼物啊！”眼前的东西让我忍不住尖叫起来。

父亲一如既往地把我当做一个大人，重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且像以往那样一一认真作答。

“你试想啊，不仅咱们武昌的官员几个月来冥思苦想、想方设法准备进贡的贺礼，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这样！比如汉口、广州、香港……”

“做太后这样的人多有意思呀！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千方百计花大力气搜寻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如果我是太后，那该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是啊！”父亲慢条斯理地说，“当太后的感觉确实是新奇，可是在太后的生活里，比收礼物重要的事情很多。那些事情实在是多得没法一下给你说清楚。不过，我的孩子，我宁愿你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好奇地问询着关于礼物的事儿，梦想着美妙得难以实现的事。我不希望你成为太后那样的人，因为现在的你很容易感到快乐，而生活在皇宫里的太后却再也感觉不到这样的快乐！”

按照中国的传统，送礼忌讳送单数，单数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因此，衙门的礼物全是成双成对的——两个、四个、八个……出于这样的原则，存放在父亲衙门里即将送往京城的礼物数量很大。我随意挑选几种礼物简要叙述一番，以便大家能够想象这些礼物花样之多、价值之高。于此，也不难看出，封建帝王时代的官员对于进贡之物是何等重视。

“这一套用湖北银打制的银器是我准备送给太后的礼物。”父亲指着眼前一套精致的银碟说。我睁大了眼睛接过父亲递过来银器，天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精美的碟子！

一只制成鱼形的碟子，是专门用来盛鱼用的。那碟子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鱼身上的鱼鳞就像真的一样，鱼的嘴巴还微微张着。另一只制成鸭形的碟子，自然是专门用来盛鸭的。那鸭子有着线条优雅的曲颈、明珠般的眸子，以及雄鸭特有的翘尾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身上整齐而顺滑的羽毛，就好像由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精心梳理过，给人留下温顺的印象。如果揭去碟盖，看到的是一只从中心一剖为二的鸭；盖上碟盖则又恢复到原来生动温顺的模样。另外一只制成鸡形的碟子，当然就是专用来盛鸡的。那一只雄赳赳的银鸡，长着丰富的羽毛和抖擞的冠子。此外，还有制

成各种水果形状的果盘。比如，形制像桃子的碟子。这些熠熠发光的精美银器中，包含了父亲多少奇思妙想啊！

“用这些漂亮而精致的碟子吃东西，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儿的事儿呀！”我大声惊叹道。父亲报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你要想到，”父亲说，“到太后做寿的时候，全国上下将有数不清的礼物送给她。谁知道光碟子就有多少套？也许不少碟子直到下次太后做寿都还未能一一用上；也许我们的碟子因为式样独特，能够引起太后的一些关注。然后，它们将被放进库里收藏起来，和其他许许多多太后已经用不上的东西一样。”

“那你为何还要把这么珍贵的东西作为礼品送给她呢？”我不解地问。

“因为太后通常会以礼物的品质来推知官员的忠心！对太后吝啬或是礼节不周总归不是件好事。谁要是敢把平凡、低贱之物作为寿礼送给太后，那必然被当做轻慢之罪予以论处。总之，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她毕竟是我们的太后啊！”

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稀奇古怪的规矩呢？

接下来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帷幔，这些精美异常的绣品，全部出自能工巧匠灵巧的双手。她们精湛的技艺都是世代相传的绝活，她们的十个手指和她们的师傅一样技艺纯熟，但是，她们从来没有上过学堂——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仅仅认识少得可怜的几个字儿。然而那些光彩夺目的帷幔上的花鸟虫鱼，简直就跟活的一样，尤其是人们用手触摸它或是微风拂过的时候。

这许许多多的帷幔尽管花样繁多，但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四大类。其中最多见的是凤凰——那种人们想象、虚构出来的神奇鸟儿。据说，这象征着我们的母后。其次多见的是仙鹤，一种象征“长寿”和“吉祥”的鸟儿，中国人相信仙鹤有一千年的寿命。第三种常见的花样是青松，中国人把青松称为“常青树”，认为它永远不会死，因此青松象征了“永生”。最后一种当然就是龙，龙是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最常见的内容。我满怀欣喜地欣赏这些帷幔，那些凤凰、仙鹤和龙仿佛有了生命一样，翩然舞动；那些枝繁叶茂的青松则在微微点头、摇摆，就像南海岸边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更像一群虔诚的信徒朝着肉眼无法看见的神像顶礼膜拜。珍奇的宝物

装满了整个衙门，全都等待着送往京城，送给四万万百姓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以庆贺她意义非凡的60岁寿辰。

此外，我还记得那些成对儿的手镯，都是用纯金打制而成，颜色黄灿灿的，质地极为柔韧，佩戴的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它的大小。所有的手镯都镶满了璀璨的珠宝，成对的两只手镯是一模一样的。而每对手镯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纯金制成。据说，不管合金有多漂亮，中国人都不喜欢合金。特别是用以进贡的物品，若是用了合金则被视为贪图便宜，是一件十分有失体面的事。

那些手镯都装在玻璃盒子里。因此，不需要打开盖子，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里面的宝贝。盒子底上衬着黄色绒布，据说，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黄绒上绣有精美的花儿，把手镯映衬得更加璀璨。我多想伸手摸一摸或亲自戴一戴这手镯，多想让我手腕儿的肌肤细细体验一下纯金的冰凉！我从心里嫉妒太后，她竟然可以一个人拥有这么多举世无双的宝贝。

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这种想法。

"通常，拥有很多礼物的人却不能够永远快乐，"父亲微笑着说，"相反，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往往生活得最快乐。"

之后，父亲给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我隐约还能叙述出故事的大概——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美丽的公主得了重病。她的父亲担心她一病不起，为她请遍了天下名医，甚至还找算命先生替她占卜算卦。可是，不管想了多少法子，公主的病就是不见丝毫好转。有一天，一个神奇的女巫来到了皇宫里，国王与她谈及公主奇怪的病，向她请教救女儿性命的药方。女巫回答说：'你的女儿太过忧郁了，因为她感觉不到生活中的快乐。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可以救你女儿的性命——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现在，你就派你手下人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吧！如果有幸找到了，请索要他的衣服带回来给你的女儿穿上。这件衣服不仅会治愈她的疾病，而且能给她带来快乐！'于是，国王派出所有的士兵，到全国各地去寻找真正快乐的人。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士兵们每到一个地方，每碰到一个人都仔细地问询，可是所有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烦恼使得他们不能完完全全感到快乐。而公主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眼看

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终于有一天，国王的两位士兵碰到了一位放牛的青年，他骑在牛背上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吹笛，很快乐的样子。于是，他们俩走上前去问他：

‘请问你是不是真正感到快乐？’

‘是啊！我有什么不快乐的呢？’那位青年人回答他们说，‘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无忧无虑的我唱着歌、吹着笛，漫长的时光在快乐中一点点流淌。’

“两个士兵相视一笑，他们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他自己宣称是这个国家里最快乐无忧的人！

“两个士兵对这位青年人说：‘请你把你的衣服给我们一件，我们要带回去给国王的女儿。’他们继续解释说‘公主就要病死了，巫医说需要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的衣服来拯救她的性命。’

“青年人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然后迟迟疑疑地说：‘你们不是在取笑我吧？我穷得穿不上衣服，你们没看到我身上就裹了一块破布当衣服？’”

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意思。然而，这故事让我不由得忧愁。它让我想到，即便我拥有了最想得到的东西，我也不一定能真正感到快乐，比如说，有了全世界最伟大的母亲。虽然，我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但是，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所有的渴求、梦想和希望都将难以实现。

所有的礼物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两座用蓝宝石和黄金精心镶嵌的摆钟。那是张之洞大人为太后寿辰专门从巴黎定制的礼物之一，真是一件光彩夺目的礼物！我不止一次用“光彩夺目”这个词语来形容那些礼物，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找不到比这更适合的词语了。不过，仅仅这个词语还远远不足以形容这些礼物的美妙。

在每座华美的摆钟顶上，有一个精制的微型戏台。微型戏台上有着那时候法国戏台上应有的一切装饰物。每当整点的钟声敲响时，就会有 8 个穿戴整齐的小人儿走上舞台跳舞。钟声结束的时候，8 个可爱的小人儿又藏回原来的地方。

“他们跳的舞叫做‘小步舞’。”父亲告诉我。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两座摆钟。后来我进朝廷做事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它们，而且还认得它们——报时的时候，16 个漂亮的小人儿，在两座钟的顶上跳着小步舞。那些小小的傀儡，虽然很漂亮，但是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起舞。

十二、中日战争阴云

家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在谈论有关战争的话题，我感觉到空气里越来越浓重的紧张气氛。绝大多数仆人以及家里的长者们一天到晚阴沉着脸，似乎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特别是在孩子面前。起初，我很不习惯，时间长了我也就不再感到异样，似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

那时候，我们正匆匆忙忙准备着离开武昌、汉口到北京去。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我了解很少，只知道它是一座极为繁华的都市。在这里，高高在上的天子坐在金黄的龙椅上统治着整个国家；在这里，尊贵的慈禧太后接受她的子民的朝拜。这一切对我来说充满了新奇，我盼望着早些到北京城彻彻底底看个遍！

然而，家里的紧张气氛还是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不知疲倦地谈论“战争”、“作战”之类的可怕字眼儿？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说的“战争”、“作战”的全部意思。

当我听到一些前所未闻却令人困惑不解的话题时，我就跑去向父亲讨教，然而父亲却出乎意料地不给我任何的回答。

“这‘战争’到底有什么好谈论不休的？”我不明白地问，“为什么大家都神秘兮兮地讨论‘战争’？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关于这件事情？”

父亲一言不发地听我说话，但是并不给我任何的解释。

最后，父亲冷静地说：“你还太小，不会明白这些事情的。跟你说了也没有意义。”听到父亲低沉冷峻的声音，我隐隐感知事情的严重，也知道自己的追问不会得到满意的解答。不过，我自己却决意要继续追究这件事情。那一段时间的事情真是格外纷繁复杂，而我对遇到的每件事都想要作一番仔细的研究。

我虽然厌恨红芳，直到现在依然深深地厌恨她，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去

找她解答存在我心里的疑问。

“你们那些关于‘战争’、‘作战’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不要多嘴多舌的！”她厉声呵斥道，“这些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况且你的那点儿学问还不足以弄明白这些事情！”

到最后，我也没能从红芳那里有所收获。

这样，我只好去问哥哥。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他不至于那样粗鲁地指责我。

“不必为那些大人们的事情自寻烦恼，”哥哥说，“你终归还是个小孩子！”

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为什么要打消一个9岁孩子无法遏止的好奇心理呢？难道就不能让我多明白一些事情吗？

那时，我仍然还在学习很多东西，包括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我想，也许我可以从我的国文先生那里寻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虽然他并不喜欢我这个学生，因为我经常违背他的旨意行事。

这位先生和我们一起在沙市生活过，后来又跟随我们到了汉口，我不知道他到底还会不会随我们一同到北京。我只能在心里偷偷地希望，等我们从武昌和汉口上船前往北京之时，能够彻底摆脱这位先生！

我快步走进书房，先生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依我的观察，这件使得我们全家紧张异常的事情同样也令他感到不安。他的表情与平常相比更加严峻，他手里习惯性地握着一本很大的书本，然而他的眼睛根本不往上面看。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看着让我有些想笑。大概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那天，虽然我没想好如何让他开口把一切告诉我，我还是跑进了那间显示师道尊严的书房。

他的双眼严厉地盯着我。“还不抓紧时间念书！”他大声吼道。

“家里人都在谈论战争的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同样提高音量问道，“是谁要作战，或者说准备作战？为什么他们要作战呢？”

“你只管抓紧时间念你的书！”他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好装模作样开始念书。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对眼前的文字没有什么兴趣，也弄不明白它们的意思。我一直在心里寻思着，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告诉我？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全部情况。

看到先生一直没完没了地望着天花板，不停地用手关节叩击桌面，我实在忍无可忍。我鼓足勇气，重新向他提出了先前的问题。

“请您还是告诉我吧！”我耐着性子说，“我真的很想弄清楚！咱俩平日关系是不太好，说实话我的确不太喜欢您。原来我满心希望去北京的时候把您留下来，不过，今天上午我似乎对您产生了些好感！”

听到这些话，他竟然史无前例地冲我笑了。我敢打赌，这是他这一生中第一次笑！毫无疑问，这个意外的笑容是我俩僵持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弄不明白的。”他的语气有些松动。

“可是，您是我的先生呀！先生就有义务帮我解答我不明白的事情。”我振振有词地说，“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只要您给我解答我一定能弄明白的。”

“孩子，这不可能的！”他说，“等到我有闲暇时间，而你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时，我一定好好告诉你。这样说吧，现在日本和中国就要打仗了。如果咱们还不觉醒的话，有朝一日咱们可能就变成日本人了！”

终于，一切秘密都被揭穿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对他的解释确实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和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日本人呢？”我满心疑惑地追问。

我突然感到害怕了，因为先生竟然一脸失意地叹起气来。不过，他还是给了我解释，而我不置可否地聆听他的每字每句。

“我相信你还弄不明白。”他缓缓地说，“不过，这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仇隙时来已久。现在，日本人是想要通过战争和中国清算多年的积怨。”

“请问，什么是‘仇隙’？打来打去地怎么就能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说了你也不明白。”他又回到原来的态度。

“那么，‘日本人’是什么意思？”我引出话题问他。

“这个，让我找个能让你明白的方式来说吧。”他迟疑了一会儿。以下就是他给我说的关于“日本人”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大队中国人在航海时迷了路，找不到回国的航向。他们中的长者决定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前行，他们坚信那样终有一天

能到达陆地。不过，由于他们选错了方向没能回到故土，而是到了一个很大的海岛上。他们喜欢上了这个海岛，便决定世世代代居住下去。后来，他们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很多年以后，这个新国家的人和他们的先祖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新国家就是日本，后来的日本人就是当初在航海中迷路的那队中国人的后代。现在，许多日本人纷纷宣称要打回中国来，要把整个中国都变成日本！"

这是我对日本的最早认识，从那时候起开始认识到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做"日本"。可以看出来，先生给我讲述的故事很粗浅，也很简略。不过，那时候这种解答问题的方式已经令我十分满意了。然而，这事情听起来有些奇怪，怎么曾经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现在却要来打中国人呢？先生解释说，上千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们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说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倒是他们的文字一直保持着中国文字的大部分特征。

这真是一件既新奇又令人疑惑不解的事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准备离开汉口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在北京，我将有机会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还能偷偷看到尊贵的慈禧太后，我想知道她从她的子臣那里得到的数不清的礼物最终是如何处置的。

那以后，过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我才又重新回到汉口和武昌。

汉口和武昌都是很混乱的城市。在那时，要举家搬迁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首先得把所有的家具都收理好，然后才是把我们送出门。那时，一个女子是不可以在沿街的酒楼饭馆抛头露面地用餐，所以我们还必须在自己家中最后一次用餐，然后才乘上一艘名为"江永号"的中国商船向上海出发。因为全部的家具都已经搬到船上去了，所以，我们在汉口的最后一顿饭有些野餐的意思。这顿饭没有餐桌、没有椅子，我们仅仅是在地上铺了一块方布。佣人们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准备最后的饭菜，而我们用餐时大多数人席地而坐，少数人坐在窗台上，也有几个靠墙而坐。每个人的食欲都好得超乎平常。大家都吃得狼吞虎咽，因为所有的锅碗瓢盆都需要立刻清洗好并送到船上带走。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热闹场面，大家紧张而又忙碌。

我们让一个佣人专门到船上找了一间礼堂般宽大的房间。那时的中国，政府官员乘坐商船是不需要出钱的。选择船舱的方式则非常有趣。预定乘船的手续很简单，只需要派人前去轮船局通知说某某官员准备于某日携家眷乘坐某某船，然后由自家仆人自己到船上选定舱位。船上没有负责收银的账房，船长也不会前来过问，除非出现极为特殊的情况。仆人到了船上，如果挑选到了他认为最适合主人家的舱房，只需在舱房门楣上钉上一张大约3英寸长、1英寸宽的红纸条就可以了。当然，纸条上得写明选舱人的姓名。

船上的舱位有一部分是不收费的官舱，还有八间是专供外国乘客的船舱。父亲知道那段时间乘船离开的官吏很多，官舱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不愿意带我们乘坐专门的官舱，于是要求在备给外国乘客的八间中选择一间。父亲派仆人提前到船上从备给外国人的舱位中挑选一间。仆人回来禀报说，已经在洋鬼子的舱位中替父亲和家眷选好了一间。至此，出发的一切事情就算安排妥当了。

然而，晚上我们高高兴兴上船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预定的船舱已经被另外一位官员占用了。这倒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他的仆人在替他选舱位的时候，用写有他名字的红纸条换下了写有我父亲名字的红纸条。两家的仆人们因为船舱的归属问题高声争吵起来，眼看一场争斗就要开始。而那时已经很晚，船上其他乘客都已睡下了，两家仆人的大声嚷嚷，吵得乘客都睡不着。尤其令我们为难的是，那位占用了我们船舱的官员和他的家眷都已经睡下了。

正在双方激烈争辩的时候，一位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外国人出来抗议说："闹些什么呀？你们这些中国人是不是要一直闹到天亮？"

接下来，船长的儿子也卷入了争辩。他证明说清清楚楚地记得是我父亲的仆人先把红纸条钉在门楣上的。最后，船长被请了出来。他确认是我们的仆人先定的舱位，于是宣布船舱归我们使用。

结果，那位官员只好在大家的指责声中搬了出来，把房间归还了我们。然而这是一个不清洁的地方，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房间里的床铺已经被他们睡得热气烘烘的！

我记不清我们的船行驶了多久才到上海，不过我记得到达上海是在一

天下午大约 1 点钟的时候。由于我们将换乘当天下午 4 点钟的“同丰号”商船前往天津，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上岸观光，而是匆匆忙忙把东西搬到“同丰号”上。

于是，又经历了一系列的麻烦事情。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帝国里，举家搬迁非得懂得一些统筹安排的道理不可。这一次，又是倚仗那张钉在门楣上的红纸条，我们最终总算启程前往天津了。这是一次不舒适的航程，而且似乎永无尽头。在天津我们换乘的是屋形船，经由运河直达京郊的通州，那里距离北京仅仅 16 英里。乘坐屋形船取道运河，从天津到北京通州的行程和从沙市到武昌一样，都需要 3 天时间。到了通州后，行程更加困难。妹妹和我不得不乘坐一辆我们从没见过的北京马车，这是母亲的安排，父母的安排都是必须遵守的。母亲乘坐我们唯一的轿子，而父亲骑着骡子。

那条 16 英里的路真叫我难以忘怀！道路用不平整的大石头铺成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坎坷不平的道路，有些地方的石块儿竟然突起一尺多高！记忆中那段颠簸的路程，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般的经历。以至于后来我们不得不违背母亲的安排换骑骡子。

在通州停留的时候，我们到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茶馆里吃了些点心，我还特地带了些糕啊、饼啊的，准备在接下来 16 英里的路程中食用。我带着糕和饼上了那辆笨重不堪的北京马车，自己坐下后随手把糕饼袋子放在座位上，准备在饥饿而且马车不太颠簸的时候拿出来吃。然而，我忽略了车板是木格子的，等我想吃点心时，我发现袋子早已空空如洗——点心都从车板的缝里漏掉了。

在颠簸不堪的路程中，我不知和车厢猛烈撞击了多少次，全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脑袋，数不清碰了多少次响头。

哥哥一直骑着骡子跟在我们后面。看到我们的情形他着急地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到了北京非把我们的脑袋震坏不可。所以让我们在余下的路程改骑骡子。

“可是母亲让我们乘坐北京马车”，我提醒他说，“如果我们不告诉她的话，她会生气。”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无条件服从父母的意愿是家规的第一条。

“不用怕！我来承担一切后果，”哥哥坚决地说，“接下来你们就骑骡子吧。”

于是，我们听从了他的话。结果母亲并没有像我所担心那样用她的权威向我们发怒。家里其他人全都在我们前面等候我们赶上去。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的正是我们的国文先生。我们还是没有把他留在武昌或汉口。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是第二次了，那个可恶的家伙似乎在不怀好意地笑呢！

终于，我们到了北京，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心！

十三、北京古城印象

当我们到达向往已久的北京古城时，太阳正挂在高高的城墙角上。城墙真是个出奇高大的建筑物。在我看来，高大得几乎都要碰到天了。越走近城墙，就越感到它的高大以及神圣不可侵犯。走到墙根儿的时候，我看到的它已经是一堵直顶青天，甚至是穿破青天的高墙。

只有穿过第一道城门——齐化门，我们才算是真正进入北京城。

这城墙简直就是高耸入云。现在的我仍然觉得它是高大的，只是已经不像 9 岁那年，骑着骡子进齐化门时那样惊讶于它的高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叹："多高大的城墙！多么渺小的人儿和骡子！"

我们骑着骡子走进城门，就好像小蚂蚁走进巨人的房间。高大古老的城门透出一股子阴森森的冷峻之气。

在这里可以清晰地嗅到历史的气息、风流的遗香、日渐淡忘的惊恐气氛以及历代攻城激战的火药味儿。这是一个庞大的堡垒，里面深藏着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和沙市、武昌、汉口相形之下，北京显见得更加宏伟壮观！不用多久，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游历这座了不起的城市。这时候，从武昌到上海的艰难、红纸条引起的纷争、天津到北京的漫长行程、行驶缓慢的屋形船以及把我的脑袋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北京马车……所有的不愉快都已经烟消云散。我心里只有眼前的繁华都市，只看得到威武的齐化门张着大嘴欢迎我这位小小的到来者，让我得以畅游儿时梦想中犹如天堂圣地一般的北京古城。

城门洞开，虽然远处西下的夕阳预示着黑夜即将来临，但天色还没有暗下来。两扇朱漆大门上整齐地钉着一排排的大铜钉，似乎是对那些妄想来侵犯者的一种无声警示。转向左边，再通过一道大门，我们就真正行走

在了北京的街道上！这就是北京！这就是一国之君所在的北京！看不到喧嚣的汽车飞驰在人群之中吓得劳苦大众左闪右避的场景。那时的北京还没有洋车，北京的第一辆洋车是在此后 13 年才出现的！

行走在街上，好奇的我目不暇接。与我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相比，这里是多么的不一样啊！不过，眼前的一切又与我想象中的北京相去甚远。对于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城，我想象它的每一条街道都是用黄金白玉或者其他珍奇的东西铺就、建盖而成。事实则不然。不管怎么说，初次亲见北京城使我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

街上宽大而又华丽的轿子比比皆是，轿子相互有别的颜色反映出乘轿官员的不同官阶。对于乘坐轿子的朝廷官员，普通百姓是不可以仰头直视的。这些轿子都是由多位轿夫抬着的。其中有一顶尊贵的轿子，和父亲的轿子一样是绿色的。这表明里面坐着一位朝廷一品官员。这位官员还有专门的马弁以及吆喝开道的小吏。抬轿的几个轿夫全都累得气喘吁吁，皱紧了眉头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道儿。

我们的骡子队慢慢悠悠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街上的人群真是异常拥挤，主要还是因为北京的街道太过狭窄和杂乱无序，而且还隐约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

这时候，一群驮着很多物品的双峰骆驼商队也走进了北京城。他们大概来自遥远的戈壁沙漠，可能是醴泉，也可能是更远的地方。骆驼队里身材高大的商人一律都留着大胡子，他们的个头比周围的人高出了许多，看上去就像巨人一样。他们一边行走一边变换不同的姿势拍打他们行进迟缓的高大坐骑。这个骆驼队最让人感到神奇有趣的是他们中间有一头矮小的骡子，上面驮着一个满洲小女孩。那小女孩儿留了一头又长又细的辫子，用红丝线细心地绑着。大胡子商人双眼放出犀利的光，谨慎地俯视骆驼队旁边像河水一样缓缓流动的人群。

那些形形色色缓缓移动的人群，谁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丝绸的、有棉布的；有的褴褛不堪，还有的根本没穿衣服。沿街的小商贩们操着自己的方言高声吆喝着，至少有二十种互不相同的方言。一个行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商贩，小商贩便冲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声谩骂开来。有的行人被骡子挡了道，于是不耐烦地一边推推搡搡面

前的骡子，一边唧唧咕咕地咒骂着。整条大街上显得喧嚣而混乱不堪。街上的行人没有规律地挪动着，南来北往方向交错。因为没有共同遵循的交通规则，人群就像蠕动的蚂蚁队伍。不！根本没有蚂蚁队伍那样良好的秩序。

不同方言的吆喝声、千奇百怪的表情、咧着嘴笑的鬼脸，或洁白或黑黄的牙齿……这些杂乱无章的场景组合在一起，就是北京古城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不过，谁知道这个热闹繁华得近乎疯狂的地方，将会给这个9岁的小女孩儿带来些什么呢？

街上还能看到一些挑煤的苦力，不大的竹箩筐里装载着沉沉的煤块。大小不一的煤块被小心地堆成了锥形，一直堆放到超出了箩筐的边缘。若是哪个人一不留神碰到了箩筐，街上必定立刻撒满一地又黑又硬的煤块儿。之后，哭声会相继响起，也许还会引来一顿对骂。这种时候，旁观的人必定是争先恐后地抢夺散落之物。

走着走着，看到一辆蓝色华盖的北京马车。车身漆成了蓝色，下方有一道红色的边。这样的色彩，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朝廷高级官员。

我惊讶地看着幻想中的黄金街道，天哪！深深的灰尘掩及脚踝，骡子行走其中扬起了令人窒息的灰尘。灰尘直扑鼻孔，呛得人咳嗽不止，就像患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若是期待下一阵雨，那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的骡子悠闲自在地踱出了齐化门。那时正是日落西山的时候，日神和夜神照例进行着不可更改的约会。许多苦力挑着大担的水从我们面前走过，手里拿着用树干掏成的巨大水瓢，用尽气力地把水很有节奏地泼洒在街道上，试图压住滚滚扬起的灰尘。

接着，我们走进了安定门大街，那时候的安定门大街与现在比起来差别很大。那是一条多么特别的大街呀！大街的两边都有各式各样的铺面。街道中间有一条凸起的部分，大概比旁边高出约4英尺。凸起的部分本身就是一条小的道路，专门为轿子和北京马车行驶而修筑的。凸出的部分把街道一分为二，而它自己也形成了一条特殊的路。乘坐轿子或马车行走在中间的小道上，比两旁的人群高出了许多。两旁的路上满是携带篮装货物的小商贩、形形色色的路人以及沿街乞讨的乞丐。

尽管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是它的狭窄始终令我感到失望。

我不由得寻思，北京怎么能那么小呢？我突然十分怀念那个骑着小驴儿进北京的满洲小女孩儿。当她第一次踏进北京城时，她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稳稳当当坐在驴上，丝毫不理会那些从她的坐骑蹄下扬起的滚滚红尘。

店铺五光十色的招牌吸引了我好奇的眼睛。一家鞋店挂在门楣上的招牌很吸引人——10 英尺长、1.5 英尺宽的平板，上下都镶着边儿，上面画有不同式样的鞋子和靴子。看得出来，这位招牌的设计者并没有把西方的鞋子和靴子的式样考虑在内。店门是新刷过油漆的，而且用金色、银色的饰物点缀得富丽堂皇。大概，所有的商铺门面都比较华丽，更何况是在中国皇帝生活的京城里呢。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富贵之人还是贫贱之民，都可以在各种店铺里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美丽的北京古城虽然历尽历史沧桑，但仍然不乏新奇和活力。虽然觉得有一些免不了的俗气，但总归还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城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居然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女孩骑着驴儿穿街而过！

夕阳终于还是落下了西山，而夜幕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展开，最终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我们该抓紧时间回到我们北京的府邸，父亲 4 年前把它借给一位朋友居住。我们还得从城北穿过东四牌楼一直向前走。虽然我没有去过那地方，不过早已听大家反复地提起过。

离牌楼还有一段儿路程时，天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待高大的牌楼矗立在我们眼前时，感觉和第一眼看到齐化门差不多。这时候，街上的灯已经被点灯人一一燃亮。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一座座小塔一样的街灯以相等的距离排列在街道旁，用砖头砌成的灯座高出地面大约四英尺左右。每一座“塔尖”都有一间小小的木屋，每间木屋都有四扇糊上了窗纸的小窗户。木屋中间就是那些负责点灯的人必须随时注意的普通油盏。每盏小小的灯都需要把光投射到很远的地方。灯实在太少，而且相隔的距离也太大，所以灯光只是黑暗中的一点微亮。我以为把它们改称为信号灯更为恰当。当你借着这么一点微光前行的时候，和在黑暗中摸索差不多。乘坐轿子的人，就只有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托付给轿夫；而像我这种骑骡子的人，

就只好把一切交付给骡子了。

快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时，突然看到两束刺眼的亮光晃动着向我们缓缓靠近。一直到走得很近时，我才看出来是两盏灯笼，专门在一位高官的轿子前开道。同时，也是提醒百姓见了要回避。

上述，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虽然北京的街道并非如我想象般用金玉铺就，但是的确热闹非凡。

离我们的府邸不远的地方就是紫禁城。在紫禁城里，生活着统治全国子民的慈禧太后，那些子民送了数不清的礼物给她，以至于她都无暇一一使用。

十四、恭王府的会面

我们原计划住回 4 年前父亲借给朋友居住的房子，已经提前半年通知他我们即将回到北京。然而，现在他仍然居住在里面，还不能把房子归还我们。他们可是一直都没有付房租的。

没有办法，父亲的另外一位朋友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关于这座房子的事儿，在后面我有许多可说之话。

此后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是当年 9 岁的我无法理解的大事，大多与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无论在父亲还是我的人生经历中，都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懂事之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一一印证了当年 9 岁的我的幼稚认识。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们顺利地搬入了新家。那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许多人登门拜访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约定俗成地带来了礼物，生的或者熟的食物。

其中有一件礼物是恭王送过来的，说是一件，其实它所含的种类和分量足够保证我们全家上下生活一段时间。恭王就是已去世的咸丰皇帝的同胞兄弟。前来送礼的仆人，同时捎来了恭王的口信，要我父亲立刻去见他。贵为皇族的恭王，既是咸丰皇帝的兄弟，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所以，他的命令差不多等于圣旨。况且当时中国与日本矛盾激化，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那天早晨，父亲就前去拜见了恭王。父亲十分重视对恭王的这次拜访。我们全家都因为他们的会面激动不已。我们都在暗暗揣测，即将发生些什么事情？恭王会不会安排什么工作给我父亲？父亲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全家还要不要仍然回到武昌和汉口去？恭王让父亲过去肯定不是要责怪他，否则就不会给我们送来如此丰厚的礼物。因此，无论恭王作出什么样

的决定，都应该不会对父亲产生危害。

父亲一去好半天，我历来那种难以遏制的好奇之心，驱使我不断猜测他和恭王的会谈。我急切等待他回来亲自告诉我谈话的经过。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正好可以仔细参观一番我们的新住所。这住所比父亲武昌的衙门还要气势宏大，甚至比我们借给朋友居住的房子还要好。这里，理所当然也有所有中国私家宅院不可或缺的围墙，它的目的在于把我们和外面嘈杂的街道隔绝开来。院子里只有假山高出围墙，登上假山就可以看到墙外的世界，看到行色匆匆的路人，听到他们隐隐约约的谈话声。我一向痛恨围墙，痛恨被死死地禁锢在深深的庭院，因此常常试图冲破这围墙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我历来不甘心成为被中国封建礼教重重束缚的奴隶。中国传统礼教决定了中国女子的天地只能在家庭之内，这种荒谬的观念是西方女子难以理解的。

除了围墙，还有不可或缺的庭院、花园和金鱼池。金鱼池的周围种植有高大秀颀的柳树，湿漉漉的柳梢倒垂在池塘里，好像内心抑郁的妇人在伤心悲泣。她们柔柔的发丝一束束披散开来，在池面上微微拂动。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可笑，不过对于当时年仅 9 岁的我来说，这种可笑的想象力是不需要辩解的。

在我们的新住所里，允许我进入的地方我去了，不允许我进入的地方我也偷偷去了。我向仆人们四处搜罗有关这些屋子“闹鬼”的故事。虽然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但是对于满怀好奇的我来说仍然不失强烈诱惑。我急于弄明白事情的原委，查遍所有的庭院和房间，相信其中必然藏有“闹鬼”的秘密。我相信仆人们所讲述的故事都是确有依据的。

现在的房子与我们在汉口的房子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在汉口我们住的是洋房，而这里却是典型的中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北京风格。我一直认为，那是我平生所生活过的全部住所中最为有趣的建筑。

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观看每样所见之物，抚摩每件所触之物。看奇形怪状的岩石，看落泪一样的垂柳；看花儿羞红了脸仿佛被青年男子揶揄的姑娘；看弯弯曲曲的小路盘绕着，犹如蛇行的路线……在赏看的同时，我对父亲被恭王召见的事情仍然念念不忘，一心期待父亲快些回家，好把事情的究竟说给我听。

然而，时间就好像停止不动一样。我完成了对整个新住所的考察和探险，父亲还没有回来；把花园、假山和高墙都看了几遍，父亲还没有回来。日到中天、日渐西斜、日落西山，父亲仍然没有回来！他在恭王府待了整整一天！

好不容易等到父亲回来，我却又大失所望。他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应付一个备受好奇煎熬的9岁女孩。父亲表情肃穆，脸上写满了敏锐和机警，然而对我一言不发。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对我表现出不耐烦的模样，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加倍想弄明白，恭王到底跟我父亲谈了些什么重大的事情？

为什么父亲的情绪这么激动？激动得来回踱着方步以缓解自己的情绪。这在平日是很难看到的情形，一种近乎焦躁的激动。他总要找一个人说说话吧，想到这里我决定去偷听。终于，父亲对母亲讲述了一天的经历。当时我对所听到的内容几乎完全不明白，是后来才弄清楚的。下文我对当时对话的记录或多或少染上了我成人之后的认识色彩。

"恭王要你做什么？"母亲发问。

"目前，我们已经准备和日本开战，"父亲回答说，"恭王奉太后之命准备组建一个军机处，是与原来的陆军部不相隶属的独立机构。恭王出任处长，我任副处长！"真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太后之下是恭王，恭王之下就是我父亲，这在当时中国确实是个举足轻重的职位！可是父亲的脸上并不是单纯的喜悦，也许他的内心是感到高兴和荣耀的。

"恭王负责发布命令，我专门负责监督各部门执行他的命令。值得庆幸的是恭王是个聪明人，乐于接受进谏。因此，我将来的工作不会像我最初预料的那么艰难。"

"你们这个新组建的军机处到底准备开展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拟定对付日本的策略。如果战争全面爆发，我们绝对无力与日本对抗。这一点我很清楚，恭王当然也明白。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而日本却对战争多有研究。一旦双方激烈交战，必然以我们的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我们总要竭尽全力求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来进行调解，争取结束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

对于当年9岁的我来说，这里面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字句。不过我耐心

地听完了他们的对话，至于理解这些话的真正含义，那是几年以后的事。当然，父亲讲到的一些事情，我当时就觉得蛮有趣。

“新组建的军机处中有一个部门负责人，恭王简直没法与他沟通。”父亲接着说，“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长者，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他很聪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当选为新部门的最高官员。可是，非常不幸，他对战争简直一窍不通，更不知道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准备、抵御外侮。他在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召集新部门全体人员开会，发生了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他们中很多人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外国人没有膝盖，腿儿是僵直的，理由是他们不穿舒适的长袍而穿直统的长裤。这种想法在我们听来是多么可笑，我们毕竟是游历过西欧的人。然而，也许让你难以置信，这种论调竟然被人们广为传播，以至于有人建议全体士兵带上长竹竿去打那些日本兵——因为他们的腿儿是僵直的，一旦被打倒了就不能再爬起来继续作战了。

“那位年长的高级官员竟然对这种建议颇感兴趣，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这种情形让我实在忍无可忍，我给他提了一个更富创意的建议，希望借此让他明白刚才那种用竹竿作战的建议是多么荒谬！我说，为什么不用整部整部的经书，把我们的士兵上下武装起来？等我们与日本人发生肉搏时，不就可以把这些沉沉的经书狠劲儿扔向他们吗？那效果肯定不比用竹竿把他们绊倒差，更何况咱们国家有的是经书，用经书比用竹竿还要方便得多。”

母亲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她问：“那老学者对此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父亲激动地说，“他一点儿不认为我的建议是荒谬的！与我想象的相反，他竟然准备接受建议，就像他接受使用竹竿的建议那样。而且，他表示要让这一建议成为新部门一个主要的作战策略。”

母亲只有报以无可奈何的沉默。显而易见，这位老学者实在是不懂得幽默。这也不能怪他，他成天只接触中国的经书，此外一无所知，怎么可能懂得幽默呢？

“还不仅如此，”父亲往下说，“现实很清楚，我们根本没有军事实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可是，竟然还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我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在谈论战备问题的时候，一个官员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说，我们有十

艘商船，只要全副武装起来开到海上去和日本人对抗，一定能把他们赶出我们的海域。天哪！十艘载旅客都嫌慢，只能运载货物的船，竟然想在弹指之间就变成军舰！”

这些事例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中国官吏，包括高级官员在内都是多么的无知。我父亲一向主张维新，而从上述情形看来他以后开展工作该是多么艰难。事实上，自从父亲担任军机处的工作之后，天天有人向皇帝上奏章指责他。他已经被那些顽固维护中国传统思想的人们列为难以忍受的人物之一。这种处境使得父亲的政治生涯一直在坚持革新的不屈和遭受失败的痛苦中交替度过。不过，在他的女儿幼小的心目中，已经深深印上了父亲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十五、谋革新的结果

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对于战争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印象，只是记得战争结束后，我们家里出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外国宾客。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与查理士·登佩上校的一次谈话：

“感谢美国方面帮了我们大忙！”父亲一开始谈话就表达谢意。“中国丝毫没有打算和日本作战。可是在当时的局势下，我们总不能对日本方面说：请你们停战吧，我们没有准备好！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一件有失国家尊严的事情。多亏美国出来声援我们，替我们调停了这次战事。这样我们多少也算保全了面子。我们真诚地感谢美国！”

当然，当时的我很不太明白那些谈话，特别是“声援”、“调停”等等陌生的词语。不过，我还是敏感地意识到即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整个国家将要发生大变动，我的家庭将受到巨大的影响。父亲和登佩上校这样平静地谈论着这些话题，在我印象里是不同以往的事情。在那段多事之秋，上校是家里的常客，在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父亲的好朋友，而且喜欢上了他。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战争是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同样引人关注的事即将发生。

父亲作为一个正宗的满洲正白旗，率先赞同中国的维新运动。他曾经有过许多维新的想法，只是一直没能付诸行动，因为中国的当权势力实在不愿意进行任何革新。比如，他曾经想要全面改进邮政事务、推出新的赋税制度，但是全都遭到那些与他宿有积怨的保守派们的竭力反对，不得不无奈地宣布告终。

值得庆幸的是，恭王一直是父亲的朋友。在鸦片战争中，美不胜收的圆明园遭到毁灭性破坏时，父亲曾经为朝廷出过大力。恭王一方面遵从朝廷方面慈禧太后一贯的政策，同时对父亲提出的种种建议颇为赞赏，特别

是改进邮政机构并印制国内邮票的事。可以说，恭王是父亲在朝廷里的主要支持力量。当然，父亲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很高。

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的日子里，情况似乎又有所不同。

家里每日客人不断，美国人、英国人、汉族人、满洲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其中有父亲的朋友，也有父亲的反对者，大家因为自己职位的缘故不得不去拜访他。对于父亲，大家在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他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

影影绰绰的客人的影像在我的记忆之网上移来晃去，仿佛画在神奇的画布上的奇妙图画。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有的自高自大、有的却胆小懦弱；体形肥胖的人脸上尴尬的笑容似乎是国家局势的写照；骨瘦如柴的人在悲泣哭诉时，突出的喉结忽上忽下地动。他们中一部分人，是遵照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来拜访父亲的。当一个官员得到一份丰厚的薪金时，那些清贫的人可以拜访他，请求今后每月给他们一笔钱。每个月不知有多少无所事事之人，厚颜从父亲那里领走 50 或 100 元银洋！翻译人员不懂外语；秘书不懂阅读和写作；外交官不懂“外交”的意思；职员只知道写报告要求加薪！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父亲却从来不去戳穿他们。因为这些钱不是由政府支付，而是父亲自己拿出来的。就我所知，父亲是一个仁慈善良之人，是那些门客眼里上好的主人。所以，父亲的门客非常多，超过了许多薪水丰厚的高官。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只有那些身处其中的门客，会不断提出异议。比如，他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麻烦时；或者，没有提出要求时主人就不予加薪。

来访的场面真是无比混乱：屋子里到处挤满了客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提请求的。他们一律采用那种令父亲厌恶的迂回曲折的措辞，没有一个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意图。这在中国人也算是一种传统。通常，父亲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的秘密。然而，父亲不得不听他们长篇阔论，从天气状况到朝廷新闻，从政治问题到近日战事，谈及天下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就是不说自己的真正来意。父亲对这种风气的不耐烦导致人们到太后面前进谗言攻击他。庆幸的是，我们的“老佛爷”自有主张，并没有为谗言所左右。尽管如此，这些谗言始终无益于父亲日后的言行。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反对父亲

的人几乎天天到太后面前进谗言。有的抱怨我父亲不让他们说应酬话，非要他们直截了当地表明意思；有的指责说，父亲改进邮政机构是染上了洋人的坏毛病……诸如此类。似乎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成了别人进谗言的理由。太后给他们的答复一律是"等到以后再说"，事实上，以后再也不曾提起。恭王的确是父亲的好朋友，荣禄大人也是。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们三人始终都是太后的忠臣和亲信。

父亲最招人批评的一点是所谓的"对外屈服"。因为在军机处里，大家主张乘中日战争之机，干脆把所有的外国人全都赶出中国。父亲对此表示反对，而且反对得十分坚决。于是，在满洲人和汉人中他都结下了怨隙。有一个满洲官员仇视我父亲，却无法解释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不喜欢裕庚，我向来都不喜欢他！"

此外，还有一席谈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荣禄大人是我父亲多年的朋友，关于他我了解得比较多。当他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又去偷听。

"裕庚，"他开口说。"我太了解你了，我们是朋友，是很多年的老朋友！在这里我不能不给你一些忠告，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或许我还能帮助你。"

"你说吧！"父亲欣然地说。

"朝廷上没有一天少得了对你的弹劾奏章，"荣禄大人说，"在目前为止，太后都是置之不理。不过，每份奏章她都是要看的！她这人比较保守，对你所提的革新之事多不赞同。只是由于她信任你，所以至今没有对你有什么行动。但是，源源不断的弹劾恐怕终有一天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你是了解太后的，她多么好强，多么敢想敢为……"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父亲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否愿意到日本去？"

"为什么要去日本呢？那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那样果真就能解除我的对手在朝廷里给我制造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官员，在中日战争开始时全部逃离了。他们像受到惊吓的鸡崽一样，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当然，如果他们被日本人抓住了，自然是要遭殃的。现在，使馆里一片狼藉、混

乱不堪。而战争已经结束，迫切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前去打理。遗憾的是，其他具有资格的人竟没有一人敢去！假如你愿意前去担任我们新的驻日大使，那么我就向太后推举你。那样，你就有4年的时间离开这里。况且，这是一件重大的工作，比你目前的职位艰难而有意义得多。我认为你应该去，我相信你和你的家眷在那里会生活得更为愉快。只要你答应去，恭王一定能和我一同向太后力荐你，太后也一定愿意派你去。你现在的政见尚不能适用于目前的中国，假如你暂时离开，你的政敌自然会慢慢淡忘对你的不满。"

父亲沉思了很久。这样的决定必然会给他的家庭带来一番不小的变动，不过就促进中日友好来说，这无疑是个光荣的使命。此外，这的确可以使他和他的家庭摆脱随时丧失性命的境地。当然，前往日本担任大使也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工作。

考虑到最后，他向荣禄作出了这样的答复："你可以向太后推荐我去做这项工作，我很愿意。"

我奇怪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这新的职位倒是一个新的转机，薪金也将增加不少。皇上对他的大使们一向都不吝啬。准确地说，也不叫薪金，而是使馆的工作经费，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父亲以及他的随行官员的俸禄。因为担任新的职务，父亲又多了许多随行人员。与父亲有一些交往的官员都纷纷向他推荐他们的亲友，于是父亲准备带去日本的随行人员多得数不清。其中只有少数的确实是有才华又肯出力工作的人，大多数只不过是领干薪罢了。

辞行上路的时候，每个随行人员都装扮出雍容华贵的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往往，一个人形象的好坏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评价。

作为这个群体的负责人，父亲只好遵照习惯对送行的人表达了一番谦虚之辞。他不能再对这些传统规矩置之不理，不能再毫不虚心地拒绝那些严厉的批评意见。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最擅长各式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他们的言辞很容易通过御史大人传到太后耳朵里。

中国的社会充满了辛巴德式的人物——那个《天方夜谭》里的挑夫，因为自己的艰难生活而批评航海家孙柏达，而孙柏达告诉他美好生活是奋

斗的结果，并给他讲述了自己航海中的艰险。每一个稍有成就的人都会招来别人的非议，有些人习惯了批评别人和为自己的利益争斗不休。

如果父亲不好好应对，还真是件进退两难的事情。一心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却招来很多人批评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个人的习惯。我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不明白这样的坏习气是怎样产生的。后来，父亲的死让我知道了它是怎么结束的——直到生命终结，你才能够彻底摆脱它。

十六、浩荡离京赴日

回忆当初在沙市和武昌的日子，无论是到达还是离开之时的场面都是热闹得令人惊讶。不过，与我们从北京取道天津前往日本的浩荡场面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北京的最后3天犹如做梦一般，而这个梦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红芳，这个有意思的人已经拥有了独立处理家中种种杂事的权利。公平地说，她确是一位理家的好手，只是待人有点儿粗鲁。

在准备离开北京的那段日子，我们家里从早到晚挤满了人。有人专程前来谢恩；有人特来表达敬重之情；还有人前来忠告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使者应该如何适应日本那样腐化的国家。当我目睹川流不息的人群，想要弄清楚他们拜访父亲的原由时，我就感到眩晕，理不清一个所以然。形形色色的服装，来来往往的人群，嘈杂紊乱的声音……

那时尚且年幼的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父亲决定出任大使的真正意义。我想当然地以为，父亲遭弹劾的事情不会引起皇上的过多关注，事实上我错了。父亲不过是选择了去担任一名大使，但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皇帝、太后的绝对权威。父亲与他们相比，显得卑微渺小。当然，在我眼里例外。

当我得知我们将要进行又一次无聊的航行，特别是知道必然要取道通州时，我在心里强烈反对出行！但是，中国的孩子是不能够反对父母作出的决定的。于是，在连续三天里，上至母亲下至红芳都不允许我开口说话。我因此猜测大人对我已经很不耐烦了。红芳被指定负责我和妹妹的穿着，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有了衣着和个人形体应该相称的认识，然而这与红芳的观念是相冲突的。我猜想，红芳一定希望我和妹妹都穿丑陋无比的衣装。有一次，我被她蛮横的态度惹火了，我恨不得一把抓出她的眼珠子，只是没有成功。即便如此，我已成功地向她表达了我极端不满的情绪。

起程上路的日子到了，父亲决定了全家人前往通州的方式——母亲乘轿子，其余所有的人骑马、骑骡子，或者骑驴。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呀！他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年幼而体弱的女孩子在马背上颠簸有多艰难！我很希望能够舒舒坦坦地走过前往通州的16英里路程，然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了幻想。

和大多数初次骑马的女子一样，前半段路程我还没确认自己能否经受得住马背的持续颠簸。在走完16英里的路程以及经受此后多日的路途劳顿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身体已被磨砺得完全可以对抗马鞍带来的不适！

我们启程的时候是多么威风气派啊！裕庚大使就要出国了！大半个北京城的百姓一直把我们一行人马送到了通州。

下面是我们这一行人马的清单，由此你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是多么庞大。

除了我们全家一共6人之外，有一等、二等、三等秘书各一人，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家眷；两名不太会书写的书记员；两名弄不清陆军问题的陆战参谋；两名没有见过大海的海军参谋；6名翻译，其中4名不懂日语；两名带了5箱草药的医生；3名出色的厨子；两名理发师，那时的男子头部除了扎辫子的地方外全都要剃得精光；一等书童、二等书童各一名；办公室的专职内勤两名；不能利索干活的阿妈4人，她们因为缠过小脚而不能稳当走路；年轻的婢女7人，她们做不了什么反倒经常忙中添乱，但是我们还必须带上她们、关照她们的生活，因为她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可怜人。统统加在一起，我们这队人马大概有五十来人。这已经由于路途不便而进行了大幅度削减。一旦我们有了稳定的住所，父亲的随从与门客还会迅速增加。正因为这样，我这个凡事好奇的孩子，对于家里少数共处几年的仆人也不能一一辨认，家里人员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试想一下，京城里大小官员都停下手里的事务前往通州为我父亲送行，他们每个官员还带了或多或少的随从。这样，不难想象我们的大队伍到底有多庞大！我作为裕庚大人的女儿，理所当然地行走在队伍最前列。每次我回头看我们的队伍时，总是禁不住惊叹它的绵长。绵长的队伍犹如一条巨大的蟒蛇，弯弯曲曲地在我们身后延伸。无论它如何努力前行，它长长的尾巴始终在看不见的远处。颠簸不堪的北京马车、摇来晃去的轿

子、不停鸣叫的骡和驴以及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整个大队伍就像一条流淌不尽的五彩河流，一直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缤纷的色彩简直令七彩的霓虹都黯然失色。

基于这样的人员状况，你就可以想见，喧闹之声简直是震耳欲聋。我们的仆人与前来送行的某些官员的仆人是朋友，于是相互喊着名字，大声说着辞行的话。或许那些人也是某位一品官员的仆人，他们地位相当，所以成了朋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用最大音量对着话，也不管他们中间是否还隔着别的官员的仆人。虽然我们长蛇一样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尾巴，但是排在最后的人都能够听得清队伍最前头的人的大声叫喊。

我们终于到了通州。长蛇一样的大队伍的尾巴收拢来，逐渐围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五彩缤纷的圈儿。至于这些丰富的色彩，大家就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去吧。虽然我人在其中，对当时情形深有印象，但是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当时没有专门检查行李的职能部门，所以我们的仆人不得不同时照顾我们的和他们自己的行李。试想一下，这是一件多么劳人费心的事情呀！每个官员和他的家眷都有专门的服装表明他们的特定官阶。至于那些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房间里的家具等等，简直不计其数。

这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主人公是一个老阿妈。在上述极为混乱的场景里，老阿妈坐在岸边上痛哭不止——

“呜，呜呜呜……我的首饰箱哪里去了？呜，呜呜呜……那里面有一只金手镯，还是德龄周岁时我得到的赏赐呀！呜，呜呜呜……里面有一对金耳环，是太太在沙市时给我的呀！呜，呜呜呜……里面还有一对我戴了10年的耳环呀！呜，呜呜呜……我的首饰箱那里去了呀？我真是苦命啊！呜，呜呜呜……怎么能叫人不伤心呢，呜呜呜……”

她一直坐在那里哭个不停，身体随着哭声前俯后仰。没有人能够劝得住她，连红芳出马都不行。

而她仅仅是我们五十多人中的一个呢！

前往天津的航程，与上次从天津到通州一样，我们乘的是屋形船。然而两次的情形大有不同。由于父亲现在是一位即将出国的大使，天津的高级官员们都前来迎接他。官员们向他汇报我们一行人马在天津的安排，他

们准备在一个精心布置好的寺庙里接待和安置我父亲和他的家眷。父亲明白，如果他直接拒绝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小的麻烦。因此，他对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官员提出要求，先让家眷在船上休息，由他先去看看寺庙的情况再作出答复。

我们抵达天津的时候，天津简直就是一个火炉。而那座寺庙比天津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火炉——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真正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不会认为那里是人可以居住的地方。然而，天津的官员们认为，遵照老规矩把这个地方奉献出来让父亲停留是父亲的极大荣耀。在他们眼里，不舒适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祖先传下的规矩不能轻易打破。

但是父亲最终自己在艾思妥旅店为他的家眷订了房间，而拒绝了他们的安排。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惊人的举动，因为艾思妥旅店显而易见是个外国旅店。不过，其他随从人员都住在那寺庙里，由天津的官员们安排食宿。如果我们住在寺庙里，也是如此。我们刚进入艾思妥旅店，还没来得及安顿好，天津的一名高级官员神色仓皇地来找我父亲。

“裕庚，裕庚！”他高声问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洋鬼子的旅店吗？”

父亲坦诚地承认说知道。他当然明白那问话里包含有责备和攻击的意思。

“我们已经替你把那座寺庙收拾得舒舒服服的，你为什么还要跑到这种地方来？”

“因为这里能让我的家眷们感到舒适些。这里的全部费用由我自己来承担。”

“可是，这里是洋鬼子的旅店，你的这种做法是要遭到大家严厉批评的。如果太后知道了你这种违反朝廷规定的行为，作为一位刚上任的大使，恐怕要被革职的。太后可能把你监禁起来，也可能干脆把你杀了！外出官员理应受到当地官员的接待，这可是咱们多年的规矩！你的出格做法是会受到严肃处分的！”

父亲慢条斯理地回答他，大概这又要构成大不敬的罪名。

“你不觉得这种规矩十分可笑吗？我决定就住这里！我就喜欢这个旅店，我说了全部费用我自己来承担。至于别人的批评，我在朝廷里已经遭受过千万次。数不清多少次有人警告我将要被革职，甚至有人奏请太后割掉我的脑袋。我想我清楚别人弹劾我的理由以及弹劾我的真正意图。不

过，我要说的是，时至今日我不仅没有被革职，反倒得以步步高升！你说怎么解释这种情形？”

“只是，按规矩……”诚惶诚恐的官员想要继续辩驳。

“对于不合理的规矩，”父亲反驳他说，“我不喜欢，也不愿意接受。如果我所说的这些话会传到朝廷，我也不怕！”

这件事情似乎可以到此为止，可事实并非如此。事情被一直议论到我们离开天津，而且，此后每次我们途经天津都会被反复提起。

虽然，我们那次是住进了洋人的旅店，但是还保持了一些不相适宜的旧礼节，让外国人看了觉得很可笑。

父亲曾经专门叮嘱他的大书童：“当客人前来拜访时，你务必告诉他们不要再行叩首之礼！”

父亲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不符合规矩的。可是，你试想一下：在一个会客大厅里，有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没有一个人见过行叩首礼的场面。如果一个父亲的访客在这许许多多外国人中间行起叩首之礼，而我父亲不得不同样叩首还礼！这种场面该是多么让人不解而又令人发笑。

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位官员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会客厅里正挤满了人，官员求访的帖子不是交给父亲的书童，而是给了旅店的侍者。父亲没有要求侍者们叮嘱求访官员不要行叩首礼。

当侍者把红帖子送达客厅里我父亲之手时，父亲顿时萎靡得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当时，我和妹妹都在客厅，哥哥也正和父亲的外国朋友聚会。那位当地官员随着他的红帖子进入了大厅！当他看到父亲时便高声招呼着上前。然后，在艾思妥旅店洋人云集的大厅里，趴到地上接连叩了3个清脆的响头。别无选择，我父亲只有如法回礼。当他趴在地上同样把额头在地板上磕三下时，有人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刚刚父亲还和他的一群外国友人用外语交谈着政治问题，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作此意外之举，能不让人发笑吗？大声笑出来的是特维纳先生，他不但笑了，还说明了他笑的理由——

“这难道不可笑吗？你们这辈子还见过比这更可笑的事？两个大男人趴到地上去撞自己的脑袋！”

人群中随即发出一阵附和的笑声。我哥哥走到特维纳先生跟前："先生，"他用英语冷静地对他说："我们都是懂英语的人，我要告诉你，你笑得实在不合时宜。因为这是中国的官场礼节，你应当尊重它，就像我们尊重你们的礼节一样！"

特维纳先生闻此止住了笑，立刻向我哥哥、我父亲，乃至我们全家表示歉意。实际上，这也不能怪他，这样的叩首礼难道不可笑吗？

"很抱歉，我不应该少见多怪，"他沮丧地说，"我这样的表现实在是太愚蠢，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你们是了解英国人的，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我们在天津口岸登船的时候，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不同颜色的轿子沿岸恭候着，轿子顶上点缀着各种珍奇名贵的饰物；大小官员们穿着颜色各异的官袍，站在江边的舢板船上向我们的船注目观望。随着一声嘹亮的号角，我们的船向下游驶出，很快就出了大沽口到了渤海湾，接着又驶向第二站——芝罘（青岛旧称）。

从芝罘上船，随我们同行的还有父亲部分随从的家属，一些中规中矩的妇人。我们的船到芝罘抛锚的时候，海面一直汹涌澎湃。那些妇人们搭乘舢板船，经过临时架起的跳板上船来。你可曾在海水汹涌澎湃之时，看到有人从舢板船转入大船？特别是那种缠了脚的妇人。试想，她们的三寸金莲平日在平地上行走都还颤颤巍巍，更何况从随着波涛起伏不定的木板船跨到大船上。那真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她们一直在等，等待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机——大船的甲板比较低平，然后抓紧时间一跃而上。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外国轮船的船长看到中国官员乘船会一脸不高兴。

父亲的一位随从担心那些妇人的安全，跳到船板上指挥她们。哥哥看到她们上船的场面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船长见了，越发生气了，他大声冲着我哥哥喊到："你为什么要这样笑话自己的女人，难道你就不能去帮助她们吗？"

哥哥立刻就收住了笑。"对不起，船长大人，"哥哥解释说，"我的确不应该笑话她们。不过我要说明，她们并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她们不过是我们随从的家属罢了，但是这样复杂的关系很难向船长解释明白。

她们上船后，我们的船开始驶向上海。抵达上海时，那些色彩缤纷、

内容丰富的仪式又开始了，而且花样繁多得令人惊讶。

当地的官员们照例坐在华丽的轿子里远远地恭候着，我们把旗帜朝他们挥了几下，岸边的官员便知道是我们到了。他们中一位精于世故的高级官员，怀疑地盯着我们的船看了大半天。

“我不敢相信，这么小的一艘船能够把你们带到日本去，”他向父亲强调说，“它实在是太小了，没有睡觉的地方，没有休息的地方，仓房形同虚设。你和你的家人简直就是在冒险！如果，一个大使必须像你这样在如此小的船上遭受折磨，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当大使。”

父亲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艘给养船罢了，负责载我们到停靠在黄浦江中的“奥西纳号”大轮船上。这对于那位官员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可见当时的官员是多么无知。如果他知道我父亲和他的家眷将要乘坐一艘洋人的船前往，你可以想见他的吃惊反应。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奇怪，一个文明古国的官员对自己国家领地之外的事物竟然一无所知！

当我们一行人转到“奥西纳号”轮船时，围观的不知情者一定会以为所有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船都是我们的。因为轮船在快速行驶，而其他的沙船、舢板船以及军舰上都站满了看我们的人。它们与我们的给养船越靠越近，近得几乎妨碍船只正常航行。这种场面就是所谓的“送别”吧。

在此我要插几句本可不说的话，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洋鬼子”的。父亲的随从人员，对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听到介绍“奥西纳号”上有各种不同功能的舱位，他们就怀疑，船上的厕所是捕捉那些粗心中国人的陷阱。他们还以为，外国人的厕所是不分男女互相混用的。

因此，许多随从人员的家属们，亲自携带了形制奇特的便桶到她们自己的船舱中。这些玩意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由一位一位的婢女挂在手臂上带到船上去的。

这样，你大概能够想象当时我父亲和母亲的忿忿之情。当这些累赘之物在万众瞩目之中带到船上之时，任何人的解释和劝说都无法稍稍转变她们顽固不化的想法。结果，母亲决定跟以往一样，以一种更为强硬的方式对付这样的顽固。

母亲命令红芳去清理房间。这里所说的房间是指船上所有的卧室，现

在被随从的家属们放满了东西。

红芳积极地遵照母亲的吩咐去做了，她正擅长做这样的事，做得令人十分满意。事先母亲就叮嘱过她，要把事情做得细微，避免大的响动，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时候，那些人正在船板上候着，直到我们的船向日本方向起航之时才能进船舱。这个时候，船上船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直到我们的船离开为止。

红芳从舱门或较低的甲板，把那些随从们的婢女带上船的讨厌的东西扔进了黄浦江，看到形制各异的便桶在水面上随波浮沉的时候，连平日不苟言笑的中国人都笑了，更不用说“奥西纳号”上的外国人了。仔细回想起来，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

终于，我渴望已久的航程开始了。我的童年时光大半是在国外度过的，所以我喜欢任何一种远航。对于未知的日本，我也一样喜欢。

在后文我将表达自己关于航海的体验，以及一名公使随带大群属员乘坐轮船航行的种种麻烦。不过，在此我暂且不说，凭借一次航行来作出结论为时尚早，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航行。

后来，我们抵达了日本。

在前文我大概忘了提起随从中的一个人——我的国文教师。他来自湖南，在我们左迁右徙的日子里，他没有被留在沙市、武昌、汉口，也没有被留在北京。

十七、光头、光头、辫子！

我们抵达日本时，是在神户上的岸，然后暂时住在东方饭店。我们的目的地是东京，父亲派了一名随从替我们到东京帝国饭店去订房间。据说，从神户到横滨的海道常常会出现意外，因此父亲极力主张乘火车前往。

火车真是太慢了。我们整个晚上都要呆在火车上，天亮之后才能到达。而火车上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特地为我们包了整节车厢。其他的随从全部挤在另一节车厢里。因此，我们在漫长的火车旅程不失舒适和安然。

现在火车上常见的那种成排横列的座位，在那时日本的火车里是见不到的，只在两侧靠近车窗的地方放置有两条长凳。所以，我们隔着走廊面对面坐着。经由走廊可以从我们的车厢走到另外的车厢。来来往往的乘客络绎不绝，仿佛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为了给来往的乘客让道，我们只好随时缩回我们的双脚。

"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不少日本人从窗户伸进他们的脑袋，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然后唧唧咕咕相互议论一通。我们不知道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日文翻译官也不懂。虽然我们把他们作为日语翻译带来，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懂日语。

"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我反复听到这种声音，就像教堂里催眠的钟声一样敲打在我的心坎上。声音里似乎带有某种威胁和嘲弄的味道，我想，大概是把我们看成了对他们不利的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声音，那是我第一次绞尽脑汁想要弄明白的日本话。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它的意思。实际上，此后一个星期我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这就好比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到了美国，被美国的顽童抓住辫子嚷：

"中国人！长辫子！中国人！长辫子！"

当时，我们虽然不懂那几句日本话的意思，但是能够从中感受到日本人对我们的不友好。也许还把我们视为他们的敌人。那时候，两国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相互的仇恨尚未平息。我们是战后第一批前往日本的中国人，他们不欢迎我们，想用他们的喊声来表达。所以——

"光头、辫子！光头、辫子！"

尽管日本人用仇视的态度对待我们，我却很快喜欢上了日本。这的确是个美丽的国度——女子身上的漂亮服饰、小山上带草坪的小花园、穿着木屐的男女老少……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好奇。那些奇怪的日本女子，用垂首含胸的特别姿势走路，她们的脸孔仿佛工匠精心绘制的木偶娃娃一样。在我眼里，所有的日本女人都是美丽而精致的，既像可爱的洋娃娃，又像甜蜜的糖人儿。她们总是对人彬彬有礼的，在我和她们成为朋友之后，她们的礼节更加周到、细致。

日本人与人打招呼的样子让我感到非常有趣，尤其是他们与自己所尊敬的人打招呼时那种吸气的模样。吸气的声音听起来像蛇鸣一样。日本人的文化里，这种吸气声具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如果换成文字来表达相当于：我是个地位卑微的人，我呼出的卑微气息不敢吹向你。

所以，日本人与人打招呼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别人发声之时是呼气，他们发声之时是吸气。吸气的意义就在于上文所言。

前往东京的一段行程真是艰难万分。日本那时候的情形跟现在的日本和中国差不多，火车上总是拥挤不堪。因为到处都可以买到火车票，所以普通客运车厢里永远挤满了人。很多日本人从窗口探进脑袋来看我们，看到我们一家人独占了一整节车厢，一律表现出对我们这种舒适的嫉妒，全然没有人想到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金钱。

刚开始，他们走到车厢尾部朝我们张望，然后相互之间又开始重复我们先前听到的那几句话："光头、辫子！光头、辫子！"

再后来，他们干脆挤到我们车厢里来了。我们不懂日语，他们又不懂中国话，双方言语不通，无法交流。我们懂得英语，于是试着用英语向他们解释："这节车厢已经被我们包下来了！包下了！包下了！"

就算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但他们应该能从我们的手势和表情里看出

我们的意思。由于自己包下的车厢被别人侵占了，我们的脸上写满了愤慨。所有的日本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想要表现出自己是懂得外国语言的。有一个日本人稍稍懂得一些英语，于是就站出来解释说："全部车厢都挤满了人！我们不能不进来！不能不进来！"

"这车厢已经被包下来了！花了很多钱包下来了！"我们继续竭力向他们说明。可是无济于事……

"对不起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十分抱歉！不能不进来！"他们一边说着这样的话，一边不停地鞠躬，态度谦恭极了。然而嘴里叨叨"光头""辫子"的时候却是怒目相向的。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虚伪！

不管我们有多不情愿，那些日本人还是进入我们的车厢了，与火车上的管理员理论也没有用，他们总是偏袒自己人。这是日本人的一种通病。他们一贯认为，日本人都是正确的，而外国人肯定是错的。如此，我们的私人车厢就变成了公共车厢。与日本人同车而行真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占据车厢里的空间，有的把那些零散的东西四处堆放；有的干脆脱下衣服铺占一大块儿地方。他们大概习惯了侵犯别人的权益，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日本人在车上脱衣服的举动，在他们自己看来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再自然不过，可是我们见了却极不舒服。这一点若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一定会吃惊不小。

那些日本人从进入车厢就开始交谈。类似的交谈现在到日本火车车厢中去看，比比皆是。他们看我们的眼光充满了敌意，我们同时还能感到他们以同样含有敌意的语气在谈论我们。虽然我们并听不懂他们的谈话。

"光头"、"辫子"，这些令人讨厌的词语偶尔又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好在所有的事情终究会有结束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是第二天下午抵达东京的。或许我的记忆会有错误，因为我完全是凭借一个小女孩的认识来记忆这些事情，而没有参考任何的地理书籍。在那次前往东京的路程中，那些日本人的眼睛、蛇鸣般的吸气声以及"光头"、"辫子"的词语，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随着我们抵达东京，这次令人不快的经历终于彻底结束。

消息总是比人先到，车站上早就有一大群等候的人。日本和中国一样没有秘密可言，尤其是关于外国人的事情。每个日本人似乎都成了政府义

务的职员，但凡外国人的言行举止他们都会一一记住、一一传播。车站上的人见到我们下车，又发出了那种令人不快的声音：“光头！辫子！”

这一回，我们更加确认声音里那种嘲笑我们的意思。日本人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而且发出这种不友好的声音。很多中小学生冲我们发出“嗤嗤”声以示不满，而他们的父母却丝毫不加以劝阻。

父亲的秘书到车站来接我们，一辆等候多时的四轮马车负责把我们带到帝国饭店。这马车看上去非常华贵，父亲的秘书为此颇为得意。4名警察坐在马车上，见我们到来就换到黄包车上，跟在马车后面，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帝国饭店。

日本人不喜欢我们，我却喜欢日本，我说的不是它的百姓。那一大群人从车站出来一直跟着我们，有不少人还向我们扔石子，幸运的是他们的投掷技术实在太糟而没能让他们如愿以偿。此外，他们还反反复复地嚷着“光头！辫子！光头！辫子！”

看到有4名警察跟在我们车后，父亲开始颇为恼怒。“他们为什么跟在我们后面？好像我们是囚犯一样！”父亲忿忿地说。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没有一开始就明白人家的好意。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因。他们跟在后面，一直把那些围观的人群赶得离我们远些，保证他们的石子打不到我们。虽然这样，那几个讨厌的字眼依然能够灌入我的耳朵。

这是我第一次冒着风险进入我们敌国的领土。我承认，所见所闻的一切令我震惊。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既客气又刻毒的人——蛇鸣一样的吸气声和不停地鞠躬表达着他们的礼貌，又无休无止地重复那几个字来表达他们的怨恨。

一到东京，第一件令我惊奇的事就是那些迥然不同的墙。据我所知，中国的墙都是用齐整的砖头，规规矩矩地砌起来的。然而，在日本我第一次见到了奇怪的石墙，由于石头是大小不等的，所以墙面是不规整的。我心里一直纳闷，既然石头全是大小不一的，那么墙顶和墙角为何又能正好平平整整呢？

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帝国饭店。我们将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直到完完全全收拾好中国大使馆的房子。

伴随有趣的吸气声、虚伪的鞠躬以及可厌的“光头、辫子”声，我们

开始对这个城市的观光。不管我们走到哪里，4名警察总是形影相随。到第二天，父亲才知道4名警察是专门派来保护我们安全的。因为日本人还没有完全忘记刚刚结束的中日战争，还没有彻底消除对中国人的仇恨心理。4名跟随我们的警察是为了随时随地阻止日本人的粗野举动。这个措施相当有效。

不过，自从明白了“光头、辫子”声中的嘲弄和不满之意后，我受伤的自尊心久久不能平复。

十八、破落的大使馆

今天，是我们前往大使馆的日子。自从前任大使在中日战争爆发时逃离后，大使馆一直空着。我们是战后第一批进入大使馆的人员。

我们登上华丽的马车离开了帝国饭店。4名警察把我们扶上车后，依然乘坐黄包车跟在后面护送我们。虽然一路上那几个讨厌的词语还在紧紧相随，但是我还是要承认，这段路程对我来说充满了令人喜悦的新奇。渐渐的，我们对那几个词语就习以为常了。我们清楚我们必须在日本生活很长时间，因为父亲的职责就是促进中日人民友好。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自己保持友好的笑容，不管对方最初是怎样地怨恨你，终究会被你所感动而报以同样的笑。如果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一笑泯恩仇”。

前往大使馆的那段路程，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迷宫。我们经过了许多既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的城墙。修筑这些墙似乎只是为了阻止人们前进，或者阻隔人家投向远方的视线。左看是城墙，右看还是城墙，转弯抹角不知经过了多少道城门，我们终于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道路两旁全是玩具般小巧精致的日式建筑。

这些建筑物真是太小巧了！玩具似的房子，里面住着洋娃娃一样的日本女人！行走在街上的日本女人背上一定有“小包袱”，脚上一定是穿木屐，全都以一种特别的姿势前行。她们的木屐落到地面，不断地敲击出富有节奏的声响。但凡去过日本的人，对此一定记忆犹新。只要提及日本女子的木屐，就仿佛能听到一连串“咔嗒、咔嗒”的声音。

在我看来，日本民居就好比洋娃娃的玩具房子，或者忙忙碌碌的日本蜜蜂的蜂巢，似乎脆弱得一阵风就可能把它们吹跑了。你若是想要走进屋子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只要把木屐和拖鞋留在屋外就可以了。通常，屋子的地板铺了席子，上面一律不允许穿着鞋子行走。洋娃娃样的女人坐在玩

具屋子中央的火炉旁，面带微笑地为她们纤弱的手和身体取暖。

我们也曾路过山区，山上也有小屋和女子。不同的是她们很少露出笑容，至少对我们如此。男人们充满好奇地打量我们，小孩子则又重复那几个讨厌的词语。我们的马车夫雄赳赳地坐在前面驾车，4名警察乘坐在黄包车里一直尾随我们。上山爬坡的时候，马匹使劲儿往上走，到了下坡的时候，车夫则要下车设法防止马车往下滑冲。

终于，我们见到了大使馆的房子。一道用红砖砌成的围墙，中间高高耸起一座洋房，是大使馆的主体建筑。在我看来，这房子跟监狱差不多。围墙供人出入的地方，安了铁栅栏门，铁条的顶端全是尖形的。看上去和禁锢人的牢门一样森严恐怖。

一名警察跳下黄包车，跑去替我们把铁门拉开。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照管，铁门锈得很厉害，仿佛一座坟墓艰涩开启的门。在"唧唧嘎嘎"的声响中，警察拉开了生锈的铁门。马车夫拉着马车走进大门，踏上曲曲折折的小路，前往使馆大楼。

这是一个多么荒凉的地方呀！双方开始交战的时候，前大使不得不离开。现在，院子里到处长满了几乎和我一样高的荒草，使得这地方看上去更像一座监狱。假如我们下马车步行一段儿的话，一定能够在杂草丛中见到久经风雨侵蚀的石头。我们一直坐在车子上，一边查看每样东西，一边讨论着该如何修缮。

我喜欢花园，喜欢花草树木以及在树上做窝的小鸟。因此，我想象着当我们把这园子重新修缮之后，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大门左侧顺着围墙的墙角，有一排小屋子，专门给大使的随从、秘书及他们的家属居住。从这些小屋子的门口到使馆大门口的道路，全部都被疯狂生长的草丛淹没了。但我仍然能够想象出，当我们的园丁把这里修整完毕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挨近大门是一大块儿草坪，中央有一株挺拔的松树，松树四周长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那里原来可能是一个花园。一旦把草坪周围小路上的杂草一一除尽，那么这个地方估计就能呈现出仙境一样的美妙景致。

在园子里一边走一边讨论着种种设想，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所有的讨论都是没有结果的。当我们走到一个

需要讨论的地方而展开讨论时，尚未得出讨论结果，便又走到了另一个需要讨论的地方。就这样，我们第一次参观的结果是四处走一走、看一看，讨论了一些没有结论的计划。

前任大使离开的时候，大概是慌张得连锁都没来得及上好。我们推开屋子的大门，一股霉气立刻扑面而来。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潮湿中夹杂着腐烂的气息。我们小心走进楼里，依次察看每个房间。看得出，这个大使馆曾经是个华丽非凡的地方，或许将来仍然会是一个华丽的场所。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霉烂气息的大厅。破烂的衣服堆了一地，鞋子东一只西一只，桌子椅子都翻倒在地。通过这些东西可以推知，大使逃离后日本人曾经来过这里，捉不到人就把怨气发泄在这些无辜的物品之上。

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都积满了灰尘，屏风上、凳子上、衣架上，到处都是。地板上的积尘中留有老鼠纤细的爪痕，但除了我们之外，找不到任何人的踪迹。这幢太后专为派往日本的大使建筑的二层楼房，真是个豪华、宽敞的住所。

楼里有一个房间中竟然还有吃剩的饭菜！碟子里还留有分辨不出内容的残羹，小茶罐里留有发黑的茶叶残渣，水杯里也留有同样的黑渣。发霉变烂的残剩物令人作呕。可以想见，当时使馆里的人是如何仓皇逃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沮丧和惆怅的地方，这幢破败的使馆就像那位世人皆知的少年天子的最后防线——紫禁城一样，当八国联军同他们开战时，他仓皇失措地离开，以至于吃过一半的早点也留在了桌上。那些遗留的东西在无声无息的岁月中慢慢变质、腐坏。甚至还有些饼干被遗留在了那里，那些包装完好的饼干，在开战的消息到来之前，大概正准备充当一次令人难忘的茶餐呢。

其他房间里的东西也都被毁坏了。所有的东西都凌乱不堪，潮湿、霉烂、污秽……一只耳朵听到的是到处乱窜的老鼠的轻快足音，另一只耳朵似乎听到了那些恐惧自己不能及时逃生的人们的惊慌呼叫。整个世界一片混乱！继续往前走的话，可以看见复杂的使馆主体大楼后面还有 3 个小房间，那也是提供给使馆人员居住的。

彻底看了一遍后，我们发现需要立刻动手做的重要工作是把这些房间

一一收拾干净。因为，这幢大使馆包含有建筑形式之外的特殊意义。既然太后让父亲担任此职，就是要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诚信。而且，把驻日中国大使馆重新整理出来，也算是对那些讨厌的词语——“光头、辫子”的一种有力回击。

从帝国饭店前往中国大使馆的路程中，有件事值得一提。我们途经天皇行宫的时候，特地靠近看了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实在远远不及中国的紫禁城！虽然它看上去就是模仿中国建筑的样式建成，但是不仅谈不上壮丽，而且色彩也显得过于单调。在中国皇家建筑中随处可见的醒目的红色，在这里却一点也看不到。

似乎，那位建筑设计师只是匆匆忙忙到中国看一看。留意到中国建筑群宏伟壮丽的气势，却没有小心留意细节，更没有作任何记录。于是，回到日本之后，在模仿的同时，他融入了不少日本的建筑风格，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显示日本天皇的威严之气。然而，这种勉强表现出来的威严之气，就好像披了一件别人的外套那样感觉很不协调。不过，这种融合的结果正好表现出一种与日本皇家相符的肃穆之气。我突然想起老师曾经给我讲的关于日本人起源的故事，一支中国的航海队伍迷了路而成为了如今日本人的先祖。现在对照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连日本的建筑都是模仿中国的风格——他们的发源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一个群体生活得更加精细罢了。那些建筑色彩的欠和谐以及建筑技艺的差距，都表明了他们的文化历史尚不够悠久。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在日本的生活，父亲决定排除一切困难坚持下去。他微笑着向大家宣布：修缮我们的屋子，修缮中国的屋子。用我们的真诚弥补两个国家友谊的裂痕，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树立起友谊的旗帜！当然，至于将来形势会变成什么样，就要看父亲在这里的所作所为的效果了。

十九、语言障碍之趣

我们在帝国饭店暂住了两个星期，等待使馆修缮工程全部完成。我们找了一大帮日本的工匠在我们的使馆里干活儿，希望能在两星期后顺利搬过去生活。

按照惯例，父亲必须对日本相关官员和其他国家驻日大使一一拜访，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而且，他还必须把我们唯一懂得日语的翻译官随时带在身边。这样，因为我们不会说日语，我们与外界的交流沟通就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于是，在帝国饭店生活的两个星期，就好像永无尽头的漫漫黑夜一样。

那时候，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实在屈指可数。如果是现在的话，人们都在尝试用各种拿不准的语言问题去打扰外国人。当然，他们的初衷是借此机会练习外语，并非故意惹人讨厌。今天的日本人已经普遍会说英语了，这反倒让外国人觉得反感。如果那时候是这种状况多好，我们那段时间的生活实在是无聊透顶！日本旅馆里的侍从们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只能点头或是摇头，连最最简单的“来”、“去”、“这儿”都弄不明白。我们在旅馆的生活极其不自由，简直就跟俘虏一样。

父亲得天天外出，回来时就给我们讲述他一天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大使馆看看修缮工程进行得怎样。其中有一次去探看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我们想让日本的工匠把我们的一个房间分隔成两间，于是找了一位我们以为能胜任的翻译官同他讲。下文就是翻译官与那位工匠的对话：

“格！格！”（“这个！这个”）翻译官挥舞着双臂，竭尽全力地向那位日本工匠表达着。他说他已经通过手势，向工匠表达了如何分隔那间屋子，并把我们的全部叮嘱都转告了他。我惊讶于他居然只用一个简单的日

本词语，就可以交代这么复杂的事情。不管我们对翻译官说什么，他总是用一个“格”字对日本工匠解释。

“格！格！”翻译官比画着对工匠说。

“哈伊！哈伊！”（是！是！）日本工匠一边连声应答一边躬着腰，一脸谦恭的笑容。

“隔墙需要有这么高，”母亲也比画着说，“而且必须和这边墙面形成直角。”

“格！格！”翻译官又比画着对工匠说。

“哈伊！哈伊！”工匠仍然是连声应答。

“全部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翻译官自信地说，“隔墙很快就会按要求装好！”

后来我们前去查看时，隔墙果然装好了。但既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高度，也没有和指定的墙面形成直角。简陋的样子还没有经过油漆，最可笑的是竟然还弄错了房间！

回到旅馆之后，我们向侍从索要冰水，绞尽脑汁比划各种手势来表达我们的意思。他们看了之后，深深地鞠躬，然后飞快地冲出去。结果，捧回了一些西瓜。假如我们索要的是西瓜，可能得到的将是冰镇的茶水或酒。而我们要酒时，他们却急急忙忙替我们铺床，并为我们大白天要睡觉感到不解。我们让他们送饭时，他们却送上账单来，以为我们要离开了。回想起来，这两个星期过得真是有趣极了，然而那时候只觉得苦不堪言。

此外，还有很多可笑之事。那都是父亲在拜访各位官员后，回家对我们说起的。直至今日，我仍然能够确切地说出父亲拜访一部分官员的姓名。

比利时的大使名叫蒂·安纳西，他是一个男爵，年纪有些老了。他的个子超乎寻常的矮小，同时又超乎寻常的肥胖，而他的妻子则又瘦又高。因此，两个人在一起时形成的鲜明对比，总是令人忍俊不禁。

英国的大使欧纳斯托·萨度男爵，看上去是个既高贵而又严肃的人，然而他有着一种多数英国人所没有的幽默感。他长得又瘦又高，他的短髭遮住了嘴唇的一部分，这使他看上去与众不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一个标准的绅士，说日本话就跟说自己母语一样流利自如。

法国的大使是哈蒙先生。他长了一嘴又粗又硬的胡须，父亲常开玩笑说他的模样像个屠户。他为自己除了法语不懂任何语言而感到骄傲，而且宣称即便他懂也不愿意讲。他的妻子是位典型的法国南部女子，又黑又壮，穿着的衣服多属于粗俗不堪一类。不过，那时候我最喜欢见到她。她的身体胖乎乎的，却总喜欢穿缀满花边的衣服。那样，她看上去就像极了一个老式的针毡。他们的女儿名叫安娜丹，大概16岁的样子，那是一个想法偏激的孩子。她的梦想是将来要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那些家产百万以下的男人，她是坚决不予考虑的。

俄国大使是赫特洛夫公爵。他是一位既英俊又文雅的男士，对我一向十分友好，我常常会想念他。他有一个已成年的儿子，长得比他还要英俊潇洒。俄国大使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且是女人们心目中的美男子。俄国使馆是所有大使馆中最奢华、最舒适的地方。他们父子原先是在世界上最华丽的沙皇宫殿里生活的。

意大利大使名叫康托奥菲尼，他身材矮胖，而且是个秃顶，只有后脑勺上还剩一撮头发。他努力地用木梳把头发朝前面梳，试图覆盖住他的秃顶。然而他的这种作为既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

巴西大使是列斯保先生。他中等身材，有一张气质非凡的脸孔。他能说非常漂亮的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我所不懂的语言。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语言学家。列斯保夫人与她的丈夫真是十分般配的一对儿。她钟情于她的丈夫，并时时为她丈夫的事业感到骄傲。她的穿着打扮与大使夫人的身份很吻合。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两个女儿长得漂亮极了，而且都精通语言学和音乐。儿子也长得周周正正，而且擅长跳交际舞。

对于西班牙大使馆，我只记得大使的秘书卡瑟先生。西班牙大使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连他的容颜也因时间久远而已淡忘。我之所以特别记住了卡瑟先生，是因为他的女儿卡门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卡瑟先生后来还在北京做过巴西驻中国大使。

葡萄牙大使是特弗莱托先生，他后来也到北京做过大使。特弗莱托太太是个风华绝代的美人，她的服装是巴黎最时髦的款式。她在社交场中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另外还有很多大使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我特别记得德国大使赫尔·克奇米托先生。因为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事情的经过是父亲回来后说给我们听的。通常父亲去拜访时都要带上翻译的，除非他确定对方懂得英语或法语。这一回，德国大使说不需要带翻译去，因为他会说中国话。

那位德国大使把我父亲请进去，并让了座之后，以十二分的热情招呼我的父亲："我的想你喜欢止于日本一边，你的来或许是一块辛苦的旅行中国这边。"

我父亲听了，目瞪口呆地盯着他，不知该如何打破眼前的局面。他自己倒没有感到窘迫，因为他清楚外国人很少有能讲好中国话。可是那位德国大使一旦知道自己的语言错误之后，将会是怎样的窘迫呢。所以，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立刻作出应答。

可爱的德国大使继续说道："哦！我的知道。你不是英国人的讲话，我不是中国人的讲话！我们去取两个翻译人来！"

父亲对前来为他担任翻译的人说，"请你转告大使，"他郑重地用英语说，"我不懂德语，如果他能使用英语或法语跟我交谈，我都能听得懂。"

可想而知，这件有趣的事情后来成为我父亲经常提起的经典笑话之一。

对了，我还没有提到美国大使邓恩先生。他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我们一家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我们住在帝国饭店的最后几天，父亲竭尽所能地把大使馆的房子收拾妥当。当我们终于搬进刚刚修缮完毕的大使馆时，父亲坚信，虽然他的工作很艰难，但是他一定能够顺利地把它做好。

二十、开始使馆生活

真叫人高兴，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帝国饭店了！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的大使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修缮，已经焕然一新了。我们那漫长得仿佛两个世纪一般的帝国饭店生活，总算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在一个舒适的新环境里开始我们全新的生活。在大使馆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人，还有我们的仆人细心周到地伺候我们。最重要的是，大使馆是我们在日本的家，我们将在里面生活 4 年。

现在，轮到那些外交官们来回访我父亲了。困难随之而来，因为我们都不懂日语。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位日本的仆人，他必须懂得中国、法国和英国三国语言中任意一种。这三种语言我们全家人都能说会听。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这样的日本仆人。结果，在第一个星期里我们就找了 5 个！

找到的第一位日本人仆人，看不起中国仆人，他要求担任一切家务的主管人。然而，我们雇佣他只是为了让他迎接日本访客。他总是不停地和家里其他仆人争吵，一点儿也不懂得中国的规矩。他竟然像训斥厨房里的杂役那样训斥父亲的一等书童，态度之恶劣，不要说一名一等书童，就是真正的厨房杂役也受不了。

可以说，这个仆人大大地得罪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只好又雇了第二位仆人。他见了中国菜就不停摇头，他向我母亲要求说，他必须单独占用厨房的一角来做日式饭菜——米饭和扁豆。他抱怨说中国菜太油腻，他根本吃不惯。

“厨房里空地方多的是，”母亲宽容地答应说，“去挑一个地方烧你自己的饭菜好了。”

问题似乎顺利解决了，可是，有一天我们的一位仆人认为非得揭发那日本仆人的罪过不可。日本仆人在把饭菜送给我们食用之前，曾经偷偷尝我们的中国菜，他所说的对中国菜的厌恶仅仅是想当然而已。虽然我们并不计较那日本仆人偷吃了我们的食物，但是他的行为却严重得罪了我们的仆人，他们认为偷吃东西罪大恶极，只有小偷才会那样！所以，我们不得不换人。

就像前边所说，我们在第一个星期里就走马灯似的换了5位日本仆人，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不会说日本话的缘故。于是我决心学习日语，而且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家里的人，家里人于是都决定要学习日语。只有父亲例外，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专门学习语言上了。

我们使馆的每个角落都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这里比我们曾经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华丽，打过蜡的地板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儿。野草全都被铲掉了，我理想中的花园一点点显现出来。

还记得门前那株松树吗？在树冠像巨伞一样的松树下，花花草草都已经长起来了。日本人对于侍弄花草是很有经验的。高高大大的松树耸立在草坪中间，根部支撑它的泥土直径大概有五十多英尺。我们的日本园艺师特意在松树的阴面建造了一个仙境般的小世界，当然并非专为我，只是我想当然地把它据为己有而已。这是一个微型的日式乡村，小小的日式房子比小孩的手掌还要小。小小的日式宝塔屹立在小山旁，而那些小山还没有我的脚踝高！纤纤的小径是专门留给小神仙们纵情舞蹈的。小径的旁边是一片海洋——有我一步那么宽。海边的猛犸如金鱼般大小，淹没在草丛间嬉戏追逐。还有些比宝塔稍矮的小松树，从岩石的缝隙中长出来，岩石的大小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小脚差不多。中间还有连绵的山脉，山上有一个顽皮的孩童，可能八九岁，也可能十一二岁。山上还有池塘，或许是小湖泊，小小的，形状很不规则。手摸上去感觉像缎子一样柔软。

我喜欢一个人到松树下玩耍。我常常背靠在松树粗大的树干上，把花园里想象出来的小人儿都当做我的朋友。我想象着花园里有洋娃娃似的日本女人，只有小手指那么大；还有缠着可笑的小脚的中国女子，穿着长长的旗袍。日本女人穿着木屐，中国女人穿着草鞋，她们沿着弯曲的小径“啪嗒啪嗒”地走着。还有其他所有我知道的国家的人民，大家都十分友

善地相处，让我这个“大人国”的“格列佛”看了很开心。我斜靠在松树的树干上，微笑着注视着眼前花园里的人们，而实际上她们并不存在。

在我的想象里，她们都使用跟我一样的语言，汉语、法语或者英语，只是没有我那么明显的重音。我一心一意地设计着她们的对话，但是一旦出现意外的惊扰，我会立刻飞奔回自己屋子藏起来。比如说，红芳突然大声叫唤我的时候。她一有工夫就会寻思，这会儿德龄躲藏到哪个角落里去了？红芳和我那些恬静的小人们截然不同，我对她的不满与她随时发出的尖声惊扰有极大的关系。我向小人儿们诉说红芳的种种不是，似乎期待她们和我一样厌恨她。

我清楚地记得在日本第一次经历的地震。那天，我正靠在松树干上温声细语地和小人儿们交谈，突然一片巨大的阴影投射下来，笼罩了我的花园里。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我身后的松树剧烈晃动起来，脚下的土地也在拼命摇晃。墙那边传来一阵尖叫声，是仆人们受了惊吓发出的声音。所有的门和窗响得乒乒乓乓，花园里那座假山摇晃着似乎就要倒下来，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倒下。池塘里原本平静的水面一下子翻滚起来，似乎企图吞没池边的那条小径。发生地震了！我木愣愣地立在那里，既恐惧又不知所措。我仿佛看到我那些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的小人儿们急匆匆地往山上奔跑，疯狂地逃进她们的小屋，还随手把门关上了。于是，我也飞奔回家，一直冲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一点不喜欢地震。后来，我们在大使馆又经历了第二次地震。知道了第一次的情形，就不需要再叙述第二次了。

现在，许多人都要来拜访我父亲。我又开始对每个来访者产生了好奇之心。这种好奇不同于以前的好奇，因为所有的来访者都是陌生的，令我感到新奇而特别。他们各国的礼节与中国的礼节都不一样，不过对我来说大多数都是很熟悉的，毕竟我们曾经在欧洲生活过。相反，我对中国的礼节知之甚少。

崭新而贵重的家具已经按要求布置到使馆的各个房间。太后从远隔重洋的中国紫禁城传来她的旨意，希望驻日的使者们能够处处谨慎，不要做出有损国家和使馆荣誉的事情来。一场庆祝的舞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满怀欣喜地期待着。

枝形灯发出的明亮灯光简直可与日月争辉，这些灯光在地板上映出一个个光环。当仆人拂扫枝形灯时，旁边的墙上就会映出她们摇曳不定的身影。穿过漆黑的深渊般的楼梯，我们向透着光亮的地方摸索，那儿也有枝形灯架挂在走廊里。楼梯上漆黑的阴影里似乎隐藏着阴森可怖的幽灵，似乎只要我这个调皮的满族小女孩靠近他，他就会伸出可怕的魔爪一把抓住我的辫子。事实上，那间只有用餐和就寝时才会进去的房间里，能有什么东西呢？

我最喜欢繁华热闹的地方。后来一段时间，我对门口的升旗台的喜欢，差不多赶上我对小花园的喜欢了。一天，很多附近的小孩子到使馆和我们一起玩要，我们就一同去升旗台附近玩。和他们玩要的过程中，我们就像小孩子学说话那样，自然地学会了日本话。

正对着大门口，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地方是个升旗台。升旗台底座是用砖头砌成的方形台子，金属的旗杆深深固定在底座中央。旗杆顶上垂下升旗的绳索，一直垂到底部。又细又长的旗杆上，白天都要挂上大清帝国的黄色旗帜，上面绘有长着白鳞的蓝色腾龙。

升旗台的四周有一圈篱笆围住，台子高出地面大约二十英尺。又细又长的旗杆，爬上去显然是危险的。在众多的朋友和兄弟姐妹中，我自认是勇敢，所以理所当然地第一个爬上了旗杆，而且让他们也尾随我。

这时，父亲的书记员过来了，我立刻停在杆上不动。但他还是注意到了我，他停下脚步抬起头对我说："赶快下来！"

"我不！就是不！"我粗暴地拒绝他，"你应该清楚我的能耐，不要你来操心！"

"赶快下来！"他跺着脚重复刚才的话。

"我告诉你，这儿是我们家的使馆！"我喊了起来，"我们家的旗帜、我们家的旗杆、我们家的旗台、我们家的篱笆。你，不过是我父亲的一个书记员而已！"

"这旗帜和旗杆是属于中国政府的，是国家的！"他高傲地反驳我，他似乎从来不懂得尊重主人的女儿的意愿。"女孩子爬到旗杆上是不吉利的事！"

"哦，好的。"我突然表现出一副屈从的样子，开始往下滑，以一种足以令书记员担心的速度。我开始四下里去搜寻一些小东西，其他的小孩子

仍旧等在旗杆下。等我搜寻完毕回到旗杆下，那位书记还在那里。我飞快地爬上旗杆，他不知道我衣服里这会儿已经装满了石子。我一直爬到一个我认为高得足够安全的地方，然后把石子像雨点一样撒向他，他只好在孩子们的笑声中落荒而逃。

每天游玩，每小时游玩，特别喜欢流连于美丽梦境般的松树脚下，就是不愿意做功课。至于日本话，是在和日本小孩儿随意玩耍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学会的。

在经过一段快乐无忧的时光之后，那位湖南教师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一位日本教师。他们的到来是由红芳报告的，她总喜欢用女主人的口吻说话："该好好念书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

太阳没有了，天地一片昏暗。可是这个事实是不容改变的。

二十一、各国礼仪有别

以前在沙市的时候，我曾经躲在屏风背后偷看来客的言行举止；在武昌的时候，父亲的衙门里也有屏门，可以让我这个好奇的孩子躲在后面尽情偷窥。

到了东京，客厅里同样有日式屏风，我依然可以放心地窥视使馆里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不看呢？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那时候所看到的一切，我至今都还记得，而且时常愿意回想起。那时候的我由于年纪太小，没有资格参加社交活动，但是我同大人们一样对社交活动充满了兴趣。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躲在日式屏风后面，像一只安静、谨慎的老鼠，没有人会看到我，也没有人会听到我发出任何声响。

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用茶水和糕饼来招待他们。他们竟然就毫不客气地吃喝起来，我不禁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若是在中国，这是极其没有礼貌和教养的表现，特别是作为一个满洲人。当然，到日本之后，我们到别人家拜访的时候也开始不客气了。

目睹这些人毫不客气地喝茶、吃点心，我就不由想起在沙市时一位到我们家拜访的高贵女子。她扭着一双畸形的小脚走进我们家，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那是一双很美的脚。这位女子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始终没有说出她来访的真正意图。当然，明事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猜到。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通应酬的客套话，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意图说明了，算是很没礼貌的一种表现。由于那女子不善言辞，所以只好沉默少语地坐了一个小时。按照规矩，茶水和点心都摆在桌上了。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团团坐着，大家用自己的筷子把点心夹到她的碟子里请她食用。可是她只是坐在那儿，既不说话也不吃东西。

“请用！”母亲说。

"请用！"父亲也说。

和所有的中式食品一样，我们的点心美味极了，况且除了紫禁城里的御厨之外，我们的厨子是最好的。美味的食品高高地堆在她面前的碟子里，她却一点都不吃。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习俗，一定会对她的表现大为不快。以为她不敢吃我们的食物，害怕里面有毒；或者她不愿吃我们的食物，认为我们的厨艺不佳……

"请用！"父亲继续说。

"请用！"母亲也继续说。

看着贵妇人面前丰盛的精美食物，我早已垂涎三尺。而这位妇人仍然是不肯吃，直到父亲和母亲第三次"请"的时候，她才轻轻拿起筷子选了一小块碎屑放到嘴里，闭紧嘴唇咀嚼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实在不能理解她的举止，后来才弄明白其中的缘由。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一个人到了朋友家，如果朋友请他吃东西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食用，就表明他自己在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所以赶紧吃人家的食物！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到别人家不吃人家招待的食品才是最有礼貌、最有面子的事。

待碗碟收拾走之后，这位贵妇人又坐了一个小时，一直都在说那些食物的味道如何好（她不过吃了一丁点儿碎屑而已），主人家的招待如何周到，然后准备告辞了。这时候，她才迟迟说出来访的真正意图。

"我听说您的俸禄很高。我有一个侄子实在是很穷，所以请求您每个月给他 20 块钱的补助。"

遵照中国当时的规矩，父亲对这样的请求立刻就答应了。从此，每个月父亲都要准时支付这 20 元的月俸，就像是他欠了人家债务一样。据说，要是父亲不答应这样的请求，算是非常没有礼貌。据我所知，那位贵妇人的侄子始终都没有在我父亲面前出现过。

每当有外宾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偷看他们，并把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我们的进行一些对比。大概出于这样的缘故，我与其他的满洲人或汉人相比更缺乏国家的概念。在我们家里，除了穿着上是中式服装（后来也改穿西式服装了），其他方面和一个美国、法国或是英国的家庭没有太大区别。这并不妨碍我们与每一个中国人的亲密交往。对于北方人，他们

的北方官话我们听起来很容易懂；对于广东人，他们的方言我也能听懂个大概，只是不会说。

有一个嫁给了英国人的日本女子常常到我们使馆来，母亲说过的一句关于她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个蛮可爱的人，我很喜欢她。她有一句口头禅——‘你知道吗’，开口就要说无数遍。‘这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说得让人忍不住想笑！”

此后，我就特别注意这位日本女子。她长得十分漂亮，就是不停地说着“你知道吗”，惹得我母亲直想笑出声。有一天，她又到我们使馆来了，我和妹妹双双藏在日式屏风背后。

我低声对妹妹说：“快准备铅笔和纸！”

我想数数看，她在一次谈话中到底要讲多少次“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如我母亲所说的那样，应该有人让她知道，自己的这种口头禅很令人反感。

妹妹替我拿来了铅笔和纸，每听到那日本女子说一次“你知道吗”，我们就做一次标记。日本女子告辞之后，我数了数纸上的标记，天哪！一次不长的谈话，她竟然说了五十三次“你知道吗”。

我仔细地观察了外国人很久，我发现外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比我们中国的要好得多。我承认，时至今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会给我招来很多麻烦。

中国人以为，用自己使用的筷子给客人夹菜是表示招待周到。而据我观察，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吃在别人嘴里放过的筷子夹来的菜。

中国人商谈事情时，总是要先讲一大堆应酬的客套话，因为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是不够斯文、不够有礼貌的表现。而外国人商谈事情的时候，总是开口便说明意图，从不绕圈子说废话。我很早就发现，外国人做事既迅速又有效。

对于日本人过分谦恭的表现，我一直饶有兴趣。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些不断的鞠躬和不断的吸气声。

我还发现，从仆人们的闲谈中最容易看出外国风俗与中国风俗的不同之处。

在得知我们将要前往日本的时候，仆人们对他们的工钱十分关注。仆役长的工钱理所当然是最高的，我们最初到日本的时候给的是8块洋钱，相当于4美金！因为这点，我们的仆人都希望跟我们一起到日本。

在中国，主人家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客人临走总会给仆役一些赏钱。这是一种老规矩了。这些赏钱平时由仆役长统一保管，一年下来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到一年三节的时候，就由仆役长把赏钱分给各位仆役。他自己理所当然拿到最多的一份儿，但他总是公平地分配所有赏钱，从来没有一个仆役会因为赏钱分得不公平而抱怨。有一次分赏钱的时候，负责照顾我和妹妹饮食起居的阿妈竟得了400两银子，折合美金差不多为250元。这些都是在两个节日之间的日子里攒下的赏钱。

我们到了日本后，仆役们的工钱翻了一番。他们于是期待着能够发财。在父亲接见客人、设席宴请以及举办舞会的时候，他们更是期待着丰厚的赏钱。然而，令他们失望了，外国人居然没有"给赏钱"的想法！在日本做仆役，除了工钱什么额外收入都没有！

没有多久，这些仆役们就发现自己吃亏了。一个中国仆役一旦不高兴了，问题就很难办。他们都要马上辞职回国——那里的客人总是会给仆役赏钱。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答应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国，重新找别人来补充。

正是这批忿忿不休的仆役，能够最直率地表达出他们对一切不同于中国的风俗的反感，乃至怨恨。在他们酝酿着要回中国，但是还没有正式向我父母亲提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他们忿忿地批评外国的风俗。

那个小脚的阿妈已经跟了我们好多年，她对日本的一切都痛恨不已。这个阿妈就是在从北京到通州的路上，为遗失了首饰箱而痛哭不已的那位。"简直不敢想象，"她气咻咻地对仆役长说，"我们要在这种野蛮的地方生活4年！他们一点不懂得我们的规矩，更不愿意采用我们的规矩。他们从来不知道做合情合理的事情！居然没有赏钱给仆役……作为客人总是毫不客气地吃主人家的东西……我们为他们做多少事情，他们都不懂得酬谢我们……他们总是喋喋不休……不知道祭祖，不知道应该在祖宗牌位前拜祭祈祷……我敢说，等主人在这里生活了4年，他一回到中国就会把祖宗的牌位都打碎掉！他肯定不会再祭拜祖宗了！他总是和外国人在一

起，他一定会染上外国人的坏风气，外国人总是不肯向中国人学习……”

“你想想，没有到日本的时候，你曾看到过主人祭拜祖宗或虔心祈祷吗？”仆役长反问道，“嗯，我想在很多方面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日本人会改变我们的主人，这你就错了。我们的主人在来日本之前就已经改变了，也许他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

很自然，听到这些话我就跑到父亲那里，一五一十转述给他。父亲一向不信仰任何宗教，完全遵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同时，他也从不干涉别人的信仰。所以，他并没有在往后的日子里提起这件事。父亲认为，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应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对于我转述的那些仆役们的谈话，父亲只是置之一笑。

“我不会捣毁祖宗的牌位的，”父亲说，“也不会轻慢祖宗的坟墓，我会和以前一样，在该上坟的日子前去扫墓，和所有的满洲人没有什么区别！”

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父亲以前拜访过的官员都回访过了；甚至后来拜访的一些其他客人，也一一回访过了。我就一直躲在日式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直至一一记熟了不同国家的不同礼节。

二十二、樱花游园见闻

经常出入我们大使馆的泷川小姐，是日本皇后的一等女官。天长日久，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是我母亲的知心朋友，我常常能听到她们聊日本宫廷里的一些趣事。以至于，我忍不住想要亲自到皇宫里去看看天皇、皇后以及皇宫里的一切情形。在我眼里，泷川小姐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因为她总是和日本国的重要人物在一起，尤其是和皇后如影随形。

我总想，做一个朝廷女官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泷川小姐常常与我交谈，她并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儿。那时候我 12 岁，学习日文进步很快。泷川小姐对我的喜欢溢于言表。她以为我不止 12 岁，这可能是因为我穿了满洲高跟鞋和旗袍的缘故。由于这种年龄上的错觉，我在日本经历到了人生中的一次极大的幸运。

天皇和皇后准备举行一个游园会，我的父亲和母亲理所当然地被邀请参加。令人惊喜的是，请帖上竟然注明了请“小姐”同往！这里的“小姐”当然非我莫属！我那高跟鞋和满式旗袍的装扮使我看上去像个 16 岁的大姑娘，所以荣幸地被邀请参加樱花游园会。那真是一个美丽怡人的游园会！

听说我受到了邀请，我高兴得大呼小叫。母亲也很激动，“她年纪还太小，不能去，”母亲有所顾虑地说，“让她待在家里吧！”

“啧，啧！”父亲开导她说，“这里不是中国呀！我们是在日本！可以更自由地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既然人家看她比实际年龄大，认为她可以参加，我们为什么不让她去呢？这是个让她长见识的好机会呀！”这样一说，母亲也就赞同了父亲的主张，同意带我同去参加游园会了。

好奇之心与热切的期盼之情使我感觉度日如年。好不容易，这一天终于来临。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从使馆出发前往皇宫。又一次经过那

些两旁有玩具一般小木屋的狭窄街道，路旁驻步瞩目的行人都身穿节日的盛装。

越是靠近目的地，我们后面追随的人越多。我感觉骄傲极了，仿佛一切关注都是因为我一个人——一个12岁的女孩竟然就要去见日本天皇和皇后了！

直到我们到了皇宫花园的大门，卫兵前来驱赶，那些跟在后面的人才四散。走进大门，眼前就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游园会就在这里举行。这里所有的卫兵都穿着统一的制服，佩着宝剑。宝剑在午后的阳光底下熠熠发光。他们身材高大魁梧，但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有些卫兵居然还戴着眼镜，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上帝似乎在慈爱地对着天皇和皇后微笑。这里的卫兵认识各国的外交人员，每当各国外交官的车子经过的时候，他们都要敬礼。

当我们的车子经过的时候，士兵们也照例向我父亲行礼。我对着他们点头微笑，仿佛他们的行礼是专为我一样。到现在我仍然不怀疑，他们的敬礼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专门为我的。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大门口。门前有许多衣装华丽的日本官员在接待来宾并负责查验请帖。他们对请帖查验很重视，没有请帖的人一律被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不过我们不同，我们的光头和辫子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交验请帖，但是我们仍旧交给他们看了。

进了这道门之后，我们就可以四处自由赏玩了。这真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放眼看去，是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落英满地，像铺了一层任人践踏的地毯一样。很多地方的树木茂盛得说得上遮天蔽日。到处是没有尽头的幽幽曲径和没有边际的樱花海洋。

东面的小山上，樱树的枝枝叶叶间缀满了粉红色花朵，露出柔媚的笑脸迎接阳光多情的瞩目。峻拔的松树，则像步哨一样散布在樱花树的中间。这时候是午后两点，还要等待整整两个小时，日本天皇和皇后才会大驾光临。这里到处是不同国家的外交家、日本的大商人以及旅行家。那些旅行家对遇到的每件事都想要加以评论。好像他们身边的人都是聋子、哑巴和瞎子，要不就是不懂得英语的。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留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他们目空一切地大声随意发表他们不友好的评议。我一

直都十分奇怪，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他们的举动已经影响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声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言行代表了他们的国家。

两个小时比想象中过得要快，因为这里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很多。只是有一点让我感到有些失望，这里并没有我们北京的皇宫那样富丽堂皇。当然，那时候我还不曾进过北京的皇宫，只是凭借别人的诉说和自己的想象来判断。即便如此，这园里的一切布置都很精当。总的来说，日本人无论做什么都很精细，尤其是待客之礼十分周到，他们总是不停地哈腰、不停地吸气。

这个皇宫不见得比中国的皇宫小，建筑风格也比中国的新潮，但是这里没有中国宫殿那种华美的色彩。

快到 4 点的时候，我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忽然，拥挤的人群骚乱不安起来。主持仪式的泷川伯爵——前面讲到的泷川小姐的父亲，站在大门口高声喊道："皇上、皇后驾到！"

于是，骚乱的人群更加骚乱。大家争先恐后靠近这两位大人物，想亲眼目睹他们的尊容。皇帝将要通过的大道两旁，挨挨挤挤地站满了各国的外交人员，后面是那些不敢吭声的大商人和旅行家，除了那些旅行家之外，每个人都脱下了他们的帽子。

接下来，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天皇和皇后出现在了大门口。虽然我不是外交家，但我想把一切看个清楚，而且颇为自信地希望他们也看到自己。心想，如果天皇和皇后不能看到自己，那一身崭新漂亮的旗袍岂不是穿得可惜。所以，当外交家们排成一溜儿站到前面的时候，我站到外交家前面自成一排。在那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真是凑巧，我站到了比利时大使蒂·安纳西的前面。他的个子是那么矮小，而我穿的是高跟鞋，所以竟把他的视线全部遮住了。当时，我的服装还是属于童装系列，所以蒂·安纳西并没有根据我的个子来判断我的年龄。

"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蒂·安纳西对我发出抗议，"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不管他是比利时大使，依然站在原地不动。

"你这么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有资格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呢？让开些，让我看看！裕庚根本不应该带这么个小孩来参加游园会！"

我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你说我是小孩子，”我反击蒂·安纳西说，“为什么你还没有我高，不能够从我的头顶上看出去？好吧，我把手伸出来，你就站在我的手掌上看吧。”

我为这位12岁女孩的鲁莽表示歉意，但是大家要知道她的目的是不仅要看得到天皇和皇后，还要让他们也看到她！所以，她竟然对比利时大使如此无礼，而坚决地要站在原地。到皇家游园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把蒂·安纳西忘得干干净净了。

当天皇和皇后从面前经过的时候，除了旅行家们还在高声评论外，大家都低下了头以示敬意。我正好把天皇和皇后看个够，可是让我失望了，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看。他们穿的都是西服，大概是他们的裁缝并不真正懂得西服的缝制，天皇的西服看上去很不合体，让我担心他的衣服会在仪式过程中不期地滑落。

我还留意了整个游园会中其他重要官员的服装，以我一个小孩子的眼光，我在他们的服装上找出了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有许多伯爵穿着不合时宜的燕尾礼服。一位公子穿了一件外套，配着彩虹一般鲜艳的领带。最可笑的是他戴了一顶丝织高帽，帽子大得遮住了他的两只耳朵。那时候，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正在积极接受西方的服饰，进行着本土服装的变革。他们的服装无疑是华贵的，但就我游历各地的经验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讲究的服饰搭配。女人们都穿着用华贵的锦缎裁成的西式服装，一顶孤零零的小帽子令人发笑地扣在发髻中间。

天皇和皇后从我们身边款款走过，并向我们微笑致意，然后走进一个帐幕样的建筑里。那只有屋顶没有四壁的帐幕，是天皇和皇后接见来宾的地方。我决心要想办法和天皇和皇后握握手。

遵从泷川伯爵的主持，每位有地位的外交家依次上前和天皇和皇后握手，然后退到旁边相连的房子里，那是让来宾专门享用茶点的地方。

“裕庚先生！裕庚太太！裕庚小姐！”终于到了盼望的这一刻，我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我就已经在和天皇、皇后握手了。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感到有些窘迫，不过心里一直感到十分骄傲。我看到了泷川小姐，她一直站在皇后身旁向我们微笑点头，她是母亲和我的好朋友。泷川小姐告诉天皇和皇后我正在学习日语，天皇和皇后都说好，说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身为一位大使的“16岁”的女儿，我就这样进入天皇的皇宫，受到上宾的礼待。虽然我实际上只有12岁，可是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把自己看做不到16岁的小孩了。

和天皇、皇后握过手后，我们也到了旁边相连的房子里。这里也是没有四壁的，只有一张大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食物：咖啡、茶、冻肉以及很多不知道名字的东西。我们后面是一大队人马，他们的责任是侍候尊贵的来宾。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放在心上，我一心在想我是个和日本天皇、皇后握过手的人！

在这个相对随意的游园会上，连一些官员都帮着热情地招待来宾。他们分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尝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滋味。

我已经和一个强大帝国的皇帝、皇后分别握过手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可以作证！

二十三、父亲华美之宴

在我父亲之前的几位中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圈里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被大家看做不可信任的、难以沟通的外国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想见的。

每个国家的大使到了日本后，首先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宴请，然后是依次接受在日本的各国大使馆的宴请。大使们都喜欢相互拜访、相互款待。

可是，以前的中国大使，一直都只接受其他国家大使的宴请，而从不设宴招待人家。当然，有时候他们也设宴自己找乐。在他们看来，没有设宴答谢其他国家大使的必要，以为人家也不会介意这样的做法。

然而，社交场中的规矩是对谁都有用的。当中国大使由于无知或者吝啬而从不设席宴请大家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一点点排斥到社交圈之外。于是，他们成了被孤立的人，被孤立的人历来都是不被别人尊敬的。作为大使应该明白，礼节与一个国家的尊严密切相关！

当然，我的父亲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谨慎地回访每一位来访过的宾客，凡是礼节上的事情，他从来都不会疏忽。在日本，礼节就是大家做人的基本准则。尽管父亲本人也不太喜欢繁缛的礼节，但他一直谨慎地遵循社交规则。终于，他为中国赢得了信誉，这是他以前的任何大使都没能做到的。

鉴于父亲作为驻日大使的出色表现，日本天皇特地给他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如今，轮到父亲设席宴请宾客了。知道这件事情后，我兴奋得快要发疯，除了和天皇、皇后握手外，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次宴请各国外交官更能使我兴奋。那一段时间，我殷切地期盼自己能够加入到社交圈里去。自从参加了那次神奇美妙的游园会后，我已不再是一个 12 岁的小孩。

糟糕的是，在父母亲眼里，我就是一个 12 岁的小孩。于是，我自然

被排除在宴会之外。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大厅里的日式屏风的功能。在屏风背后，一个 12 岁的好奇女孩，可以自由地四处张望。往外，可以看到厅前的花园和松树脚的小人国。往里，可以看到在大厅入口处两间相对的衣帽存放间；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迎接客人的会客厅；可以看到客人们用餐的餐厅；可以看到来宾们用餐后休息的舞厅。

时间一点点过去，因为担心有人听到我的声响而前来赶走我，所以我在屏风后面几乎是屏住呼吸的。

当我目睹那些尊贵的先生和太太们从大门口进来，穿过走廊，走进衣帽存放间，我的双眼因为过度兴奋而睁得圆溜溜的。

男士们一律穿着笔挺的黑色礼服，大部分穿着靴子。大家都佩着各种各样的勋章，有的人胸前挂满了勋章。女士们进了衣帽存放间，往往要等几分钟才会出来，我屏住呼吸地盯着看！艳丽的晚礼服，美丽的长发上点缀着熠熠发光的钻石，甚至还插着雪白的羽翎。有些女子佩戴有镶嵌钻石的饰带，大概是日本皇室的家眷。所有的女士一律穿着曳地长裙。她们穿过走廊，用双手稍稍提起长裙，从我躲藏的屏风前款款走过，一直走到会客大厅与我的父亲、母亲打招呼。

至于我的母亲，她永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的衣服看上去笔挺而宽大，这正好把她衬托得更加高贵。

当那些女士们踩着慎重的步履，款款地从我面前经过之时，我不禁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也穿上这样的服饰，我会感觉如何呢？穿着必须用手提起才能款款行走的裙子，戴着缀满钻石、插上美丽羽翎的精美头饰，我将是多么美丽夺目啊！我在自己的幻想中，穿上了美丽非凡的服饰，在自己的小人国里迈着优雅的步子。现在，我只有 12 岁，也许将来真会有那么一天。

女子衣帽存放间里，有一名日本阿妈专门侍候；对面的男子衣帽存放间也有一名日本男仆负责侍候。这些事我们都只能用日本人来做，因为中国仆人既不懂日语，又不愿意学习。

眼前的一切隆重而又不失井然，我真是喜欢极了这种繁华热烈的场面。我幻想着自己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挽着一位高贵的美男子步进富丽堂皇的大厅。我的美男子应当像仕方少校那样。仕方少校曾经在德国受过

良好的教育。现在，他正并拢脚跟、双手置于腹部，不停地向太太和小姐们深深地鞠躬。他的腹部被衣服裹得紧紧的，就像穿着小马甲一样。

母亲总是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操办这样的宴会，因为在这种大人物云集的宴会上，凡事都有规矩可依。另外，宴会中一定得安排日本人做陪客，因为我们终归是在日本。各位来宾的地位，基本上是按照他们在日本时间的长短来确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受到大家尊敬。

在会客厅的门口，摆放有一张小桌，这是一张十分重要的桌子。桌上有一张卡片，注明了各位来宾用餐的座位。这张卡片必须保证让每位男宾都看过，让他们明确自己应该入座的地方。因为每位来宾都清楚自己的官阶和身份，所以这张卡上的标注不可以有丝毫疏漏。除了这张卡片之外，每位男宾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印有“请您邀请……”的字样，注明了他应该带入宴席的女宾的名字。

由男宾带入宴席的女宾，在用餐的时候就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位置。这样的安排，可以保证在大家入座的时候，不用为找寻适当的位置而绕着桌子到处乱跑。可以看出，要准备这样一次正式的宴会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客人们开始聚拢来，与我美丽的母亲、庄严的父亲正式见面。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候，他们 12 岁的顽皮女儿正躲在日式屏风后面，偷偷地注视着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

男宾们相互缓缓地俯身行礼。日本人两手按着腹部，发出谦恭的吸气声——我卑微的气息不敢吹向你。他们的举止缓慢而程式化，不过显得加倍谦恭。

房屋的装饰真是富丽堂皇。中国使馆的会客大厅本来就是个华丽的地方——窗户上挂着蓝底绣金丝图案的窗帘；大书桌上的桌布和窗帘的用料是一致的；一盏法式的枝形灯悬挂在天花板上，璀璨夺目的灯光和女宾们头上的珠宝相得益彰。在大门正对的地方，紧靠墙面摆有几张长桌，桌上摆满了日式花瓶和古玩。有一扇半圆形的拱窗，窗台上摆着柔软的垫子，也是和窗帘一样蓝底上绣有金丝图案。母亲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设计和布置房间，所以，我们的客人都喜欢流连于这个会客大厅。遗憾的是，这其中又没有我的份儿。我只有在这地方没有客人，父母又没在的时候，可以偷偷溜进去。在里面，我又一次把自己幻想成美丽的贵妇，挽着梦中

的王子踱来踱去，还喃喃地向主人和主妇说些应酬的话。在这里，我自己招待自己，一个人充当了所有的角色——全部客人、主人以及主妇，甚至还有那位躲在日式屏风后的 12 岁女孩儿。

客人与主人的所有应酬话都说过了，每个男宾也都牢记卡片上和纸条上的内容了，于是纷纷走向指定的女宾，伸出臂弯，让她们轻轻挽着，一起优雅地走向餐厅。当他们经过走廊的时候，我再次欣赏了这风度翩翩的行列。优雅美丽的太太小姐，高贵轩昂的男宾，纤小的手挽着有力的臂弯。进入餐厅大家纷纷落座，日本人在先，其他国家的来宾紧随其后。从会客大厅经过走廊，一直到餐厅，整个过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屏风这样的摆放，正是为了利于我全方位的观察。

璀璨的灯光使整个餐厅显得更加金碧辉煌。灯光下，我看到了宴会名副其实的奢华。父亲坐在桌子的这一端，母亲坐在相对一端。我曾在屏风后面偷看过许多次这样的宴会，现在，又一次看到了许多的大人物。其中有几个人令我特别关注。

奥吉伯爵是日本的外务大臣，胸前佩戴有很多枚勋章；法国大使哈蒙先生，佩戴着红色的勋章；比利时大使蒂·安纳西，虽然个子矮小但总是引人注目；仕方少校是第一个让我心仪的男士。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明白我当时怎么会那样喜欢他。也许是他那蜡制的假髭增加了他的风度，或者是他并紧的脚跟和笔挺的西服……不管当时是什么赢得了我的欢心，我总觉得不是少校自身值得一个 12 岁的满洲女孩去喜欢他。

这里有数不清的仆人侍候着客人，各种食物从另一个屏风背后神奇地传递出来。这屏风遮住了一道通往厨房的小门。厨房里为这些尊贵的客人精心准备着适合他们口味的食物。这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高贵的客人相互温和地言笑，没有人放声大笑。任何一个身份尊贵的人，都不会在如此隆重的正式宴会上高声喧哗。

我忘了谈一谈会客大厅地板上的地毯，不过这不算重要，那仅仅是为了让来宾们的双脚和女士们的长裙显得更为尊贵。

餐厅里的所有家具都是用乌木制成，其他的摆设都与家具保持一致风格。进入餐厅就是到了一个跟会客厅截然不同的世界。

所有的碟子都是日本出产的，只是加上了我们自己的标示性饰物。我

很奇怪，自己当时竟然可以不知疲倦地看到宴会结束。因为兴奋不已，我的确没有感到疲倦。我在观看中觉得自己和那些来宾，以及我的父母，都是处在同等的地位。

宴席终于结束了，男男女女的来宾们又经过我的面前，高贵而优雅地向走廊尽头的舞厅走去。在我眼里，那是一个宽敞得近乎空旷的场所。

我无法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因为只要我的屏风一移动，我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舞厅里的情形我是很熟悉的，一个空阔的场子，地板是精心打过蜡的，舞厅四角挂着四盏大大的枝形灯。音乐一响起，就有人开始跳舞。顺着墙角的一排座位是专为女士提供的。舞厅的一头有个稍稍高出的台子，上面是乐队演奏的地方，通常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铜角和长笛。

那些舞蹈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啊！他们的礼节是多么高贵而优雅！一切都叫人难以忘怀，舒缓的点头和弯腰、特别的吸气声、女士们鸟一样的啾啾声、靴子在地板上踏出的嗒嗒声，还有那些华丽的礼服。

他们跳的舞蹈现在早已过时，那种绵长而又缓慢的舞曲，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每支舞曲结束的时候，乐队附近的长桌上都提供有牛奶、啤酒等饮料，男士们可以带上他的舞伴到这里小憩片刻。

在我的身后，是与舞厅遥遥相对的一面墙，我可以看到上面绘着一幅中国画。这是我躲在屏风后唯一能看到的画，但是我知道在舞厅的四壁上，挂满了这一类绘画。舞厅虽是个空旷的地方，但是既华丽又庄严，一眼就知道是大人物出入的场所。多年后，我重新回到那使馆的时候，不再感到舞厅宽敞得近乎空旷，甚至觉得有些窄小。大概是因为后来见识多了的缘故。

使用一个类似望远镜的特别玩意儿，我躲在屏风后就可以看到那些跳舞的人。他们弯着腰，摇摆着身体，在挂有中国画的墙前晃来晃去……慢慢地，音乐声在我耳里越来越微弱，女士们啾啾的声音也越来越轻微，而靴子踏到地板的声音越来越具有催眠的效用……

“起床了！瞌睡虫！你的早饭都已经凉透了，老师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第二天上午，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红芳的手摇醒。

二十四、一位中国高官

我们在日本生活了大概两年的时候，父亲突然接到一封信。来信大概说的是，一位中国的高官，在他周游世界的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将到横滨来。

父亲看完信非常激动，急急忙忙地做着各种准备。父亲决定在横滨设宴迎接那位中国的高官，他还邀请了许多外国人一同从东京前往横滨。

我期盼也能得到一份同往的请帖，一来我认为父亲确实需要我同去；二来我若是能去，至少可以少上几天课；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对这位周游世界的中国高官颇感兴趣。

大家都在欣欣然谈论着这位大人物的趣事。我在厨房和会客大厅里听到了好几次。这些故事大多经过了三番五次的转述。

听说，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某一天，他忽然想到为了中国的利益他必须周游世界。当太后同意了他的宏伟计划后，他就开始仔仔细细为自己的周游做各种准备。

据说，这位年迈的高官最担心的是自己会死在国外，每每想到自己可能死在国外、葬身国外，他就不禁浑身发抖。所以，当这次周游势在必行时，他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妥帖安排。他的行为尤其让人不解的一点是，整个旅途中他都带着一口中国的棺木。他嘱咐随从说，万一他身死异国他乡，务必把他放入这口棺木。那样，即便不得已要葬身海外，总算还能躺在自己国家的棺木里。当然，他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种不幸、不孝之事的发生。

一口棺木形影相随，也许这和他不一般的身份、地位、年龄有关。但是，仍然让人难以理解。

我试图从父亲那里探听一些有关这位大人物的事情。

“父亲，他的地位比你高吗？”我问道。

“哦，是的！”父亲回答我，“太后每处理一件真正重大的事情，必然

要跟他商量。他以前担任总督，现在是枢密大臣。他的地位差不多和太后的心腹荣禄一样。”

“他是什么爵位呢？”

“他是侯爵。”

“不是说侯爵的地位不如王吗？你可是王呀！”

“我是满洲人，我的爵位是世袭的，与官职高低没有直接关系。他是汉人，他的爵位是赐给的。”

“爵位的高低与一个官员的地位高低，果真没有什么关系吗？”我糊涂了。

“这些事情十分复杂，”父亲耐心地给我作解释，“我的爵位虽然比他高，但是他的官职却比我高。而且，太后还赐给了他一些特别的权力……”

“什么特别的权力？”

“他可以戴非常名贵的双眼花翎，我却只可以戴单眼花翎；他有太后御赐的黄马褂，我却没有；他可以骑着马在紫禁城里四处走，我却不能。总之，凡是太后可以给他的权力，他都有了。”

“可是，他真有那么能干吗？”

“当然了！傻孩子，他是很有才干的。为什么你对他如此有兴趣呢？”

“我不希望听到别的官员比你更有荣耀！”

父亲听了不禁笑出声来。

“我们一向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非常钦佩他、敬重他。因为他为国家做了不少事情。就拿这次来说，他周游世界也是为了替国家交好于邻国。虽然我也做过类似的事，但是没有他那么直接、那么有效。我多少有些西方化倾向，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他为国家作出的努力多。”

载着那位中国高官的汽船，两天后就要抵达横滨。我们都要前去迎接他的到来。父亲在横滨大旅社为他预定了最好的房间。他在横滨待的时间不长，但是父亲还是为他筹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邀请了很多的日本人和外交官出席。当然，宴会之前，大人物要休息一会儿，抽一会儿水烟。准备如此豪华的房间只是为了一个人使用几个小时，真是铺张浪费！可是，为了这位大家趋之若鹜的中国大人物，无论什么样的奢华都不算过分。

我想象不出我将要见到的这位高官是什么样子。直至今日，他仍然是中外闻名的人物。那时候，他还没有签订与八国联军的和约。然而，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对父亲表达了我的失望。

“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虽然招致了父亲的责怪，但我却为能评论这位大人物而感到骄傲。

这位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穿着一件中式的大棉袍，一双棉鞋。看上去像一个贫贱之人。他的灰色的胡须一直长到胸前。虽然他的模样长得不难看，身材也算高大魁梧，但我还是觉得他的衣服不太整洁。父亲告诉我，他就是这样一副打扮去周游世界的。他有这么一种习惯，坚持要穿自己国家的服装，即使在美国也如此。

父亲拜见了他。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谈话内容，只记得他和父亲谈到了很多事情。他长得胖乎乎的，要是人家不知道他做过那么多大事，一定会觉得他的样子长得很滑稽。

在慈禧太后当政的大清帝国，没有哪个人享有他那么高的待遇。太后十分信任他，他的话几乎就是金科玉律。当然，一旦他把事情办坏了，他会受到比任何人都要重的责罚。如果太后听从了他的话却没有办好事情，那太后就要对他大发雷霆，把他革职，并追回以前所赐的一切特权。直到太后再需要他的时候，一切又恢复旧观，甚至还会增加新的特权。

自从离开中国到日本后，他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高官。对照我在驻日大使馆学到的西方礼节，他是一个言行粗野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实在令人讨厌。他在横滨大旅社奢华的房间里吸水烟，把烟灰随意敲在地板和地毯上。无论何时何地，他想要吐痰就随地乱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然而，他认为他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在中国是有这样奇怪的情形。

但是，他作为一个大人物，他做的事没有人敢说错了。

请记住，我叙述的是童年时代的我的记忆，对这位大人物的评价仅仅是出于一个喜欢品头论足的孩子的眼光。

迎接这位大人物的仪式的确是相当隆重的，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和他在这次周游途中所到之处受到的迎接一样。

他有很多仆人。吃饭时，他们小心翼翼地站在他椅子背后侍候他；无

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们总在后面跟着他；他们随时从他的表情去揣测他的意思，竭尽所能做他最忠心的奴仆。每次他回过头准备对仆人说话时，不等他开口，所有的仆人就都齐刷刷地喊道："喳……"声音整齐得像从同一张嘴里喊出来一样。

哪怕他要的是一个盐瓶，所有的仆人都会一齐跳起来侍候他。当然，不是所有的高官都会被如此忠心地侍候着。不过，父亲认为，让这么一大群不懂礼节的仆人一齐到宴会大厅去实在不像样。因为那里已经有不少日本侍者和男仆。所以，父亲安排这位高官的仆人和其他随从待在一起，等通知到他们再来。

他们遵照安排待在了大旅社，但是他们制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麻烦。在我们知道之前，他们被叫了出来，准备上路。我们一大群人——使馆官员、日本人、各国外交官，大家聚在一起向这位大人物致敬，一同把他送上船。在那里，我们和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挥手再见。

我们回到大旅馆，由于汽船脱班了，不得不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星期。当旅馆账单送上来的时候，竟然有八百元之多！父亲坚持说这不可能，那位大人物在那间豪华非凡的屋子里仅仅待了几个小时而已。结果，盛怒的旅馆经理亲自把我们带到那房间里看。

那些能干的仆人们真是没有虚度他们的光阴啊！

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水龙头，把它打开了用水却不知道如何关闭，待到旅馆服务生发现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浸满了水；他们偷吸主人的水烟，把没有熄灭的烟灰扔到地毯上，地毯被烧破了十几个窟窿；他们打破了洗涤盆，毁坏了好几样名贵的家具……一句话，他们把全旅馆最豪华的房间糟蹋得满目疮痍。

父亲只有依账付钱。当然，对于这件事，这位大人物始终都不知道，父亲也没有去向他索赔。按照中国的规矩，官员招待贵宾的时候凡事要依顺他，不可有半点怨言，更不可与他清算为他花掉的钱。就像我父亲这次花掉的令人心疼的800元一样。

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把这事说给曾在华盛顿担任大使的伍廷芳听。伍廷芳笑了笑说："他的那帮仆人，在纽约的大旅馆也干下了这样的事情，"他问，"我不知道这笔赔偿费该由谁来支付。难道你准备去向他清算这笔

钱吗？”

父亲展颜一笑。

伍廷芳也笑了。他们交流着彼此的想法。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他是李鸿章呀！”

很多年以后，在父亲的东西转交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旧账簿，其中有一行是这样写的——在横滨招待李鸿章，花费800元。

二十五、中国式的外交

父亲担任驻日大使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战后中日两国的正常邦交。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后的日本人对“光头、辫子”的仇恨很难化解。用遍了世界上所有促进交流合作的办法，也不能尽释他们的怨怒。但是如果双方根本不能交流合作，甚至相互抵触，那么父亲的任务就永远不能完成。我目睹了父亲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竭尽全力地做着一切促进中日友好的事情。

中国的习俗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人根本不了解。父亲显然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尽可能地适应日本的习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其他国家时，尽量适应人家习俗那样。只要在父亲能力范围内，他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同情和赞美给他所在的国家。

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后，父亲才发现他的一等秘书竟是他的对手，而且是个很可恶的对手，暗地里干了很多损害父亲的事。那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正在悬赏缉拿孙逸仙先生。消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所有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口袋里都装有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大家都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路上的人，期望能捉到孙逸仙而得到丰厚的赏金。

慈禧太后对孙逸仙和他的政治主张憎恨到了极点。如果在太后健在的日子里，有人把孙逸仙捉拿回国，他肯定是要有性命之虞的。

在一个忙碌而又紧张的日子，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孙逸仙在日本，立刻将其逮捕。”

父亲一看就知道，这并不是来自朝廷的命令。所以，父亲把它放在书桌上，反复考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找到了一些与这份电报相关的线索。原来，在他的大使馆里，潜伏着企图破坏他在日本的所有努力的一股力量。

"关于孙逸仙的事情，您准备怎么处理呀?"父亲的一等秘书询问。

"我现在能怎么办呢?"父亲回答，"暂且不说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算知道，甚至看到他就在我的使馆里，我怎么能在日本的领土上逮捕人呢?"

"那您应该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捕!"

"把孙逸仙找来，或者给我证据证明他确实在日本，藏在某一个地方，那样我自然会采取必然的措施。可是，对于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没法表明我的态度!"

"你要清楚，这可是一道逮捕孙逸仙的命令!"

"这不是朝廷给我的命令，没有朝廷的命令，其他所有关于孙逸仙的命令我都可以拒绝服从。"

一等秘书固执己见，父亲也坚持自己的想法。父亲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份电报专发给了他?究竟是谁发来的?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试探?

不久之后，父亲收到发自恭王的一封信，还附来父亲的一等秘书给恭王的信。父亲的一等秘书那封信的大意如下:

"裕庚应该受到弹劾!他在日本完全采用日本的规矩，把所有的中国传统都废除了。他简直就是叛徒!他既不维护一个中国官员的尊严，也不维护国家在外国的尊严。他就是个叛徒，他给予日本人平等的地位，不认为他们比中国人卑微。我听说孙逸仙现在就在日本，裕庚认识他、和他有交往，同情他的所作所为，还帮助他藏匿在日本!"

每一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假如这番话的真实性被证实了，我父亲毫无疑问是要被革职的。因为太后实在是太憎恨孙逸仙了。由于外国人为孙逸仙提供庇护，所以太后对外国人有同样的憎恨。她总是想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出于这样的目的，她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命令端王烧毁北京的外国使馆。

父亲的一等秘书的那封信，曾在中国的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父亲仰仗与恭王的交情，才得以平息态事。后来，太后和皇帝读到这封信也没有批评什么，只是说以后再议。言下之意就是不再追究这件事。

父亲一直没有对他的一等秘书提及这件事情，只是让他为自己说过的话找出证据。他当然无法找到证据，据我们所知，那时候孙逸仙确实不在

日本。不过这封信给了父亲一些警示：他的下属中有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拿了他所给的薪金，却在暗地里设计陷害他。后来每次有人向父亲提及这件事，让他辞掉这个秘书的时候，父亲总是这样回答：

“我到这个地方来是为履行我的职责，我只能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如果太后和皇上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他们随时可以把我召回去，再派他人来接替我。假如我辞掉这个秘书，正好给那些与我为敌的人一次非议的机会。”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父亲办事公正、赏罚分明，竟然与使馆内外的中国人结下了怨仇。

一个日本商人向父亲指控神户的一个中国商人。说他从中国偷偷运出了一批很值钱的货物，运到了日本神户。对于这件逃税的案子，虽然日本政府也有权处理，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友好的诚意，他们把这件案子交给我父亲来处理。父亲立刻派出他的一等秘书前去调查，调查之后，一等秘书说那完全是日本人的诬告。

出于对两国友谊的诚意，父亲又派出他的二等秘书，并请日本官员陪同去审核。结果，事实证明那名中国商人确实是犯了罪的。于是，父亲派人把他的店给封掉了。

父亲的一等秘书明知中国商人犯下的罪行，但是他还写信给北京的监察御史，请他去朝廷上奏章弹劾我父亲，说他袒护日本人而欺负中国人。监察御史也不分是非曲直，果真上了这样的奏章。当然，在日本的正当中国人是应该受到中国大使的保护。不过，这种不分是非的奏章，也和以前那些弹劾父亲的奏章一样，成了被日渐遗忘的文字。

几年之后，太后曾经当着我的面，和我母亲谈起一连串弹劾我父亲的奏章。她解释说：“我从来不听信他们的话。因为裕庚是荣禄举荐的人，他和荣禄一样忠心耿耿。”

不过，父亲惩罚中国走私商人的消息，传到在日本的中国侨民耳朵里的时候，侨民们愤怒地咆哮起来。有些侨民甚至到父亲这里来质问，概括起来他们的意思不外乎以下：

“无论中国侨民在日本干了什么，中国大使都应该袒护他们。即便是他们的错，也应该替他们辩护，设法把事情扯平、抹去他们的罪行。在外

国人头上占点便宜有什么不好呢？中国侨民在日本不是一向为所欲为吗？"

父亲自然没有必要和这些人浪费口舌，就像对待他的一等秘书那样。那位一等秘书口袋里随时装有一张孙逸仙的照片，梦想能够捉到他而得到丰厚赏金。

前面所提到只是父亲所遇到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弹劾父亲的奏章一直像潮水般涌向朝廷。

不久之后，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朝廷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来考察财政。这个代表团包括如下人员：李模楷、三名秘书、两名翻译、两名仆人、一名理发匠、一个厨子以及配给每名秘书的三名仆人。

父亲知道代表团到了，就派出他的一等秘书到横滨去迎接。他自己太忙而去不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父亲的一等秘书把代表团带到了东京的大使馆。李模楷一进门就责备我父亲没有亲自到横滨去迎接他。接下来，李模楷说：

"马上带我们去我们的房间！"

"我没有在这里为你准备房间，"我父亲平静地说，"我自己的家属需要这里的全部房间。"

"难道你不知道我要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来考察的，自然有公费使用，就像我一样。你可以自己去订旅馆，我这里没有为你准备房间。"

"让你的秘书把房子让出来给我！"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

李楷模的一等秘书，饶有兴趣地在一旁听着这番谈话。我清楚地记得，李的一等秘书名叫王大祺。这件事以后，父亲就和财政考察团结下了怨气，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 13 个人的代表团。后来得到证实，朝廷为这个代表团的考察提供了很大一笔款子。显而易见，李楷模是想让我父亲来替他支付一切费用，而他自己就可以私吞这笔款子。

李楷模的一等秘书与父亲的一等秘书凑到一起批评我的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的任务似乎开始有所改变，目标不再是考察财政，而成了监视我的父亲。需要说明的是，李楷模本人在经过父亲解释之后，明白了事理，没有再来找麻烦。

“他要腾出几间房子是很容易的，”王大祺对父亲的一等秘书抱怨说，“他不过是怕让我们住下之后，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接待我们！”

王大祺这个人，自然成了此后许多弹劾父亲奏章的根源所在。在父亲的一等秘书的全力配合下，他了解了许多我们在日本的情况。比如说，父亲的薪俸是多少，办公交际花费多少，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多少……总之，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没有一样王大祺不关心，也没有一样王大祺表示赞同。

在王大祺的再三怂恿之下，李模楷想不经父亲介绍就直接去拜访日本的高级官员。幸亏父亲及时得到了这个消息，才得以劝阻。之后，父亲与李模楷颇具诚意地互访了一次。李模楷想要拜见天皇，父亲于是请日本的外务大臣奥吉伯爵帮忙，最终得到了天皇的应许。就这件事情，王大祺又上奏章到朝廷，说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出我父亲与日本人关系如何密切，否则奥吉伯爵不会按照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接见。

可以说，这个可笑的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期间，没有得到丁点儿财政方面的调查资料，倒是把我父亲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调查得一清二楚。只要与父亲相关，事无巨细，一律被报告给朝廷。

这段时期，若没有恭王和荣禄在朝廷的大力支持，我父亲恐怕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或许还会被以“叛国罪”论处。

在我父亲举办的一次各国外交官和日本官员参加的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祺看到一位法国外交官亲吻我母亲的手，他认定这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情。对于这种严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解释。恭王设法看到了那份奏章，并把大意摘录了下来。他给我父亲写信说：

“又一封弹劾你大逆不道的奏章来了，而且还列举了不少具体事例——你窝藏孙逸仙；你准备把中国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传统礼节，让各种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进餐；你还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不尊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些不是我的话，都是奏章上说的。如果你果真做了这些事情，你一定能举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样做！”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地位不够尊重这一点，大概指的是父亲去拜访奥吉伯爵，请他向天皇求见时发生的事。父亲熟知日本的规矩，所以在伯爵面前取下了自己的帽子。那帽子上的红顶和花翎，是父亲尊贵地位的标志物。后来，因为要接奥吉伯爵递给他的一些文件，他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祺正僵直地坐在一边，也没有脱帽。看到父亲这种叛逆的举止——作为中国一品高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他们表示十二分的不满！

恭王把这些事情通过书信通报给父亲，母亲曾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向朝廷解释自己的行为。可是父亲说：

"我只不过是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而已，太后若是不满意我的工作，她可以把我召回去。"

几年以后，在中国的皇宫里，当那位应诏来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试图亲吻太后手背之时，我和母亲正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太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不允许人家碰到她的手。

"这是表达一种敬意，太后！"我轻声说。

太后于是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有人弹劾裕庚说他让别的男人握你的手，并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吻女子的手是一种最尊重的礼节。"我补充说。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不能接受，"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看倒像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不难看出，太后终归是个保守的人。而且可以知道，虽然她没有追究那些弹劾父亲的奏章，但她心里很难忘记那些内容。

无论李模楷、王大祺和我们心怀不轨的秘书怎样诽谤我的父亲，他仍然做得端、行得正，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至于那位秘书之所以对我父亲不忠，一方面无非是想得到捉拿孙逸仙的赏金；另一方面，想借动摇我父亲的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靠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赢得自己的地位。

二十六、西洋人的无知

父亲在日本的任期就要满了，他为大清帝国和日本的正常邦交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都值得他聊以自慰，日本人也很钦佩他的能力。虽然驻日的别国大使曾警告父亲，和日本人真正交好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和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是真挚的。

日本的报纸对他的评价普遍很好，这对他的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日本的权贵都尊敬他，所以报纸也就态度一致地肯定他。

大多数日本人把报纸奉为《圣经》。那四名曾经保护我们的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可厌的“光头”“辫子”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日本政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对我父亲评价极好。父亲靠自己的努力，与日本各界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好所迷惑了！”其他国家的大使提醒我父亲说，“现在你不是大使了，他们不会再重视你。因为等你一走，你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有任何价值。”

这些话完全是对日本人的恶语中伤，父亲一直为他们抱不平。因为一直到父亲离开日本，日本朋友对他的友好态度始终没有改变过。

父亲与不少日本名流交情笃深，如仕方少校的父亲仕方伯爵、锅岛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园寺侯、日本著名财阀小仓先生以及中日战后第一个驻中大使林先生，他们都是父亲终身的朋友。

从这些事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宽容大度地对待他人是最重要的事情。父亲愿意和日本人交好，不以个人的权威来侮辱他们，还尽量遵循他们的习俗保持和他们的亲近。这并不是虚伪之举，父亲确实喜欢他的那些日本朋友，非常重视他们的友谊。

在此，有必要详细地叙述那次小仓先生对各国外交家的宴请。从这次

宴席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西洋人的言行举止实在是不明智。东方人崇高的礼仪，在那些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西洋人眼里成了可笑愚蠢之举。一些西洋人根本意识不到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截然差异。

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传统的日式晚宴。每个来宾都脱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这次晚宴，除了各国的外交家之外，还有父亲的一些日本朋友。

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十分周到，在这次庄重的晚宴上，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传统礼节。其中有一种特别的礼节，我觉得很有趣。当请帖上所有的客人都到齐之后，主人就要端了酒逐席去给每位客人敬酒。侍女替客人把小酒杯斟满酒，然后主人和客人一同把酒饮尽。小仓先生很遵守传统礼节，到每一位客人面前跪下行礼，然后和客人一同饮酒。

父亲和德国大使赫尔·克奇米托坐在一起。这位德国大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洋眼光，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后来对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让我始终不能忘怀。

小仓先生来到德国大使面前，先是鞠躬，然后一同饮酒。德国大使知道这是日本的礼节，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惊讶。可是，一待小仓先生走远，估计听不到他说话时，他对我父亲说：

“多么可笑的规矩啊！这么大的人，还在客人面前屈膝行礼！”

“这是礼节，”父亲正色说，“日本人很重视礼节。我个人认为这种礼节很崇高，尤其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还认为，在接受小仓先生招待的时候，作为客人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实在可笑！”那德国大使嗤之以鼻，“你们东方人就是奴性十足！”

父亲对这样的话但笑不语。

这位自以为是的德国大使继续对父亲发表高见，他说：“你还记得那次你来拜访我，我和你说洋泾浜英语（上海人对中国式英语的俗称）吗？那是有原因的。我想中国人不懂英语，即便懂也只知道非常简单的英语。有一次参加晚宴，战前的中国驻日大使刚好坐在我的对面。我非常讨厌他，他什么话也不说，只顾吃东西，而且吃的时候发出很响的声音。我看着他，用法语对他说‘猪猡’，他竟然还对我笑，频频地点头说‘是’！”

“我可以向你解释他的这种态度，”父亲冷静地说，“第一，当然是由于他不懂你的话。因为你根本不敢用他懂得的语言，向他表示你的厌恶之

情。第二，也许他知道你厌恶他，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厌恶。但是出于礼貌，他不能剥夺你注望他、厌恶他的权力。他让你尽情地厌恶，因为他懂得礼貌。”

德国大使很不在乎地听着我父亲的话，不久又开始对我父亲说话了，好像在和一个被娇宠的孩子开玩笑。

“那些筷子最让人觉得可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也用筷子？”

父亲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为什么要用筷子？为什么不像我们文明人一样用刀和叉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

“说了你也不懂，”父亲机智地解释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使用筷子包含着对子嗣繁衍的寄寓。”

席间，这位德国大使一直在发表他的高见，自以为是地批评每件事物，对别人的反应根本无所顾忌。他一边不停地批评着主人，一边不停地咀嚼着主人家精心准备的食物。几年后，在我们北京的家里，我对这一类人见得越来越多。他们一面毫不客气地接受我的款待，一面毫无顾忌地当着我的面批评我的食物、仆人、房子，乃至我的穿着。

父亲没有喝茶的习惯，所以在小仓先生的晚宴上，上茶时他始终没有喝一口。那个无聊的德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细节，于是追问父亲：

“你为什么不喝茶？”

“我向来都不喝茶，”父亲说，“因为我不喜欢。”

“简直是奇怪极了，”德国大使不解地说，“我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喝茶。”

“这的确是种较为普遍的想法，就好比大家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牛肉和奶酪。不过我碰到过许多不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和不喜欢牛肉和奶酪的德国人。请原谅我以这么无礼的方式来回答你，这原本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礼节的。不过，既然你自己也是无礼的人，我就只有这样了，让你也知道无礼是会伤害别人的。

父亲这样的话对这位德国大使根本没有用！他反而觉得自己很高明，能够不理会别人的意见，任那些话语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我的意图并不是专门要批评这位德国大使，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典

型。后来我碰到的许多外国人，他们不是德国人，但是他们具有和这位德国大使一样的毛病。

那天出席晚宴的有一位美丽非凡的日本女子，是小林先生的妻子，年仅17岁。

“她是谁?”那位德国大使好奇地问。

“她是林夫人，很漂亮，是吗？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天哪!”德国大使惊讶地说，“你们东方人真是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一个文明人竟然会和未成年人结婚!”

“事实并非如此，”父亲十分镇静地说，“据我所知，德国人在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虽然不愿和当地未成年少女结婚，但却把她们带走了。”

我认为，父亲用这样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位骄傲自大的德国大使，实在是无可厚非。

我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所有文化各异的民族间都能够相互了解。这种了解必须以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为基础，而不是基于西洋人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西方人往往看不起东方人，一旦东方人表现出对他们的不屈从或者不恭敬，他们就会大为惊讶。

我期盼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这需要西方人真正地成熟起来，能够明白整个世界并非完全掌控在他们手中。

二十七、最荣耀的时刻

通过我一整天的生活，或者我的老师们一天的活动，就可以看出一个满洲高级官员的女儿应该学习多少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从我们在日本期间的生活中挑出一天来详细叙述。那是我父亲的任期快满，我们不久就要离开日本的时候。

每天早晨8点整，我们一群孩子都要到一间不大的房间，恭候勃朗小姐的到来。勃朗小姐负责教我们英文。在说勃朗小姐之前，应该先说另外一个人——红芳，她和我们的饮食起居有着密切的关系。

红芳这个人，对小孩子从来没有过好脸色。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孩儿，是在我母亲强行做主下，与我父亲的一名书童结婚后两个月生下来的。不过这件事并没能使她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有一点点温和。红芳总是以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得由她来负责。有时候，早饭做晚了，她就大声吼道：

"快点儿！快点儿！八点只差五分了，到这个时候你们还不吃早饭！再不赶快吃早饭，你们就饿着肚皮到勃朗小姐那里去吧！"

我们都对红芳心存畏惧，她总是给我们增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又不敢跟她争吵。按照家里的规矩，早晨时分必须保持安静，因为父亲和母亲通常都起床很晚。由于社交的需要，他们晚上经常到深夜才睡。

在静悄悄的屋子里，我们急急忙忙地吃着早饭，可还是招来红芳断断续续的咒骂和恐吓。她喋喋不休地咒骂着，直到我们走进勃朗小姐教课的房间为止。

我们跟勃朗小姐学习英文和算术，她是一个温和而循循善诱的好老师。那时候，我对算术没有兴趣，我仅仅是敷衍了事地学着。我对地理颇感兴趣，因为它能告诉我世界上许多我不知道的地方。英语拼词和语法是我最喜欢的，直到今天，我都为自己的拼词能力感到骄傲。

我还记得当初我学习拼词的情形：c-o-u-g-h，cough，每拼一次我就用手指计一次数，直到拼够二十遍。我对单词手册上前前后后的单词熟记如流，而且我常常在勃朗小姐面前显耀自己的小能耐。她时常随手拿起我的单词手册，任意挑出一个单词让我拼，我总是脱口拼出单词。几乎不等我拼完前一个单词，她又挑出了下一个单词，我同样是脱口拼出。拼词成了一种有趣的游戏，勃朗小姐用单词来进攻我，我用单词进行还击。我们用语言的武器友好地交手。

可是，对于算术……是的，我承认学习算术对我而言简直是浪费时间。但父亲还是要我每天学习15分钟的珠算。虽然我遵从安排，每天规规矩矩地学了15分钟，但结果证明确实是浪费时间。直到现在，我还是不会使用算盘。不过，这终究是我当时功课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我上午的学习时间没有虚度。勃朗小姐和我彼此很了解，我们相处得一直很愉快，她一向为我学习英文的能力感到骄傲。我的英文学习出色主要归功于勃朗小姐的教学，当然也不能抹杀父亲的功劳，因为勃朗小姐是他从英国高薪聘来的。

勃朗小姐在教我们英文的同时，还顺带领我们诵读《圣经》。我也很喜欢诵读《圣经》，虽然我惊讶于上面的英文与我们语法课上所学的英文不同。当然，《圣经》上的一些内容也令我感到困惑不解。有一次，在《圣经》里读到一段关于劳托和他的女儿的故事。以我幼稚的想法，忍不住要求勃朗小姐解释，为什么原本是父亲的劳托后来却变成他女儿的祖父？勃朗小姐迟疑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没有意义的解释：

“这是《圣经》上叙述的，”她说，“对于《圣经》是不可以有任何质疑的。”

吃中饭的时候，一样得接受红芳虎视眈眈的监督和喋喋不休的咒骂。吃早饭时遗忘的事情，现在又被一一提起。下午是我最害怕的时光，因为轮到那位令人恐惧的湖南老师给我们上课了。这几年，他一直随我们辗转各地，让我们无法忘怀。

湖南老师一向是那样粗暴，我们之间总是争吵不断。他教我们的那些叫人厌倦的中国古文，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他每次都试图用事先想好的话来说服我，可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

"想着就生气，"每次上课他总是这样开场，"我从天远地远的老家湖南来到这里，就只是为了教你这个可恶的孩子！你什么都学不会，教你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对于这位湖南老师所说的这番话，我不能一味埋怨他，因为他就是一名典型的中国教师。从一名中国教师的观念出发，是不可以赞美学生的。为了激励他们终成大器，教师只能不断地苛责他的学生。他和勃朗小姐的教学理念是多么的不同啊！勃朗小姐待我一直非常温和，跟她学习几个星期的收获，大大超出了跟湖南老师学习几年的所得。我对这位湖南老师讨厌到了极点！我不喜欢他的声音，不喜欢他的动作，不喜欢他说话的内容，甚至不喜欢他的家乡湖南。

这位湖南老师和红芳一样，是十分固执己见的人，无论什么事情都想要令我们为难。红芳总是要我们准时赶到勃朗小姐那里，哪怕不让我们把早饭吃下去。为这事，勃朗小姐对红芳颇为生气。湖南老师则经常把我们留下来，一旦他对我们下午的功课不满意，就不让我们离开，要我们继续温习功课。这使我们左右为难，因为每天下午 4 点半，我们必须按时前去学习日本课程。

我确实喜欢日本。在日本的 4 年，我的生活是多么快乐！我喜欢日本的普通百姓，我曾一度着迷于他们的文化、艺术和语言。有一段时期，我几乎变成了日本人！我喜欢日本女子的装束，脚下的木屐以及身上的和服。学习日文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日式房间。我们脱了鞋子席地而坐，仿佛在一个日本人家一样。冬季天冷的时候，我们也会生火取暖。关于我们的日本功课，每一天学习的内容并不相同。

大井小姐是一位娇小美丽的日本女子，一段时期她集中教我们插花艺术。她耐心地告诉我们怎样把花插到花瓶里，怎样安排得错落有致，怎样把花茎弯曲得恰到好处。这是一门需要多钻研、多实践的艺术。我非常喜欢这门艺术，直到今日我还记得我所学到的技艺。让我一直感到自豪的是，我还得到了学习这门技艺的合格证书。

另一段时期，大井小姐集中教我们日本舞蹈。这种舞蹈优美而有趣，我后来对舞蹈的兴趣就得益于当时的这种启蒙。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除了插花和舞蹈，我们还学习日语。在我们即将离开日本的时候，我的日语已经说得和日本人一样流畅自然，而且我还能读日本的平假名和简单的日语文章。我的日本朋友很为我自豪，我自己也感到骄傲。日本的古文和中国古文一样十分难以读懂，日本人把它简化之后，读起来就容易得多。当然，我的日语学得不错，最终还要归功于经常一起玩耍的日本小孩。我常带他们到我的小人国，让他们看我的幻想世界，这样我们之间就需要不断地对话。此外，在学习插花和舞蹈的时候，我也同日本老师不断地用日语对话。这些时候，虽然不是在上日语课，但是一直在练习日语。

接下来，我就要叙述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刻，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的。虽然我曾经和日本天皇、皇后握过手，也曾有过其他许多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我心目中最感荣耀的还是下面叙述的这件事。

那天下午，父亲的翻译因为某些重要的事出门了，而父亲一直没有学习日语。

当时，我正坐在教室里念四书五经。与湖南老师一阵激烈的争执之后，我头也不抬地盯着我的古文课本。这时离4点半下课还早得很，简直跟离世界末日差不多。

这时，仆役长从书房门口走进来。

"主人让你现在马上去一趟！"他对我说。

"可是，"湖南老师说，"你没看到她正在读书吗？或许她什么也没读，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但4点半以后才能让她离开这里！"

仆役长笑了，"是不是要我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主人？"他问湖南老师。

这样，这位湖南老师只好让我去了。在这个家里，他只对一个人心存敬畏，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快步走进父亲的待客厅，愉快地猜想着父亲为什么叫我前来。肯定是重要的事，否则父亲不会在这个时候把我从讨厌的古文课中叫出来。

当我跑进去的时候，父亲对客人说："这是我的女儿德龄！"

父亲的客人给我鞠躬，仿佛我是穿着礼服出现在重要场合的我母亲。我惊讶地转头看着他。

"这位，"父亲向我介绍，"是仕方伯爵！我的翻译刚才有事出门了，我们现在无法对话。我们也试图通过写字来交流，可是汉字写起来太慢了……"

我明白了！我现在必须充当父亲裕庚大人与仕方伯爵的翻译，把日本话译成中国话，把中国话译成日本话！

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的翻译没有一点出错，也没有任何一次迟疑。看得出，父亲和仕方伯爵对我的翻译都很满意。

也许，我就是一个勇敢的小家伙！在这次正式的会谈中，我第一次充当官方意义上的翻译，竟然没有丝毫的慌乱。我心里只有一个希望：让父亲和仕方伯爵知道我的日本话讲得和日本人一样流畅。

二十八、祈愿离开中国

日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在日本期间，我度过了无数快乐的日子。然而父亲在日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就要回中国了。

似乎是老天爷故意为难我们一样，我们得到来自中国的很多坏消息，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亲最真挚的朋友，也是在朝廷里与父亲的仇敌坚决对抗的唯一力量——恭王，已经去世了；光绪帝被袁世凯出卖，最终太后重新夺回了政权；康有为作为光绪帝的朋友，亡命天涯……父亲接到命令让他负责搜查康有为的下落，并把他带回去严办。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西班牙和美国已经正式宣战。虽然这件战事和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增加了整个局势的不安。

父亲想要离开，听到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我却不希望如此。父亲执意要回去，全然不顾恭王已去世，他的仇敌又在请监察御史弹劾他。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和父亲针锋相对，慢慢就清楚了。

那时候，前面谈到的李模楷还在日本。父亲问他是否愿意接替父亲担任驻日大使，李楷模受宠若惊地答应了。于是，父亲向荣禄推荐了李模楷，他也就被任命接替父亲的职位。这样，我们回国的事情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

得到确切消息的那一天，是多么令人难过的日子啊！

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敲打在使馆的屋顶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我把鼻尖儿紧贴在玻璃窗上，注视着窗外空旷无望的世界，一个被悲哀浸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的小人国里所有的东西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令人抑郁的日子！当然，这都因为我们就要结束快乐的日本生活，回到中国去。

那一天，我成了一个格外忧郁的孩子。我一直用鼻尖儿贴着窗户，我不愿回到中国去！可是，除了无济于事的愿望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也许，愿望并非无济于事。当我想到其他的可能时，我的心里又开始充满了希望。

我虔诚地祈求着，至少不要让我们回到讨厌的沙市。既然回国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我希望我们在中国待尽可能少的时间。父亲最好很快就被派往其他地方担任大使，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

似乎是我的祈求发生了效用，或者就是一个美丽的征兆，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刚才几乎被雨水淹没的花园，现在显露出未曾有过的娇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妙的景致。树上的叶子被雨水冲洗得清清爽爽，缓缓地滴着快乐的泪。花都竞相开放，热烈地朝着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频频点头。花儿的脸是快乐的笑脸。我那小人国的人们也已经拧干了他们的衣服，而他们的脸蛋被雨水冲洗得更加明净！

此后，似乎是为了在这离别的不快中带给我些许希望，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我的双眼熠熠闪亮地注视着，再一次虔诚地祈求。据说，彩虹出现的时候许下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的。于是，我又祈求我们在中国待的时间尽可能短一些。当我离开玻璃窗的时候，玻璃上还留有我鼻尖的印痕。

我发现，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如果我全心全意地去期待一件事情，我就一定会如愿以偿。所以，这一次我也一心一意地祈愿着。

但是，这终究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我们确实就要离开日本了。我向我所有的日本小朋友一一辞行；我与“小人国”里的朋友们作了最后一次聚会，在冥冥中把他们的将来托付给仁慈的后来人。

再会了，可爱的日本！我将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

当轮船把我们带到上海的时候，我的心不禁沉了下来。海水全是黄的，因为海水里有许多从中国的河里夹带来的黄沙。每次，当我千里迢迢乘船从异国他乡回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时候，这些黄色的水总会让我气馁。

从日本回到中国后，我们一直待在北京。我祈愿能够离开中国，而且坚信只要我虔诚地祈愿，我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父亲回到北京，立刻就受到仇敌的围攻。关于这些事情的始末，家里

只有母亲一人清楚，荣禄劝说父亲早日离开中国，不然事态会发展到足以威胁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

一开始，由恶贯满盈的端王为首的一帮满洲人，公开宣称我父亲已经不是满洲人，因为他崇洋媚外、醉心变革！

结果，中国人都认为我父亲想要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端王来拜访我父亲。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幢洋楼，这在端王眼里就是大逆不道。虽然端王是以朋友的名义来看望父亲的，但是之前父亲就得到了警告。而且，众所周知，端王深深地憎恨我父亲。

端王提出要参观我们所有的房间。我记得端王的模样，一双狡诈的眼睛长在一张肥猪般的脸上，让人一看就心生厌恶。父亲或许也清楚，所谓的参观实际上是一种监察。当端王了解了我们的生活情形之后，立刻就断定我们是“信洋教”的。在那时候，“信洋教”的人是要招致残酷杀戮的。

紧接端王来访之后，荣禄把我父亲请了过去。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下面便是父亲和荣禄谈话的大致内容——

“端王是你的死对头！”

父亲点头表示同意。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给你致命的打击。他现在的势力不可低估，他毕竟与皇室关系密切。”

“我不怕他！”父亲坚定地说。

“我知道你不怕他，”荣禄说，“但是你必须为你的家庭考虑。现在中国驻法大使马上就要被召回，你为什么不愿去接替这个职位呢？我可以向太后保荐你。”

“我拒绝被包括端王在内的任何政治对手排挤出去！”

“你要明白，现在是中国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何况目前国外还有不少重要的工作需要做呢！”

父亲答应荣禄他愿意考虑这个建议。

这件事情竟然一拖就是一年。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也许母亲会知道一些，我也不能肯定。

但是，有一天，我特意跟父亲谈了我的想法。

"父亲，"我满怀希望地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中国呢？你为什么不去欧洲或者美洲呢？"

父亲听了我的话后对我宽厚地笑了。

"也许会去的。"这是他模模糊糊的回答，但是我已经快活得好像他已经答应了我一样。我认为，我至少已经让父亲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他根本不去考虑的话，他完全可以清楚地否定我的想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在耐心地等待祈愿中的事情成为事实。

不久，我的生日到了。一大早我就醒了，婢女们把人家送来的各式各样的礼物拿进我的房间。这时候，父亲担任的是外务大臣，很多人因此不得不讨好他的女儿。

我的生日，曾经有多少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日！所以，这一天我比以往更加期待发生一些可喜的事情。我把所有的礼物一一看过之后，起身，走到窗前看外面园子里的景致。

在我们宅院的外围，有4位负责看护的卫兵。我刚透过窗户往外看，他们中的一名就从门口跑了进来。

"恭喜！恭喜啊！"他高声喊着，手里高高挥着一张红纸条。

起初，我以为这"恭喜"是缘为我的生日，后来听到他的解释才知道不是的。你要知道，他已经看过纸条上的内容。在旧时中国，负责通报的人看人家的信件是没有罪的。

"这是给主人的！"他喊道，"主人被派往法国做大使了！"

当然，这件事父亲事先就已经知道，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恬然的笑容。

"回想一下，"我激动地对父亲说，"这么多喜事都是发生在我的生日！你被提升为湖北布政使是在我的生日；你被派往日本担任大使是在我的生日；现在，你第三次光荣使命的委任又是在我的生日！"

"的确不错，"父亲说，"你就是我的幸运神！"

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让我开心呢！

我们就要去欧洲，去法国巴黎，我的美好祈愿终于在我的生日之际实现了！

二十九、从北京到巴黎

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就要到法国去了。从日本回到北京住了大约一年，我们收回了自己的宅院。在日本的4年，我们的宅院一直是免费给父亲的一位朋友居住。

我们的宅院是带花园的，为了纪念我在日本大使馆里的“小人国”，我特地带了一些小人回来。虽然他们并不是我的日本“小人国”里的人，但我还是给他们取了一样的名字，还把以前的故事说给他们听了。现在，我又不能把他们带到法国去，只有把他们留在园子里。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

这一次出国，我们又增加了一些随从。直到临走之前，我们再次尽可能地削减随从人数。我满心希望红芳不再跟我们同去，可是令我失望了，她和她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要同去。更不用说那湖南老师了，他自然也要跟我们同去。

这次离开中国，我们的人数大概有去日本的两倍多，甚至三倍。这样你就不难想象，我们上路时的场面有多壮观。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是受到人们的盛情款待和深深祝福，因为父亲再次被提升了，光荣又一次降临到他头上。当然，自从他的任职决定公布之日，他的仇敌数量又增加了。

我们先到达上海，然后从上海换乘前往法国的轮船。经过从上海到法国的漫漫旅途，我第二次到了欧洲。

途经香港时，我们停船上岸，这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了。香港的行政长官陶茂盛情接待了我们。通常，对于普通途经这里的旅客，他是不会招待的。从中可以看出，父亲作为中国驻法大使的职务是多么重要。我们乘坐的轮船上的船长，对我父亲的为人十分敬仰，所以在整个航程中都高高挂着中国国旗。这也说明了，他很少碰到像我父亲这样与众不同的

乘客。香港的陶茂长官对待我们的礼节十分周到，这多少令我们意外和惊喜。在国内有大批人和我父亲针锋相对的时候，竟然还能遇到对我们如此尊敬的官员。不过，后来我们也觉得这事不足为怪了。

在新加坡，我们又受到了中国领事和新加坡官员的共同接待。可以说，我们这次前往法国的航行，是一次荣耀的行程。也许这对父亲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来说，我从这以后就觉得自己拥有了更为尊贵的地位。直到今日，我还保持这样的想法。

在塞特港的时候，我记得常有歌者上船来唱歌。只要有人给他们扔钱，他们就开口唱。这种情形很像在火奴鲁鲁，在那里歌唱似乎成了一种仪式，歌者用歌声迎接旅客从一个海平面到来，又用歌声把他们送向另一个海平面。不经过这样的仪式，轮船是不能通行的。

经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父亲的一等秘书是第一次到欧洲，在北京的时候，他努力了解关于欧洲的情况，而且曾经到外国官员那里想求得可靠的答案。见到红海后，他惊讶而忿忿地说："法国大使馆的秘书告诉我红海的水是红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呀！外国人都是谎话连篇，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们的话了，除非我亲眼所见。"

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一次赏心悦目的航行。虽然其中有一点遗憾，我们直接从塞特港前往马赛，没有在埃及停留。地中海醉人的湛蓝，让我久久沉浸于一个崭新的富有诗意的世界，当我们穿行于她广博的蓝色怀抱时，我全身心地享受着每一秒钟。

马赛是到法国巴黎的必经之地。在马赛，我们受到中国使馆人员的迎接，还受到马赛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款待。他们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父亲，实际上父亲不过是皇帝的使者而已。

从这里，我们改乘火车前往巴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现在的记忆里，当时的巴黎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然而对于我们的随从来说，这却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每次需要穿过马路时，他们总是担心会丢掉性命；当我们强行把他们拉进电梯的时候，他们厉声哀号、尖声惊叫；当电梯终于停下，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吓得腿都站不直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能够自如面对的新世界。不过对他们来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想象，自己初次登上火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就是这样。这里和他们习以为常的中国环境多么不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当然，对我来说就不同了……

三十、巴黎的新生活

中国驻法大使馆设在巴黎霍奇街上的一幢公寓里。前任驻法大使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冷淡，仅仅是出于一种极普通的情分带领我们到了寓所。

看上去，他是比较吝啬的人。他给我们安排的住所，不说别的，光是家具就让人看着不舒服，似乎是从某个旧货拍卖行买回来的。地毯是红颜色的，窗帘是绿颜色的，而墙壁是紫颜色的；找不出两把同样大小、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椅子……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里还杂乱无章的公寓。

父亲和母亲在大致浏览了一下后，得出一致的决定：

“按照原来的样子绝对是不行的。在正式与各国外交人员见面之前，一定得把这里重新布置一下。”

公寓本身的建筑是十分精巧华美的，我们只需要按照父亲的身份要求，把房间重新布置得庄重而大方。这项任务当然由我母亲负责完成。

这时候我 14 岁，依然保持着对每件东西的好奇之心。我们要改穿西服了，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去制衣店按照我们的尺码订做衣服。父母有一个交情很好的朋友，一位法国女人，她负责带我们去找合适的裁缝，打算把我们在巴黎 4 年间所需的衣服全订好。

母亲按照她的想法，指挥布置房间的工作；我们姐妹俩就由法国女人带着去缝制衣服。从事情的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都是令人愉快的。

巴黎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大街上到处是四轮马车，迅捷奔驰的马蹄踏在石板上发出连续不断的“蹋踏”声。印象里，只有在蒙修公园的时候，曾经看到两辆款式新颖的汽车。巴黎的街道以“凯旋门”为中心，呈放射状。方向感不太好的人，在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迷路，我就曾经迷路过好几次。不过，在巴黎即便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巴黎的每个

角落都有令人感到新鲜和惊喜的东西。

在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任职书期间，我和妹妹就抓紧时间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的生活一旦走上正轨，我们的课程学习也就要开始了。这一段时间，我们整天在外面玩，在城市里四处随意地逛。我们对任何东西都感到新鲜，看到什么就想买下什么，实际上大部分东西都是用不上的。不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虽然是法语，但是讲得并不好，勉强可以对付过去而已。

又是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遭遇的语言障碍吧。在巴黎，这种语言障碍更加严重。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中国仆人只会讲中国话。于是，他们之间常常发生种种争执。因为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很快就适应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我们的住房都在同一层楼上，而且就是紧紧相连的。随从人员的住房安排在另一所公寓里，在我们的公寓后面不远处。

不等我们布置妥当，也不等父亲的任职书呈递上去，父亲的老朋友们就迫不及待地来看望我们。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国总统夫妇和我的父母交情甚深，我们在法国的 4 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巴黎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外交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母亲有不少美国朋友，有些是早年去美国时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时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她们就来拜访。她们每个人都给了母亲一些建议，关于我们几个小孩儿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想，如果母亲完全依照她们的建议来教育我们，我和妹妹接受的一定是最完美的教育。

母亲接受了她们的一个建议，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个建议还感到十分满意。

一位漂亮的太太说："伊萨度娜·邓肯在巴黎教跳舞。你的这两位女儿真是既美丽又可爱，我也有两个女儿，我想我们可以为这 4 个女孩开个班，请邓肯教她们跳舞。"

这个计划很快就实现了。我们跟随伊萨度娜·邓肯学习了 3 年的舞蹈，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每天早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跟以前一样，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也不准许我们上课迟到。不

过，我很喜欢法文课，法文老师也很喜欢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法文课之后，给我们安排的是音乐课。我们一到法国，母亲就马上买来了一架钢琴。钢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我十分努力地学习。

钢琴之后，是勃朗小姐一个小时的英文课。不过，那段时间她病得十分厉害，一心想要回到自己的家。

午饭之后一个小时的古文课程，对我来说纯粹就是浪费；对湖南老师则始终是一种徒劳。是的，他一直试图把中国古代的经典诗文灌输进我的头脑。而我总是故意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浪费掉，看着时钟祈求这一个小时快些过去。虽然我也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惭愧，但我就是这样虚度了这一个小时。我发现，湖南老师也盼望这一个小时快些过去，其热切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因为我讨厌他，处处跟他作对，他也就对我没有好感，恨不得我早些离开。

古文课之后，如果轮到学舞蹈的日子，我们就前往伊萨度娜·邓肯的艺术院。舞蹈课每次学习一个半小时，每星期共三次。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光。我非常喜欢跳舞，邓肯小姐看上去也很乐意教我们。我每次想起她，都对她充满了好感。当然，那时候距离她成为闻名全球的人物还为时尚早。

我们的音乐教师在声乐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获得音乐学院奖学金的那一年。

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光。这4年中，我总是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总是有不同国家的著名外交家前来拜访，与他们在一起，父亲时时表现出威严的仪表。他的形象一看就和他们截然不同，他始终穿着中式长袍，随时佩戴着官衔标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他总是让自己很快就融入周围的环境。母亲是喜欢热闹的人，因为在人来人往中，她总是能够赢得大家的瞩目。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因为太后希望代表她和中国的大使，能够在外国人面前争得光荣。基于这样的原因，你可以推知，我们的使馆在巴黎是属于极为奢华的处所之一，不同国家的贵宾像流水一样经过我们的家。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按照母亲的意思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用从

中国带来的精美刺绣品把屋子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住所简直就成了艺术的宫殿。这也是人们喜欢到我们家的一个原因。

我常常为父亲感到困惑，他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来面对这么多的事情。然而，他一直都是镇静地、谨慎地度过他忙忙碌碌的日子。他努力地埋头工作，也殷勤地互相拜访。巴黎的外国大使馆之多，远远超过日本的大使馆。所以，外交家们相互拜访的次数理所当然也增多——会见客人、举办舞会、设席宴请。

由于年纪太小，我和妹妹还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这里虽然没有屏风，但是仍然有一个可靠的地方，供我们偷窥流水般的来客。客人们由于好奇，都想要来看看我们。作为外国人，我们穿的服装与他们不同，说的语言也和他们不一样。不过我们很快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很多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他们我都能认得出来。

不久以后，我已经认识了大部分客人。每次仆役长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孩子气地去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饶有兴趣地模仿他们走路的姿态以及说话的腔调。两个调皮的孩子，为了得到快乐，把自己变得就像一对顽皮的猴子。

有时候，在茶会或其他非正式的场合中，客人会提出要见见我们，于是我们就被带去见他们。客人们常常会毫无顾忌地评论我们漂亮不漂亮、可爱不可爱，说得那么直截了当，仿佛我们根本不在他们面前。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他们的话会深深地刺伤孩子的心。孩子的心一旦受了伤害，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治愈。

母亲对我和妹妹看管得很严格，所以我和妹妹曾经花费很多时间，想让母亲知道我们俩需要更多地和外界接触。

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举行茶会，一位身份尊贵的太太也参加了。我和妹妹在招待我们自己的朋友时，几位年少的朋友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见一见这位太太。在仆役长的怂恿和帮助之下，我们的几个朋友装扮成家里的仆役，代替仆役去侍候那位太太。他们做得很好，而且也把那位太太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母亲差点被气昏了，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不便发作而已。万一这种骗局被当场拆穿，她将在客人面前多么窘迫。所以，这位尊贵的客人

一走，母亲就勃然大怒。若不是父亲竭力劝解，我们可能会受到一次非常严厉的责罚。母亲对孩子的顽皮和固执，一向是没有耐性的。

我们将要在巴黎生活4年，而我们的家已成为各国外交家的社交中心。我和妹妹都渴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心名正言顺的一员，可以自由地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我们自己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俩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可是母亲固执地坚持：任何人，只要没有经过她长期的观察和认可，我们都不可以与之交往。而这“长期”漫长得令我们无法耐心等待。

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年轻人聚会的邀请函，母亲都不同意我们参加。这种情形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母亲松口准许我们应邀前去，但往往要求我们半个小时就得回家。我们几乎就只能走马观花似的看一看。不过，说句实话，母亲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像我和妹妹这样顽皮又淘气的孩子，在外面是很容易闯祸的。

然而，我们却管不了这么多，我们渴望触摸到巴黎的脉搏，令人兴奋的巴黎是一个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的崭新世界。

三十一、战争风云席卷

父亲担任驻法大使的第一年，巴黎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梦幻般的奇境。我们忙忙碌碌地享受着每一分钟，压根没有想到艰难的时期已经悄悄来临，没有想到很快发生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事情。

那时候，我在圣心医院，不像以前那样有足够的时间与外界接触。我是在复活节回家的时候，得知了这个坏消息。

父亲收到了一道来自中国朝廷的简单手谕："朝廷现在召你回来，请立刻带上家眷回国。端王"

我们全家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道手谕上，下文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

"中国现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父亲猜测说。

"为什么是端王给你这样一道手谕呢？"母亲不解地问。

"这是令人困惑的事。虽然端王是皇室之人，但是肯定也没有权力召我回去。假如朝廷真的要召我回去，手谕应该出自皇上。不管一个大使在国外做了什么事，或是将要做什么事，要把他召回总是要依照一定的程序。端王是我的头等大敌，这道手谕恐怕是诡计，引我回去自投罗网。"

"马上给荣禄拍个电报，"母亲提议说，"把端王的手谕原样附上，让荣禄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父亲依照母亲的提议做了。在离开中国之前，父亲曾经与荣禄约定了一种密码，他俩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旁人根本无法看懂。

很快，荣禄的回电到了："朝廷并没有决定召你回来，尽管放心地留在现在的地方。"

我们猜测着，中国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端王一定从太后那里得到了某种特权，否则他不敢擅自发出这样的手谕。端王的举动显然是对太后保密的，但是他明白，不管他的行动多么保密，迟早都会被太后知道的。

现在这封电报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可以推知，他其实并不怕太后知道。

父亲反复地对照两封电报，不停地摇头。“这说明中国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他断言。

此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父亲又接到了荣禄的来信。大致意思如下：

“中国现在正处于混乱不安中，你如果这时候回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你的仇敌太多，你若回来了不仅做不了任何事情，反倒会招致数不清的麻烦。端王目前正怂恿太后收编义和团。我自进入朝廷以来，第一次不能说服太后。我想方设法劝太后不要听信端王的鬼话，可是太后虽然一如既往地善待我，但她对端王的话更感兴趣。假如义和团真的被收编了，没有人能预测，中国的灾难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有一天，我碰到了端王，我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难道不知道，你正在制造一种严重的危机吗？我只是普通官员，我的言行举动影响不了大局。可你是端王，是皇室中人。如果你做了有失体面的事情，就会影响到整个朝廷的尊严。’

“端王非常傲慢地嘲讽我，说我已经不再能说服太后来反对他。这倒是事实。

“他告诉我：‘我要去见太后，找机会让她见识一下义和团的能耐。’

“你知道端王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一直以来太后都信任他！

“端王不失时机地向太后表达了他的意见，他抓住了太后的心理。这些年来，太后恨透了洋人，因为他们想要瓜分中国。端王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十分厉害。你和我应该都明白，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可是太后就听信了。我的劝谏没有任何意义。端王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他千方百计说服太后答应让义和团进京。这个时候，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回来。端王恨透了你，现在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你若是回来了，他一定会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

看完这封信，我们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在中国朝廷混乱无纲的情形下，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事情最终会恶化到哪种程度。在太后废除了光绪帝之后，立为太子的大阿哥就是端王的儿子。正是依仗这个无能的太子，端王才得到了这么大的权力。中国从此被拉入了无底的深渊，整个世界陷入动荡不安。

我们在巴黎心怀忐忑地度日，惴惴不安地等待暴风雨的到来。一天，巴黎的报纸上突然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新闻——“辟金大使在北京遇害身亡”。

虽然这是一条不真实的新闻，但是法国人看到了都相信这条不可靠的报道。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浩大声势中，尤其自德国大使华凯德勒被杀害之后，国外就到处传言说，义和团把北京所有的外国大使都杀掉了。法国人认定他们驻中国的辟金大使已经遭到了不测。

你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的新闻对于我父亲和他的家属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既然中国人杀死了法国大使，理所当然，法国人要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于是，我们在惶恐中等候厄运的到来。整个家里，大概只有父亲是唯一尚且能够镇定自如的人。

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发生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然而，在事情发生之前，父亲接到了一位传教士的书信，信中大意如下：

“我们无法预知这场暴乱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显而易见，目前你不再被视为中国驻法大使，因为这些暴乱的人群想要把你撕成碎片！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心，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我们得商量一个法子，让你能够在查明事情真相以前安全地待在法国。”

“你不能去见他！”母亲尖叫道，“你只要一上街就会被杀掉！”

母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父亲历来都是穿中式服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我不怕！”父亲非常镇静地说，“我没有做过损害法国的事情，法国人也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情。”

“可是辟金大使也没有做过损害中国的事情呀！”

“这是因为中国人和法国人对这种事情的反应不同。法国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家，决不会因此而对我采取什么恐吓的行为，何况法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朋友不错，但是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杀害了他们的辟金大使！”

"我是一定要去见这位传教士的。"父亲坚定地说。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仆役长仓皇失措地飞奔而来。

"主人！"他歇斯底里地喊道，"一群暴徒围住了我们的住所，他们正在商量由谁指挥打进使馆来。赶快让卫队做好准备！赶快叫警察做好准备！他们随时会杀进来，把我们全都杀光！"

我们全都惊恐万分，只有父亲若无其事地对仆役长笑了笑。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忽视这个警告，因为外面街道上传来了人群愤怒的吼声。我们走到窗口朝外一看，只见使馆门前的街道上挤满了巴黎的暴徒，他们口口声声喊着要冲进使馆，为在遥远中国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他们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似乎想要马上满足他们疯狂的杀人欲望。

意识到我们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严重威胁，母亲反倒镇静下来了。

"赶快做些必要的准备吧！"她冷静地对父亲说，"这些都是丧失了理智的暴徒，他们这种样子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真是暴徒！"父亲说，"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以为这是一个出风头的机会，所以纠集了一帮无业游民来这里示威作乱！"

我们全力劝说父亲不要在这种时候出门，可是他根本听不进我们的恳求。他似乎丝毫不担心自己能否安全归来，对于他万一回不来我们该怎么办，根本没有一丁点儿交代。父亲只要出门，必然要穿过围在使馆门前叫嚣的那些疯狂的暴徒，但是他似乎很自信不会遭到他们的毒手。

叫嚣声不停地钻进我们的耳朵，很容易想象这群暴徒制造的声势是多么浩大。

父亲镇静地准备妥当并出了门。在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骄傲，为我们勇敢沉着的满洲父亲。父亲以一贯的从容神态步出了公寓，我们在楼上屏住呼吸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唯恐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

我发誓，那些暴徒怎么也不能相信，我父亲明知他们携带了武器还能如此镇静。他头都不回，大义凛然地走进人群之中，看上去没有丝毫的顾虑，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为何要聚在这里。

是什么力量使父亲具有这样的勇气呢？我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我相信世上会有奇迹发生，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包围使馆的暴徒们向两旁分开了，口里依然高喊着要替在北京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

父亲一直坚定有力地朝前走，目不斜视。他手中连一根自卫的手杖都没有。这潮水一般的人群竟然不敢靠近他，一直给他让道，直到他走出人群走到他要见的人那里。他头也不回地走过，人群中的喧嚣终于慢慢安静了下来。

当父亲回来的时候，人群已经散尽。父亲竟然根本不提刚才出门的经历，只是告诉我们，那位传教士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毫无关联，他会竭尽全力保护我们。

不久以后，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在包括巴黎在内的各地报纸上登载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义和团开始行动了，他们要烧光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要杀尽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

父亲和我们的处境依然很困难。但是父亲以他一贯的镇静和非凡的自信力，照常在混乱的处境中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没过多久，事件的真相从中国传来。从中，我们明白了上次端王手谕的真正意图。我们是“信洋教”的人，所以端王想把我们召回中国，以便对我们与其他“信洋教”的中国人下毒手。

端王策划他的行动已经很多年了，经过近年不断的努力，终于在他可耻的权势下付诸实施了。时至今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国人以及“信洋教”的人下了怎样的毒手。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被他们找到就一律遭到惨无人道的杀戮。如果当初我们遵从端王的手谕回到中国，我们裕庚家早已遭到灭门之灾。

三十二、内外交困之际

那些暴徒，终究只是些暴徒，已经从我们使馆前面的街道散去了。但是此后几天里，我们接到了来自多方的恐吓。最后，真实可靠的消息传来了，辟金大使并没有死。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极端恶化，可是法国政府对待我们，仍旧像一位热情的主人对待他尊贵的客人那样。正如那位传教士所说，义和团运动的事情并没有我父亲的责任，父亲和他的家属应当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我们只能待在大使馆里，非出去不可的时候，一定有警察随身保护。我们的公寓严禁陌生人进入，除非有住在公寓里的人员作担保。

父亲的秘书一天会接到十几次恐吓电话，这里有一个例子：

“喂！大使馆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要和中国大使通话。”

“对不起，他很忙。你是谁？”

“我是谁？这一点不重要，请你转告他，抓紧时间好好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晚餐了！”

“猪猡！”我们的法国仆役长听了恨恨地骂道。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们的法国仆人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忠心，我们的中国仆人反倒不行了。他们都快吓晕了，强烈要求快些把他们送回中国去。在当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一些不明事理的法国人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那些暴乱的人群，几乎都是些地痞流氓。当中领头的人竟然不是法国人。

有一个人，在我们公寓周围来回不停地边跑边喊：“辟金大使死了！我们要报仇！杀掉中国大使！杀掉大使的随从人员！烧掉这个大使馆！”后来查出来，这个家伙是个葡萄牙人。

我们因为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而免遭不幸，我们的使馆也没有被烧

掉。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同时还居住着几百名法国人。

在法国的中国人纷纷要求到大使馆来避难，但是我们只能把他们请回去。无论我们怎么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始终不肯相信。

我们公寓的门口，始终有一名看守在值班，即使是公寓里其他住户有客人来访，都要经过他仔细盘查。有一次，一个人想要强行闯进我们的公寓，被我们的看守捉住了，而且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中国大使及其家属的死期到了，我已经在他们的公寓下面安放了炸弹！"

这个人最终被认定是个疯子。我们的公寓下面并没有炸弹。

消息不断地从中国传来，有时候一天四次，每一次都是坏消息。到了后来，连父亲都害怕听到电话铃响，不愿再接到这一类消息。

这是一封从中国发来的电报："你在北京的房子已被烧毁，你的古玩也被掠夺一空。至于那些无法搬走的东西，已被烧得不值一文。"

这是荣禄发来的电报，他永远是父亲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后来我们回到中国后，荣禄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形。端王派了义和团去烧毁我们的房子，因为那是一幢洋房，让他们有了恣意妄为的理由。在我们那幢美丽的住宅被烧毁的第二天，端王对荣禄说："我已经把你的好朋友裕庚的洋房烧毁了，我只遗憾当时他和他的家人没有在里面，不然我就把他们一块烧死了。不过将来有一天，我终会惩办他们的，他是个叛徒！"

"他不是叛徒！"荣禄说，"他一直都在为国家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同情外国人，他想出卖自己的国家。他不再是满洲人，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汉人！"

那时候，汉族人把满洲人看成野蛮之人，满洲人又以被称为汉人而倍感耻辱。父亲确实有不少汉族朋友，就像他有不少外国朋友一样。父亲一直坚信，将来的中国能否强大，关键要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那时候，父亲已经预见了一个"满洲人"与"汉人"共为一体的中国的时期。

再看那时候来自中国的消息吧。这是荣禄的另外一封电报："你堂兄一家全完了，就因为他是你的堂兄。你的堂兄为了避免残酷迫害抢先上吊了；他的女儿们为了免遭义和团的凌辱，先后投井了。因为端王的义和团的肆意妄为，京城有多少人投井自尽啊！"

在这个恐怖笼罩的时期，法国的新闻记者几乎整天粘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

他这样对他们说："诸位先生，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这是一封来自中国最高军机处的电报！"父亲给他们看了上文我们提到的电报，外国记者又怎么能够从中找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呢。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记者，激动万分地跑进我们的使馆问我父亲这样的问题：

"我听说外国的联军已经抵达北京城，为了报复义和团的暴行，他们占领了铜陵和锡陵。这消息真实可靠吗?"

"铜陵和锡陵是历代皇帝、皇后的陵墓，"父亲肯定地回答，"距离北京城很远，你可以相信这消息根本不可靠。"

可是，当地报纸还是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个消息。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葡萄牙小女孩，和我们住在同一幢公寓里。她非常紧张地跑来告诉我："你知道吗?你现在必须非常非常小心！我听说有人悬赏要你们的命，杀掉你父亲可以得一万法郎赏钱；杀掉他的随从可以再得一万法郎；把你们全家杀掉可以得五万法郎！"

出于孩子气的恐惧，我真的相信了这样的话，而且拉着这小女孩一同到父亲那里把事情告诉了他。

"这么回事儿呀，"父亲听完我充满担心的叙述，幽默地说，"我才知道我的价值，真是可耻，一个中国大使竟然只值一万法郎！"

到了这步，我们当然不能再参加任何社交聚会了。父亲认为，在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最好离开法国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想去看看瑞士的风光，所以父亲计划带我们到瑞士去。法国政府并不希望我们离开。前面提到的那位传教士甚至对我们说，法国政府希望我们不要离开，允许我们不以中国大使的身份，而作为法国人的朋友留在法国。父亲没有接受这番好意，他说他不愿再给他的法国朋友增添麻烦了。所以我们继续准备我们的旅游，决定去日内瓦。

所有的中国仆人都将跟随我们前去，因为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国。从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父亲的大使职位就算完结了。现在，每一份开销都得我们自己拿出钱来。还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们并不愿意把随从人员

都带到瑞士去，他们因为不高兴去而不停地发牢骚，带他们同去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又不能把他们留在法国，如果留下他们，保准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们全被吓死了。

此外，还有使馆房屋的租赁问题。当初我们曾签订过租赁合同，可是现在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得不中途离开。虽然父亲不是精于算计的商人，但是他认为我们是迫于环境的压力才离开的，所以离开期间不能支付房租。我们的房间在整幢公寓里是最好的，房租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父亲为此带着租赁合同去见了一位法国律师，并向他咨询："我将要去瑞士，直到中国和法国恢复正常邦交。我是不得已才离开这里的，我自己没有过错。依照这份租赁合同，在我离开法国期间，我是否需要支付房租？"

律师拿起合同仔细地读了一遍，看着父亲肯定地说："你需要支付房租。"

他的房租高达四千法郎！

在我们即将离开法国的时候，收到了最后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联军已经抵达北京，朝廷已经迁往内地。"

"太后再也看不到北京城了！"母亲无限伤感地说。

"我可以和你打个赌，"父亲肯定地说，"太后一定会回到北京的，而且在她离开北京期间，她依然能够处理好朝廷事务。"

由此可见，父亲比我们任何人都相信太后非凡的魄力。

三十三、决不可以叩首

为了向外界表明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离，我们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我们租了一座美丽的别墅，若不是发生了太多的不幸，我们完全可以过得像神仙一样快活。

然而，在那段日子里，世界各国都在指责中国。我们从来不敢到别墅外面去玩，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典型的野蛮民族，竟然放火烧掉北京的外国大使馆！

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尽可能地不外出。因此，我们的日内瓦之旅简直就像充军一样。

不久，我们决定还是回到巴黎。不过，在日内瓦期间，我们的功课仍旧在继续。因为，即便是天塌下来，父亲也不会放松对子女的教育。

我们又要回巴黎了，多么令人愉快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恢复昔日的生活，重寻旧日的欢乐。

在得知我们北京的家被毁、父亲堂兄一家自尽等坏消息之后，电报又开始来了，开始出现一些让人觉得有希望的消息。至少从父亲脸色变化上可以推知。

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联军已经进入北京，对义和团实施了残酷地报复。

“我真的觉得很高兴，”父亲直言不讳地说，“这对满洲人是个很好的教训。虽然我也是满洲人，虽然我一直为我的祖先感到骄傲，但是满洲人确实太保守了，他们不配统治这个国家！”

这当然是极端大逆不道的言论。虽然父亲是个地道的满洲人，而且为他的祖先跟随第一个满洲皇帝入关而倍感骄傲。但是，他同时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心胸褊狭、目光短浅、顽固保守。尤其是最后一点，常常带来严重的危害。满洲的旧礼教中蕴藏着褊狭的根源，父亲的一

生都在面对永无休止的派系之争，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维新主义者。

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了两部剧本，一部叫做《县长》，另一部叫做《美丽的拉温特》。那时候，年近15岁的我十分喜爱戏剧，特别喜欢那部《美丽的拉温特》。一度产生了亲自表演那部剧本的念头。当然，我知道我一定会遭到使馆里人们的极力反对。在中国，戏台历来是个让人轻看的地方。一名出身高贵的女子走在大街上，绝对不允许去留意或者招呼一个戏子。不过，父亲认为，对于15岁的我来说，排演戏剧一定会让我感到乐趣无穷，所以他就帮我筹划让我们自己表演《美丽的拉温特》。

一位年纪与我相仿的男孩儿担任我的配角。我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孩子之间纯洁的互相爱慕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每天下课后都要排练，直到排练得非常满意了，我们才准备正式上演。

幼稚的我请了所有的朋友前来观看，包括我们使馆里的人们。

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担任配角的男孩把我抱在怀里，温言细语地安慰我。这是一个很伤感的场面，我伤痛地哭着。男孩轻拍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让我不要哭。也许他还吻了我，我记不太清楚。

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人们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最先是父亲秘书的妻子，在演出中途，愤然拉起她10岁的儿子走出剧场。理由是，她不能让她的儿子看这种荒淫无耻的表演！

对我来说，这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我们的秘书却是截然不同的评价，他对使馆里其他人员这样批评："这简直是荒淫无耻！我情愿牺牲我所有的财产，请监察御史来弹劾他！谁能想象得到，一个中国大使居然准许他的女儿公开表演闺中私戏！照中国的算法她也算成人了，这种荒淫无耻的场面轮到谁都是不堪入目的！"

使馆里的大多数人并不赞同他的论调，他们劝诫他不应该这样批评我和我父亲。毕竟他与父亲共事多年，彼此也算多年的朋友。有一个人说，他有责任把秘书所说的话原本地转告给我父亲。

"你马上去告诉他好了！"他毫无顾忌地说，"你可以告诉他，我正准备亲自把这些话对他说一遍呢。"

就这样，这件事情被报告给了我父亲，他立刻让人叫来了他的秘书。秘书当着他的面说："不错，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完全是违背礼教的！你

是一名有地位的满洲官员，你的祖先是跟随第一个满洲皇帝入关的，可你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和男人抱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习俗所不允许的，你女儿的名誉算是毁了。我不敢肯定，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

说到这里，秘书的高论被父亲打断：“你对我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现在我无法辞掉你，我也懒得跟你这种人争辩我女儿是否可以表演这部纯洁的戏剧。现在你想我会对你怎么样？如果从现在起，你敢再说一句诋毁我女儿的话，我会杀了你。你必须为自己污蔑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而感到羞愧！”

虽然秘书并不肯承认错误，但是其他使馆里的人纷纷指责他这种不可饶恕的无礼，并且劝说他立即向我父亲赔礼道歉。

他找我父亲道歉，可是父亲冷冷地对他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你对我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对我而言，我的女儿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珍贵。你必须当面向德龄道歉，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必须向她行叩首礼。”

“什么？要我向一个孩子叩首！”

“在你诋毁她名誉的时候，你可曾把她看做一个小孩子？”

秘书知道这话已经不可辩驳，只好不再出声。于是我被叫了进去，听完这一切经过后，木然地站在那里接受叩首。他朝我双膝跪下，把脑袋谦卑地与地板相磕。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礼节的人，大概只是觉得可笑而已，可是在我看来则非同小可。那位秘书的年纪差不多和我父亲一样大，这件事情令我永远难忘。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我们的民族有多么狭隘。

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要到伦敦去参加英国爱德华皇帝的加冕典礼。由于爱德华皇帝身体欠安，加冕典礼只好延期举行。于是，代表团就到巴黎来了。我们竭尽热情好客之事来款待他们，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以至于我们希望能够长期和他们在一起。这个代表团包括庆王的儿子——载亲王、赖英男爵、杰克王——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此外还有一些随从人员。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一大群人。两群人碰到一起，自然就有很多热闹的事情。

我和妹妹都十分喜欢载亲王，他也是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和我们在很多问题的见解上都是一致的。虽然我

们经常发生争执，但他和我们姐妹俩都十分投缘。

我们这一大群人无论去哪里都一同去。然而，王爷的随从中有个人开始站出来搬弄是非了，他就是曾经去过日本大使馆的王大祺。如果我们必须时时恪守中国的种种规矩，那么即使身处巴黎这么一个快乐之都，我们也只能拼命压抑自己澎湃的情感。但是我们充满了青春活力，我们渴望变化，渴望寻求新鲜的事物来丰富自己。我们的动机单纯得和任何一个15岁的孩子一样。

然而王大祺出来说话了。他的话我们是后来从父亲那里得知的。他这样说："王爷竟然没日没夜地待在大使家里。王爷和裕庚的女儿一同去参加晚宴和舞会。他们还搂在一起跳舞，王爷的手臂轮流地搂着裕庚的两个女儿的腰。这些女孩子的名誉算是毁了，将来肯定没有人敢娶她们了！大使这样放纵他的女儿，应该受到弹劾！"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批评，所以一直无所顾忌地快乐着，尽情地享受激情的生活。我们丝毫没有料想，会有什么样的麻烦降临在我们头上。

那时候，我对芭蕾舞很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而且一直想由自己来发起一次集体的表演。载亲王和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他的确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满洲人，我们都十分喜欢他。所以，这次表演我决定邀请他，还有赖英男爵、杰克王和他们的随从人员。我的法国朋友们都听说过《美丽的拉温特》上演时招来的批评，所以劝我不要邀请王爷和我们自己的随从人员。

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没有邀请随从人员，但是那些人仍旧知道了表演芭蕾舞这件事，而且对此十分震怒。王大祺又开始编造起故事来了。那些按照他的想象编出来的故事，听起来确实令人震惊。当谣言传到我们耳朵里时，我才惊讶地得知，王大祺说我们为了取悦载亲王和他的朋友，无耻地表演了裸体舞。

这些谣言一传到载亲王的耳朵里，他马上知道是有人想要诋毁我们姐妹俩。他和我父亲一样，并不介意人家是怎样批评他，但他很关心我们，特别是看重我们姐妹俩的声誉。赖英男爵一直想要娶我妹妹，于是他去见了载亲王，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法国。

“为什么要走？”当父亲听说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不解地问，“我们大家都喜欢你们，希望你们能在巴黎多停留一段时间。”王爷只好把外面的谣言告诉了我父亲。最后，王爷和他的同伴们离开了法国。

接着传来的消息是，德国要求中国派出一个与皇帝关系最近的皇族，为华凯德勒大使的被害亲自前往柏林去谢罪。于是，那位出名的“小皇帝”的父亲庆王肩负这样的使命到了柏林。

他一到达柏林就派人通知了德国皇帝，随时准备接受德国皇帝的召见。

使者带回了德国皇帝的旨意。“要让我接见你，只有一个条件——你得向我叩首。”

试想一下，如果报纸上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大清帝国还有什么尊严！

这时候，庆王的随从们已经吓糊涂了，纷纷怂恿庆王接受条件，卑微地跪在德国皇帝的宝座前向他叩首。庆王经事不多，他请教他的外交顾问，希望得到一个明晰的解答。顾问给了他下面的回答，当然这是人家告诉父亲，父亲后来又告诉我们的。

“中国皇帝的王爷只给自己的皇帝叩首，对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皇帝都决不叩首！我们是应他们皇帝的要求，满怀诚意地前来谢罪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准备谢罪，但是决不叩首！”

“德国皇帝会把我们捉去杀头的！”庆王的随从人员哀号道。

“随他好了！”那位勇敢的外交顾问代替庆王作了这样的回答，“王爷决不可以向德国皇帝叩首！”

各地报纸对这件事纷纷大肆渲染，世界各国都为庆王和德国皇帝同样的强硬态度而议论纷纷。庆王发电报给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给了他简短而坚决地答复：“决不可以叩首！这不符合德国的规矩，也不符合中国的规矩。叩首只为自己的皇帝，不为别人的皇帝！”

法国的新闻记者纷纷云集我父亲的大使馆，急切地想要探访这件事情。

“我在向法国总统罗伯特呈递任职书的时候叩首了吗？我们的代表团到英国时向英国皇帝叩首了吗？庆王宁可完成不了使命，也决不会向德国皇帝叩首！”

“不管庆王是否叩首，”无知的新闻记者们说，“我们总要有些记录。你能不能把你的秘书请到这里来，你们相互叩首，让我们拍些照片？”

父亲笑着说："虽然中国人是有点褊狭，可也不至于如此被人当猴耍。报纸为了登载趣闻，就要让一位中国大使与自己的秘书大行叩首之礼？绝对不可以！"

虽然如此，那些新闻记者仍然有充分的"记录"。巴黎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醒目地登载着那些新闻记者们杜撰出来的报道。

三十四、父亲积劳成疾

在义和团运动前后，我们一家遭遇的种种灾难，最终导致父亲积劳成疾。医生嘱咐他不可以再为任何工作操劳，建议他最好出去散散心，把事情全盘交给秘书。

父亲身心俱疲是必然的事情。在祖国，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反倒接二连三恶意弹劾他。人家对他的误解都是因为他一心变革，而他认定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变革。我们北京的家产被义和团洗劫一空，亲戚朋友都遭了殃。我们放在北京的73只箱子里保存着家传的宝贝，其中许多是当年跟随第一个满洲皇帝到北京时得到的赏赐。现在，所有的宝贝都没有了。当然，财产的损失对父亲倒不算什么大打击，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回中国处理一下。

财产的损失仅仅是令父亲有一点担心，担心自己死后没有足够的财产来保证家庭的供养。还不至于使他如此颓丧。

在第一次义和团运动之后，法国的一部分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而且对他进行了无数次地恐吓。这些都是他为了效力于祖国才遭到的厄运，而自己的祖国却那么无情地不理解自己。

医生催促父亲赶快更换装束，放松地作一次欧洲旅行。这对父亲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向都是穿着中式服装。不过，他还是努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然后准备前往马德里。

这次出行准备得那样仓促，旅行中的见闻在我记忆中犹如一只万花筒。一切在转眼间发生变化——新鲜的面孔、陌生的语言。我们在每个城市只作短暂的停留，因为我们一心游览观光，没有公务缠身。我们在马德里一共住了6个星期。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有朋友来访，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清静的。我曾要

求父亲求见西班牙国王，但是父亲拒绝了，他实在不愿意再为自己增加任何公务上的麻烦。

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稍稍改变了行程的计划。因为著名的拳击家非威尔先生为我施了洗礼，并引我们去见了教皇。教皇赐给了父亲一枚勋章。那位教皇就是利厄十三。他轻拍着我的头，让我将来做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得到神灵启示的先知！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赐给我父亲的那枚勋章。

在罗马住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又辗转到了意大利，一玩就是两个月。离开意大利后我们到了德国，在柏林住了一个月。中国驻德国的大使是父亲小时候的好朋友，两人都不想错过重叙旧情的大好时机。我猜想，在柏林的一个月里，有关慈禧太后的种种谣传暂时远离了父亲。

离开柏林，我们又到了圣彼得堡。对于这个地方，我仅有一点点模糊的记忆。

从圣彼得堡我们回到了巴黎。旅行没有对父亲产生什么明显的效用，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但是，距离我们被祖国召回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父亲希望我们能在召回令到达之前回到巴黎。

等我们回到巴黎，召父亲回国的诏书已经在恭候他了。

接任他的孙宝琦大使也来了，父亲不得不准备启程回国。

在离开巴黎的头一天，发生了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虽然当时印象不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些激动。

那天，我们姐妹俩和一位美国籍女子斯科特莫，在一家珠宝店里闲逛。在法国期间，我们姐妹俩在社交场合都讲法语。而斯科特莫小姐一直在讲英语，她是著名的作家，最近才去世。当我们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来了 3 名女子站到我们旁边。当她们听到斯科特莫小姐讲英语时，她们中的一名就用英语和她打招呼："请你告诉我，这些小姑娘是些什么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里的"小姑娘"指的是我们姐妹俩。

斯科特莫小姐急忙回答说："她俩是中国驻法大使的女儿，她们精通法语和英语，你们愿不愿与她们认识一下？"

那几位女子非常乐意。当我听到她们自我介绍是伊丽莎白公主、某某公主和某某公主的时候，我想我的眼睛一定睁得非常大，因为她们都是非

同寻常的人物。

至于她们3人是怎样的不同一般，我当时一点不知道。

可是现在，当年的伊丽莎白公主已经成为了比利时的女皇！当时我却在巴黎的珠宝店里与她不期而遇！

新大使已经到任，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父亲格外仇视。有一部分使馆人员将继续留在法国帮他，比如秘书、翻译。他竟然不等父亲离开法国就开始了对他们的厉声训诫。父亲曾经的一等秘书把他训诫之辞的要点告诉了父亲。下面就是孙宝琦的训诫：

“将来，每件事情的处理我都会与裕庚相反。他是个卖国贼！他想把中国卖给洋人，而我是要拯救中国的！”

父亲为了中国有朝一日能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诸如此类的非议已经遭受不少，所以对于这位新大使的态度并没有放在心上。

“伊丽莎白，”父亲唤我的教名，“我们很快就要回中国了。等我们回到中国，遵照中国的传统礼教，你现在的一切自由行动都将受到约束。按照惯例，我下一次的职位应该是驻美大使。虽然我很愿意到华盛顿去，但现在我只能先回到中国。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

“我想，回到中国你就不再有现在的自由。如果你愿意，可以搞一次社交聚会。完全依你自己的想法，邀请你喜欢的人，按照你喜欢的方式。不用考虑要花多少钱，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尽力了。”

母亲以我太年轻为由，反对这件事情，但是父亲坚决支持。于是，我第一次独立筹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交聚会，亲自设计并实现聚会的每个环节。回忆起这件事情，算得上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尽管当时不免会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我从来不愿相信父亲的预言——也许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中国。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到华盛顿去，父亲将在那里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我将在那里完成我的学业。然而，这终究成了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

带着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离开了法国。心中泛起似苦非苦、似甜非甜的复杂感觉，很大程度是由于担心父亲的健康。

以一位中国驻法前大使女儿的身份，我离开了法国。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法国罗伯特总统接见瑞典国王奥斯加的时候，我们也受到了邀请。瑞典国王见到我的时候，用法语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姑娘！"说完拉着我的手对我鞠躬致意，并说"我向你致敬！"

这是一次场面盛大的接见仪式。我尤其记得那些丝绒的绳子，专门用来阻挡普通平民混进来。然而那些普通平民想方设法地靠近我们，张大了嘴巴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不能埋怨他们，因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盛大的典礼！几乎全世界的外交家都参加了这次典礼，他们都穿上自己国家的礼服。美丽的妇人穿着高贵华丽的服装，装点着璀璨夺目的珠宝。工作人员们都穿着专门的制服，整个场面华美得无法形容。我尤其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人，他穿着玫瑰色丝绒滚金边的制服，看上去可爱极了。

虽然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是他似乎就是我孩提时代十分喜欢的人物之一，张之洞大人给太后生日送的那对摆钟上会跳舞的小人。每到整点的时候，小人就会跳着机械的小步舞出来。那位澳大利亚的工作人员穿着和跳舞小人十分相似的衣服。

等那些跳舞的小人结束表演落下帷幕的时候，一切重新归于安静，舞台上只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装饰之物。

三十五、戚戚父女之情

在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巴黎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天早晨，我们的仆役长激动万分地跑进来，告诉父亲一位先生在外面求见。

“把他的名片拿给我看！”父亲像往常一样说。

“他没有名片，”仆役长解释说，“他说他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一定要见到你，而且他保证只占用你一分钟时间。”

我听到这样的话非常诧异，觉得这事有些神秘。等我知道真相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客人已经走了。我始终不曾了解，在父亲和他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父亲和那位不速之客在我们自己的房间，而不是使馆的办公室，仅仅谈了几分钟。陌生人一走，母亲和父亲就走到房间里，锁上门在里面谈论这件事情。

我一有机会和父亲说话，就不失时机地问他：“那人是谁？”

“他，是全世界慈禧太后最痛恨的人，是太后下令通缉的人；是所有中国驻外大使馆都受命要捉回去严办的人；也是我以前的好朋友——孙逸仙！假如他再往前走几道门，走到我的大使馆办公室，我就有责任捉住他！但是，他是到我家里来的。我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再到这里见我，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在其他地方跟他见面。”

对于那位神秘的客人孙逸仙，在巴黎找过我父亲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在巴黎的 4 年间，他和我父亲是否有过接触。

在今天的中国，孙逸仙的名字是多么令人景仰！当年，父亲完全可以加害于他，但相反地做了他忠诚的朋友。父亲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对太后不忠。

我们已经完成了在巴黎的使命，马上就要回到中国。然而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真正把中国当做自己的家，大概是由于我长时间生活在国外，接受了国外教育的缘故。

我们终于还是回到了中国。我和妹妹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我做了太后的侍官，在宫廷里生活了将近3年的时间。就是在那段时期，太后赐给了我"公主"的荣誉称号，这称号一直保留到大清王朝的灭亡。时至今日，这个称号对我依然有特殊的意义，它毕竟是太后亲笔御赐的。

而我却没有绝对服从她的意志！

我本是不愿意离开父亲身边的。父亲预感自己的身体难以康复，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他向太后提出告老还乡，潜心静养。太后没有答应，只是给了他6个月的休假，而且把他的两个女儿从他身边带走了。我一直认为，父亲病情的恶化，与我们的离开有一定的关系。

"我很担心你，"父亲不止一次这样说，"你和其他的中国女孩子实在不一样。你是一个满洲人，又被人们看成一个西化的人。中国人是很难理解你的。如果让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一定不会心甘情愿。而你将来总有一天是要结婚的。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担心没有一个中国男子能够让你满意！"

当时的我，并不像父亲所表现的那样感到前途黯淡。虽然我已经18岁，但经常像在日本时对自己小人国的人物那样，充满幻想地自说自话。我甚至对父亲的重重顾虑感到不可思议。

当年我进宫的时候，是个18岁的姑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这样年纪的姑娘早应该结婚了。入宫之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啊！以前的敌人现在变成了阿谀谄媚的朋友。出出进进的媒婆简直不让父亲有一刻安宁，一天几次地向父亲提亲，父亲总是坚决地答复："不行！"

"可是你总不能永远守着自己的女儿呀！"她们振振有词地反驳。

"我把选择权交给她们自己！"父亲平静地对她们说。

在这个几千年来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国家里，这样的论调是多么不合规矩！通过以下几封往返的电文，不难看出人们对于我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的婚姻是什么态度。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就让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成亲，让我们的关系亲上加亲吧！”

对这封电报，父亲的答复是：“绝对不可以！”

回电是：“为什么呢？”

父亲回答说：“原因数不胜数！”

这些事情在我听来确实目瞪口呆，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向都坚信父亲会为我考虑得周周全全，相信他绝不会让我嫁给一个素不相识，或是根本不满意的男人。

不久后，一枚出人意料的炸弹来了。事情发生在一个行将就亡的腐朽王朝里，那里的一切就如同那座有跳舞小人的钟，不过是一出即将谢幕的戏而已。

这枚致命的炸弹是由慈禧太后扔出来的。

“你的年纪已经不小，应该考虑结婚了，”太后严肃地对我说，“我已经替你考虑好了一个极佳的人选。他不仅年轻，而且坐拥百万家产，他就是巴龙！”

“可是我还不想结婚！”我几乎是咆哮起来，我冒着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为自己申明。从来没有谁敢对慈禧太后的话公然表示反抗，可是我表示了，因为我是她的贴身女官。

“他可是荣禄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对我忠心耿耿，而且拥有百万家产，难道不是很适合你吗？”

我听出了太后话里的坚持。我于是借口生病，抽空去看望了父亲，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你愿意和他在一起吗？”父亲问我，“你看重他的爵位吗？你羡慕他的家产吗？”

“不！”我哭着说，“我绝不愿意嫁给一个满洲人！我根本不在乎他有多少家产……”

“那这就不是一桩好的婚姻，”抱病在身的父亲说，“我不能告诉你如何去拒绝他，因为我不愿看到你更加为难。我相信你是聪明的人，你一定会想到好办法去解决。”

“可是我能怎样拒绝呢？”我悲伤地痛哭，“这是太后的意思。她曾经

给了我无上的光荣，现在我若是公然反抗她，她会把我杀掉的！”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宁愿你掉了脑袋，也不愿你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是的！”我说道，“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他！”

最终，我决定违背太后的旨意，这是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孙逸仙违背了太后的旨意，于是成了大清王朝的逃犯，人们只要捉住他就可以换赏钱；康有为试图违背太后的旨意，结果中国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其他不少人也试过，最终他们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决不同意与太后所选之人结婚。回到宫中，我向太后表明了我的态度。从那天起，我就作好被杀头的准备。最终我的脑袋还是没有离开我，是太后宽恕了我的冒犯。

然而，就在我跟父亲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些长耳朵的人已经探知几个小时前太后对我说的话。于是，不少人纷纷登门祝贺这桩子虚乌有的婚事。我父亲是这样向他们说明的：

“我的女儿是肯定不会嫁给巴龙的！尽管他是荣禄的儿子，而荣禄又是我一辈子的挚友。”

就连在北京的外国人都觉得我真是太傻了！竟然拒绝了如此出身优越的一个人以及如此丰厚的一笔财产。然而我到底是拒绝了。

父亲常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永远记住，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理解你！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正能理解你的人不多，但我能够，因为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理解一直有增无减，虽然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了。

父亲病情继续恶化的时候，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他最信赖的医生在上海的医院任职，不便长期前来北京为父亲就诊。我在远离父亲的宫廷里一直为他担心，为他忧虑，我知道他需要我随时在他身旁。

父亲的病情无法控制地恶化，于是我恳求太后准许我前往上海陪护父亲……

“那样的一天最终会到来，”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这样对我说，“那时候，中国不再有大清王朝；那时候，中国不再有满洲人和汉人的分

野，大家都是中国人。虽然我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天，但这一天的确已经不远了！”

有一天，医院传来消息说父亲就要咽气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死，所以不肯相信父亲真的就要永远离开我们。我进了父亲的病房爬到他的床上，自从他卧病不起后，我常常这样。

然而这次父亲用尽最后的气力，挥手让我走开。

“走开！走开！”他虚弱地说，“我不要你看着我！”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已经真的到了最后。我懂得他最后的手势，用尽全力要我离开，离开他的病床。我不明白父亲，以为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需要我的陪伴。实际上，父亲是想让我免除亲眼目睹自己最亲、最敬、最爱之人辞世之际的巨大痛苦！

父亲临终的顾虑还是在我身上，他不希望我在他的身边遭受巨大的痛苦。一直以来，父亲总是全力解除我的痛苦，他不想我眼睁睁看着他不得不永远离开。回想当时的场景，我依然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清楚地领会他的意思。因为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图，于是我一直紧紧握着他的手，看着他脸上无法消除的痛苦。我一直握着那只手，那只曾经为我做过很多事情的手，那只充满叛逆精神的手……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有朝一日我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和他永远在一起。我始终不变地信赖父亲，我相信有他的地方永远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烦忧、没有分离！

三十六、回到北京

1903年之前，父亲一直都担任中国驻法大使。任期结束后，我们全家都跟随父亲从巴黎返回了上海，1月2日是我们抵达的日子，加上仆人共55人，队伍可谓浩浩荡荡。回来前，我们没有和上帝商量好，船刚在上海码头靠岸，大雨就倾盆而下，而我们那么多人要上岸，还有重达几吨的行李需要及时处理……万幸的是我有个聪明的母亲，她擅长在忙乱中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变故，在她镇定自如的指挥筹划下，我们归来了。

船抵达黄浦江边的法租界时，穿着华丽官服的上海道台及其下属们就已经在岸上等候我们了。父亲谢绝了上海道台为我们准备的休息地——天后宫，带我们入住早已预订好的密采里饭店。

天后宫原本是一个很奢华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便已显得破落不堪了，1895年父亲出使日本时就在里面住过。按照中国的传统，但凡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经过某地，地方官就必须为他做好食宿安排，但父亲总是婉拒这种好意，他不想在一个破落不堪的地方有重复的经历。抵达香港时，我们就已经通过电报预订了密采里饭店的房间，似乎我们很少去接受那些对很多官员来说顺理成章的事情。

刚刚在密采里饭店安顿下来，父亲就收到了两封京城来电，催他早日进京。天寒地冻，去天津的运河尚未解冻，父亲的身体也还非常虚弱，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绕道秦皇岛再回北京。于是，父亲给北京回电，许诺运河解冻之日便是我们回京之日。

二月廿二，我们全家离开了上海，4日后，抵达天津。照例，又有一班地方官员来接待我们。

中国有一个相当隆重的欢迎仪式：高级官员从国外归来时，乘坐的船甫一抵达中国海岸，他便要上岸举行“请圣安”仪式。当然，如此高级别

的仪式并不是当地官员就有资格主持的，凑巧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刚好在天津，他便派人请我父亲去请圣安。于是，我父亲穿戴上最庄重的服饰——官袍、朝珠、孔雀毛、珊瑚顶，前往专门举行“请圣安”仪式的万寿宫。万寿宫殿内的正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太后和皇帝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先到，袁世凯站在桌子左首，其余的官员分成两排站立，父亲便对着桌子中央跪下，说道：

“请圣安。”然后便立身问圣体是否安康，袁世凯答：“他们都很好。”这个隆重的礼仪便结束了。

廿九，我们抵达北京，父亲的病却又加剧了。太后懿旨，父亲获准4个月病假。

回到北京后，我们发现，原先的宅子已经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中完全毁了，这让我们家损失十多万两白银，失去住宅的我们只好先租了一处房子，这才算暂时安顿了下来。

和北京的其他住宅一样，我家原先的住宅是很惬意的四合院。它不是我们自建的，而是翻修了某个公爵的旧邸，从外观上来看，它是一所精美的西式房屋，但西式仅限于外观，房层的内部构造、走廊、庭院和门窗等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中国色彩。整个住宅由16处平房，共175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组成，这些房间勾勒出一个四方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间与房间之间各有走廊相通，如此，无需走出大门一步便能走遍全宅。我们全家包括随员、仆人、马夫和轿夫都住在那里。

住宅内的庭园便是一处中国式园林。小小的池塘里挺立着几丛荷花，几条活泼的小金鱼会不时跃出水面，更奇妙的是池塘的水面上还掠过一架小小巧巧的桥。池塘边的柳枝缓缓地蔓延下来，庭院内小径错落有致，两旁的花圃里则种着各种花草。1899年6月，时值盛夏，整个庭院成了花的海洋，来我们家的每个人都沉迷于那绝妙的千种风情。

在这处耗费了无数心血和金钱翻修的宅子里，我们只住了4天，全家便远赴巴黎了。这实在是一大憾事，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中国高级官员为他的主子付出的很小一部分。

回国后，我们居住的房子是父亲路过天津时，打电报托朋友找的。那

还是一处非常有名的住宅——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寿终正寝之处。迷信的中国人一直不敢入住这处房子，因为他们相信，死过人的房子会闹鬼，不少朋友对我们搬进这里也是百般劝阻，但父亲还是带着我们搬进了这处房子。入住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就我们原来的房子被毁来看，也许朋友们的恐惧是有些道理的。

父亲是朝廷要员，自然不能依仗朝廷要员的身份要回老房子，那是很不得体的事，最后，放弃追究被毁的宅子似乎已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

三月初一，庆王携子前来探望，并带来太后想立即召见我们的消息，我们被告知：翌日早晨6时前到达万寿山。朝见太后是要穿旗装的，而我们在欧洲一直都穿西式服装，母亲对我们没有合适的衣服去朝见太后之事很是担忧。庆王则对我们说，太后很想了解外国人的装扮，所以更希望我们穿西式衣服去。

想着要去朝见太后，我们对服装的选择就变得相当慎重了。我们姊妹的着装从小都一样，但这次妹妹想穿她最喜欢的淡蓝色绒袍，而我则认为太后应该会喜欢红色的袍子。我们最后选定了红袍，帽子也是鲜艳的红色，上面插着美丽的羽毛，为了使全身上下看上去一致，我们还穿了红色的袜子。母亲准备了一件镶着淡紫花边的墨绿色长袍，配了黑绒大帽，上插雪白的长羽毛。

我们住在距万寿山约36英里的北京城中心，当时的我们还只能以轿子代步，为了能在早晨6点之前赶到万寿山，我们必须凌晨3点就出发。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宫，庆王带来的消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前往万寿山的路上，我们时刻都在留意自己的装束是否好看，并一路催促轿夫加快赶路，以准时入宫。

我一直渴望能有机会亲身感受一下宫廷华丽庄严的氛围，而对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的我来说，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父亲并没有把我们姐妹列入满洲籍儿童的名单。按满洲规矩，满洲官员的女儿年满14岁就要进宫作为宫妃的备选——太后当年就以这种方式成了咸丰皇帝的妃子，父亲不希望我们被选作宫妃，便没有让太后知道我们姐妹俩的存在，这样，我们得以在宫外享受了充分、自由的教育。回国后，太后知道了我和妹妹。

那天，凌晨3点——一片漆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人一台轿子从家里出发。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不得不安排两班轿夫更替，于是，3台轿子就配备了24位轿夫，此外，每一台轿子前还必须有一个领班轿夫。还需要补充的是，每台轿子还分别需要一名骑马的侍卫在前面保护，后面再有两个骑马的侍从跟随，每台轿子的最后面则是一辆预备给轿夫们轮流休息用的大车。于是，我们一行45人、9匹马和3辆车的队伍就在万籁俱寂、只闻轿夫吆喝和马蹄“的的”声的街道上急驰。

对我来说，轿子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交通工具。为了避免轿子翻倒，我必须在轿子里一直都保持着安静、笔直的坐姿，如此一来，经过漫漫长途抵达宫中时，我已疲惫不堪。

三十七、初次拜见太后

路途过半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城门口。一般说来，北京城每天晚上 7 时就要关上所有进出的门，第二天早晨才能打开。当我们到达时，城门已经大开，守门的官兵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接到宫里的命令，要打开城门让我们出城。

似乎还是黑夜，在身着官服的官员们的礼节中，我们出了城门。昔日平淡的生活与如今不平凡的遭遇不断在我脑海中重叠、回荡，我不住地猜测，太后有着怎样的性格？她是否会喜欢我？听说太后还有可能留我们在宫中，那让我很是兴奋，如果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劝说并帮助太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我一定要尽力让中国富强起来……幻想着光明的前途，我顺手拉开了轿子的帘幕，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一道淡红色的光芒，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我正怀疑如此遥远的旅途是否会让我们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时，官吏终于来告知：万寿山还有 4 里地，这多少让本已不耐烦的我沉住了气。前往海淀的路上，我们还见识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塔。海淀是一个美丽的村庄，那里有一些整整齐齐的砖瓦房，很干净，但是没有什么楼房。坐在轿子里，我听见路旁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说："这些女子都是到宫里做皇后的。"我忍不住笑了……天色渐渐变亮，鲜活的景致也在我的面前一一呈现，渐行渐过，我们离皇宫已越来越近，接着一处屋顶上覆着黄绿色琉璃瓦的宫殿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宫殿被那些丛山间高低起伏的红墙曲曲折折地围绕着，阳光下的红墙绿瓦就那么自自然然地构成了一幅灿烂的画面。离开海淀后，我看到了一座牌楼，牌楼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建筑，上面的雕花极为精美。轿子最后停在牌楼边，映入眼帘的是百码之外的颐和园大门，大门共有了 3 扇门：中间是一个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小门，据说只

有太后出入时，中间的大门才会开启，离大门500码的地方是两所禁卫军住的房子。我们到达时，左边的小门已经开了，我们的轿子就在门前停了下来。

轿子一停，我便听到有几个官员跑进门去，大声喊道："已经到啦！"两个四等太监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轿门两旁，请我们进园。下轿后，又有另外两个太监带领10个小太监，把太后所赐的黄丝帘挂在轿上，这是我们的极大荣幸。一进门，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大院子里，铺着地砖的院子约有两百码，种了很多花坛和古松，松树上还挂着不少鸟笼。进门的对面便是一排红墙，上面也有三扇门，墙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排矮房子，每排都是12间屋子，那是候应室。院子里，穿着官服的大大小小官员们穿梭往来，看着忙是忙透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看见我们进来，这些官员便傻傻地站在一旁，两个太监领我们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长宽都约20英尺，三面窗户都挂着丝帘，里头的桌椅是黑漆的，上面随意搁了些红色的垫子。在那个屋子里待了还不到5分钟，一个衣着华丽的太监便进来对我们说：

"太后有旨：请裕太太和格格们到东边宫里静候。"话音刚落，那两个引领我们的太监就赶紧跪下："是。"在中国，见懿旨如见太后亲临，接旨时，各级官员都必须恭恭敬敬地下跪。于是，在太监的引领下，我们又从左门出去，到了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的格局和摆设与第一个基本相似，只是现在的这个院子在仁寿宫南面，房间也比前一个院落的要宽敞些。太监带我们进了朝东的房间，房间里挂了十四座形态各异的挂钟，精雕细琢的花桌和椅子上都盖着蓝缎，四面墙壁上也都挂有精致的雕花和蓝缎。没过多久，两个年轻的宫妃过来，说太后正在打扮，请我们稍等片刻。两个半小时后，太后还没打扮好，没有时间观念已成了中国人的陋习。即使如此，因为还不时有太监送来太后赏赐的牛奶等食品，我们倒也不至于太无聊。在这一段时间内，太后赐给我们每人一个镶着珍珠的金戒指，珍珠自然又大又圆。再过了一会儿，太监主管李莲英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太后会立刻接见我们，并奉太后之命，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玉戒指。当时的李莲英已经上了年纪，满脸都是皱纹，是唯一可以头戴孔雀翎的太监，但态度非常好。与太后素未谋面，她就已赏赐了我们诸多珍贵的东

西，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子和善了起来。李莲英走后，庆王的两个女儿也来了。她们问太监：

“她们会说中文吗？”我暗自好笑，便用中文对她们说：

“我们当然能说自己国家的话，我们还会说其他外语。”

“她们说得居然和我们完全一样！”我没料到她们会惊异地叫起来。这下惊诧的是我们了，宫里竟有如此无知之辈！我对宫中很多人的受教育程度怀疑了起来。不久，有人传话说，太后已经准备好接见我们了，于是我们立即动身。又经过3个与前面的庭院非常相似的院子，我们终于到达了一座雄伟的大殿，这便是正殿了。正殿的屋檐上都挂着红丝罩的牛角灯，灯下拖着红色绦子，绦子上还挂着美玉。正殿的两旁是两座雕刻得极为精细、也挂着灯笼的偏殿。

正殿门口，我们遇到一个与庆王服饰相仿的女子，只是她的珠冠中间比庆王多了一只凤。这位女子微笑着向我们伸出手来，姿态非常从容、自然，在我眼里，即便是欧洲贵妇也不过如此神采，后来，我知道了她就是皇后，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妻子。她对我们说：

“太后让我来接你们。”皇后温文尔雅，虽然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性，但让人觉得很知性。这时殿内传来声音：

“传她们进来！”我们马上进殿，一位身着黄缎袍的老太太映入了我的视野，那便是太后了。太后的凤冠上缀满珠宝，中间是一只玉凤，两旁饰着各种珠花，另有一串珠络挂在凤冠的左边。太后的黄绣袍上绣满了大朵大朵的红牡丹，上面是一件网状披肩，披肩用3500粒鸟卵大小的珍珠串成，每粒珍珠的大小、颜色都一样，又圆又光，披肩的边上也都是珠络。太后的手上是两副珍珠镯子、一对玉镯子和几只宝石戒指，右手的中指和小指则分别戴了3英寸长的金护指，左手两个指头上戴着一般长短的玉护指。最后进入我视野的是太后的鞋子，上面也缀满了珠子，中间镶着各种珠宝。

见到我们过来，太后便微笑着起身与我们握手，就那一瞬间，她对我们如此熟知宫廷礼节感到异常诧异，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调教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国外住了多年，但是中国话讲得和我一样流利，又知书识礼。”

"她们的父亲平时对她们一直都严加管教，"母亲回道，"我们自己在国外教她们中文，她们自己也很喜欢学习。"

"我很赞同她们父亲的做法，"太后称，"他对女儿如此用心，让她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她亲了亲我的两颊，拉我的手对我母亲说：

"我很喜欢你的女儿，让她们留在宫里和我作伴吧。"我们谢过了太后，并接受了太后的邀请。随后，太后问了我们很多与巴黎服装相关的问题，她说在宫中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装束，所以希望我们常常穿这样的衣服，我们还发现太后特别喜欢路易十五的高跟鞋。在我们和太后谈话时，一位气宇轩昂的人就站在我们不远处。过了一会儿，太后对我们说：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光绪帝，你们要称他为'万岁爷'，称我为'老祖宗'。"光绪是一个美男子：他额头宽广、鼻梁高挺、眼睛乌亮、嘴唇宽厚、牙齿洁白，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虽然看上去非常瘦弱，但表情颇为坚毅。太后介绍完，他略带羞涩地和我们握了握手，我们面前的他永远微笑着，但我发现他似乎有着重重心事。

李莲英又进来了。他跪着向太后报告说，上朝的轿子已经备好，太后邀我们同往，又说上朝的地方距离这里只有 5 分钟行程。太后的轿子特别大，由 8 个穿宫服的太监抬着，李莲英扶轿走在左边，另一个二等太监扶轿走在右边。轿子前面是 4 个五品太监，后面是 12 个六品太监，每人分别手捧太后的衣服、鞋子、手巾、梳子、刷子、粉盒、镜子、笔墨、纸、旱烟和水烟，最后一个人拿着太后的黄缎凳子。2 个老嬷嬷，4 个宫女也跟着一起去，这串长长的队伍很是有趣，就好像是带着轮子的贵妇人化妆室，可以推着跑。皇帝的轿子走太后右边，皇后的轿子走左边，其他宫眷的轿子也都走左边。

朝堂长约 200 英尺，宽约 150 英尺，殿堂的左边是一张铺着黄缎的长桌。太后下轿后便走进殿堂，登上宝座，皇帝在太后左边一个较小的座位上就座，大臣们隔着长桌向太后跪下三呼万岁。

朝堂后面是一个长约 20 英尺，宽 18 英尺的平台。平台的周围是两英尺高的雕刻极为精美的栏杆，前面是两个门，登上 6 个台阶后才能进得此门，门仅能供一个人出入。平台后面是一座小小的屏风，屏风正面摆放的是太后的宝座，宝座后面还有一个屏风，这个屏风是木刻的，我这一生都

没有见过如此精致的物事，它大概有 20 英尺长，10 英尺高。太后的宝座前是一张狭长的桌子，左边依然是皇帝的宝座。平台上的各种器具和装饰品都有着华丽的雕刻，大概都是些凤凰和牡丹花。太后宝座的两旁各有一枝用孔雀毛做成的大掌扇쬹，大掌扇翣的柄用黑檀木制成。整个宫殿似乎都是用黑檀木建造的，殿内一切陈设都用黄丝绒铺饰。

太后入座的时候，我们和皇后、宫女等都要站到屏风后面去。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太后和大臣的谈话，不久之后，你便可以知道我如何借助这个机会完成了自己心愿。

三十八、在皇家戏院看戏

这一天的经历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被一群几乎与世隔绝的宫廷女性包围，她们和世界上各地的女子一样好奇心极强，围着我问来问去。庆王年轻貌美的四女儿是个寡妇，她问我：

"你果真在欧洲长大并读书的吗？我听别人说，喝了那个国家的水就会把自己国家的一切都忘记。你会讲他们的语言，是因为喝了他们的水还是自己学会的？"我对她说，我在巴黎时，恰好碰到她的哥哥，正要到伦敦参加英王爱德华加冕礼的载振。而当时，如果不是父亲负责交涉云南事件，同样也接到请柬的我们极有可能同去参加典礼。她又说：

"难道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都认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她的姐姐，光绪皇帝的弟妇——一个恬静高贵的女子，静静地站在一旁听我们聊天。最后，皇后说：

"你们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领袖，有些国家是共和制，比如美国，他们就对我们比较友好。不过，现在我们去美国的都是些平民，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会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的，我倒希望能有几个满洲贵族去那里走走，让美国人也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在我的眼里，皇后是那种很有教养的宫廷女性。皇后告诉我，她正在看一部中译本的世界史，所以才知道这些东西。

退朝后，我们从屏风后走了出来，陪太后一起步行到戏院看戏，按规矩，我们在太后身后稍稍隔些距离跟随着。太后一路指点两旁的景物，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经常回头和我们说话，于是她就索性让我们与她并排而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极大的荣幸，她一般很少让别人和她并行的。和普通人一样，太后喜欢各种生物，花草、树木、狗和马，还特别宠爱一只很温顺可爱的狗，给它取名叫"水獭"，她走到哪里，"水獭"就

被带到哪里。走了不久，我们就到了一个大庭院，在那里，我们上了一条环山长廊，沿着长廊，我们最后走到一间戏院。与我想象的不同，戏院沿庭院的四面而建，共有五层。第一层是普通戏台，第二层建成庙宇形状，专门演鬼神戏剧——太后的挚爱，上面三层用作贮藏室和拉帷幕之用。戏台两旁是两排矮矮的房子，那是太后赏赐王公大臣们听戏的地方；正对着戏台的3间大屋是太后听戏的地方，与戏台高度相仿，高出地面约十余尺。这3间大屋的正前面是玻璃窗，玻璃窗很大，还可以随意移动，夏天就换上蓝色的纱格。3间大屋中，两间可以坐着休息，最右边的那间是太后的卧室，里面有一个炕，可以躺下来，太后就带着我们在那间屋子听戏。后来，我听说太后最喜欢在这间屋子听戏，听累了就躺下休息，戏台上锣鼓的喧闹声对她的睡眠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对中国戏院足够了解，你就能知道，在喧闹的戏院里熟睡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刚刚在卧室坐下，戏就开场了，第一场戏是“蟠桃会”。帷幕拉开后，只见一位身着黄袍、肩披红袈裟的天神踏云而出，他请了所有的和尚赶赴蟠桃会。对我来说，最奇怪的莫过于那些戏子看上去确实是在棉花做成的云朵上腾云驾雾，非常逼真。舞台布景的切换和其他设计都异常精妙，没看多久，我就觉得这些戏子的技巧非常高明，他们居然丝毫不用借助其他器械。

天神从天而降时，戏台中央便升起一座宝塔，一位菩萨在塔里捧着香炉念经。紧接着，戏台的4个角上又升起四座一模一样的宝塔，只是比先前那座稍小一些，每个宝塔里面也都坐有一位菩萨。天神降落到地上，5个菩萨便从塔里出来，塔也在同时消失，这些人就在台上边走边念诵，如此一会儿，台上的人就越来越多。当这些人围成一个圈后，一朵两瓣绿叶映衬的粉红色大荷花从戏台后面慢慢升起，随着花瓣慢慢张开，一位身披绸衣，戴着白头巾的观音菩萨出现在了花中央。叶子缓缓张开，一对金童玉女也分别站在了叶子的中间，他们是观音菩萨的侍者。花瓣完全张开后，观音菩萨渐渐上升，同时花瓣慢慢闭合，到最后，观音菩萨就站在花朵顶端了，此时，金童站在观音右边的叶瓣上，手持玉瓶和柳条。在中国的传说中，当观音用柳条蘸了玉瓶子里的琼浆，并把汁液洒到死者身上时，人就能复活。

然后，3 人都走下花瓣、叶瓣，和其他菩萨走在了一起。这时，一位从头到脚都是黄色打扮的老太太从天而降，她满头白发、面目和善，身后还跟了很多侍从，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后王母娘娘了。她庄严地坐上台中央的宝座，说：

"我们可以去宴会场了。"这样，第一幕结束了。

第二幕开场，4 个侍者照看着王母娘娘的筵席，桌上堆满了美酒和蟠桃。忽然，一只蜜蜂飞来了，它洒了一些粉末在侍者的鼻子下面，侍者们就不省人事了。这只蜜蜂便回去报告孙行者，孙行者赶来饱餐一顿蟠桃后，也消失了。

一段音乐过后，王母娘娘领着所有的菩萨、侍从驾临。蟠桃和美酒都不见了，王母唤醒侍者问个究竟。侍者们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说等候娘娘吩咐时睡着了，不知不觉。于是有人建议派人去问问卫兵，看看是谁进来过了。卫兵进来报告说，刚才有一只手拿一根大棒、喝得醉醺醺的猴子出去了，王母娘娘立刻派人传这只猴子。这只猴子住在人间的一个山洞里，顽石幻身而成，因为有腾云驾雾的本领，王母娘娘就让它到天上替她看守果园。

天上的卫兵和使者来到"人间"，找到山洞时，发现孙行者正和许多猴子一起享用从天上带回来的桃子。他们和孙行者打斗起来，但是他们都敌不过孙行者。孙行者本领极高：它有一根海龙王赐给的铁棒，这根铁棒能变成像铁柱一般大，也能变成像绣花针一般小；孙行者还能从身上拔下一撮毫毛，每根毛就会变成一只像它自己一样也拿着铁棒的猴子。这时，二郎神放出了哮天犬，它咬住了孙行者，孙行者被抓，并解押上天，王母娘娘吩咐把猴子放到炼丹炉里去烧。烧了很久，大家都以为猴子必死无疑了，便纷纷离开。但这猴子是不会死的，众人离开后他就出来了，还顺手牵走了几颗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丸。逃回山洞后，孙行者吃了一颗药丸，又把其他长生丸分给小猴子们吃。此时，天上的卫兵发现了猴子逃走，药丸也丢了，便立刻报告王母娘娘。第二幕结束。

第三幕开场，王母娘娘派哪吒去捉拿孙行者，哪吒是一个小神仙，孙行者对他很是蔑视：

"你这个小孩也想和我斗吗？"两人各施法宝，良久之后孙行者占据上

风。王母娘娘觉得很失望，只得请出了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联袂出马。孙行者对如来早有所闻，见到后就一言不发，如来手指一动，它马上下跪。如来带走了孙行者，并将一座山压到它的身上，并说等它改了性子才能放出来：

“未来某年某月某天，一位圣僧要路过此地到西天取经，那时候我会让你出来，你必须保护圣僧的安全。这西行一路异常艰辛，但如果最后他能顺利取到真经，你现在所犯的错就可以赦免了，你也可以重新回到天上，过以前那样神仙般的生活。”整个一场戏就到此结束了。

我对这场戏感觉很好，这些演员演得逼真而绝妙。但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些演员们居然全是太监，在我心里万万没想到太监还会有如此出色的表演天分。太后说，布景都是太监依据她的意思设计的。这出戏按情节的进展分成了好几幕来演，并不像中国传统戏院里演的那些戏，虽然太后没有到过国外，但在她设计的戏里，却有不少元素暗合国外的剧情，这让我很惊奇。太后喜欢与宗教有关的书籍和鬼怪故事，也喜欢把这些都编排成戏本，亲自排演，这是太后引以为傲的。

就这样，太后坐着，我们站着，聊了一会儿。太后问我是否明白戏里演的东西，我说我都懂，她看上去就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她和蔼地说：

“哦，你们饿了吗？谈得高兴，竟忘了吩咐预备饭菜了。你们在外国能吃到中国菜吗？你们想不想家？要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啊，我是一定会想家的。不过，你们要明白，在国外待这么些年不是你们的责任，是我要派裕庚去法国的。至今我还为你们骄傲，我要让外国人明白我们中国女子也能说外国话。”太后说话间，几个太监已经在外面的屋子里摆下三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而更多的太监则手捧食盒等候着。这种用黄色漆漆过的食盒可以放 4 只小碗 2 只大碗。顺便说一下，这些碗也都是用黄漆漆过的，上面用绿漆漆着龙或写着“寿”字。桌子摆放整齐后，这些太监们就排成两排，一个接一个将食盒传了过来，最后，4 个太监接过了食盒并把它们放在桌上，这 4 个太监都穿得很体面。

太后并不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吃饭，她到什么地方，她的用餐地点就要设在那个地方。

我大概点了一下，一共有 150 种食物，分成好几行排在那里；这一行

是大碗装的，那一行是小碗装的，还有一行是小碟子装的……全部都按种类排得极有秩序。太监们陆续上菜的时候，几个宫眷捧着食盒走进来了。宫眷们也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不禁想，如果我留在宫中是不是也要做这些呢？食盒看起来并不轻便，但是宫眷们拿得十分轻巧。两张小桌子已经在太后面前摆开，宫眷们打开食盒，取出精美的果盘，果盘里面是糖莲子、核桃、瓜子等各式美味。太后说她喜欢甜食更甚于肉类，也给我们赏赐了一些。我们谢过太后就开始吃那些糖果，很好吃。太后的胃口很好，每只碟子里的甜食她都吃了不少，我在一边对她是否还能吃下午饭表示怀疑。太后吃完后，马上就有宫眷上来搬走了食盒。太后对我说，剩下的食物她常常赏给宫眷们。

不一会儿，一个太监就捧上了茶水，茶杯是纯白的美玉雕就，茶托和茶盖是黄金的。然后，另外一个太监捧着一个银托盘进来了，托盘上是两只与前一只完全一样的玉杯，一只里面装着金银花，另一只装着玫瑰花，还有一副金筷在杯子旁边。两个太监在太后面前跪下，举起茶杯。太后揭开金盖，夹了几朵金银花放进茶里。太后边品茶边说，她最喜欢这种花，放到茶里有种特别的香味。

太后再次命太监进来送茶，并亲自在茶杯里夹进金银花，看着我们喝。“我让你们也尝尝，看你们喜不喜欢。”我尝了一口，味道果然很好。我从未试过这样的茶，我实在想象不出来的是为什么放进几朵花后，茶便变成了美味的饮料。

三十九、与太后共餐

喝完茶后，餐桌上已经准备好了各种菜式，太后带我们出去用餐。一进餐室，太后就吩咐太监把碗碟上的盖子全部拿掉，而我心里嘀咕的是，吃了那么多甜点后，太后还能吃得下正餐吗？太后自然是坐首席的，我们就站在下面。她说：

"在戏院的时候，通常是皇帝和我一起用餐，不过现在他还和你们不熟，怕难为情，所以今天就你们仨和我一起吃饭吧，希望不久之后你们很快就能熟悉起来。"和太后共餐自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我们马上叩头谢过太后。叩头实在是一件很费力的事，只是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太后命太监帮我们摆上碗筷，筷子和汤匙都是银的。太后对我们说：

"让你们站在那吃，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不能改变这祖上传下的规矩，你们要知道，就是皇后，她在我面前也是从来不坐着用餐的。外国人知道这规矩一定会笑我们野蛮，所以我不想让这种事传到宫外去。以后你就会看到，我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本来的样子。"

太后和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着她，她的饭量真是不小。

牛会耕田，宫里的人认为吃牛肉是一种很大的罪过，所以宫中禁吃牛肉，而吃猪肉、羊肉、鸡、鸭、蔬菜等。今天做了 10 种不同口味的猪肉，肉丸就有红烧和白灼两种。用酱油炖出来的红烧肉很美味，此外还有肉丝炒笋、樱桃炖肉、葱爆肉片、鸡蛋肉饼、白菜炖肉、萝卜炖肉等等，羊肉和家禽也都有好几种做法，太后很喜欢葱爆肉片，我也很喜欢。餐桌的正中是一只直径约 2 英尺的大海碗，碗里盛着清汤鱼翅、全鸡全鸭，这碗是瓷的，和其他碗一样都是黄色的。桌上也有鱼翅，这在中国是一种珍贵的

食品。此外，还有用松叶裹着熏熟的熏鸡和熏鸭，带有松枝的香味。

还有一种太后喜欢的食品：把熏猪肉的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再放到油里煎一下。

满洲人还不习惯吃米饭，他们更喜欢吃面食。今天的面食有很多种，烘焙的、蒸的、煎的都有，味道则有甜有咸，还把形状做成了龙、花、蝴蝶什么的，更有一种中间还包着馅儿。太后还爱吃各式各样的酱料和糖水绿豆糕、花生糕。

太后让我们多吃一些，但我不能吃太多，时刻留意太后的言行才是最重要的。最后上来的是各种米粥，太后提醒我们吃完肉后应该喝点粥。

用完餐后，太后起身：

“你们和我一起到卧室去吧，让皇后宫眷们吃饭，剩下的这些是她们的午饭。”我们跟着太后进入了卧室。我在出门时回头看了一下，皇后和宫眷都围着桌子吃饭，她们吃的时候非常安静，和我们一样，也都站着。

戏还在继续，但演出的神怪故事已经没有“蟠桃会”那么有趣了。太后躺了下来，太监马上送了茶上来，太后吩咐太监也给我们送几杯。太后的宠幸让我们觉得很高兴，君为天是中国人历来的思想，君主的命令就是法律，臣子与君主讲话时不能与之对视，今天这种特别待遇大概真是破天荒了。以前别人常常对我说，太后的脾气极为暴躁，但现在看来，她对我们如此慈祥，就像是一个和蔼的母亲对孩子那样，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以前听到的话是否准确。在我眼里，太后似乎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女子。

休息了一会儿，太后对我们说：

“时候不早了，你们回家吧。”她赏给我们 8 只装满果脯糕点的食盒，对母亲说：

“把这 8 盒食物带回给裕庚，让他安心养病。我希望他吃了我送去的药后很快就能康复。”我想父亲肯定会很感激太后的恩典，虽然他不能享用这些食物。从巴黎回来后，父亲一直都在养病。

当太后赏给我们食盒的时候，我们又叩了头。凡太后有赏，我们就必须叩头谢恩。

临走时，太后对母亲说，她希望我们能成为她的宫眷住进宫中，因为她很喜欢我们。这又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所以我们再次叩头谢恩。接着，

太后又询问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入宫，并告诉我们无需带很多衣服进宫，她会让人给我们安排好一切，最后说希望我们能在两天之内就进宫。在她引领下，我们还去看了她给我们预备的3间房子，房子就在太后的乐寿宫左边，有3大间。傍湖而建的乐寿宫是太后最喜欢的地方，她喜欢在那里读书、休憩，兴致很好的时候，她还会在湖里划划船，玩玩水。乐寿宫里的房间很多，每间都有每间的用处。

参观完屋子后，我们和太后、皇后以及许多宫眷道别。依然是长长的旅途，我们带着疲惫的身躯和愉悦的心情返回。我觉得那是我这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天。

令我诧异的是，一进家门，我便看见几个太监已带着太后赏赐的每人四匹锦缎等着了。我们又是一番叩头谢恩。礼物是送到家中的，按照规矩，我们把缎子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对缎子叩了叩头，再请太监回去转告我们对太后的感激之情。

我们给了太监每人10两赏银。太监送东西来，我们是应该给赏钱的，这是中国的规矩，这种赏钱在太后看来是正当的，也是被允许的。后来，我还知道了太后派出送礼的太监回宫后，每次都要向太后报告被赏的人对于太后的礼物是怎么表示的：如何谢恩，给太监什么赏赐。关于我们，太后还问了很多：我们的住处、我们对太后的态度，等等。宫里的人都比较喜欢嚼舌头，我们再进宫里时，他们给我们说了很多那天我们回家后，太后问了些什么事。

这次，我们只在家待了3天，就又进宫了。母亲很不愿意离开病床上的父亲，但是太后懿旨更不可违抗。

进宫的第一天非常忙乱，我们要先去谢太后的恩赐。那天，太后很忙，她要接见俄国大使夫人渤兰康太太，她送给太后一张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问我懂不懂俄语，我很诚实地回答说我不懂，但我告诉她大部分俄国人都能说法语。太后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但是她又接着问我："反正我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懂俄语呢?"她一边说一边瞟一名宫眷。我想这里面是一定有原因的，大抵是那名宫眷曾经欺骗过太后，我能明白太后的想法，而她似乎也相当欣赏我说实话。不久，我证实了我的猜想：那个宫眷被太后赶出宫去了，她说她会说俄语，实际上，她一字不识。

那天太后的侄子德裕定亲，这样宫里就要演戏，这是那天忙乱的另外一个原因。按照满洲贵族规矩，两个贵族出身的女子必须去新娘家去，而新娘则预先坐好在床上，盘膝闭眼。两个贵族女子先在她的膝上放置一个玉如意，大抵一英尺半长，玉如意代表着“万事如意”，再在她的衣服纽扣上挂上两个绣花小荷包，每个荷包里都有一枚金圆，最后将两只刻着“大喜”字样的戒指给新娘戴上，整个礼仪就完成了。

简单而肃静的仪式完成后，那两个贵族女子回到宫里告知太后：礼毕。

四十、接见俄国大使夫人

大使夫人到来的前一天，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宫中没有地毯，我们长长的衣服拖在地板上很容易损坏，更糟糕的是，太监们还常常会踩着我们的长裙，为了方便一些，我们平日在宫中的服饰很简单。得知大使夫人要来，我们对太后说必须换过衣服才能去见大使夫人。太后说：

“为什么你们必须要穿长裙呢？拖着那么长长的尾巴，我看还没短衣服好看呢。你们第一天进宫，我看到你们衣服拖着的长尾巴就觉得很好笑。”我们想解释，太后又接着说：

“我想是因为长裙比短裙要庄重些，是吗？”我们赶紧回答说：“是。”于是太后又说：

“那你们就赶紧去换最美丽的长裙吧。”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去换衣服，我和妹妹穿镶着花边的淡红色礼服，母亲穿的是绣着黑色芙蓉的灰色礼服。那复杂的长裙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太后又派了太监看我们进展如何。打扮完毕，太后看到我们的第一反应是：

“噢，3 位长尾巴仙女！”接着又问：

“你们走路的时候，手里是不是要提起半件衣服？这样会不会很累？这种礼服是很好看，但我不喜欢那长长的尾巴，难道这衣服后面就一定要有长尾巴？让外国人知道我看你们穿西式服装时，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呢。也许他们会不太赞同，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明白我对西式服装也很有讲究的，我还没见过哪个外国女子穿得和你们一样漂亮呢。外国人戴的珠宝首饰都很少，我想他们肯定没有中国人有钱，有人对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能有我这么多珠宝首饰，可就算这样，我还在不断添置我的珠宝首饰呢。”

我们忙碌着，做好了迎接渤兰康太太的一切准备，大约 11 点的时候，

她终于出现了。我妹妹在会客厅接待她，并引她上仁寿殿觐见太后。太后坐在中间的宝座上，左边坐着皇帝，我站在太后的右边做翻译。那天，太后身着绣着彩凤和“寿”字样的黄色缎袍，袍子上镶着金边。鸡蛋般大的珍珠挂满了全身，手上还戴了许许多多金镯子、金戒指和金护指。妹妹把渤兰康夫人领进殿堂后，夫人向太后行礼，太后则与她握手，接着渤兰康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以一篇极其优美的开场白表示她欢迎大使夫人，并对沙皇及皇后的盛情表示了谢意。渤兰康夫人不懂英语，所以我都替太后翻译成了法语。太后又让皇帝出来与渤兰康夫人见面，他们握了握手，皇帝又问沙皇和他的皇后好。随后，太后走下圣座，领着夫人去了她的宫里，她们大约交谈了10分钟，太后便让我引渤兰康夫人去见皇后。

按照满洲规矩，婆媳之间的礼节极其严格，大使夫人朝见太后时，皇后一直坐在屏风后面。我便引导渤兰康夫人到屏风后去见皇后，之后，我们一起去用膳，厨房准备了满洲菜。

汉人和满人的习惯不尽相同：汉族的习俗中，每道菜都盛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所有的菜都放在桌子中央，食者自行挟取；满族则习惯于每人分一份食物，这与欧洲各国相同。太后认为满族的吃法干净又高尚，还节约时间。宫中的菜式总是精致而干净，外国客人到访时更是如此，鱼翅、燕窝等名贵佳肴都是这次设宴招待大使夫人的食物。

那天早晨，太后就已经吩咐过：餐桌布置得要好看。入席时，我觉得那天的餐桌的确布置得很好，除了日常的餐具，每个人还有一个金质龙座，筷子之外每个人还配置了刀叉，银质的桃子餐碟里盛的是杏仁、瓜子。

陪大使夫人的都是公主和宫眷，太后和皇帝从不和客人同席。饭吃到一半时，一个太监进来，说太后要我马上去见她。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不断打鼓，想着肯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太后要责备我，或者就是太监传错了，这在宫中也很常见。当我见到太后时，她在满脸笑容地等着我，与我想象的不一样，她说渤兰康太太是一位端庄而礼貌的女子，以前来过宫里的女子都没有像她那样知书达理的。她接着说：

“她们看轻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她们自以为自己很文明、很有教养，我却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们所认为的野蛮人，比起她们来说，还更文明、更有礼呢！”凡是外国女子来访，无论她们什么样子，太后对她们都很客气，也会一视同仁，但等她们走后，太后就会在我们面前指点评论一番。随后，太后让我把一块非常漂亮的翡翠送给大使夫人。我把它交给了大使夫人，她要求亲自去感谢太后，我便又陪她去太后寝宫。

用餐结束，大使夫人再次对太后表达了谢意。渤兰康夫人告辞的时候，我们送她出去，轿子已经在殿门口等候多时。

太后有个规矩，送走客人后，陪客的人一定要去汇报。大使夫人走后，我们去见太后，太后问我们渤兰康太太说了些什么，是否喜欢她赏赐的玉，是否满意今天的菜式等等。我想，或许太后也有平民女子喜欢闲聊的一面。

太后对我的翻译大大赞美了一番。她说：

“虽然我不懂外国人的话，但我还是听得出你说得很流利，以前还从来没有人翻译得像你这么快呢，学得这么好，那就一直留在我身边吧。有时候她们也自己带翻译过来，可是我都不知道翻译讲的是什么话，只能勉强猜测她们的意思。我很喜欢你，你这一辈子就留在我身边吧，将来我自然替你找一个好夫婿，不过这事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很高兴太后这样说，因为这代表着太后对我的特别宠爱，不过，定亲之事让我颇感不安。后来，我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情，她安慰我说不用太担忧，就算太后提这事情，我也照样可以婉言回绝。

那天我们起床特别早，把渤兰康太太所说的话都转告完毕后，太后恩准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她说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也不需要我们了，而我们也做了许多事情，一定很累。再次行礼后，我们便告退了。

四十一、成为太后的女侍官

我们住的房子一共有4个大房间和1个大厅，我们母女3个一人住一间，还有一间是侍女们的。太后还差了一个太监侍候我们，这位太监姓李，但宫中李姓太监实在太多，我们还是分不清楚。他告诉我们，太后还派了4个小太监来服侍我们，如果他们不听我们吩咐，可以告诉他。

从太后那里离开后，李太监陪我们走了很久才回到我们自己的房子。回来后，他指着一处宫殿说：

“那就是太后的寝宫，我们刚从那儿离开。”我不明白的是这么近的距离却走了这么久？太监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这处房子在皇上寝宫的右边，从这处房子到太后寝宫的路已经被太后截断了，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路会被截断。你们看，这所房子现在是面向湖的，但它原来面东。”

“对着湖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样更好呢。”

“等着吧，”他笑了笑，“慢慢地，你会听得越来越多，看得也越来越多，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奇怪了！”

我惊诧于太监的话，但是我不愿意再问了。他还告诉我们，皇帝的寝宫就在我们房子后面，和太后的寝宫非常相似，而且很大。顺着他的指向，我看到那个庭院里的一些树已经伸到了外面，他又指着皇帝寝宫后面一处稍低的大房子给我们看，说那是皇后的寝宫。皇后的寝宫两边还各紧挨着两处房子，左边是瑾妃的住处。太监说，皇帝和皇后的两个寝宫本来有路直通，但是老佛爷把路切断了，从此，皇帝和皇后的寝宫之间就没有路了，皇帝只能经过太后的寝宫才能到达皇后那里。我想这大概就是太后监管皇帝和皇后的法子吧，对我来说，这些事都很新鲜，我也不能因此而下什么断言。我怕李太监还要继续跟我唠叨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就对他说

我很累，想回房休息，这样才把他打发走。

走进我们的房子，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屋子里的家具都是黑檀木的，铺着红色的垫子，十分精致；窗帘是红纱的，临窗是砖砌的炕，上面铺着木板。炕的前半段中间处有一个洞，供冬天生火用，白天，我们就可以在炕上放上炕几，喝茶聊天。

过了一会儿，太后就派太监送饭来了，他把饭放在大厅的桌子上，说让我们随便些。那天，我们都很累，也就没吃太多。李太监在我们刚准备休息的时候又来了，提醒我们第二天早晨5点必须起床，这是不能迟到的，我叫太监5点的时候在窗上敲两下。那个晚上，我们睡得很晚，一直在床上聊着那天遇到的趣事，直到迷迷糊糊地睡着。听到敲窗的声音时，似乎我才刚刚睡下。

我马上起床，打开窗户，天已亮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湖面上，宛如一面镜子，真是一幅绝妙的景致，远处是太后钟爱的牡丹山，牡丹已经用她的艳丽装饰了整座山头。我赶紧穿戴完毕，赶到太后寝宫，皇后已经在走廊里坐着了，皇妃们也在，还有很多宫眷，她们中的大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向皇后道了早安，太后说妃子不是很尊贵的身份，我不用向她们行礼。皇后把我介绍给那些宫眷，宫眷一般都由满洲高级官员们的女儿担任，里面有几个很漂亮，当然，我现在也是宫眷了。皇后介绍给我的这10个人（正巧是10个）还从来没有见过太后，她们现在待在宫中还只是学习阶段。所有宫眷的穿着都和皇后一样，是那种非常奢华的旗装。

和她们稍稍谈了一会儿，我就随皇后进屋去了，遇到了庆王的女儿四格格和一位年轻的寡妇袁大奶奶，袁大奶奶是太后的侄媳妇，24岁，她们正忙着给太后准备衣服。皇后说，我们必须马上去太后的卧室，伺候她穿衣服，于是我们立刻赶到她的卧室。见到太后时，她还在床上，我们上前问候"老祖宗吉祥"，太后则微笑着问我们昨晚睡得好不好。我们回答说很好，房间也很舒服。而其实我一直在想的是：前一天我们来回折腾地跑了很多路，如此繁忙让我们很不适应。睡着的那一刻当然是比较舒服的，但我们的实际睡眠还不够平时的一半。

太后问我们吃过早餐没有，我们说没有。她责备李太监不该忘记我们的早餐，并叮嘱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就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要什么

就管他们要。”

太后习惯穿着衣服睡觉，睡衣每天更换。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她的白色线袜，再用那种很美丽的丝带绑好，我们伺候她穿上一件软软的粉红色衣衫，外面套了件绣着竹子的短袍——早晨她总是穿平跟鞋，不能穿长袍。着装完毕，太后移步去了窗前，两张长长的桌子已经摆好了各类化妆品。

太后慢慢地洗脸梳头，对我母亲说：

“宫里的侍女、太监，还有老嬷嬷都收拾不来我的床，我也就从来不要她们碰，我的床总是由宫眷整理。”她回头对我们姐妹俩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宫眷也要做这种低贱的事？不过呢，我都可以做你们的祖母啦，替我做点这些事也不是很过分吧？你们俩不用亲自动手做这些，让别人来做就行了，”她又对我说：“德龄，你是我的头等女官，你来就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需要你做的事情不多，你只要在外国使者朝见我的时候做些翻译，管着我的珠宝就行了，粗活是不用你做的，容龄也可以挑她喜欢的事去做。你们俩和四格格、袁大奶奶一起为我做事，但你不用对她们很客气，如果她们对你们不好，你们随时告诉我。”太后的这番赞美对我来说自然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谦虚一番，这就是规矩。接着，我谢过了太后：

“我才疏学浅，恐怕不能担此重任，以免辜负太后重托。我觉得让我做些小事是最好不过的。不过，我一定会尽力去学着做所有的事，以便好好侍候太后您。”我还没说完，太后就笑着嚷嚷了起来：

“行了，你还说这些话！真是过分谦虚啦，你这个小姑娘不仅聪明，还一点都不骄傲。我觉得很奇怪，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却还是个标准的满族姑娘，知道我们最细微的礼节。”太后又接着打趣说：

“你不妨先试试，如果你真的无法胜任，我会找人来接替你。”既然太后已经发话，我也只能领命。于是，我就走到太后床前学别人怎么铺床，因为这事总会轮到我。事实上，那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太后一起床，太监就会把被褥拿到外面去晾。宫眷们再用刷床的刷子把雕花木床刷干净，先铺上毡子，然后再铺上三条黄缎褥子，最后还要铺上几条黄缎子床单，上面绣的是蓝云中穿行的金龙。末了，还要放上许多好看的枕头在床上。

太后日常用的那只枕头里装的是茶叶，据说茶叶可以保护眼睛；另外一只枕头的中间开了一个 3 英寸见方大小的洞，大约有 12 英寸长，里面装着干花，这只枕头很特别，只要睡在上面，将耳朵紧贴在中间的那个洞上，就可以听到任何细微的声音。这样，太后总能知道任何一个走进她的人。

黄色的绣花床单上，6 条被子叠得很高，淡红的、淡蓝的、绿的、紫的，各种颜色就这样撒落在床上。床顶的木架子也是精雕细琢，雪白的绣花绸帐顺着床架温柔地滑落开来，许多小小的、装满了香料的丝织网袋也静静地挂在那里，太后最常用的香料是麝香，只是它的香气太浓郁了，会让不习惯的人觉得头痛。

我们大约花了 15 分钟就把床铺好了。转身过来，一个太监正在替太后梳头发，于是我就站在旁边看着。虽然太后上了年纪，头发却依然像黑丝绒般又黑又软，太监把她的头发中分，随后拢到耳朵后面，然后再绕回头顶，盘成了一个很紧的发髻，发髻用两根发簪固定在头顶中间。太后习惯了先梳头后洗脸，她有几打不同的香皂。洗完脸后，她会先用一块软软的毛巾把脸轻轻擦干，然后拍上花露蜜，最后是淡粉色的香脂。

梳洗过后，太后对我说：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装扮自己。是的，我很喜欢装扮自己，也喜欢看别人装扮得漂漂亮亮。小姑娘装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看着心里就高兴，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更年轻一些。”我回答说，太后看来又年轻又漂亮，我们和太后比起来是年轻一些，但总也比不上太后的美丽。太后喜欢恭维，我说的这些话似乎让她很高兴。那天早上，我一直都在留意太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太后把我带到她的珠宝房。房间的三面墙上都是一格格从地上到屋顶、排得整整齐齐的木架子，架子上都是黑檀木匣子，里面装着太后的珠宝。每个匣子上都贴着一张小小的黄纸条，写着匣子里盛放的东西。太后指着右手边架子上的一排盒子对我说：

“这些都是我平时要戴的，你要经常来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其余的都是特殊场合才会戴的。这间屋里大约有 3000 盒，别的房间里还有很多，有空我再带你去看吧。”她接着又说：

"我本来想将所有的珠宝都列一张清单给你，这样你就可以照着清单查点，可惜你不懂中文。"我听了很是诧异：谁告诉太后我不懂中文？但我不敢问，只能对太后说：

"虽然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学习中国文字上，但也读过一段时间中文书，平常的读和写我还能胜任。假如太后要开清单给我，我可以试着去读读看。"

"这真是奇怪，"她说，"你第一天进宫，有人就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懂中文，可惜我已经忘记那是谁说的了。"太后边说边看着周围。我想，太后肯定不会忘记那人是谁，只是她不愿意对我说而已。她又说：

"如果你今天下午有空，我们一起把清单看一遍。现在，你去把第一排的5个盒子拿来吧。"我把这5个盒子送进她的房间，一一打开后摆在桌上。第一个盒子里盛着一朵美丽地令人炫目的牡丹花，牡丹的花瓣就像真花一样抖动着，那是用很细的铜丝把珊瑚串成的，太后将这朵花插在右边鬓角上。第二个盒子里是一只很优雅的蝴蝶，依然用宝石和铜丝串成。太后自己发明了这种方法：先用宝石雕成花瓣状，末端打上小洞，再用铜丝把它们串起来。另外两只盒子里是镯子和戒指：一对金镯子镶了珍珠，一对金镯子镶了玉，还有细细的金链，也挂着宝石。最后两盒是珠串，样子美极了，我看着就很喜欢。太后先拿出的那串是梅花形的，中间是一粒很大的珍珠，5粒小珍珠滴溜溜地围着那颗大珍珠，一朵梅花就出来了，然后还又是5粒小珍珠，一粒大珍珠，又一朵梅花跑出来了，一朵又一朵地连下去就成了很长的一串……太后把它挂在纽扣上。

这时候，有一位宫眷送来了几件袍子，这需要太后自己选。那些袍子都绣着美丽的花，颜色也很绚丽，太后一件都没看中，叫她拿回去再送几件来。过了一会儿，那宫眷又送来另外一些袍子，太后在这里选了一件，袍子是湖绿色的，上面绣着白鹤。她穿上后，站在镜子前仔细打量了自己一会儿，拿下了头上的蝴蝶：

"你看，我很讲究这些穿戴细节，这只玉蝴蝶太绿，这就和我的衣服不配了，你把它放回去，把第35只盒子里的珍珠鹤拿过来吧。"我回到珠宝房里，找到了第35只盒子，把它拿给太后。太后打开盒子，那是一只镶满了珍珠的仙鹤。鹤的嘴是珊瑚做的，鹤身本来是银的，但珍珠那么细

密地镶在上面，就让人很难发现那是银底的了，这是一件精致到让人感慨的珍品，珍珠的光泽和圆润度都堪称完美。太后的手巾和鞋子上自然也都绣着花。

太后刚刚穿戴完毕，光绪皇帝就到了，他也穿着礼服。他在太后面前跪下：

“亲爸爸，吉祥。”皇帝称太后为爸爸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太后喜欢我们用男性称谓来称呼她，就好像她喜欢做男人，这可能也是太后的一种嗜好。

我不确定是否要向皇上行礼，不过，礼多人不怪，但我必须要等太后和皇上不在同一间屋时才能行礼，太后面前不能向其他人行礼。不一会儿，皇帝出去了，我就跟着他出去，并向他行礼。行礼的时候，太后也出来了，她并没有对我说什么，但看我行礼的目光很特别，似乎很不喜欢我这样做，我局促不安地想，或许礼多也会招人怪。

回到太后的房里，一个小太监正在靠左的桌边，手里拿着几只黄盒子，太后坐在一张很大的椅子上，那是她的小宝座。小太监打开黄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有一个密封袋，太监把它取出并呈给太后，太后用象牙柄的小刀拆开密封袋，看上面写了什么，这些都是各省部的奏章。皇上这时也站在桌旁，太后看完便递给他，我站在太后的椅子后面，看着皇上浏览完了这些奏章。浏览完毕，奏章又放回盒子。整个过程安静地让人害怕，我们大气也不敢喘。随后，李莲英进来，说轿子已经预妥，请太后起身。太后便向外走，我紧随着扶她下台阶，之后又扶她上轿，皇帝、皇后、太监还是按我第一天进宫时的顺序跟在后面。太后登上朝堂的宝座，我们移至屏风后，早朝开始了。我对早朝的礼仪和内容很有兴趣，但那些宫眷总围着我，最后乘她们和我妹妹聊天，我找了个机会溜到一个角落听太后和大臣们的对话。

雕花的屏风给了我一些空隙，从那里望出去，太后和一位将军正在对话，庆王也带着军机处的人进来了。结束了和将军的对话，太后与庆王商议官员补缺之事，庆王把一张名单呈给太后，太后看后提了几个人。庆王说：

“有几个人的名字虽然没有被列在这单子上，但他们也很适合。”

“好。按你的意思办吧。”太后说，又问皇帝：

“这样可以吗?”

“好。”皇帝答道。早朝就这样结束了，大臣们退下后，我们也从屏风后面出来了。太后说想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宫女拿来了镜子——太后要换首饰，太后将那些沉甸甸的珠宝一一摘下后就剩下一个光溜溜的发髻了，我帮她打开了太监送来的小盒子，从里面拿出几朵娇娇俏俏的小珠花。太后在发髻的一边插了一朵小珠花，另一边插了一只浅绿色的玉蜻蜓，她说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小珠花了，这些换下了她早朝时奢华沉重的珠宝。

太后换首饰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在忐忑，怎么处理这些换下来的首饰呢？数量之多，重量之沉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也没有把那些首饰盒带过来。正当我开始紧张太后会因为我的错误而责罚我时，一个太监送来了这些盒子，我这才松了口气，赶紧把太后换下来的宝贝一股脑装了进去。

四十二、陪太后游玩

进宫的第一天忙忙碌碌，没有人告诉我太后的喜好，没有人对我说她的生活习惯，她的日常安排，这一切都让我失措，好在我事事都仔细观察，一天下来也就有了个大概了解。太后换下珠宝后，我把它们装进太监拿来的盒子里，但我还不知道应该立刻把它们送回珠宝房，还是等候吩咐行事？我犹豫不决时，太后正在和我母亲说话，于是我决定先送还珠宝房。送罢归来，我遇到了太后，当时太后已经换完了衣服，一件天青色袍子，没有绣花，只镶了个粉红色的花边，非常合身。我注意到太后看起来比原来矮多了，大概是她换上了平跟鞋的缘故。太后问：

"刚才你去哪儿了？"我便把首饰的事对她说了一遍。太后说：

"不错，这正是我的意思，换下的首饰要立刻送回珠宝房，早晨我忘记告诉你了。谁教你这样做的？"

"没有，"我回答道，"不过，我想如此贵重的物品让太监拿来拿去还是不妥，况且我想太后今天也不会再需要了，所以应该把它们送回珠宝房。"

"我明白了，这些女孩什么都没告诉你。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我很满意你的所做所为，差点就以为有人告诉过你应该怎么做呢。你没必要和那些人有太多交往，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来问我。"

太后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肯定会有人因为嫉妒而在背后说我一些坏话，好在太后很喜欢我，也处处照顾我，不过，我自己慢慢想，大概也都能想清楚一些事。

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太后笑着对我说：

"你看我是不是好多了吗？我要走到那个山顶去吃饭，那里风景很不错，我想你会喜欢的，跟我一起去吧。"

其时，皇帝已经回宫，李莲英也早早离开了。一路上，太后尽挑一些好玩的事说，似乎一切国家大事都已尽在掌握，她也没有什么烦恼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后是比较豁达的。正想着的时候，太后扭头对我说：

“看啊，好多人跟着我们呢。”我扭头一看，护送太后上朝的那一群人也都来了。太后寝宫的西边是一条这头望不到那头的长廊，长廊弯弯曲曲地沿着湖泊逶迤着，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灯，这些灯把长廊辉映得特别绚烂多姿。

太后走得极快，我们必须小跑着才能跟上。太监和宫女都走在太后右边，只有一个捧着椅子的太监跟在我们后面，照例，椅子上铺的还是黄缎。黄缎椅和“水獭”必须随时跟着太后，太后出来散心、游玩的时候常常在这张椅子上休息。很长一段路之后，我已经开始累了，太后却还是走得很快，丝毫不见累的迹象。太后问我，待在宫里开心吗？和她在一起会不会不舒服？我对太后说，侍候她是我几年来的梦想，也是我非常乐意的一种荣耀，几年的梦想得以实现了，我很开心，而且很满意。

最后抵达的地方有条石雕船，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见过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但没有谁像太后这般强健的，不过，中国幅员辽阔，没有这种体力不可能做到日理万机。

石雕船是一种以雕刻来体现美的艺术品，极为壮观，可惜的是这个艺术品如今已经很不堪了，很多雕刻已经被破坏。太后指着它说：

“庚子年，洋人的军队损坏了这个石雕。那排琉璃彩画现在就变成这样了，那颜色现在都成什么了！我也不想去修，就算是纪念吧。”我们在那站了不久，太监搬来了太后的黄缎椅，让她坐下休息。闲聊的时候，两条华美的大船也划了过来，船的后边和左右两边跟来了很多非常精致的小船。放眼望去，这些船就像是大海上的浮塔，极其美丽，那个最美丽的浮塔上还挂着镶缎边的红色窗帘。太后说：

“那边泊着一条船。我们坐船去西边用餐。”太监小心地伺候着太后登上了船，我们紧随其后。船窗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船里的桌椅上也是形态各异的雕花，家具都是檀木的，铺着蓝缎垫子。船上还有两个小房间，太后说我们可以去看看，进去后才发现，一间是更衣室，有全副梳妆器具，另一间内设两个铺炕，还放了几张小椅子，那是让太后休息时用的。

太后示意我们坐在船板上，太监送来红缎垫子并帮我们铺好。这样坐对穿着洋装的我们来说很是不便，但因为没有太后的首肯，我们也不能随意换成便服。不知怎么，太后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不便，就让我们站起来，还让我们看后面跟过来的船。我把头伸出窗外，正好看见皇后的船就跟在后面，皇后冲我挥挥手，我也向她挥挥手。太后笑着说："我给你一只苹果，你扔给她们？"太后拿了一只苹果给我，我用力一扔，苹果落入水中，发出扑通一声。太后让我再扔一个，苹果的命运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太后就自己扔了一个苹果，正好砸到一个宫眷的头上去了，我们都哄笑。这时，另外几条船也过来了，一条船上全是太监，一条船上都是宫女和嬷嬷，其他船上则是太后的午餐。其时，湖色美丽非凡，阳光的照耀更让它碧波荡漾，我对太后说，这种颜色让我想起了大海。太后说：

"你去过了那么多地方，还不够啊？还要牵挂你的海。你以后不要再去国外了，和我在一起，难道这锦绣的湖光山色就不及你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吗？"我对太后发誓，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拥有快乐。我的确很喜欢这优雅秀美的湖光山色，我也喜欢这温和的气候，还有明媚的阳光和太后对我的慈爱，我觉得我对太后的爱戴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在增长。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到开始淡忘巴黎的繁华。

最后，我们抵达湖的对岸，与其说这里是湖，还不如说是小溪，狭窄得只能通过一条船的小溪。小溪两岸满栽垂柳，令我想到了小时候读过的中国神话。宫女、嬷嬷和太监都已经捧着食盒上岸了，只剩皇后和我们的两条船在缓缓行走。太后说：

"我们马上就可以到山脚了。"船缓缓靠岸的时候，一顶黄轿和几顶红轿已经在岸上等候，上岸后，我们直接走近轿子。这时，我发现太后的那顶轿子已经不是早晨的那顶大轿子了，这顶黄色的小轿子依然什么都是黄色的，杆是黄色的，绳子也是黄色的。两个轿夫把轿绳挂在肩上，这样把轿子抬起来，4个太监分别扶着4个角。轿子起行时，太后说：

"裕太太，我今天特别恩赐你们，给你和你的女儿红轿红绳，我一般不轻易赏赐人这个。"太后冲我们点点头，我们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马上跪下磕头谢恩。太后坐进她的轿子后，我们才起身去找自己的轿子。我们的太监已经在轿旁等候了，我惊奇地发现轿杆上居然刻着我的名字，我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问太监，太监告诉我说那是太后前一天晚上吩咐的。太后和皇后的轿子在前面走，我看着她们走，心里开始咯噔害怕起来，我觉得乘轿登山很危险，因为后面一个轿夫必须将轿杆举过头顶，以保持轿子与地面平行，要是轿夫一个不小心，那不是大家都要丧命！我们的太监跟在我们的轿子旁边走着，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说，我担心轿子会翻，他便让我扭头看看，不看则已，这一看把我吓坏了：我竟然没有发现我的轿夫也要把轿杆举过头顶。太监告诉我，这些轿夫训练有素，所以不会有危险，我这才稍稍宽了宽心。回头再看，我还发现宫眷们的轿子也都在后面跟着，太监、宫女在边上走，他们随时可以救我们。到了山顶后，我们先下轿，然后又搀扶太后下轿，接着又随她进了福清阁。

我只能用美丽这个词来描绘那里，偌大的颐和园，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美丽。福清阁共有两大间房，房间的每面墙上都有窗，透过那些窗户便能看到全园的风景。大的那间是太后吃饭的地方，小的则是更衣室，只要是太后要到的地方，就肯定会有更衣室。我们在太后的带领下四处转了转，她意兴盎然地给我们介绍各种美丽的花花草草。这时，一个小太监跑来，告诉我说太后的糖果已经准备好了，那是我伺候太后之后的第一次当值，听了这话就赶紧跑出去，两个大食盒已经装满了糖果等着我了。我每次只能搬两盘，就这样两盘两盘地把它们搬进去放在太后身前的桌子上，来回搬了9趟才全部搬完。其时，太后和我母亲在聊一些和花卉有关的话题，但我意识到，她很关心我做了些什么。我将糖果盘很小心地放好，并把太后喜欢的那几种糖果放在离她最近的正前方，上次我已经留意过太后喜欢那些。太后笑了笑说：

“很好。你怎么知道你放在我前面的这些我都很喜欢？谁和你说了这个？”

“没有人和我说，我只是昨天吃饭的时候发现老祖宗喜欢这些东西。”我回答道。

“看来你真是每个细节都很留心，”太后说，“我这里的这些人啊，有的笨到连鸟都不如。”太后说完，就开始吃起糖果来。她又给了我几样糖果，并准许我可以在她面前吃，我又对太后谢恩。礼多人不怪，我想。太后说：

“给你小东西的时候，你不必叩头，说句‘谢老祖宗赏赐’就可以

了。”稍过了会儿，太后又说：

“今天你当值，所以这些东西都归你了，你可以把它们拿到走廊里慢慢享用。你也知道，这么多我肯定吃不完，如果你喜欢，可以让太监帮你把这些带回去。”我把这些小糖果盘放回刚才的大食盒里，再拿到走廊，在桌上摆放整齐后请皇后一起吃。虽然我也不明白要不要请她和我一起吃，但不试又怎么知道呢？她回答说：

“好啊，我也来尝一下吧。”我跟着也拿了块糖果，还没送到嘴里，就又听到太后唤着我的名字，我匆匆忙忙地跑进去，太后已经在餐桌边坐下了，看样子准备吃饭。她说：

“昨天，渤兰康夫人还对你说了什么？她的高兴是真的吗？外国人对我的赞美也是真的吗？我总觉得不会。他们肯定会因为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之乱’而记恨我们，好在我不介意，我喜欢的还是我们过去的那些。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要去喜欢一个外国人，那些外国女人有没有对你说我这个老太婆很凶？”那是吃饭的时候，太后居然把我叫来问这种问题让我很惊诧，但是我感觉出她的抑郁。她心里一定很高兴，因为我之前跟她说外国人觉得她很美丽，所以，我只能再三对她保证：

“这都是些莫须有的事。那些外国人对太后的印象都是太后很和蔼啊，又高贵又端庄之类的。”听了我这么说，太后似乎高兴些了。她又说：

“这也难免，外国人在你们面前是不会说我坏话的，他们只会对你们说你们国家的皇帝很好，这样你们心里也高兴，不过，我肯定要比你们知道得多。我没办法对这个国家尽更多的力了，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中华帝国在这种窘境中困扰。我身边的人都在帮我舒缓这种压力，都对我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中国都和睦相处，但我能信这些话吗？我希望中国的未来繁荣昌盛。”我也不懂这时候该说些什么，也就只能是安慰了：

“我们都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我想我们不用等太久。”这也许是一个向太后提些建议的好机会，但想到太后现在的心情不是太好，说了恐怕会适得其反，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者，以后再说吧。我担心太后的现状，我想我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去帮助她，我很想告诉她普通人怎么看她，想让她了解事情真实的一面究竟怎样，而这一切，从未有人做过。也

许是冥冥的力量的暗示我不能莽撞行事，太后和我聊天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最后我还是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些的好时机，我必须按捺住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越来越喜欢太后了，所以我一定要让她接纳我的意见，但在这之前，我必须小心行事，以确保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我必须先深入了解她，这才能说服她改变中国的现状。

我就这样一直站着，直到太后吃完饭。用餐完毕，太后起身，递给我一方五彩缤纷的方丝巾。丝巾的宽度大约是一码，一个角折起来了，上面别着一只金蝴蝶，蝴蝶的背后则是一只钩子，用来挂在衣领上的。太后说：

“我想你是饿了。把皇后和其他人一起叫来吃饭吧。挑你喜欢的随便吃，桌上的东西你都可以尝尝。”那时我的确已经饿坏了。早晨5点钟起床，我早饭吃得很少，又走了这么久的路。太后吃饭时已是正午，她吃得极多，又慢，还边吃边聊，我几乎就以为她永远也吃不完了。我们照例还是站着吃饭，不同的是皇后站在桌子的最前面，而其余的人站在两边，食物和前一天大抵相同。我们都不愿意站在靠近皇后的位置，所以就差不多全挤在了桌子的另一头。这时候，太后从更衣室出来了，她洗过了脸，换了衣服，袍子的料子是粉红色和灰色的丝夹杂在一起织就的，走动时光芒四射，照到这边是粉红色，照到那边又是灰色了，简洁而漂亮，好看得很。太后说：

“我看着你们吃饭，奇怪！你们为什么挤在那头？这边的菜比较好，你们都过这边来，在皇后旁边吃。”我们便转移到皇后身边。太后在我身边站着，叫我去尝一碟熏鱼，说那是她很喜欢的：

“要自在一些，别客气。你要明白，你必须在这一群人中胜出，如果谁欺负了你，你就告诉我。”说完这话，太后就出去散步了。太后对我太关心了，当时我就注意了一下，几个宫眷的神情很不对劲。我知道这是因为她们忌恨我，好在我不会在意这些。

吃完饭后，我跟着皇后。对于突如其来的这一切，我都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陪在太后身边，但是我已经明白了别人对我的忌恨，这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事事都让人无可挑剔，我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身边的事情，也只有这样，她们才不会取笑我。正想着这些，我听到太后

在骂太监，骂他们懒惰，骂他们没有修剪那些应该修剪的花花草草。听到声音后，我们都涌向太后。太后对我们说；

“你们看看，什么事情都要我亲力而为，否则他们迟早会把我这些花糟践光。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他们，也真不知道他们每天做了些什么！他们就应该每天在各个地方转转，该修的枯枝要修，该剪的就要剪。大概是这几天没有打他们，他们活得有点不耐烦了！”笑了笑，太后又接着说：

“既然他们喜欢挨打，那我也不能不顺着他们的想法吧。”那一帮人就这么傻乎乎地站着，看看鞭子，再看看四周，也不知道谁要来打他们。太后问我：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事吗？”

“见过的，”我回道，“小的时候，我在沙市见过衙门里的犯人被皮鞭抽打。”

“那算什么啊，”太后说，“和那些人比起来，这些太监可恶多了，他们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她们在玩骰子。人少的时候，这个游戏玩起来就不那么痛快了，于是太后便教我掷骰子。我们再次回到吃饭的地方，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方桌，太后面南坐下，对我说：

“我先教你怎么玩这种游戏。你看得懂汉语，那你能看懂这张地图吗？”桌面其实就是一张中国地图，用不同的颜色标出了各个省份，图中央写着游戏规则，我们也把它称作“八仙过海”图。传说中的八仙是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李铁拐、钟离权、曹国舅和蓝采和这七位男神仙，以及一位女神仙何仙姑。8个象牙做的筹码是游戏道具，这些筹码都是圆柱体，直径约一英寸半，高度约14英寸，每个筹码都代表一名仙子。这种游戏可以8个人玩，也可以4个人玩，8个人玩的时候就每人一个筹码，4个人的话就每人两个。桌子中央有一只碗，里面有6粒骰子，游戏开始时，一个人先掷骰子，然后再数掷出的点子多少。6个骰子能掷出的最大点数是36点，凡是掷到36点，就意味着他（她）骰子上的仙人可以到杭州游玩一次。如果拿着吕洞宾的人掷到36点，那就要把写着吕洞宾名字的筹码放到地图上的杭州，如果是4个人玩，这个人还要为他（她）的另外一个筹码上的神仙再掷一次，这也就是说，每人要掷两

次，8 个人一起玩的话，每人只要掷一次。不同的点数都代表着不同的省份，它们的等级是这样的：6 粒骰子完全相同算等级最高、六粒中有两个数字一样次之，如果 6 粒骰子是一对 1 点一对 2 点一对 3 点，那就是最差的了，谁掷到这种数字就意味着他（她）代表的那个仙人出局。第一个把全国都周游完毕，又回到皇宫的就算是赢家。

我把地图上的规则一句句给太后念完，太后很高兴：

"我没想到你还能念得这样好。这种游戏是我发明的，我以前在 3 个宫眷身上花了很多时间，我想教会她们，我先教她们识字，可是她们笨得很，老也学不会，最后我不愿意教了，都没信心了。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了吧。"宫眷们的识字程度如此之差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本以为她们都精通中文，所以也就一直不敢在她们面前抖搂我。游戏开始了，太后的运气极佳，她的两个仙人总在我们前面。一位宫眷问我：

"觉得奇怪吗？老祖宗总是赢家。"太后对我笑笑说：

"这还是你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呢，如果你能赢，我就赏你一份礼。"我想我肯定赢不了了，太后的仙人把我的仙人拉得太远了，怎么还有可能追上呢！太后告诉我一定要喊出来，喊什么点子就有什么点子。于是我就开始喊，但我喊得越大声，掷出的点子越小，太后大笑起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游戏，于是开始清点太后以外谁的仙人跑得最快，结果是我。太后说：

"你肯定赢不了我，这里谁都赢不了我。不过，你现在算是第二赢家，我还是要赏东西给你。"说完这话，太后就让宫女拿来一些手绢，有各种颜色，还都绣着花。太后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还没回答，她就自己给我挑了两条，一条是粉红的，一条是嫩绿的，上面绣的都是紫藤花。她对我说：

"这是最好的，你就拿这两条吧。"我正准备跪下谢恩，可长时间站立之后，我的两条腿已不听使唤了，我只得强迫自己跪了下来。太后大笑道：

"我看你还是不习惯老站着啊，腿都不会动了。"我想我还是没有必要让太后知道我的腿已经酸痛得不行了，便答道：

"没关系的，也就是两条腿有点麻罢了。"

“你到走廊那边休息一会儿吧。”太后道。这话对我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露，我马上就出去了。出去后，我看到皇后和几位宫眷也在那里坐着，皇后说：

“站了很久了吧，一定累了，来我这里坐会。”我的双腿发硬，背部也酸痛难忍。坐着不知站着的腰疼，太椅上的太后是断断不会有这种感受的。穿着西式服装待在北京的皇宫里也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我盼望太后下旨让我们换回旗装已经很久了。太后倒是常常向我问起西式服装的事，也会对我说：

“外国衣服肯定没有中国的好。腰身被收得那么紧就已经不舒服了，样子也不好看，我不喜欢。”我一直在等太后开口让我们换上旗装，但她总是不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耐心等候了。皇后从口袋里掏出怀表：

“这游戏你们玩了两个小时。”我告诉她，我觉得还远不止两个小时呢。正在聊着天，我们的太监用扁担挑了4个盒子放到我们旁边，其中一个太监递给我一杯茶。母亲和妹妹也过来了，也是一人一杯，但和我们一起聊天的宫眷却没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在长廊的那边泡茶，他挑的盒子和我们的是一样的，茶泡好后，他把茶杯呈给皇后，皇后用的也是黄色的瓷杯，配的是银质的茶托和茶盖。旁边的宫眷却没有茶喝。

我身边的宫眷忽然对我说：

“你可以叫王太监给我一杯你们的茶吗？这样我就不要跑去走廊那头的小屋啦。”我被这话弄得糊里糊涂，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那茶水还分得那么清楚，但我马上就要王太监给她沏一杯茶。虽然当时我还什么都不清楚，但我宁可把别人要的东西给她，也不愿意自己在别人面前什么都不知道，不懂的事情将来可以慢慢明白。过了一会儿，太后出来了，我是第一个看到她出来的人，因为我坐的方位正对着她的房间，她还没走到我们这边，我就已经站起来告诉了皇后。太后说：

“就要3点了，现在回去，我想休息一下。”于是我们再度排成一排站着，侍候太后上轿，随后各进其轿。下山的速度很快，我们要先下轿，再次在太后的庭院前排成一列，侍候太后下轿。下轿后，太后进卧室，我们尾随而入。两个太监已经在等着了，一个太监捧着糖碗，一个捧着开水，

太后用金匙在开水里加了两匙糖，就这样慢慢喝着，对我们说：

“糖茶在睡前喝很好，可以安神，我经常这样喝，觉得效果很不错。”太后把她头上的那些珠花拿了下来，我用盒子把它们装好，送返珠宝房。等我再度折回时，太后已在床上躺下了。她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我暂时也不需要你们侍候了。”

四十三、宫眷们

从太后房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两个宫眷只出来了一个。出来的那个宫眷对我说：

“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已经连续坐了3个下午了。”看我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又接着对我说：

“噢，你可能还没有接到过值班的命令吧。你要知道，太后睡午觉的时候，我们中必须要有两个留在她房里，看管那些太监和宫女。”我觉得这么多人等在太后的房间里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这时，皇后对我说：

“我们也赶快休息一会儿，太后醒了我们就不能休息了。”这话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太后会睡多长时间，于是就赶紧回房。不坐则已，这一坐下来，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累到不能动弹了，而且我好想睡觉。我一般不会在5点就起床，但是现在……我坐在床上，想到了我在巴黎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跳舞跳得很晚，有时会到凌晨5点才上床睡觉，而在北京，那却是我起床的时辰了，这些事想来就很有趣。不过，现在的这一切对我来说也还都是很新奇的事情：太监们来来回回地走，侍候着我们，就像宫女一样。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他们的侍候，我需要休息，说罢让他们出去。才一会儿工夫，他们又进来送茶啦，送糖果啦，送点心啦。我正寻思着要换件轻便的服装，太监进来了：

“有客来访。”两个宫眷带着一个女孩子进来了，那个女孩子大约17岁上下的模样，我似乎见过，但又不知道她是谁，没有人对我说过。来的那两个宫眷对我说：

“我们来看看你在这里住得习不习惯。”我想她们的确是出于好意才来关心我，但是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她们的模样。她们俩把那个女孩子介绍给我，还告诉我她叫长寿，不过她黄黄瘦瘦的样子实在不像个长寿的人，

一副病快快的神情。她对我行礼，我还以半礼。那两个宫眷接着说：

“长寿在宫中没有什么地位。她的父亲也只是个小官员，所以她既不是宫眷，也不是小丫环。”那她究竟是什么身份呢？我听了她们这般介绍，几乎都要笑出来了。早晨我倒是看到她和宫眷们坐在一起的，所以我也让她坐了下来。两个宫眷问我，进宫后累不累？觉得太后怎么样？我对她们说，虽然和太后相处的时间还很短，但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子，我现在已经很喜欢她了。她们和长寿相视而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她们的笑容里有说不出来的诡异。她们又问：

“住在宫里是你自己愿意的吗？你打算在宫里待多久呢？”我说我是准备常住的，我们才进宫几天，太后就已经对我们如此优厚了，所以我想一直这样在宫中待着，侍候太后，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对君主和国家尽忠也是每个国民的本分。听罢，她们都笑了起来：

“我们觉得你好可怜，也担心你。在这里，无论你怎么勤奋，你都不会有任何回报，你也不能去想有什么回报。如果你言行一致地话，你将不会讨任何人的欢心。”

她们的话如此奇怪，我实在不明白她们这些话的意思。或者，换个话题是让她们停止议论的好主意，我问她们头发是谁梳的，鞋子是谁做的，她们说都是婢女做的，她们的一切都是婢女来料理的。长寿对两个宫眷说：

“告诉她宫里的事情，等她知道皇宫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会改变原来的看法。”我实在很讨厌长寿，尖嘴猴腮，动不动就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我不想听她们嚼舌头根，所以不断地找话题。不过她们都很聪明，意识到我在转移话题的时候，她们就很直接地对我说：

“我们很喜欢你，所以才会告诉你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也算是给你的警告吧。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在遇到一些困难时保护自己。”我对她们说，我向来小心行事，想来还不至于会遇到什么很困难的事。她们笑了，对我说：

“再好的人太后都会挑出毛病来。你是不错，但太后总会找出你做得不够的地方。”我无法让自己去相信这些话，但是我又想还是不要得罪她们为好，免得日后有什么矛盾，那就姑且听听她们怎么说吧。我对她们说：

"我们都是侍候她的人啊，她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难道像老祖宗这么慈善的人还会来挑我们这些弱女子的错吗？"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她们说，"你根本无法想象皇宫是一个多么罪恶的地方，这里的苦难是你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你现在肯定认为做太后的宫眷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和太后在一起生活也很快活，但是日子还长呢。太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她觉得你还很新奇，有一天她会厌倦你的，到那时候，你就看她是怎么对你的吧。我们到宫里的时间长了，已经很清楚宫廷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受够了这种日子。李莲英借太后的势力来统治皇宫，这你知道吗？表面上李莲英不会对太后起什么作用，但实际上，太后经常和他商量要惩罚谁。如果我们做错了事，都要去求他说情，但是他总说太后会责备他，所以他也管不了这么多。我们都恨死这班烂到骨子里的太监了，为了出气，我们也经常骂他们。现在，你得到了太后的宠爱，他们就对你很恭敬了，而我们呢？在宫里待的时间够久了，久到天天受他们的气，天天受他们折磨。"

"老祖宗喜怒无常，转眼就变，今天爱了明天就恨了，这些也都是常有的事情。她的脾气古怪多端，对人好是很罕见的。说到李莲英，那是连皇后也要敬三分的大人物，至于我们，那就只有恭敬的份了。"

王太监替我们送茶进来时，她们还在口若悬河，我干坐着，也不知她们的这番发泄几时才能有个结束。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赶紧问王太监发生了什么事，那两个宫眷也一下子注意了起来。一个太监跑来报告说：

"老佛爷醒了！"那两个宫眷马上就出去了，她们要侍候太后。我很不乐意这些人的来访，更不乐意她们把太后说得如此不堪，她们的这些话把太后描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女子，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决定把她们的话置之耳外，因为进宫的第一天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太后。未及换上衣服，我就赶到太后房里，太后在炕上盘腿坐着，面前是一张小茶几。见我来了，她便问道：

"休息好了吗？睡得怎么样？"我告诉她我白天从不睡觉，也不会觉得怎么累。

"等你到了我这岁数的时候，你也会和我一样了。现在你还爱玩，那

是因为年轻。你看起来像是刚刚爬过山、摘过花的样子，很累吗？”

我只能说“是”。那两个刚刚在背地里说太后坏话的宫眷进来了，她们把太后的梳妆物品递了过来。我都替她们觉得羞愧，这会儿是在献殷勤了，可刚刚还在说太后的不是呢。太后洗漱完毕，一个宫女进来，她是来送鲜花的。太后拣了几枝出来，把它们插在了头上，接着对我说：

“我喜欢鲜花。这些天来我一直都很忙，忙得没有时间去看我的那些花花草草。你赶快让他们准备晚饭吧，吃完饭我要散会儿步。”我出去给门外的太监传递了太后的旨意。按照惯例，太监先送上糖果，这时，太后已经打扮完毕，在屋里玩骨牌了。太监摆好饭菜，太后便搁下骨牌开始吃饭了。

她问我：“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和太后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快乐。”

“常常有人对我说，巴黎如何如何地奢华，你能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吗？在那里生活让你觉得快乐吗？你现在还想回去吗？让你们离开中国三四年，一直在外国待着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你们父亲任满归国时，你们高兴吗？”太后一个接一个地问我。

事实上，离开巴黎的时候我百般留恋。但是，此刻的我除了回答“是”，还能说什么呢？很多话我是不能和她说的。她又接着说：

“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中国也都有，只是生活方式不大一样而已。你能告诉我‘跳舞’是什么吗？有人对我说，跳舞就是两个人拉着手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如果是这样，那也没什么意思了。跳舞是要和男人一起跳的吗？据说在外国，跳舞的人里面还有那些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我向她解释了一下各种舞会的场面。太后说：

“我不喜欢那种化装舞会，带个假面具你就不知道和你一起跳舞的是谁了。”我便给她解释，这种舞会的请帖发放都是非常慎重的，品行不良的人是不会被上流社会邀请的。太后说：

“你表演一下这种舞会吧，我倒是很想看看。”我便出去找我妹妹，那时候她正和皇后谈得起劲呢。我告诉她太后希望我们立即为她表演外国舞蹈，皇后和宫眷也都听到了我和妹妹的话，她们也都说想看。妹妹说她曾经在太后房间里看到过留声机，或者可以用留声机给我们的舞蹈配上点音

乐什么，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对太后说了。

太后问："你们还要配乐才能跳舞吗？"我们觉得她的问题很好玩，便笑了出来，然后我们告诉太后，跳舞的时候有音乐会比较好些，这样我们的舞步就可以一致。太后便让太监搬来了留声机。

"你们在我吃晚饭的时候跳吧！"把整个曲谱都翻完了，我们才找到一支华尔兹，那是合适我们的音乐，而其他的大多是些中国小曲。在留声机的伴奏下，我们开始跳了起来，大家都围着我们看。她们看我们的眼光很是好奇，可能以为我们都疯了。跳罢一曲，我们转向太后，她对着我们直乐：

"这我是不行的。这样一圈一圈地转着，你们不会觉得头晕吗？腿肯定酸了吧？你们跳的这舞好看是好看，就像很多年前那些中国美女一样，不过，我想要跳得好看一定很难，因为姿势要很优美才行。我还是觉得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跳不大好，男人的手圈住女人的腰很不好，我喜欢看你们两个女孩一起跳。在中国，女孩子不能和男人接近，但外国好像不太在乎这些，这看起来似乎是外国人要比中国人大方一些。我还听别人说，外国人不大尊敬他们的父母，还可以随意打骂，甚至赶他们出门，这是真的吗？"我告诉太后，事实并不是这样，告诉太后这话的人大概是自己误解了外国人。太后便又说：

"我明白了，大概这种事情的确有，不过很少，但大家因此而断定外国人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是不对的，这种事情在中国也有。"

5点半，晚饭结束。随后，我们跟在太后身后，沿着长廊散步。那里有一些太后亲手种下的花，太后一边散步，一边指给我们看哪些是她亲手种下的。

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有一大群人跟在太后身边，这和早朝一样。就这样走了大约一刻钟，我们走到了长廊的最尽头。太后让我们把她的椅子搬到屋子里，那间屋子用于夏日纳凉，用竹子搭建而成，有好几间，甚至连屋子里的各式器具也都是竹制的。太后坐下后，太监端上了茶和金银花，太后让太监给我们也送上茶水。

"这是我最简单的消遣方法。"太后说，"我喜欢田园风光。这里还有一些地方的风景也很好，我以后慢慢带你们去看，看了以后，我敢保证你

们就不想再去外国了，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中国更美丽了。我的许多使臣去了国外，又回来了，他们都说国外的山山水水都很难看，是这样吗？”我知道，这肯定是别人为了讨太后喜欢才说的话。于是我就说：

“我去过许多国家，那里有很多地方与我国不一样，但也有很美很美的风景。”又聊了一会儿，太后觉得冷了，问我：

“你不觉得冷吗？你的太监老站在那没事做，下次过来时，记得让他们带上你们的衣服。穿这外国人的衣服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又把腰束得紧紧的，我想你们一定非常不舒服，真不知道你们还怎么能吃得下饭。”说完这话，太后便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向自己的寝宫，我们依然跟在她身后。回去后，太后坐在堂屋的小椅子上玩着骨牌，我们就在长廊里等候。皇后对我们说：

“你们肯定不习惯一直都这样忙碌、没时间休息吧，一定很累了。我看你们穿长裙子走路时必须用手提着，不是很方便，你们还是换上旗装好了，舒服不说，做事也方便些。”

我告诉她，我很想换回旗装，可是，太后还没有允许我们这样做，我自然也不好意思自己开口。

“你不需要跟她说。”皇后说，“太后以后肯定会让你们换的。不过，太后现在还不了解不同季节的外国女子穿什么衣服，她要看巴黎的时装。以前我们都以为中国女子比外国女子穿得华丽，这回见过了渤兰康太太，才知道以前的想法不对。你还记得太后的话吗？她不是说过‘渤兰康太太和许多外国女子不一样，就是穿着都不一样。’渤兰康太太穿的衣服花色很美，格子纱的，太后也很是喜欢。”正聊着，长廊的电灯忽然亮起来了，我立刻走了过去，看看太后是不是又有什么吩咐。太后说：

“睡觉前我们来玩一会儿骰子。”我们又开始了下午玩过的“八仙过海”。玩了一个小时，我们收场，还是太后赢了。

“你为什么一次都不赢？”太后问我。我当然知道太后在和我开玩笑，就回答说：

“运气不好嘛。”

“记得明天把袜子反过来穿，试试看，或许这样你就会赢了。”太后笑着说。我就说我肯定要去试。我明白，这样的回答会让她很高兴，进宫的

日子或许短暂，但我却一直留意太后的喜好。只要我顺从她的意思，她就会很高兴，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太后说累了，我们便拿来了牛奶，她随后又对我说：

“你要每天晚上到我隔壁房间去，在菩萨面前烧香叩头。在我心里，你是个很亲切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不是基督徒，你和我坦白地说，你是不是呢？”我没料到太后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回答的，为取信太后，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当然应该说不是，而如此一来，我就是欺骗太后了，这样我的良心又会不安。但是，我还有说不是的选择吗？我只能这样，而且要立刻作答，快到不能让太后看出我迟疑的表情，否则她就会怀疑我。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但还是一脸镇静地回答了她。我很惭愧我说了谎，从小到现在，我所受的教育里没有说谎这个词。

太后很高兴听到我说自己不是基督教徒：

“我欣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你还能坚持自己的信仰，没有被他们的宗教引诱。永远保持你的忠诚和美德！我知道，在国外，即便你不想去信教，他们也都有办法让你信。但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说你还不是基督教徒，这是我很欣慰的事。好了，现在该是我睡觉的时候了。”

我们一起伺候太后宽衣。像平常一样，我把太后换下来的首饰送回珠宝房，只有一对玉镯子伴着太后入眠。太后换好衣服就躺下了，她对我们说：

“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再次向她请安后告退。堂屋里除了冷冰冰的砖石地，还有6名太监在守着，他们彻夜不能合眼。其中一个守夜的太监告诉我，按照惯例，太后入睡时必须有很多人陪着：两个太监，两个宫女，两个嬷嬷，有时候还会加上两个宫眷，他们也不能睡下。两个宫女给太后捶腿，嬷嬷监视宫女，太监监视嬷嬷，他们又全被宫眷监视着。每个人都是轮班的，轮到不称职的太监时，宫眷也要来陪夜，两个宫眷监视那些下人。在这些人中，太后最信任的就是宫眷了。这些对我来说有点匪夷所思。

后来，一位宫眷告诉我，她们常常轮流守候在太后寝宫，早晨唤醒她。这事明天就到我了，后天是我妹妹，她边说边神秘地笑了笑。当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明白了。我便向她请教，应该怎么唤醒太后？她说：

“这没什么一定规矩，你必须自己见机行事。记住，一定不要触怒太后，小心为上。今天早晨我当班，昨天太后很疲劳，今天我喊的声音就比平日响了些。太后醒的时候，时辰已经不早了，她就很生气地狠狠骂了我一顿，这事常有，只要起身迟了，太后都会怪罪我们，怪我们没有早点唤醒她。但我想她是肯定不会这样对你的，你好歹还是新来的。再过几个月，你就慢慢明白这些了。”这个宫眷的话让我不禁有点害怕，但我也看到，只要我们伺候太后的时候尽心尽力了，太后一般也都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四十四、光绪皇帝

还是担心起晚误事，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了。穿好衣服后，我赶到太后那里，卧室前的走廊上零零星星地站了几个宫眷，她们招呼我坐下，微笑着说时辰还早，那时候才5点，她们叮嘱我要在5点半的时候叫醒太后。几分钟后，皇后也到了，我们一起向她请安。一番寒暄过后，她问我们太后有没有醒，谁负责去唤醒太后，我告诉她是我，她就让我跟着她去太后的寝室。进到太后寝室后，我看见一位值班的宫眷正在地上坐着，几个宫女围着太后。见我进来后，她就站了起来，在我耳朵旁轻声说："你来了就好，我去换件衣服，再梳洗一下，太后醒来之前你就不要走开了。"那位宫眷走后，我走到太后的床边低声说：

"5点半了，老祖宗。"太后侧着身子，朝床里头睡着，自然也没有看见叫她的人是谁，就说：

"走远点，让我再睡会儿，我没有让你5点半叫我，到6点钟再说吧。"说完这话，太后又倒头睡了过去。半小时之后，我又上前去叫太后。

太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是个大麻烦！"好在回转身子的时候发现了是我在叫，于是就说：

"啊，原来是你！谁让你叫我起床的？"

"是另一位宫眷。"我回答说，"她说今天是我在老祖宗房里当班的日子。"太后听了大声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她们竟敢妄传懿旨。她们知道叫我起床不是什么美差事，你是新来的，就把这事推给你了。"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天，我极其小心地伺候着太后，全心全意。我发现这事的确不容易，无论什么事情，太后都很容易生气。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断地用新鲜事来转移她的注意力，这可以让她暂时忘掉那些不大开

心的事，比如说起床，也许这样她就能少发脾气了。

再次回到自己房间时，时钟已指向晚上 10 点，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睡觉了。一进房间我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对于又累又困的我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睡眠了，我想我肯定是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缓缓滑过。早晨要陪太后上早朝，其余的时间也都在围绕着太后的忙碌中溜走，15 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也越来越喜欢宫廷的生活。太后带我们游遍了颐和园的每个角落，她对我们总是很慈爱，我们还去看了田庄。田庄是太后的私人产业，坐落在湖的西面，去那要经过一座玉带桥，我们经常在太后的带领下在桥下划船，或者在桥的附近散步。坐在桥上喝茶是太后最为喜欢的，那也是她很喜欢的地方。倘若平时，太后每隔四五天就会到田里去看看，对她来说，更高兴的是从自己的田里摘些蔬菜瓜果。每到这个时候，太后会自己动手煮这些带回来的东西，我常常卷起衣袖来帮忙，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有趣的事。除此之外，太后还教我们如何做茶叶蛋，蛋是从田庄里带回来的，她教我们先把蛋煮熟，再把壳细细地敲碎，但不能剥掉，最后加上半杯红茶、盐和香料一起煮，茶叶蛋就出来了。太后的炉灶是黄铜打制的，里面砌上了火砖，这种炉灶的好处是没有烟囱，还可以任意搬动。太后说：

“我觉得田园生活比宫里的生活要自然得多。我不喜欢那些斯斯文文的太太们，我就喜欢看年轻人玩，开开心心的。别看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还是很喜欢玩游戏。”蛋煮好后，太后尝了尝，再分给我们。

“你们觉得这样煮出来的蛋和厨房做的比起来如何？”我们都说好。宫中的漫长的岁月就这样在太后的带领下慢慢前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每天早晨，我都会碰见光绪皇帝。我空下来的时候，他常常会问我一些英文单词，他的词汇量让我惊诧。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时常觉得他的两只眼睛会放光。如果和我们在一起，他就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太后面前的皇帝了。他很会开玩笑，但在太后面前，他总是很严肃，而且忧郁，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他有些傻乎乎。许多上朝时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不仅迟钝还不会说话，但我想我比别人都更清楚他的为人，因为我每天都看到他，宫中的这段时间已经足以让我了解他。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一个

出色的外交人才，聪明、知识渊博，头脑也很灵活，可惜时局没有机会让他发挥聪明才智。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光绪皇帝是个有知识的人吗？他是个勇敢的人吗？”当然，外面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宫中的规则，那是何等严密啊，他们又怎能看到儿子对待父母的礼节如何桎梏着他的行为呢？这种礼教的束缚导致了光绪帝最终放弃了他自己的理想。我曾和皇帝有过好几次长谈，他不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还能忍耐。从小，他的身体就很不健康，一生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他说他生来喜欢读书，尽管他的书读得不多；他天生是一个音乐天才，任何一种乐器，一学即会；他很喜欢钢琴，常常让我教他，朝堂里就有好几架奢华的钢琴；他极喜欢西洋音乐，他能把我教他的那几首华尔兹乐曲演奏得很合拍；我们像好朋友一样相处着，他是一个好伙伴，也常常对我倾诉他的艰辛和苦难；我们还常常聊一些西方文明，他对每样事情了解得都很透彻，这让我极为惊讶；很多次，他都给我讲他的抱负，他对国家的抱负，他希望中国幸福。他深爱着百姓，遇到饥荒水旱的时候，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幸福……宫中的这段日子，他这种深切的关爱之情时时弥漫在我的身边。有些太监说他很暴虐，这完全是对他的污蔑。进宫前，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看到的是他对太监们都很和气。除非他询问，否则太监不能开口，但这也算是主仆之间的礼节吧，这在宫中必不可少。他也不信谗言。宫里的这些日子已经让我深深地明白了太监们的残酷，他们没有教养，没有道德，对一切事情都没有情感，也丝毫不懂得如何尊敬他们的主子，当然，他们之间也不存在尊重。外面有很多关于皇帝的谣言，但我可以保证，这些都只是太监们造谣的结果。越荒唐的谣言才越有趣，为了让谣言有趣起来，太监们编排的故事也就越发荒唐了。北京城里住着的人就听着这些被扭曲了的事情，我都在宫里遇到了好几回。

有一天，太后还在午睡。一阵爆竹炸裂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一种很可怕的噪音，在宫里很不寻常，因为宫中不允许有这些东西。正在午睡的太后自然被吵醒了，霎那间，似乎整个宫廷要着火了，每个人都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蹿来蹿去。太后命令太监们镇静下来，但是没有用，没人听她的话，他们像发了疯一样乱窜，还高声谈论起来。太后勃然大怒，让我把

她的黄袋子拿了过来。这个袋子是用普通黄布做的，但里面装的却是鞭子，用来教训太监、宫女和嬷嬷们。鞭子大小不一，都是用竹子做成，太后走到哪里，袋子就带到哪里，我们也都知道这袋子放在什么地方。在太后的吩咐下，我们把袋子里的鞭子全部取了出来，一人一根，鞭打院子里的太监。那个场面极其滑稽，每个宫眷和宫女都手持竹鞭，在那群闹哄哄的人里挥来挥去。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我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其他人也都在笑，太后站在走廊下远远地看着我们。不过，她听不到我们的笑声，她站在寝宫前的走廊上，离我们这边有点距离。虽然我们一直尽力想把人群打散，但我们都笑得没力气了，结果是鞭子打到身上一点也不痛。突然间，所有的太监都停止了说话，安静了下来，原来是李莲英来了，他后面还跟着很多随从。这个场景把刚才的那些太监吓呆了，我们也不笑了，拿着鞭子回到了太后身边。当时李莲英也在休息——他赶出来是因为听到了吵闹声，接着他向太后汇报：太监抓到一只乌鸦，太监也最讨厌乌鸦——在中国，乌鸦被认为不吉祥，而太监也是人们不喜欢的，所以大家就称太监为乌鸦。太监们常常用捕鸟器去捉乌鸦，捉到后就在它们的腿上系一个爆竹，爆竹点燃后，他们就会放了这只倒霉的乌鸦，可怜的乌鸦就会马上起飞，这时，爆竹炸了，乌鸦粉身碎骨。这种恶作剧已经不是太监们的第一次了，据说乌鸦的斑斑血迹和垂死的表情是他们的最爱，在和朋友饮酒作乐时，他们也常常以此为乐。以前的这时候，乌鸦都往寝宫围墙外面飞，这次却偏偏往太后寝宫里飞，爆竹炸开的时候，乌鸦刚好在太后的庭院上空。李莲英报告完毕后，太后大怒，下令抓来肇事太监并当众责罚。李莲英的一个侍从从人群里拖出了一个太监，李莲英下令把他按倒在地上，两个太监一人执一根鞭子，重重抽打这名肇事太监的大腿。被打的太监不敢有半点怨言，打了一下又一下，李莲英数到一百时，责罚结束了。

李莲英跪在太后面前，他一边叩头一边说这是他的失责导致的事故，他请求太后责罚他。太后则说那不是他的过失，并让他起身带走了犯事者。那太监还是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另外那两个太监就一人拉着一条腿把他拖走了。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敢呼吸了，却又怕太后说我们——如果我们害怕这样的责罚，太后就会认为我们会在她背后说她冷酷无情。后来，这些事发生多了，我们也就慢慢看惯了，所谓见怪不怪。早先我还很

同情这些人，但我的想法不久之后就被改变了。

第一次看到的责罚是一位宫女，她帮太后拿了两只不一样的袜子。太后发现两只袜子是不一样的，大怒，她命另一个宫女对她掌嘴，左右各 10 下。这个宫女下手并不重，太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不听自己的话，这让太后更生气，于是又叫那个挨了打的宫女再来打这个宫女。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笑的事情，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我发现这两个宫女走出太后的房间后，就又说说笑笑了。那天晚上，我问她们：

"你们这样换着打有什么感觉吗？"

"这算什么呢，"她们说，"我们都习惯这样的事了，也不值得挂在心上。"果然，我也开始对这些事习以为常了。

宫女都是从八旗子弟家挑选出来的，身份自然比太监要高贵些，她们要在宫中伺候太后 10 年，才能出宫自由嫁人。我进宫一个月后，一个叫秋云的宫女出嫁了，她是太后最喜欢的宫女。她的名字是太后赏赐的，因为太后喜欢她的聪明美丽，临走的时候，太后还赏赐了她 500 两银子。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很短暂，但我们却很合得来，她告诉我，在宫中不能轻信别人谣言，还告诉我太后对她说过很喜欢我。3 月 20 日是她出嫁的日子，那天，我们都舍不得让她离开，太后也还一直挂记着她。没有了秋云，似乎就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了，太后对什么事情都不满意，那些天，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做得让太后宽心，我觉得简直是度日如年。其他的宫女也都想尽办法让太后快乐起来，但她们都做不到，于是我们开始帮宫女做一些事情，免得太后时常动怒。太后很快就意识到了我们的举止，她阻止我们说：

"我不需要你们做这些下人们的事，你们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够你们忙的了，这样的行为是徒劳的。"我惊诧于她的严厉，她也意识到了，便笑着对我说：

"你想帮她们，这我知道，我也知道这是你的一片好心，你不希望我生气。可是那些宫女们很狡猾，她们不是真的不会把事情做好，而是她们知道，我的卧室里需要伶俐的人，她们装出很笨的样子是因为她们不想进卧室伺候我。她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用做那么费力的事了，这次我要

找个最笨的人来代替秋云伺候我。”这班宫女愁苦的样子几乎让我相信她们是真笨而不是懒，但这种想法却随着与她们的熟悉而慢慢改变，我发现她们真的不笨。太监们向来没有脑筋也没有情感，他们从早到晚都是一副冷酷的表情，太后吩咐什么，他们就会回答“是”，几乎不假思索。但跨出房门后，他们就彼此询问：

“刚才太后下什么命令了？我都忘光了。”要是我们中间有人恰好在太后下命令时也在，他们总要过来问，随便哪一个都行：

“麻烦您告诉我，刚才太后下的什么命令？太后说话时我刚好走神了。”我们往往要取笑他们一番。他们绝对不敢再去问太后，所以我们总还要告诉他们。太后喜欢把每样事情都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一个专管记录的太监。宫里有20位受过很好教育的太监，他们几乎可以说是优秀学者，太后时常会问他们一些中国文学的问题，他们就得竭尽所能地回答。太后的文学功底相当深厚，每每太监回答不出她的问题，或者他们了解的比不上太后时，她总是神采飞扬。太后生性好开玩笑，宫眷们大都不识字，更不要说文学了，于是她常常要考我们。我们知不知道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找到话来逗她开心。我曾听别人说起，太后不喜欢太聪明的人，但她又很厌恶愚笨的人，初来的3个礼拜，我实在有点手足无措，但很快我就明白太后的喜好了：她喜欢聪明的女孩子，但不喜欢她们在她面前卖弄。和她在一起时，我总是很细心地留意她（但绝对不能和她对视，这是她很忌讳的），我常常能猜测到她的心思，得到她的欢心也就在于此了。我还注意到，要别人帮她拿东西的时候，太后不会先开口，她总是先左右看看放东西的桌子，也不直说，但我总能从太后的神色里猜到她想要的东西，这让她很高兴。太后是个很自信的人，认准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她是个很重情感的人，但在她的思想中还是理性占据了上风；她的控制力极佳，她希望别人用行动来表示对她的理解和欣赏，而不是言辞上的恭维。或许，别人会认为做太后的宫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却恰恰相反，我做得很轻松，太后也是个很有趣的人，我有能力让她高兴。

四月初，适逢久旱，太后一直很担忧。对她来说，每天退朝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成了祷告求雨，但一连十天如此，雨水还是未见下来。那天，太

后什么都不说，我们都饿着肚子，鸦雀无声地站着，太监们诚惶诚恐。我很是担心太后的这种状态，后来太后屏退了我们，说想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我问服侍我们的王太监：

"不下雨为什么会让太后如此担心？难道这样的天气不好吗？"

"老祖宗心里装着那班可怜的农民啊，"王太监说，"这么长时间都不下雨的话，田里的庄稼会枯死的。"王太监提醒我说。我进宫已经两个月零七天了，北京都还没下过一滴雨呢。算着日子，我还没意识到我在宫中已经有那么多天了，时间过得很快，然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进宫已经很久了！舒适的生活，太后的宠爱，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住了好几年了。那天晚上，太后吃得很少，也没有人开口说话，到处都很安静，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皇后催我吃得快一些。回到太后寝宫外，皇后对我说：

"太后的忧愁是因为那些可怜的农民，宫中恐怕要禁肉三天，她要向上苍求雨。"不出所料，当天晚上，太后下令全北京禁止杀猪，希望以此来打动神明普降甘露，太后还让我们每人净身吃斋以向神明祷告。到庙里主持仪式的皇帝也不能吃肉，他还要禁声祷告神灵大发慈悲。祷告的时候，皇帝身上佩带一块用满文和汉文刻着"斋戒"的玉佩，陪同的太监们也一样要佩带，玉佩上的字样会让人在祷告的时候一片肃穆。

第二天一早，太后就起身了。那天她寒衣素装，穿了一件朴素的淡灰色袍子，没有任何花饰，鞋子和手巾也都是灰色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珠饰。太后的早餐很简单：牛奶和馍馍，我们的早餐是加了少许盐的白菜煮饭。除了发布命令，太后一言不发，我们跟着她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太监已经捧着一大束柳条跪着了。太后折了一小枝柳条插在头上，皇后和我们也都跟着做了，光绪皇帝也折了一小枝插在帽上，随后，太后又命令太监和宫女各自插上柳条。每个人在这时的样子都很特别，很多很特别的人凑在了一起，在我眼里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场面。大太监李莲英跪在太后面前：

"事已备妥，请太后移步宫前。"因为是去祷告，所以要步行，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虔诚。几分钟的路程之后，我们已经穿过庭院，来到了要祷告的地方。屋子中央搁了一张方桌，几页黄纸、一块玉牌、朱砂和两个用来写字的小刷子在上面一一排开，桌子的最两侧是两个大瓶子，里面插满

了柳条。仪式很庄严，谁也不能随便开口，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都要插上柳枝条？桌子前面铺着太后的黄缎垫子，她取了一根檀香，在火炭上点着了，再插进香炉。皇后在我耳边低声叮嘱我去帮太后，于是我便上前，把那些檀香一根根地点着，直到太后说够了为止。接着，太后便跪在了她的垫子上，皇后紧随其后，我们则排成一排，跪在皇后的后面。祷告开始了，而那些说辞是早晨皇后教我的：

"上苍圣明，祈求速降甘露我等下民。若有罪责，祈降余等之人。"念了三遍，再三跪九拜，仪式就这样结束了，太后依然和平常一样上早朝，但时间比平时早很多。皇帝需要做什么，太后必然跟着，皇帝正午前要赶回紫禁城祈祷，所以太后便要早早结束早朝，以便午时能赶去。大约9点，早朝便结束了，太后对我说，去紫禁城祷告不需要珠宝。我便去珠宝房锁好了所有的珠宝，把钥匙存在一个黄色的密封袋里，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一名太监。我们要准备太后的日常用品，衣服自然是必需的，我们要把这些都装点好。太后的衣服非常多，当然不可能全带上，这时候就数那个管衣裳的宫眷最忙了，她必须挑出最合适的衣服，还要足够供太后四五天的更换，她跟我说已经挑出了50件。

"老祖宗在紫禁城最多也就住个四五天，需要这么多衣服吗?"我问道。

"这叫有备无患，为了我们自己着想"，她说，"谁也不知道老祖宗究竟要住多久。"

一切都整理完毕，太监拿来几只黄色的木箱，木箱的长和宽都各有四、五英尺，一英尺见高的样子。一条丝巾垫底，然后放衣服，最后还要盖上一块厚厚的黄缎。两个小时后，56箱东西整理完毕，太监们把这些箱子先送了出去。太后的轿子经过宫门时，皇帝、皇后和宫眷都必须跪送，太后的轿子过了，大家才能上自己的轿子。行列和平时一样壮观：轿前是清兵护卫队开道，4位年轻的亲王骑马护在轿子左右，四五十个太监跟在后面，他们衣着宫服，骑着马。皇帝、皇后的轿子与太后的同色，纯黄色，是8人大轿，嫔妃的轿子是暗黄，宫眷的轿子为红色，4个人抬，我们的太监也骑马随我们前去。太后的轿子是正常行路，我们要走近路预先到万寿寺接驾。似乎走了很远，我们到了，下轿后预备太后的茶点。太后的轿到了之后，我便上前扶她下轿，又搀着她的右臂走上石阶。太后坐

下，我们在她面前放一张桌子，我妹妹端茶送上。太后出行，以及各个节气时，这些本来太监做的事就轮到我们了，这是规矩。把糖果盘在桌上摆放完毕，我们就出去休息了。这是太后从颐和园到紫禁城去的必经之地，她总在这里歇歇。

四十五、温文尔雅的皇后

坐在轿子里的时候，周围很安静，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那天，又是阳光明媚，素来爱开玩笑、开开心心的太后一直都少言寡语，要知道，她平日里总是和我们开玩笑的啊。我又想起那柳枝了，因为我还是想不明白它有什么作用，趁太后和皇帝吃饭时，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去找皇后。那时，皇后正和几个宫眷坐在万寿寺左边的一间屋子里喝茶，见我过去，她们就招手示意。皇后说：

“我想你一定是饥乏交加，赶紧在我这坐会儿，喝杯茶歇歇。”于是我们聊起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着家常。

“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紫禁城了。”皇后说，她说起了早上的求雨：

“我们求雨的时候必须很虔诚!”我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柳条的用处。皇后笑了：

“这是一种传统，佛经里相信柳枝能为我们带来雨水，所以宫中求雨都必须用它。”她又接着说：“接下来的每个早晨都要举行这种仪式，直到下雨为止。”

这时候，我们听到太后在庭院说话，这意味着她吃罢饭了。和往常一样，我们和皇后吃太后剩下的饭菜，那天全是素菜，但对此时的我来说却已是人间美味。吃完饭后，我们返回庭院，太后踱着步，来来回回地走着。看到我们到了，她就说：

“坐轿子坐得两腿发硬，所以得先散散步，等下还要接着坐呢。你们不觉得累吗?”我们回答说不累，她便让我们跟她一起走走。走的时候太后在前，我们在后，院子不大，我们就这样绕着院子来来回回地走着，现在想起当日的场面还觉得颇为有趣。太后也意识到了，扭头笑道：

“我们简直是在马房里绕圈的马。”太后的话让我想起了马戏团，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这时，李莲英进来，他跪请太后启驾，以免错过抵达紫禁城的吉时，吉时自然是太后选定的，于是我们就离开了万寿寺。这次的脚力飞快，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已经见到紫禁城的宫门了。为了迎接太后，我们的轿子必须跟在皇帝和皇后的轿子后面抄近路走。皇帝和皇后的轿子自然直接进了宫门，我们则必须下轿，走进宫门，等我们抵达朝堂前的庭院时，皇帝和皇后已经到了。皇帝在前，皇后在后，我们又在皇后的后面一起跪迎太后。太后进了自己的房间，自然，太监已经把房间收拾干净了。那天下午，我们做了祷告，黄昏又做了一次。伺候太后躺下后，我们立刻回房，房间也是太监收拾干净了的。有太监帮手做这些事的确很方便，这样我们就不用很劳累的时候自己做了。我四肢发硬，早疲惫不堪，于是蒙头便睡，直到第二天早晨听到有人在我窗前叫我才醒来。起身拉开窗帘的第一件事便是看天，那天天色昏暗、云层重重，于是我赶紧穿好衣服，想着去告诉太后要下雨了，这样她也能安慰一些，但让我失望的是，对面的墙已经把阳光折射进来了。

紫禁城里的宫殿古色古香，院子都是小小的，长廊却是宽宽的，房间黑黑的，没有电灯，只能用蜡烛。走到院子里才能看到外面的天，房间里自然是看不到的，早晨醒来时，我便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迷迷糊糊地就认定要下雨了。赶到太后寝宫时，皇后早已到了，她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我怀疑她在床上没沾多久。她告诉我太后还没起身，但醒了，我也不算来迟，我走近太后身边向她请安。太后首先问我天气情况，我只能说天气晴朗——下雨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伺候太后起身、着装、用膳——皇帝去天坛求雨，我们暂时也就没什么重要事情了。祷告持续了 3 天，老天还是没有下雨的意思，太后几近绝望，下令我们每人每天祷告 20 次，每次祷告完毕都用朱砂在黄纸上做个记号。

四月初六早晨，乌云满天，这是个好消息。我冲到太后房间去报告，不过我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太后笑笑说：

“你不是第一个来报告的了。我知道你们都争着报喜，不过我今天很累，还要再多睡一会儿。你先去忙吧，我会在起床时叫你的。”我便出来找皇后，当时她正和所有的宫眷在一起，看到我，她们便问我知不知道下

雨了。我们走出了候应室，庭院的地上已经很湿了，转瞬间，大雨倾盆而至。那天起床后，太后还是像往日一样祷告。雨一直下了一天，这是很幸福的事。

我站在太后身后，看她自己玩着骨牌，皇后和宫眷们站在长廊里。太后看见了她们，对我说：

“叫她们去应候室吧，走廊里已经湿了。”我赶紧朝她们跑去，还没等我开口，皇后就告诉我，应候室里已经积水了。我之前说过，这里的宫殿非常古老，也没有下水管道。当然，太后寝宫的地基很高，上去要爬12层台阶，可是我们的应候室却没有那么高的地基。我才在长廊里和她们说了几句话，浑身就已经湿透了，太后敲了敲玻璃窗，示意我们进去。那天，太后很开心，看着我们直笑：

“你们是谁从湖里捞上来的啊？”皇后那天穿了件粉蓝色的袍子，头上的红缨珞却在上面滴了些许红色的雨水。太后又笑了：

“女孩子的衣服都被糟蹋了。”便让她们去换衣服。

她们离开后，我回到太后身边。太后看了看我说：

“你也被淋湿了，只是你的衣服看不出来而已。”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开司米衣服，很简单的式样。太后摸了下我的胳膊，说：

“好湿啊，去换一件厚衣服吧。我原来是想看看外国女子穿什么，现在我已经看够了。西式的衣服一定不舒服，腰都细得和其他地方不相称，把你的法式服饰留着当纪念品吧，我相信你穿了旗装后一定更好看。下个月有龙船比赛大会，到那时，我替你做几件漂亮衣服。”我赶紧叩头谢恩，回太后道：

“我其实很喜欢旗装。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住在国外，所以只能一直穿西式服装，也没有一件旗装。进宫前也是预备了要换旗装的，但后来又接旨说老佛爷您想看看我们穿西式服装。”太后叫我改装的话让我高兴万分，我要换旗装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把衣服换回来着实让宫眷们对我们另眼相看；太后也不喜欢西式服装；穿着西式服装在宫里走来走去很不方便。我们早已决定要改穿旗装了，平时伺候太后的活很多，大部分时间也都需要站着，宽松的旗装的确比西式服装更适合我们。太后让太监拿了件她自己的衣服给我试，我便回自己房里脱掉湿衣，换上了太后的衣服，身

量和袖子的长度都很合适，就是腰身太宽。我穿了出去给太后看，太后让一个太监记下了我的尺寸，并叫他拿去裁制新衣，太后说做出来的旗装肯定会适合我的，她还替我母亲和妹妹也做了些，我们的服装是加急的。太后认为我最适合的颜色应该是粉红和粉蓝，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应该也会适合我。她还替我定制了一套首饰，和其他宫眷平时穿戴的一样。她对我说：

"你进宫的第一天，我就试过你的鞋子，我知道你可以穿我的鞋子，你还记得这事不？你要重新做回我们满洲人，不过，我还要选个黄道吉日。"说到这时，太后笑了，"以后不要再穿西式衣服了。"太后翻了翻历书，定了十八那天。李莲英自然很会察言观色，他迎上来说定会替我们安排好一切。接着，太后又告诉我们头发该梳什么样的，要戴些什么花，为我们设计旗装是太后很得意的事。这样聊了一会儿，太后便让我们退下了。雨就这样下了三天，第三天，皇帝回去了，求雨也结束了。太后并不喜欢这个黑黑的地方，当然也不想常住——早晨给太后梳头的时候，我们都得用蜡烛照着，即便是正午，房间里也是漆黑一片——连我都很不喜欢这样的地方。雨一直在下，后来太后说，不论明天会不会天晴，她一定要回颐和园了，这个消息让我们很高兴。

回颐和园的时候，天阴阴的，我们还是像来的时候一样，先把东西整理好，仍旧在万寿寺用餐、歇脚。那天就可以开荤了，太后也吃得很高兴。太后问我喜不喜欢素菜，我说素菜也是烹制得鲜美可口，没有肉我也很是喜欢。太后说她不喜欢，要不是因为求雨的话，她绝不吃素食。

那年四月中旬，太后在宫内设宴，款待各国公使夫人。太后要把庭园布置得和以前不一样，她吩咐我们在庭园的每个地方都设一些景点，放上各种古董、刺绣和花花草草，这都是些精美的物件，也是给来宾们准备的礼物。来宾中有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卡色夫人和女儿卡色小姐，日本公使伊集院夫人，英国参赞唐纳夫人，德国使馆官员及税关官员的妻子，几个日本使馆夫人，英国大使馆的中文书记员威廉夫人，还有其他几位法国贵妇等。为了参加这次集会，太后选了一件最华贵的孔雀翠羽袍子，上面绣了很多凤凰，每只凤凰的嘴里还吐着一串珠串，足有两英寸。太后走动的时候，这些珠串就在她身前身后摇摆着，闪闪发光。太

后还戴着平时戴着的玉凤，配套的鞋子和手巾上自然也镶着这种图案。那天，我母亲穿了件丝制的袍子，袍子上镶着银丝花边，帽子是同色的，还配上了羽毛。

我们姐妹穿的都是缎子的袍子，浅浅的蓝色，镶着来自爱尔兰的花边，还配了根细细的绒带，我们戴的帽子上还插了粉色玫瑰，宫眷们也都各自穿上最美的衣服。我们一群人在堂前经过，摇曳生姿。

这天早上，太后极高兴，笑着对我说：

“我的腰很粗，也不愿意把腰束紧，穿了外国装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穿了这种宽宽大大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衣服比我们旗装更好看了。”

太后在朝堂接见来宾，来宾领袖奥公使肯男爵领着来宾和各使馆翻译站成一排。肯男爵简短的祝辞过后，翻译把它译成中文传给了庆王，庆王再传给光绪皇帝，皇帝也回辞。肯男爵走上台阶和皇帝握手，各个来宾也依次上前。我站在太后右边，上来一个来宾，我就要对太后报出他的姓名和所属使馆。太后和每个人都会说几句话，看到从来没见过的就会问“在中国待多久了，住得还习惯吗？”这些问题，我都帮太后一一翻译。来宾拜见完太后就站到了另一边，就这样，太后挨个见完了全体来宾。翻译们不用参与这种仪式，他们一直站在大堂里，直到来宾拜见太后完毕。仪式结束后，庆王带着翻译们去了其他地方去休息，太后也走下宝座，和大家在一起。

太监搬了椅子进来，大家舒服地坐了下来。谈了几分钟，太监上茶，太后、皇帝和皇后不便陪来宾用餐，我们其他人则陪同来宾进餐厅用茶。太后的干女儿大公主坐了主人席，康格夫人在她左边坐下，西班牙公使夫人在右边。食物都是中式的，刀叉也预备着了，来宾可以随意使用。席间，大公主起身致辞，我分别把致辞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席毕，我们去了庭院，太后、皇帝和皇后都已经坐在那里了，乐队也演奏着西洋乐曲。

在太后的带领下，大家在庭院里转了一圈，沿路浏览我们设下的景点。太太小姐们每经过一个景点都会驻足观赏、奉承一番，接着，我们进了庭院里的茶坊，大家各自坐下，品了会儿茶。最后，太后致辞送客，随后，来宾们也都坐轿子返回了。

按规矩，我们还要向太后报告来宾的一些事情。太后说：

“外国女人的脚为什么都很大？她们的鞋子就像船，走起路来也别别扭扭，我着实看不出她们哪里好了。外国人的手也很不好看，我都没见过一双像样点的。皮肤白是白了，却又盖着一层白毛，你们认为好看吗？”我告诉她，我曾在国外见过几个美国人，倒是很美丽。

“就算她们漂亮吧，”太后说，“她们的蓝眼睛总让人想起猫眼，这让人感觉很不好。”聊了会儿，太后就说我们累了，让我们回去休息。我们也是真累了，行了告退礼后，我们便退了出来。

我们已经在宫里待了两个多月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回去看望父亲，那段时间父亲正在生病，而且很厉害。我每天都能收到父亲送来的信，他总是叮嘱我要尽心服侍太后，要迎难而上，但是，我们又怎么能不担心呢？母亲便向皇后请教，我们能不能向太后请假一两天？皇后说：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想你们过了初八再动身比较好。初八是一个节日，宫中人规定这天要吃青豆，佛经里认为，这一天会决定一个人的来生是好是坏。到了这一天，太后会给她喜欢的人赏赐青豆，一般是一碟8颗，受赐者要吃掉这些豆。”皇后又让我准备一盘豆，到那天送给太后，太后会很高兴的，那表示我希望来世还会和太后在一起。到了初八那天，我当然照皇后的意思办了，太后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昆明湖西边用餐，太后和我们聊起我们第一天进宫的事，忽然，太后好像想到了什么，问母亲说：

“不知裕庚现在好些了没有？他从巴黎回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呢，他什么时候可以进宫？”我们自是先谢过了太后，母亲回太后说，他已经好些了，不过就是腿还没什么力气，所以也就不能多走路。太后又说：

“如果你们想回去，那也是可以告假的，不过我近来过于忙碌，竟忘了告诉你们。”我们说很想回去探望父亲，太后就准我们第二天回去，还问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些日子来，我自是很清楚宫里的规矩，就回太后说请太后吩咐。太后又问：

“三两天够吗？”我们都说如此很好。其实我很奇怪太后忽然自己提起了这事，但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已在太后面前提过了。

那天下午，伺候太后回寝宫休息后，我就去见了皇后。皇后很是和

蔼，她叫我坐在她身边，她的太监给我上了一碗茶。皇后寝宫的陈设和太后完全一样，却有一股说不来的雅致，让人觉得很舒服。我们先聊了会宫里的事，皇后对我说她很喜欢我们，太后也很喜欢我们。我说，太后已经恩准我们回家两三天了，但我们还不知道太后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事的。皇后对我说自然会有人在太后面前说这事的，进宫两个月是该回去探望了，这是规矩，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李莲英说的，他也知道我们需要回去。皇后对我说：

“太后是答应你们回去了，你们也要卖点乖，我来和你说说罢。太后还没有对你们说什么时辰走呢，你们就要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也不要对别人说起这事，不能表示得很兴奋，不要因为要出门而刻意打扮，你们要显得自己无所谓回不回家。太后明天不叫你们走，你们切切不可自己提。按规矩，你们要比预定日期早一天回来，也就说，第二天就要回来，这表示你们心里牵挂太后。”得到如此一番指导，我心里自是非常高兴，我又接着问皇后，回来时要不要送太后礼物，皇后说理应如此。第二天，我们像往常一样，伺候太后上了朝堂。退朝后，太后在牡丹山顶的农间茶坊设下了午餐。这个茶坊用稻草和竹子搭建而成，室内也都是用竹子制成的精美摆设，颇具田园风味，茶坊的窗上刻着太后喜欢的寿和蝴蝶，粉红色的丝带在上面飘飘荡荡。走出茶坊便是一个竹棚，是宫眷们的应候室，竹棚的四周是用竹子做成的一圈座椅，也极舒适，竹棚的上面挂着红色的宫灯。用罢午饭，太后和我们玩了很久的骰子，那天我赢了。太后说：

“今天运气轮到你了，知道你要回家，连你的仙人都在帮忙，心里开心吧？现在你们就可以走了。”吩咐完我们后，太后就转身问太监什么时辰了？太监说是两点半。我们照例向太后叩头谢恩，然后就又站着等她说话。她说：

“想着你们要回去，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就算知道你三两天就回来，我还是会挂记着你们。”她又对我母亲说道：

“传我旨意，让裕庚好好养病。我已经叫了4个太监跟你们回去，给你们送点我吃的米。”我们再次叩头、谢恩。太后终于说：

“你们走吧。”

退出宫殿后，我们在长廊里遇到皇后，我们向她行礼，再和各宫眷一

一道别。随后，我们回到自己房里。我们的太监真的很不错，他们都已经帮我们打理好一切了。按宫里的规矩，我们赏赐了他们每人10两银子，又给每个轿夫4两银子。出得宫门，我们自己家的轿子已经等候多时，太后派来跟我们回去的4个太监也已骑在马上等我们了。我们的太监似乎对我们已经有了感情，还叫我们早些回来，我琢磨了半天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上了轿子，太后派来的4个太监骑马跟上。两个月的宫中生活宛若梦幻，我舍不得离开太后，但又挂念着父亲的身体。两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到家了，父亲看上去好多了，我不说你们都不难想象，父亲看到我们欣喜若狂。同来的4个太监把一个装着米的黄袋子放在我们堂屋中央的桌子上，父亲叩头谢过太后恩典。随后，我们给4个太监一人送了一些小礼物，他们也就告退了。我拉着父亲，叽叽喳喳地和他说着宫里的生活，以及太后对我们的宠爱有加。父亲说，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富强起来，并让我以后一有机会就劝太后施行新政，我想我可以做到，我也一定要去试试。

第二天早上，太后又派了两个太监过来，他们来送食物和水果，并带来了太后的想念，还问我们是不是也想念她？我们请太监回去转告太后，我们明天就会回宫。回家也就是短暂的两天，却有许多人来看我们，我们只好疲于接待。父亲说，凌晨3点起身比较合适，那样可以在太后起身前回到宫里。凌晨3点，我们离开了家，其时黑夜漫漫。轿子里的那段时间，我的眼前不断闪过两个月前我们进宫时的情景，这种变化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了，那么多人对我说太后最喜欢的是我，连皇后都这样对我说。我在宫里自然很开心，但别的宫眷却不会像我一样开心，她们常常故意不告诉我一些事情，在让我做事很不方便，然而，太后依然在我母亲面前称赞我，她夸我做事小心，我也总能合她心意。每每太后表示她非常喜欢我的时候，那些宫眷就会你看我、我看你地笑，不过，这些是我必须要去面对的人，我也肯定可以战胜她们。

5点钟刚过，我们的轿子就已到了颐和园。看到我们回来，我们的太监也很高兴，说太后还没醒，我们还可以回房休息下，他们还预备了我们的早餐。我们先去了皇后的寝宫，她正预备到太后那去，看到我们回来，皇后也很高兴，还告诉我们说旗装已经做好了，非常好看。我们回去吃罢

早餐，去了太后那里，太后已经醒了。在太后的寝宫里，我们和往常一样向她请安，跪谢她在我们回家的日子里送来那么多礼物。太后坐在床上，对我们笑着说：

“你们回来高兴吗？在我这住过之后没有人想去其他地方，这个我是知道的。”言罢又问我母亲：

“裕庚如何？”母亲告诉太后，父亲好多了，然后谢过太后关心。太后接着问我们在家的两天里都做了什么，还问我们记不记得换装的日子。我们当然回答说记得，还告诉太后说我们很盼望这一天。这时，太监送来3只大黄盒子，打开之后，里面都是美丽的衣服、鞋、白丝袜、手巾、香荷包等，这应该是包括首饰在内的全套衣饰了。我们再次叩头，说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太后命太监把衣物拿出来让我们仔细瞧过，说：

“每人一件礼服，一串朝珠，两件绣花长袍，四套便装，两件忌日穿的衣服，一件是粉蓝，一件紫色，这都是有花边的，衬衣若干。这都是我赏你们的。”我听了很是高兴，对太后说我喜欢得现在就想穿了。太后笑了笑：

“不行，要等到我帮你们选的黄道吉日才能换上这些衣服，让皇后先教会你怎么梳头发吧，这可是一件难事。”说是要等到吉日才能换上旗装，但我知道，看到我很喜欢她赐给我们的衣服，太后的心里肯定很高兴。进宫第一天，她就问为什么我的头发是波浪的，我回她说是烫出来的，她就常常取笑我。她说，卷发穿旗装肯定很难看，不把头发拉直就有人会来笑话我们。“那天晚上，我在太后宫前的长廊里坐着，一个宫眷过来了，她说：

“旗装穿在你身上会好看吗？”

“只要我穿着自然，就会好的。”我说。

“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我们常常觉得你就是个外国人呢。”她接着说。

“这事不必你操心。太后把我们当做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我能感觉到她们对我的妒忌，于是我就不理她，自己找皇后去了。那名女子在我和皇后聊天的时候也来了，她坐在我身旁，不停地笑。一个正在预备太后鲜花的宫女就问她道：

“你笑什么？”看见她笑成那样，皇后也问她，可是她只是笑，并不作

答。这时，来了一个太监，说太后要我去。此后，那名女子和皇后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直不得而知。这种日子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天，也没什么大事，太后很开心，我也心情很好。离换装还有两天时，皇后就来提醒我，要为18日的换装做点准备了。于是，那天晚上，伺候完太后入睡后，我戴上了我的首饰去见皇后。她说我非常美丽，并说换了旗装后太后会更喜欢我的，我对她说，去外国前我一直穿旗装，所以也知道该怎么穿，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外国人。皇后说：

“她们一方面是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在妒忌你，你不用理她们就行了。”

四十六、换上旗装

第二天，我起得比平日早了一些，我简直没办法相信站在镜子前的是我自己。我已经很久没有穿旗装了，但我没想到旗装似乎天然地契合我，原来大家都以为我一定会变得很难看。太监们也很高兴我们穿上了新装。我们屋子是皇后去太后寝宫的必经之路，那天她拐了进来，于是我们一起去见太后。候应室里的许多人都在热烈地谈论我们换装之事，让我开心的是，每个人都说我们比穿西式服装好看多了，我有点害羞。光绪皇帝却很不以为然：

"我倒认为你们穿西式服装要更好看一些。"我笑而不答，他对我摇了摇头，也就进了太后卧室。这时，李莲英进来了，看到我们时，他的表情很是诧异，并让我们马上去见太后。我说，每个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他说：

"以后一定不能再穿什么西式衣服了，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穿起旗装来这么好看呢。"果然，太后看见我们就放声大笑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样子很不自然的缘故。太后说：

"这和第一天进宫时穿着巴黎服装的你们还是同一个人吗？赶快去照照镜子。"说罢这话她就指着她房里的镜子示意我们过去：

"看看你们究竟变了多少，直到现在，你们才真正是我的人了。我还要赏你们更多的旗装。"这时候，李莲英提醒太后说马上要立夏了，立夏是二十四日。按规矩，那一天宫里的每个人都得换下金簪，戴上玉簪。太后说：

"你说得不错，既然我都已经叫她们换了旗装，当然还要给她们每人一只玉簪的。"李莲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一盒翠绿的玉簪。太后先是给母亲挑了一只，据说 3 个皇后都戴过那只美丽的簪子，接着，她又

给我们姐妹一人挑了一只，我觉得都异常美丽。太后说那本是一对，一只是年轻时的东太后常戴的，另一只是她自己戴的。太后如此慷慨的赏赐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帮她做很多事，诚恳地谢过太后之后，我们又表示了对这些东西的喜爱。

"你们是我的人，我自然要替你们做最好的衣服。"太后说，"我已经决定了，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宫眷，你们也要和其他王妃一样穿朝服，地位和她们平等。"

李莲英一直在太后背后站着，听到这话，他就对我做了个叩头的手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天到底叩了多少头，那天的太后恩赐无数，我自然也就叩谢了一次又一次。那些首饰对我们来说还是很不习惯的事情，它们也都很沉，这总让我担心叩头时首饰会不会掉下来。

太后说她预备在自己70大寿那天赐我们爵位，每到太后做寿，她总是会赐爵位给她中意的人。自然，这在平时也是可以的，但她在大寿的时候赏赐的爵位当然不同于平时。皇后也向我道喜，还打趣我说，太后正在替我物色一位皇爷。我把受到太后如此恩惠的经过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则回信叮嘱我要更尽力地伺候太后，这样才能回报太后对我们的恩典。

宫里的生活只能用满足来形容，我过得相当自在惬意。我也发现，自打我们改了旗装后，太后对我们更加宠爱有加。有时候，我和太后会在月光下游湖，那时夜色极其温柔。我们的船后都会跟着好几条船，太监们在其中的一条上吹笛子，还弹着月琴，古老的中国乐器送出的曲子都是悠悠扬扬的，太后也会跟着浅吟低唱起来。每每这个时候，太后就会问我：还想不想到欧洲去？还想念巴黎吗？我还能有什么言语？除了和太后在一起，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还有什么不能满足呢？

"你要学会做诗。"太后说，"以后每天我都会教你。"

我告诉太后："父亲曾经教我读诗，我自己学着做了几首。"这又是让太后听了之后非常惊异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我尤其喜欢古诗，你以后要时常读给我听。我有很多很多书，里面有各个朝代的诗。"我告诉她，我才读了8年中文，因为担心自己的中文基础太差，所以也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太后说，皇宫里的女子中，只有她和皇后读了些中国文学。有一阵子，她曾经尝试着教

那些宫眷读点书，写写字，但她们对这些一点也提不起精神，后来，她也就不愿意再教她们了。父亲常常告诫我，除非有人问起，一般不能在别人面前过分显现自己，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过我会做诗。那天，大家知道了我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后，原先就妒忌我的宫眷就更妒忌了，这不是我的本意，对这样的事情，我一向觉得甚是无趣。

也就这件事情不大愉快，四月的其他时间我还是很快乐的。五月初一开始，大家就忙开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皇室亲族、宫眷、太监自然要送礼给太后，所有的大小官员也要在那个节日送礼物给太后。到了端午节那天，我见到了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堆成了小山般的礼物。送礼的人除了礼物，还要呈上一张写明所送礼物的黄纸，右下角标明谁谁谁叩送。初一到初五是大家最忙的时候，太监尤其忙碌，拿到太后那里的礼物都需要他们事先用黄盒子装好。我根本就弄不清楚太后会收到多少人的礼物，礼物的种类也纷繁复杂，从日用品到各种丝绸，从各种精致的珠宝装饰到美丽的雕塑，还有各式各样的刺绣。礼物中最多的便是洋货，太后命令太监把洋货都留在她宫里，其他的礼物则放到别的地方，对于太后来说，洋货还是有点稀奇的，其他的她已经不稀罕了。

五月初三那天，宫里的人们要互相送礼。端午节的前一天，宫中就已张灯结彩，美丽非凡了，我们还得帮皇后做些事情，就这样忙了一整夜。初三那天，我们把礼物都装到了黄盒子里，再一起拿到庭院里。皇后的礼物是她亲手缝制的：十双鞋子、绣花手巾、各种荷包，图案、花色都非常美丽，皇妃送给太后的礼物也大抵是这些，宫眷们的礼物就各不相同了。节日前，我们可以请假出去买礼物，当然，一起出去是不行的，不然太后就没有人伺候了。看别人买回来的礼物是很开心的事，大家都很激动，总是互相比较着，问来问去。我们母女三人自然不需要请假出门，因为我们早早地把礼物都准备好了。我们很早就写信到巴黎，为太后订购了最美丽的巴黎衣料，法国最时兴的全套家具，还有各种扇子、香水、香脂、肥皂和数不清的法国化妆品……那些都是太后喜欢的，这些时日的相处，我们已经很清楚太后的脾性了。宫女、太监自然也尽了全力为太后准备自己认为最好的礼物。太后会看过每样礼物，如果她觉得礼物特别差，她还要看看是什么人送的。一般来说，太后最后总要挑出她最喜欢的那几件，其他

的就收起来，她也不会再看这些礼物了。太后每天都要做新衣服，所以她特别喜欢法国衣料，她还喜欢肥皂和香脂，这些能让她的皮肤看起来更年轻。太后自然很喜欢我们的礼物，她夸我们聪明，能知道她想要这些又可爱又美丽的东西，太后也盛赞了太监和宫女们的礼物，这样，所有的人都在五月初三那天觉得很开心。

五月初四那天，太后开始赏赐各级王公、官员、王妃、宫女和太监。太后总是能记住什么人送了什么礼物给她，而她的赏赐便按别人送礼的厚薄而定了。那天，我们连片刻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把太后要赏赐的人的姓名在黄纸上一一列出。一位王妃送来的礼物非常不好，太后就生气了起来：

“把这个东西留在这儿，我倒要仔细看看。”这份礼物是衣料和搭配衣料的滚边，量过衣料和滚边的长度后，我们发现，滚边长短不一也就罢了，滚边都没有一条够滚一件衣服的，料子的质地也不怎么好。太后说：

“你们看看，这也算得上是礼物！其实我都明白，这些东西也是别人送她们的，她们倒是明白不可以不送礼物给我，但她们已经挑走了那些好的，拿剩下的那些都没人要的来送我。她们居然这样怠慢我！或者她们可能觉得反正我收到的礼物那么多，谁还会在意这个呢？她们错了！我最先注意那些最不好的礼物，而且记忆深刻。实际上，我还记得别人送我的每一件东西，我可以从别人送我的礼物看出谁真心要我快乐，谁敷衍了事！我也会照样回敬他们。”赐给每个宫眷的都是几百两银子和一件绣花衣，皇后和皇妃也是如此，而赏给我们母女的则和其他宫眷有些不一样，我们每人两件绣花衣服，几套便装，短袄、背心、鞋子和花。太后没有给我们赏银两的原因是她觉得我们的衣服太少，所以应该多给我们一些现成的衣服。妹妹戴一副嵌宝石的珍珠耳环，我的金耳环则相当普通，为此太后还特意多赏了我一副很漂亮的耳环。太后对我母亲说：

“裕太太，我觉得你有点偏心眼啊，容龄的耳环那么漂亮，德龄的却那么普通。”当时我正站在太后的椅背后。母亲还没回太后话，太后就扭过身对我说：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要送你一对很漂亮的耳环。”母亲这才能接上话，她告诉太后是因为我不喜欢戴很沉的耳环。太后笑着说：

"没关系，现在德龄已经是我的人了，她要什么东西，我就会赏她，以后，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了。"说句实话，太后赏的耳环真的很沉，不过太后对我说，天天戴着就慢慢习惯了。我试着戴了几天，果然也就不觉得太重了。

五月初五的正午是全年里太阳最辣的时辰，那个时候，地上所有的毒蛇、蝎子之类的东西都躲在泥里，处于麻痹状态。药材师傅就会在这个时候去挖这些毒虫，挖出来晒干后就可以直接入药了，这些都是太后告诉我的。那一天，我还拿了个铁锹到处去挖，结果却一无所获。按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天的正午，太后要先装一杯雄黄酒，然后拿把小刷子在我们每个人的鼻子、耳朵下各刷几下的，据说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夏天的毒虫咬了。端午节还有一种说法叫龙舟节，那么，端午节为什么又被称作龙舟节呢？传说中，春秋时忧国忧民的楚国大夫屈原在五月初五那天抱了块石头跳河了。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皇帝就要乘着龙船去缅怀屈原，百姓每年也要纪念这个日子，他们也和皇帝一样，纷纷把粽子投入河里。御剧场也演过这幕剧，而且还演得非常有趣，里面还有正午前毒虫们遁入土中的情形。除了上面的这些，我们还穿虎头鞋，头上也戴着绸制的小老虎，这些原本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让他们在日后的成长中健康强壮，不过，太后也叫我们穿。那天有很多王公、官员们的夫人到宫里来探望老佛爷，看见我们穿上这些东西，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

李莲英负责保管的一本小册子记载各个宫眷的生日。我是五月初十的生日，离我的生日尚有几天时，李莲英就已经来提醒我，应该按宫中的规矩给太后送礼，一般也就送些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我便去订了 8 只不同的食盒。

生日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地去给太后请安。服侍太后穿罢衣服，太监便拿了我准备的礼物进来。我给太后叩了 9 个响头——这也是规矩，然后把礼物献给太后。太后必须回谢我的礼物，她说了几句祝福的话，然后送给我几样礼物：一对雕刻得极为精美的檀香木镯子、几匹绸缎，她还为我准备了长寿面，我再次叩头谢恩。随后，我去了皇后那里，她赏赐给我的礼物是两双鞋子和几条围巾，我又一次叩头谢恩。转了一圈回到了房里，我看到各个宫眷送来的礼物，这让我那天的心

情一直都是美滋滋的。

五月十五是大家的倒霉日子，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那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早早来到了太后的卧室，太后背痛得无法起床，我们便轮流替她按摩，最后她还是起床了。她起得比平时稍稍晚了一些，虽然起床了，但还是不太舒服，也没理会进来请安的皇帝。皇帝是个很识趣的人，看到太后不舒服，他就很少说话了。说巧也巧，平时一直替太后梳头的太监也病倒了，只得临时找了一个太监。太后的怪异脾气就在这了，她不允许梳头时掉头发，原来那个太监很聪明，他总是能很巧妙地把太后掉了的头发藏起来，而那个临时被抓来梳头的太监太老实了，头发掉下来后，那个可怜的太监吓得惊慌失措。瞧见他如此慌张，太后就问道：

“掉头发了？

“有。”太监诚惶诚恐地答道。一听这话，太后便大发雷霆：

“把它给我种回去！”我觉得那话实在是太可笑了，可那太监却吓哭了。太后呵斥他赶快出去，说待会儿再惩罚他。梳头的苦差使就落在了我们头上，说这是难事，那是因为太后的脾气不好，她的头发又长，我们很难梳得让她满意。

那天退朝后，太后跟李莲英说了早上的事。李莲英实在是个没心没肺的坏家伙，他说：

“那就打死他。”早晨梳头的那个太监就被带了进来，当众受罚。这也就罢了，吃饭的时候，饭菜又把太后惹恼了，结果厨子又受到了责罚。听别人说，大凡太后心情不好，她就认为大家工作都没做好，那天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每天都梳一样的燕尾，那天，太后就责怪我们梳得太低，但事实上我们每天梳的都一样高。她平时从不怪我们，而这时候，她就会看看我们说：

“现在我要上朝去了，你们不用跟来，各自回房去！把头发重新梳好！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们今天这个样子，我就把你们的头发全部剪掉！”那时候的太后很凶，我一生中的恐惧加起来都没有那天多。也许太后的这话并不针对我，但我想我还是识趣些好，于是赶紧回太后说我马上去梳。准备走的时候，我们又听到太后骂长寿了：

“难道你觉得你做得很好吗？给我一起滚！”我们一起溜了出来。快走

到自己房里时，大家开始嘲笑长寿，长寿也很生气。太后生气的时候，总是说别人故意跟她对着干，搞得她火气大。其实，只要她一发火，我们就都诚惶诚恐，更不用说跟她对着干了。对于我们来说，卖乖还来不及，怎么会像她说的那样呢？

这一天，她发了无数次火。我一天都在想尽办法避开她，根本不敢太接近。有些太监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问太后，太后也只管看自己的书，头都不抬一下。老实说，那天我的挫败感很强，连带着我也讨厌起那些太监来了，本以为他们都是些忠实的仆人，现在知道，时不时地惩罚也是必须的。

皇后叫我去陪陪太后，和往常一样伺候她，和她玩骰子，也许这样太后才会开心一些。我当然有些不情愿，害怕太后再训我，也担心太后会再发怒。不过，皇后温婉地对我说了好些好话，我只得答应她姑且试试。走进太后休息室时，太后正在看书，见我进去了，她对我说：

"到这边来吧，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明白，宫里那些人都坏到了骨子里，这些人极其厌恶。我不希望你也变成她们那样，不要相信她们对你说的那些话，也不需要和那些人说话。你一定要记得，再也不能把头发梳那么低了，她们都在骗你。你是我的人，你必须什么都要听我的。"我当然马上说我很愿意听太后的话，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希望太后快乐。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太后慈祥得像我的母亲，而我就像一个撒娇的女儿，我想，我之前的想法需要修正，而太后是对的。那些王公贵族们也曾对我说，不能对太监们太客气，这样会把他们惯坏，以致无端诬陷他人。

那天，我留意了一下，太监们做事都比平时小心。我也曾听别人说，太后一发脾气就不得了，可我觉得情况恰恰相反，她对我说话时和声和气，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知道太后的脾气后，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反而很可爱，于是就把她早上发脾气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的心思很简单，太后一看就懂：

"有人喜欢我喜欢到极点，也有人恨我恨到了极点，我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她说得一点都没错。

四十七、太后与康格夫人

五月廿六，早朝的时候，庆王启奏，美国大使夫人康格夫人想与太后私人会面，庆王请太后确定会见的日期。太后说她要考虑之后才能决定，她让庆王暂时不要给康格夫人答复，我那时在屏风后静静地听着。一般来说，宫眷们都很闹腾，也幸亏太后叫她们听朝时不要说话，我这才听到一些太后和大臣们的谈话。退朝之后，按太后的意思，那天的午饭开在了山顶的排云殿。太后要步行上去，我们也就跟着她步行。去那个地方吃饭要经过 272 个台阶和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爬山对太后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偏偏有两个小太监还分别扶着太后的左右臂，那样就变得很有趣了。太后爬山的时候很专注，一言不发。到达山顶时，宫眷们早已气喘吁吁，太后则看着我们乐。当然了，论爬山我们的确谁也爬不过她，太后很好胜，不管是玩游戏还是爬山这样的体力运动，她总是乐于见到别人败在她手下。不过，即便是恭维话，那也需要小心，以太后这样的性格，低劣的恭维可能会变成马屁拍在马腿上了。

排云殿非常美丽。殿前是一个庭院般的广场，上面种满了松柏和夹竹桃，顺着广场往前走，就会看到树下有一张瓷桌，几个瓷椅。太后依然坐着她的黄缎椅子，那天的阳光很好，她就这样静静地喝茶。美中不足的是那天的风稍稍大了一些，太后只坐了一会儿，就对我们说风太大了，要进屋去。我正求之不得，顺口在皇后耳边贫了一句：

"这么大的风，真怕我的头饰被吹下来。"

这时，太监已经把午餐送来，并在桌上依次排开。皇后示意了一下，我们便跟着她退回了长廊。长廊的窗都很大，也开得很低，沿着窗户是一排长凳，其实也就是窗下一些凸出的东西而已，约一英尺宽，我们便坐在了上面。这里除了一把专门跟着太后走的黄缎椅子，再也没有别的椅子

了。皇后问我有没有看出太后有心事，我说太后大概在想着早朝时庆王提的会面吧。皇后证实了我的猜测，又接着问：

"关于私人会面的事，你可有什么消息？大约安排在什么时候？"我回皇后说太后还没回答。

太后已经用完餐，之后，她便在房间里看着我们吃饭，不停地走来走去。她走到我母亲面前，说：

"我真不明白，康格夫人要求私人会面是什么意思？她要对我说什么话呢？我倒想先知道她会说什么，这样我也有个准备，不然回答不上来会比较麻烦。"母亲回答说，也许是康格夫人的什么人要想见太后。

"不是。"太后说，"见我之前，他们必须呈上一张名单。正式的朝见是一回事，我一般也不拒绝，但我不愿意跟人私下见面，你们也很了解我，我最不乐意别人问我问题。外国人比较有风度，他们也有自己的规矩，不会随便问，但从礼法上来说，他们终究还比不上我们，你们可以说我保守，但我还是尊重自己的民族习惯，只要我还活着，别人就休想改变它。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我们从小就受到礼仪的教导。你们去比较一下中国的礼仪和外国的新教：所谓的新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主张烧掉祖宗牌位，那些传教士还专门拉我们的青年人去信他们的教，而事实上，很多人都被那些传教士弄得一无所有，可大家还都喜欢别人的东西。我不安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康格夫人的私人会面，我们向来是礼仪之邦啊，自是拒绝不得的，可为什么外国人就不能体察这一点呢？我打算不管他们对我提什么要求，我都这样拖着，或者我还可以对他们说：

"虽然我是太后，但我也做不了这个主，我也要遵守我国的规定，必须和我的大臣们商量。那么多外国人中，我最喜欢伊集院夫人，她又温柔又文雅，也不会问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可能日本人的礼仪跟我们比较相近吧。去年，你们还没进宫的时候，康格夫人带着一个女教士进宫，居然要求我在宫里设一所女学堂。我自然不好当面回绝，就说考虑考虑。可是你们想，宫里办学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居然还要招女学生？让皇亲贵族的子弟到宫里来读书？皇宫成什么了，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不错了。"

说到这里，太后自己也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

"我就知道你们会笑。"太后说，"美国和中国的交情不错，光绪庚子

年间，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让我很感激，康格夫人当然也是好人，不过，我总不能皈依他们的宗教吧。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中国人吃了就会信他们的教，然后他们再假惺惺地让我们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他们的教，但他们却自我标榜说不会去强迫别人。传教士经常带走一些中国小孩，他们还把小孩的眼睛挖出来做药。”我对太后说那是造谣，我曾遇到过许多好心肠的传教士，他们甚至愿意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做任何事。我还告诉太后，这些传教士给孤儿提供落脚的地方，为他们提供衣服和食物。有时候，传教士们还会去内地，把那些被父母遗弃的盲童和残废儿童孩子带回去抚养，直至他们长大成人，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接着，我又告诉太后传教士们是怎么样办学、怎么帮助穷人的。

“我当然相信你说的这些，”太后笑着说，“不过，这些传教士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帮助老百姓呢？”和太后争辩太多并不合适，但我还是要让她知道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到底遭遇了什么。1892 年 6 月，汉口附近的一家教堂被毁了，两位教士遇害。当时负责办理这案子的人是我父亲，颇费一番周折后，3 名凶手被抓了，依据中国的法规，这些人被处极刑，在站笼里一直站到死，官府还要拿出抚恤金赔偿给死者家属才了事。1893 年，宜昌附近又有一间天主教堂被毁，肇事暴徒说里面有很多中国盲童，他们被传教士们挖去了眼睛，还被关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的知县对这些深信不疑，但我父亲提议他把那些做苦工的盲童带来，再当面对质。知县是个刁民，也是个狂热的反洋分子，他先让盲童们好好吃了一顿，然后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对我父亲承认他们的眼睛的确为传教士所挖。第二天，这些盲童被带到衙门了，但他们说传教士收容了自己，还为他们提供衣物。他们说自己的眼睛在信教前就已经瞎了，还供出了知府的教唆之事。盲童们说教士们对他们很好，他们想做的就是再回到教会学校去，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很幸福。太后说：

“从帮助中国人解决困难的角度来说，他们做得不错。为了救鸽子，我们的如来佛不还割肉喂鹰吗？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劝我们信基督呢？我们欢迎他们来帮助我们，但他们不该强迫我们改变信仰。义和团的兴起你知道吗？这与中国的洋教徒有很大关系。洋教徒们对义和团的这些人很不好，义和团就去复仇。不过，义和团也都是群没读过书的人，事情闹大了

他们就只想发财，还在京城杀人放火，看着有钱的屋子他们都进去抢，都去烧。中国的洋教徒横行乡里，搜刮民脂民膏，而那些教士为了沾光还要去护短。犯了法的洋教徒在衙门里是不跪的，他们甚至还藐视官员，不肯遵守中国的法律，但那些教士们都偏听一词，不管对错，都要官府放了他们的教徒。你还记得你父亲以前定下的一些对待教士的条文吗？有人因为生活艰难才去信教，但那都是下等人，上等人是断断不会信的。”说完这些话，太后环顾了四周，声音放低了下来：“康有为叫皇帝信教，哼！只要我还一天活着，他就别想做到。我也承认，人家的海军、陆军、机械都比我们强，但要是论到文明，我们才是最好的。许多人说义和团之乱是朝廷串通好了义和团，事实并非如此。乱事发生后我们马上派兵镇压，只是这些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当时我决定留下来，我都已经那么老了，是死是活又怎么样呢？端王他们都劝我走，让我乔装离开，但我很生气地拒绝了。再回到宫里时，外面就多了很多关于我出走的传说，说我离开时坐了一辆破骡车，穿着老仆的服饰，还说那奴才穿了我的衣服，坐着我的轿子从另一个门出去了。编排这些故事的人不得而知，但这些故事肯定很受欢迎，自然还会流传到外国。

“我孤苦伶仃地离开了皇宫，宫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走，还有一些在我主意未决时就已经不见人影了。也有人没走，但已经什么事都不做了，只在那看我笑话。我决定问问到底有没有人愿意跟我走：

“‘现在看大家自己的想法了，想跟我的就跟，不想跟的就走吧。’那真让人伤心啊，愿意跟我走的人那么少，算下来就 17 个太监、两个嬷嬷和一个宫女，那个宫女就是小珠，这些人说我到哪他们就跟到哪。我有 3000 个太监啊，可是他们都没影了，他们打碎了我珍贵的花瓶，那些花瓶当着我的面碎在了石板上，他们知道我已经来不及惩罚他们了，时间紧急，我们也要马上动身。情急之下，我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向历代祖宗祷告，请他们在天之灵保佑我，那些愿意跟我走的人都和我一同跪下祷告。和我同走的唯一亲属就是皇后，我还有一个近亲，平时我对她几乎有求必应，可那次她也把我抛弃了。我知道她的心思，她肯定想着外国兵、军队会把我们抓住砍头。

“大约过了 7 天，我派一个太监回北京看看还有谁在，这个近亲就问，

我们有没有被外国兵追到？我有没有死什么的。再后来，她的房子给日本兵占了，她没地方住了，倒是想起来要跟着我了——我不知道日本兵占领他们房子时他们怎么跑掉的。有一天——那时我们还住在一间乡下的小屋里，她和她丈夫来了，哭哭啼啼地跟我说，她如何如何想念我，还说她其实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平安。不过，我已经不信她的话了，就很干脆地对她说我再也不会信她了，以后她便不来了。那时候我们很辛苦，太阳还没出来便要上路，天黑了才能找个村子落脚。上了年纪又重新经历一遍苦，我想你也会为我心酸的。

"皇帝和皇后坐着骡车。一路上，我都在祷告，求祖宗保佑，但皇帝却从来不开金口。有一天突然下了很大的雨，几个轿夫不乐意受苦就跑了，还死了几头骡子。小太监们偏偏还不知轻重，跟当地的县令要求置办这置办那的，县令跪在地上说一切照办。我对这事很生气。那种情形下，我们要懂得知足，怎么还能要求这要求那呢？我惩罚了那几个太监，却没想到他们也跑了。

"后来，我们到了西安，一路上大约花了一个多月。一路的苦楚难以用语言表达，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把我击垮了，我一连病了3个月，这些梦魇般的经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再回到北京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春天了，宫中的情形又让我伤心了一把。什么叫物是人非！那些名贵的器皿要么被偷要么被毁，西苑里的珍宝被扫荡得片甲不留，我天天都朝拜的观音也被人砍断了手指，洋人们坐在我的宝座上照相……我们在西安的那些日子和发配又有什么区别？地方官们倒是替我们预备了住处，可那种又潮又湿的老房子彻底摧垮了我们的身体，后来连皇帝也生病了。这些事又岂是片言只语能说清的？我们尝遍了人间冷暖，世间炎凉。这事之后，我还受了一次更痛苦的磨难，也罢，等我有空再和你细细说来，我希望弄清楚一些事情的真相。

"再回到康格夫人要求和我私人会面的问题上来。我想这里肯定有问题，要不怎么叫私人会面呢？我不喜欢当面拒绝别人，也不希望她有什么让我为难的要求才好。你觉得她想通过这次私人会面达成什么目的呢？"

"肯定没什么问题，"我说，"再说了，康格夫人也算很懂中国人的习

惯了，她肯定会遵守我们的礼节。”

“康格夫人经常找教会里的人来做翻译，我很讨厌。好在你们母女仨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我再也不需要他们给我翻译了，再说，他们说的中国话我都不大明白。见使馆里的人我愿意，但教会里的人我就不见了，我会想办法阻止他们进宫的。”

第二天早朝时，庆王给太后带来了一个信息：美国海军提督伊文思希望携夫人前来拜见太后。这就是康格夫人要求了两次的私人会面，事实上，并不是康格夫人要来见太后。

退朝后，太后笑了：

“我昨天就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见见美国海军提督和他的夫人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太后又对我们说：

“快去给我收拾东西，你们要给我的房间来个大变样，我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平时是什么样的。”我们答了个“是”就赶快去忙了，要把宫里的所有摆设、甚至风格都变个样子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

太后和海军提督及其夫人私人会面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忙了个人仰马翻。我们用天蓝色的丝帘换下了之前的粉红色丝帘，前者是太后不喜欢的颜色——她希望别人不清楚她喜欢什么，这是她要求我们大换样的目的；接着，我们又把椅子上的坐垫也全部换成这个颜色，还把太后床上的粉红色被褥都换上了蓝色；这边，我们在督促太监换坐垫，那边，另外一拨太监搬了一个大箱子跑了进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挂钟；太后也进来了，让我们把桌上的各种玉佛和其他玉器全部移走，说让外国人看见这些圣洁的东西是一种不敬，我们便在原来摆放玉器的地方换上了各式各样的钟；接着要换的是绣花门帘，这3个门帘是以前道光皇帝用过的，上面绣了五百罗汉，有辟邪作用，也是很神圣的东西，我们便很小心地把它取了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太后的梳妆台了，这是她不愿意任何人看到的隐私，我们把它移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还上了锁；太后卧房里所有的家具包括雕刻品都是檀木的，这些檀木在做成家具前在庙宇开过光，自然也是很圣洁的东西，这些不能拿下来，但也不能让外国人看见的家具就用绣花帐幔遮了起来……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太后进来了：

“明天来的是伊文思提督和他的下属，他们绝对不会去我寝室，所以当务之急是大殿的布置。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地毯，但你们还是要把宫中唯一的一块地毯放到大殿。伊文思夫人和其他女宾后天才到，我的房间可以暂时缓一缓。”

一切都安排好了，太后又告诉我后天该穿什么样式的衣服，她对我说：

“你明天不用去大殿，那里都是男人。按照我们满洲的规矩，女孩子不能和陌生男人说话，我也不希望你这样，我会去外务部找个人来当翻译。这些人都是第一次进宫，你去了他们难免会对你评头论足。”太后让我把她的黄袍子拿了出来，她准备第二天穿着去接见来宾。礼服是黄缎子的，上面绣着金龙，配了一串108颗珍珠串成的大挂珠。太后说：

“我很不喜欢这礼服，一点儿也不好看，但我也没办法，这是必须要穿的。你们明天就不用换衣服了。”

第二天，太后起了个大早，起床后她就一直在忙着打扮自己，大家也都忙得不亦乐乎。大凡有人来朝见，太后的脾气就不大好，很容易生气，觉得我们做的事都不合她心意。她说：

“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和蔼，不希望他看到我的缺点，但总是适得其反，这位美国提督回去后一定会在背后议论我。”于是，她用了两个小时梳头——那时候早朝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她命令把早朝的时间推迟——大臣们必须等到美国提督离开之后才能开始早朝。穿上黄袍后，太后在镜子前照了照，说她很不喜欢这身打扮，又问我外国人知不知道这就是礼服。

“我很不适合穿黄色，”太后对我说，“穿上黄袍，我的脸就变成和黄袍子一样的颜色了。”我就安慰她说，这仅仅是私人性质的会面，太后不喜欢就可以换别的衣服，那应该没什么问题。话刚落音，我就担心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出乎我的意料，这席话让太后一下子高兴起来，接着我就忙透了，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我几乎把太后所有的衣服都捧进了卧室。太后最后看上了一条缎子长袍，袍子还是她喜欢的淡蓝色，上面装饰着用珠宝串出了“寿”字。试过一堆衣服后，太后选中了这件，随后我便去珠宝房拿了配套的首饰。太后在她的凤冠的一边戴了一个寿字，另外一边挂了一只蝙蝠。自然，鞋子、手巾和其他东西也都是

这种装饰。太后笑着说：

“现在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好像我们还有空玩玩骰子。”说完这话，又补充道：

“等我接见他们的时候，你们在屏风后面别出来。这样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你们。”一名太监上前铺好了地图。正准备玩的时候，一个级别很高的太监突然进来了，跪下启奏：

“美国海军提督大人和大使等一行 12 人已到宫外。”太后笑着对我说：

“我还以为美国大使和那个海军提督就带一两个下属过来呢，怎么有 12 个人？那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无所谓了，我总得去接见。”我们把太后搀上了宝座，又把她的衣服抚平，最后递了一张纸给她，纸上写着她接见时要发表的致辞。处理完这些，我们和皇后就闪到屏风后面去了。大殿里安静得吓人，提督和大使一行没进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经过庭院时皮鞋击打石板的声音。屏风后面的我们翘首以盼，几个王公贵族带领着这行人上了大殿，这些人进来之后排成一排，给太后鞠了 3 个躬。皇帝也坐在他的宝座上，不过他的宝座很小，和寻常的椅子一般大，摆放在太后宝座的左后方。太后致欢迎辞。致辞完后，提督一行就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台阶，按顺序与皇帝握手，再从另外一边下去，简单的接见仪式就这样结束了。庆王带提督一行去了另一个行宫，并设宴款待宾客。

仪式结束后，我们也都出来了。太后说她都能听见我们在屏风后面笑，这种行为很不好，也会被人家取笑。我说我没笑。太后说：

“从今天起，只要有男人来朝见，你们就不用进来了，早朝除外。”

那天下午，太后一直都没有回房休息。对她来说，这群人走了之后，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似乎是更重要的事。又过了两个小时，庆王前来报告，提督一行已用过午餐，并向太后转达了他们的谢意，能够见到太后是他们的荣幸。庆王来报告的时候，这行人已经离开。顺便说一下，美国提督一行进宫时走的是左门，出去时走的也是左门。中门只有太后可以出入，除非有人捧着敕书——那是太后之外走正门的唯一途径。太后问庆王有没有带他们参观皇宫，还问他们对宫里的印象如何？庆王自然一一作答。

最后，太后对庆王说：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记得准备明天提督夫人觐见之事。"那天晚上，太后叮嘱我们说：

"你们明天都要一样装扮，每人都要换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明天进宫的都是些洋太太们，这辈子也许你们就能见一次，我要你们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也展示一下我们的风范。"她让皇后、皇妃和我们都穿戴浅蓝色的服饰，又叮嘱我说：

"要是她们问起你谁是皇妃，你就告诉她们，她们不问，你也就不用说。明天你一定要仔细，宫里的人还不大习惯见很多外人，可千万别失了礼，让别人笑话我们的不是。"说完这话，她又接着说：

"以前只要太太们来觐见，我都要备礼，但这次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赏赐，上次我就没有。"又对我说：

"你先给我预着一些玉器，记得盒子要好看一些，我叫你拿，你就给我送过来。"说完这话又补充了句：

"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今天讲得太多了。"我们便请了晚安，然后各自回房。

第二天早晨，我们每个人都很漂亮。那天的工作也很顺利，太后对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很满意，脾气也很好。她对我说：

"就你的脸像个小寡妇，让你多上点粉就是不听，嘴唇上也不知道该搽些胭脂。好了，我这里已经没什么事需要你做了，赶快回去给我多抹点脂粉，这是规矩。"我又回到自己房里，把自己的脸涂抹了一番。抹完之后，我看了看镜子里艳丽的自己，不禁大笑起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再回去见太后时，太后对我说：

"这样不好吗？要是你买不起胭脂，我帮你买好了。"说着说着太后自己笑了起来，她喜欢拿我逗乐。

那时候，太后的妆已经化好了，一名宫眷送衣服上来。太后说自己要穿淡蓝的袍子，可看了二三十件都没有她满意的，宫眷又去拿了一批。太后最后选中了一件淡蓝的袍子，上面绣了上百只蝴蝶，外面罩着的紫色背心也是蝴蝶飘飘，袍子的下摆缀了很多珠串。那天，太后的饰物以珍珠为主，其中一颗鸡蛋大的夜明珠是太后的挚爱，只在出席某些特殊场合的时候才戴；凤冠两边各有一只玉蝴蝶；镯子、戒指也是蝴蝶式样，每件都和

袍子搭配得天衣无缝；最后太后还在珠宝上插了几朵鲜花——除了太后，宫里没有人可以戴鲜花，皇后和宫眷也一样。我们可以佩戴珍珠和宝石，但鲜花是太后的专属——她的赏赐除外，她总是说，我们太年轻，年轻是不适合戴鲜花的。所有的花中，太后最喜欢白茉莉。伺候太后打扮完毕，我们便一起进了大殿。走之前，她叫我们带上了牌，宾客到来之前，我们就一边玩一边聊天。太后叮嘱我们在宾客面前要注意礼节，还让我们带她们到各个地方转转。

她说：

“现在，我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我自己也觉得好玩，换来换去为了什么？她们会不会认为我这里原来就是这样的？要是她们问的话，你们一定要告诉她们原来不是这样的，不问你也要找个机会告诉她们，要不我们还不是白忙乎了一阵？以后每来一拨客人，我们就换一次，让她们惊讶一下。”因为这次是私人会面，太后也就没有坐她的大宝座，而是坐在左边的小宝座上——平日，她就在那里接见大臣，皇帝就站在边上。一个太监进来报告说，来宾一行9位已到，太后便派了几个宫眷去门口迎接，并引她们上殿。我一直都站在太后的右边，看着她们缓缓地沿石阶而上。太后轻轻问道：

“伊文思夫人是哪一位呢？”我也不认识伊文思夫人，只好回答说不知道。当这群女宾走得越来越近时，我看到了与康格夫人并肩同行的一位女子，那肯定就是伊文思夫人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后。这时，她们又走近了些，太后说：

“那个在教会供职的夫人又来了。她每次都来，是不是很喜欢见我？这次我要跟她说我很喜欢见到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

康格夫人先和太后握手，她向太后介绍了伊文思夫人和其他另外几位美国官员夫人，太后说见到她们很高兴。我注意观察了太后，那个时候的她实在很和蔼，脸上挂着一副可爱的笑容——这和她平时的模样简直是天壤之别。太监先送来了椅子，太后请夫人们坐下，然后太监们又送来了茶水。太后问伊文思夫人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喜不喜欢中国？对北京的感觉如何？在中国待了多久了？还要住多久呢？现在住的地方在哪里？我已经对太后的这些问题烂熟于胸，不用想就知道她要问什么。康格夫人让她

的翻译告诉太后，她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太后了，又问她圣体安康。太后对我说：

“你转告康格夫人，我身体很好。你再告诉她，我很愿意见她，但老祖宗的礼法不可不遵，否则我们倒可以经常见面。你让郡主（恭王的女儿）陪她们用午膳。”觐见礼就这样结束了。

午膳的宴席设在太后寝宫后的停云轩，这是专门吃饭或休息的地方。按规矩，太后、皇后和皇妃不陪宾客，其余宫眷入席。我们用外国桌布布置了餐厅，太后说那样看起来比较干净。我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布置这些餐桌，管花园的太监还在餐桌上插上了鲜花。整个过程，太后一直指挥着我们，座位要怎样排，等等。她说：

“虽然康格夫人是大使夫人，但伊文思夫人是贵客，又是第一次来，所以她应当坐上席。”太后又告诉我如何按等级请其余的夫人入座。郡主和洵妃（太后的侄女，皇后的妹妹）是主人，她们相对而坐。宴席上的所有器皿或是金的或是银的，按照太后的吩咐，我们还摆上了西式刀叉。食物依然是满洲式的，除蜜饯糖果外，共 24 道，我还拿了最好的香槟。太后说：

“外国女子都喜欢喝酒，这我知道。”

在那么多宫眷中，我想只有我才真正乐意陪那些外国女子，她们都恨外国人。太后对宫眷们的要求很严，经常对她们说外国人来了之后要如何如何，这让她们一听说外国人要来就咬牙切齿。午餐尚未结束，一个太监来报告说：太后已经在她后宫等着了，要我们午膳结束后去后宫。我们抵达后宫时，太后已经在等着了，她起身问伊文思夫人：

“午餐味道怎么样？还习惯吗？”太后又邀请伊文思夫人参观她的私人寝宫，说这样可以让她更了解我们平时的生活。在太后的带领下，大家去了她的卧室，她请伊文思夫人和康格夫人坐下，太监送上了茶。太后还邀请伊文思夫人在北京多逗留些时日，并建议她到各个寺庙里转转。她说：

“中国是个很古老的国家，在这里。你们看不到美国式的漂亮房子，这一切也许会让人觉得有点特别，但这无妨中国的美丽。要不是因为老了，我一定要出去走走，我在书上看到过一些图片，很多国家都很漂亮，要是能身临其境就最好不过了。但这一切又怎么说呢？或者有一天机会就

来了，这也都很难说。现在，这里的每件事都需要我亲自处理，我们的皇帝还是太年轻，我也就不能轻易出去。”接着，她又让我们带着这些太太们四处转悠，并还推荐我们去湖里的一个小岛，那是著名的龙王庙。康格夫人说她有点事情要和太后说，并叫来了教会的翻译。康格夫人和那个翻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说得太后都有点不耐烦了，就问我她们讲了些什么。一心两用很困难，我听了太后的话就把两位夫人的话给漏了，只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画像”之类的话。我只能从这两个字去推断她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我开口前，教会的翻译就开始翻译：

“这次康格夫人来访的目的是请求太后允许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为她画张像。画完之后，太后的画像会被送到圣路易斯展览会上，全美国人民都能看到太后的仪容。”这位卡尔小姐是福·卡尔的妹妹，福·卡尔一直都在海关工作。

太后当时的表情很诧异，不过她因为很认真地听了翻译的话，所以也不好意思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便扭头看我——这是我和她说好了的，就是让我翻译。还没等我翻译，康格夫人就让翻译把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太后则对我说：

“我不大明白这位太太讲的话，你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吗？”我便开始给太后解释。不过，关于画像，我想太后肯定不大明白，因为直到那时，太后还没有一张相片。

必须要加一句，在中国，只有死人才会画像，画像是为了便于子孙后代纪念先人。太后听到别人说要给她画像就开始局促不安，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太后无知，便轻扯了下她的衣角，说以后再给她解释。太后说：

“现在就给我讲讲罢。”我就给她简单解释了下什么是画像。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宫中的语言，和普通人说的中文不一样，客人也听不懂。

明白了画像的意思后，太后先谢过康格夫人的好意，并说以后再给她答复。她对我说：

“你和康格夫人说，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她也知道，很多事我必须和大臣们商量之后才能做。如果我做错了，百姓就会指责我，除此之外，我也要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办事。”我心里已经明白，

这个时候太后不愿继续纠缠画像之事。

这时，李莲英进来了，他报告太后说游庙的船已备妥，这也是预先说好了的：太后不愿意继续谈下去的时候，宫眷们会给太监一个信号，让他们把谈话内容岔开。就这样，夫人们一行向太后道别。

随后，太后的船送这些客人渡过湖面游龙王庙。龙王庙坐落在一座小岛上，岛的中央是一个天然洞穴，好像还没有人能进去过，太后因此而把它命名为龙王庙——太后很相信一些民间传说，这就是在龙王庙名称的由来。

四十八、给太后照相与画像

在龙王庙里逗留片刻后，客人们辞别了。她们先坐宫里的轿子到宫门口，然后换上自己的轿子。我还是和平时一样，送走客人后就要去向太后报告客人是否满意我们的招待等等。太后说：

“伊文思夫人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她真的很有礼貌，和我以前见过的那些美国女子有天壤之别，我喜欢和她在一起。”聊着聊着我们就说起了画像的事，太后又说：

“我不明白康格夫人的想法。你现在告诉我，画像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告诉她画像就意味着每天固定坐几个钟头时，她的表情很吃惊，说她恐怕没那么多耐心。她又问我一直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我回答她就是保持同一种姿势坐着。太后说：

“等像画完了，我就是老太婆了。”我告诉她，在巴黎的时候，卡尔小姐也帮我画过像。听我这么一说，太后叫我马上把画像拿给她看，这样她就知道画像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马上吩咐身边的太监到我家里去取画像。太后说：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代替我坐在那儿画像呢？非要自己在那坐着吗？”我跟她百般解释：要画像的人是太后而不是别人，要是别人坐在那里，那画出来的就不是太后了。太后又问我是不是每次坐在那儿的服饰都要一样，我对她说是的。太后又说：

“为什么中国的画师画像的时间就很短呢？他们只消看几眼就可以马上画了，我看最好的外国画师也做不到这点吧。”我只能再跟她解释中国画和外国画的不同之处，并安慰她说，只要看过画像就肯定会明白坐那么久的理由。

她又说：“这个女画家是什么样的人，她会不会说中国话？”我告诉

她，我跟卡尔小姐很熟，她很懂礼节，只可惜不会说中文。

“她哥哥在海关工作了那么久，她怎么就不会说中国话?”太后问。我说卡尔小姐很少在中国待，她在欧美的时间要多一些。

“我还宁愿她不会说呢。如果我答应她帮我画像，最大的不便就是一个外国人在我宫里待那么久。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被外人知道，她不懂中文自然也听不懂，但是，我又怎么能保证别人不去她那里搬弄是非呢?”我告诉她那绝无可能，卡尔小姐不会说中文，而宫里除了我们母女三人之外也没人懂外文，我们自是不会说的。太后说：

“你也不用那么乐观，在宫里待上点时日，她们就自然有法子了。画一幅画像要多长时间呢?”我说那不一定，要视太后在画像前坐的时间而定。我怕太后不耐烦，根本就不敢说画像需要的确切时间，我对她说：

“我会让卡尔小姐尽可能画快一些。”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康格夫人，我想拒绝，但又不想拒绝得很生硬，”太后说，“你自然也听到了，我对她说我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如此一来，我就可以花更长的时间来想这事。你说你认识这个女画家，并且可以保证她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不利之处，我可以答应她。不过，我夏天都住在颐和园，那里离北京城太远了，她也不可能天天跑，我们该怎么安顿她？我想要个人帮我监视她，不过这事有点难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愿意做吗？如果我希望宫里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你能办到吗？还有晚上，我们能够时刻照料得到吗?”太后踱来踱去地想了许久，最后笑了：

“我想到了，我们把她软禁起来，不过这事不能让她知道。我会帮你，你和你母亲、妹妹也要尽力把这事办好。我叫人把醇王（光绪的父亲）的花园打扫打扫，卡尔小姐可以住到那里去。”

那个花园距太后的行宫极近，过来只消10分钟，是独立于颐和园的一处住宅。

太后继续说：

“每天早晨，你陪她一起到我这里来，晚上你再陪她回去，这个办法最好，又简单又安全。你还要时时留意她是不是给别人传了什么消息。这事肯定增加了你的负担，不过我很在意这件事，所以你就多担待着些，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省却很多麻烦。我还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让卡尔小姐接

近皇上，也不要让他们有聊天的机会，皇上很怕生，我就怕他会得罪卡尔小姐。我会另外再给你派 4 位太监，他们专门负责画像的事，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差他们去做。”

太后又接着说：

“那天，你拉我袖子的时候康格夫人一直都在看你，也不知她会怎么去想。你也不用想了，她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罢，是不是明白你的意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懂就可以了。”我对太后说，康格夫人或者会认为我想让你拒绝画像而已。

“这也没什么。”太后说，“要不是你跟这个画家很熟，我绝对不会答应别人来给我画像。给我画像无所谓，就怕节外生枝。”

第二天，我收到了康格夫人给我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达了希望我不要劝说太后拒绝卡尔小姐来画像之意。我翻译给太后听，太后很是生气：

“她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对你说话？她还说你在我面前说了卡尔小姐的坏话，真是岂有此理！我告诉过你，你拉我袖子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一直在看着。你想怎么回信就怎么回吧，她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她，你要告诉她，我们这里的宫眷从来都不能干涉太后，你还必须告诉她，你不会卑劣到说别人的坏话。如果这些话你都不愿意说，那你也要告诉她，卡尔小姐是你的朋友，你不会说朋友的坏话。”

我按最平常的礼节回了康格夫人的信。

这天，太后再没和我说别的，我们就画像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她说：

“如果康格夫人让教会里的翻译陪卡尔小姐过来帮我画像，我不会同意。”第二天，太监拿来了我的画像。在拿给太后看之前，宫里很多人就已经看过了，有说像的，也有说一点都不像的。我告诉太后说画像已经拿来了，她让我赶紧送到她卧室里去，她看得很仔细，甚至还用手去摸，她觉得很奇怪，然后就笑了：

“这真奇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的画法，这是用油画出来的？不过的确很像，估计中国人画不出来。你穿的这个衣服也很特别，还把脖子和胳膊都露在外面。听说外国人的衣服没有领子和袖子，太难看了！你穿这样的衣服不会觉得害羞吗？以后你绝对不能再穿这种衣服了，我看着就不舒服，难道这也是文明？这种衣服是穿在特殊的场合穿呢，还是随时都可

以穿？这种衣服可以在男人面前穿吗？”我说：

“这是平常的晚礼服，开派对的时候可以穿，跳舞也可以，去见客人也可以。”太后听了笑着大声嚷嚷：

“越说越不像话了，我看外国就是不如我们文明，我们的女人是不能在男人面前暴露的，连手腕都不行，外国人的想法真是奇怪。皇帝总是叫着革新，要是革新就是革成这样，我看我们还是守旧好了。你怎么看外国人的这些习惯？和他们比起来，你觉得我们是好还是不好？”我当然明白太后的意思，便说了个“是”。太后继续看像，说：

“你的脸一边白一边黑是怎么回事？你的脖子也这样？”我跟她说，有阳光就有影子，影子会造成这个效果，画师看到什么样的影子，她就会按什么影子来画像。

“你说，要是给我画完了，是不是我也会黑着脸？这画像可是要拿到美国去展览的，我可不希望美国人看到我阴阳脸。”我不敢对她说如果画像画完了，她肯定也和我一样，只能对她说我会跟卡尔小姐谈一下，让她照太后的意思来画。太后又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画。我说卡尔小姐还在上海，不过康格夫人写信给她了，她马上会过来准备一切。一周后，我收到卡尔小姐的一封信，她告诉我马上就到了，并说她很感激太后允许她前来画像。我把她的意思转告给太后听，太后说：

“我很高兴你和卡尔小姐是朋友，这样就好多了，也许我还有些不想让康格夫人知道的事想跟她说说呢，这也亏了有你在。她是你的朋友，你去和她说也方便一些。不过，话再说回来，要不是因为她是你朋友，我又怎么可能答应别人给我画像呢？这种事总是不合规矩的。”

那年闰五月，第二个五月初三，庆王过来报告：卡尔小姐已经到了北京，正住康格夫人那里等候太后定画像的日子。太后说：

“这事不着急，不吉利的日子怎么能画像呢？我先查查历书。你告诉她，我明天给她答复。”第二天早朝结束后，太后就去翻历书。翻了很久后她说：

“历书上说，最近十多天没什么好日子。”说完便把历书递给我，叫我自己看。她最后敲定的日子是当月的廿十那天，那天是个好日子。定罢日子再订具体的时辰，自然又把历书翻了个遍，最后决定晚上 7 点开始。那

个时辰天已经黑了，这让我非常为难，只得想尽方法劝她改变主意。我对太后说那个时候太黑了，卡尔小姐不能在那个时候画像。

“我们有电灯，这不就没关系了吗？”太后说，“难道我们的电灯不够亮？”我又告诉她那是人工光线，总比不上自然光。我明白卡尔小姐断然不会答应在灯光下给太后画像，所以只能尽量说服太后换个时间。

“太麻烦了，”太后说，“她应该像我一样，什么时候，什么光线都可以作画。”颇费一番口舌后，太后终于决定改在那天的上午10点，这个决定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太监帮我拿画像的时候也顺便把我在巴黎拍的几张相片带来了，但我决定先不让太后看，太后看到相片的唯一后果可能就是不愿意别人帮她画像了。和画像比起来，照相又快又省事。

第二天早上，太后来到我的房间。她经过我屋前的走廊时，突然想到要看看我的房间干不干净，便走了进来，这是她第一次来我房间，太后轻易不去宫眷房里，这一举动让我局促不安。按照规矩，皇帝和皇后只能坐自己的椅子，所以我不能让太后坐下来，但我又不好让她站着，便叫太监去搬太后的椅子，太后阻止了我，说她要在我的椅子上坐会儿，让我也沾沾她的福气。随后，太后便在我的椅子上坐了坐，太监送上茶来，我先接过再端给了太后——这也是宫中的规矩，表示宫眷对太后的尊敬。

用完茶，太后便在我房里四处走走看看，她还打开了我的抽屉，说要看看我的东西放得是否整齐。然后她就注意到了角落的东西，问道：

“这是什么画？”问完就跑过去抓起一张就看，这一看就惊呆了，她说：

“啊呀，都是你的像。这可比你的画像好看多了，怎么你没告诉过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话，太后也看出我很尴尬，便换了个话题来讲。这也是太后的习惯，她会在我们回答不出问题时改口说点别的，但这并不是说她不要我们回答了，而是给我们一些时间去想怎么回答。

接着我们一起看了一会儿照片，太后又说：

“和你的画像比起来，这些照片要好看多了。但是我已经答应了画像，就不能随便推辞，不过，画像归画像，我再照一些相也没关系吧。可是，不能找个陌生人来给我照相啊，我可不喜欢他到我宫里来。”我的一个哥哥钻研过一些照相技术，母亲便说可以找他为太后照相。那时候，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在宫中替太后管着颐和园的所有电灯，一个打理着太后所有的

小轮船，按满洲规矩，官员的后代必须要为太后服务两三年。他们天天都可以见到太后，非常自由，太后也常常和他们聊聊天什么的，甚是慈爱，只是宫里不能住男人，他们便早来晚归。

母亲说完后，太后很惊奇地问我们，为什么不早告诉她我哥哥会照相的事？母亲说也没有想到太后要照相，再说这事太后不提，我们自然也不敢提。太后笑着说：

“凡是新鲜事我都喜欢，我也喜欢尝试那些别人都不明白的事，你们可以跟我说任何事。”太后叫人把哥哥叫了过来，哥哥马上就到了。太后对他说：

“听说你会照相，那我现在可要给你找点事做了。”哥哥先跪下谢过太后——宫里的规矩：太后有事吩咐的时候必须跪下听旨，这规矩便是皇帝也要遵守。不过宫眷因为要时时陪着太后，要经常听太后讲话，为了不那么麻烦，太后便特许宫眷不必事事下跪。

太后问我哥哥什么时候可以为她照相，还问什么样的天气最适合。哥哥回太后说，他当天晚上就回家取相机，至于什么时候拍，那自然要看太后什么时候愿意了，什么天气都没关系。于是，太后决定第二天早晨就照相，她说：“我要照的第一张照片是我坐着轿子上朝，以后就随便你们照些什么了。”她又问我哥哥照照片需要坐多久，当我哥哥说几秒钟就够了时，她的表情又惊诧不已。接着她又问照好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照片，哥哥说，如果早晨照，那么傍晚时分照片就出来了。这话让她很高兴，还说她要看着我哥哥洗照片，并准许他随便在宫中选一间房子洗照片，最后还特意派了个太监去帮忙准备拍照所需的所有东西。

第二天天气很好，哥哥 8 点钟就已经带着几架照相机在庭院里等着了。太后进来后，先把每架照相机都仔细看一遍，问道：

“这个东西就能把人的模样拍下来，好奇怪。”我们把照相的操作过程给她解释一遍，她便叫一个太监去站在照相机前，然后就去看镜头，忽然叫了起来：

“头在下面？你怎么倒了过来？”我们再跟她解释为什么会倒过来，又强调说照好以后就不是倒的了。看完了这些东西，太后也挺高兴，又对我们说这东西好得很。最后太后叫我去相机前面站着，她自己从镜头里看

我，看完后，她又让我和她换了个位置，叫我去镜头里看她，还问我能不能从镜头里看到她在干什么。她在相机前伸出手挥舞了几下，我说我在镜头里看到她很高兴。

太后便走上轿子，让轿夫抬着去上朝。队列前进的时候，哥哥替太后拍了一张照片。太后的轿子经过相机时，太后问："照了没？"

哥哥回答说已经照了，太后又说：

"照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刚才我的样子太严肃了，你再照的时候要事先跟我说一下，我要照得和和气气的。"

太后的高兴一目了然。早朝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站在屏风后面听，但那天的早朝很难得地 20 分钟便结束了，我猜太后那么着急退朝就是为了再拍几张照片。

所有的大臣都退下后，我们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太后说：

"天气还不错，我们再去照一些相片。"走到庭院时，哥哥已经把相机架好了，这样又拍了一张。太后又说她要拍几张宝座上的照片，好像她正在听朝那样。我们花了几分钟布置好了院子，宝座后面是屏风，踏脚放在前面，一个宫眷拿来了几件衣服让她挑，我也去拿了一些她喜欢的首饰，她还让我们把她见伊文思夫妇时穿的衣服和配套首饰一并拿来。

每换一件衣服就照一张，这样照了两张，穿了便服又照一张。因为着急看照片，照完后她就迫不及待地叫我哥哥快点洗，接着又说：

"等一下，我要去看看你怎么洗照片。"当然，她肯定不知道洗照片过程中的显影是怎么回事，而且所有的过程都必须在暗房里操作，我也只能竭力去解释。

"没关系，随便你们什么房子，我都要去看。"太后说。我们便陪她一起进了暗房看我哥哥洗照片，我们给太后搬来椅子让她坐下。太后对我哥哥说："你就当我不在这里，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一会儿，底片上的人形出来了，她看得非常高兴。为了让她看得清楚些，我哥哥特意用红光给底片打底色。她说：

"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但我也能看出这就是我了，但我的脸和手为什么都是黑的呢？"我们告诉她，这还是底片，等像印到相纸上，就是白的了。她说：

“还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呢。照相挺有意思，要是给我画像也这么有趣就好了。”接着，太后又交代我哥哥在她午睡之后再接着洗，她说要看着我哥哥把照片洗出来。下午3点半，太后醒了之后就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跑到洗照片的屋子去了。那时下午4点左右，屋子里的光线很充足，哥哥就一张一张地洗，太后也一张一张地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看照片的时候，她手里一直拿着第一张照片，这样两个小时下来，那张照片因为光线太强而曝光了，变得黑乎乎一片。她当然不懂变黑的道理，惊呼起来：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兆？照片变黑了。”我又告诉她，照片印出来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放在水里泡，如果不泡，照片就会因为曝光过多而影像消失。太后说：

“这么麻烦，不过这事挺有意思。”

等所有的照片都洗完后，哥哥就用药水把照片泡了起来，最后还用清水过一遍。这下照片就特别清晰了，太后也就更加惊讶了，大叫道：

“一模一样！这东西真是太奇怪了。”照片全部处理好后，太后就把它们拿了回去，坐在椅子上仔仔细细地瞅，一边瞅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时不时比较一下。在她自娱自乐的整个过程中，我哥哥一直都在庭院里等候她的吩咐，她突然想起来了，说：

“啊，我居然把你哥哥给忘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肯定还在等我的吩咐呢。我要亲自和他去说几句话，让他高兴一些，今天他可是忙了一整天。”太后吩咐我哥哥每张照片都要印十张，还让他把相机留在宫里，明天接着拍。

接下来连着下了10天雨，雨天不适宜拍照，这让太后很不耐烦。太后先说要在朝堂拍，但朝堂的窗户用厚纸糊住了，下面窗户透出来的光又无法保证拍出好看的照片。

也就是下雨的那些日子，我们搬到了西苑，每年的这几天，皇帝都要去地坛祭祀。皇帝要去，太后也肯定会去，自然也会带上我们。因为下雨，我们便从颐和园坐船到西苑西门岸边，轿子已经在岸上等着了，我们坐上轿子，到了西苑门口，接着再乘船渡湖。最后的水路大约一英里，湖里的荷花开得很是绚烂，太后说：

“我们至少要在这里住3天，到时候就在船舱里拍一些照片吧，希望

这几天的天气有所好转。我还想照个观音像呢，叫两个太监做我的侍者，我来扮观音。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扮观音，所以衣服也是现成的，每次我扮了观音，我就想我是观音啊，要以慈悲为怀，这样就舒服一些。等照了观音像之后，我就可以时时拿出来看看，告诉自己，我是观音，应该大慈大悲。”

抵达西苑的时候，雨停了。虽然地上还是很湿，但我们还是去了太后的寝宫。太后有个癖好，喜欢在雨里走，如果雨不大，她就不用伞。太监倒是时刻给我们预备了伞，但太后不用，我们自然也用不得。还要补充一句：太后走路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要走路，如果她走累了就可以坐她的黄缎椅，而我们只能站着，太后面前我们没有资格坐。西苑比紫禁城好一些，所以太后自然也喜欢一些，在那里住时，她的脾气都不错。那天，我们都很累了，太后便让我们早些休息。太后说：

“要是明天天气不错，我们就去照相。”不过，老天爷让太后失望了一把，第二天开始接连下了 3 天雨，我们也因此要多住几天。最后一天终于放晴了，我们就照相，然后回到颐和园。

回到颐和园的第二天，太后说：

“现在我们该准备卡尔小姐来画像的事了。”她命令李莲英关照所有太监要对卡尔小姐有礼，但不能跟她说话，宫眷们自然也一样。太后让我们也不要跟卡尔小姐说话，这个命令连皇帝也要遵守。让人打扫了醇王的花园后，太后对我们说：

“照顾卡尔小姐的任务现在就委托给你们三人了，我已经命令外务部负责你们的用膳，不过，我们没有西餐，这好像不大方便。”为了方便卡尔小姐做饭，她又叫我们把家里的厨房餐具送到醇王花园里来。然后，她又对我们说：

“要你们天天早上陪着她进宫，看着她一整天，晚上再陪她回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我也知道，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都是我的人，这些事都是为我做的，这样你们就不会抱怨了。”

又过了一会儿，太后笑了：

“把你们家里的东西搬来后，你们父亲怎么办呢？我还是自私了一些。最好让你父亲也一起搬到这里来住吧，乡下的新鲜空气对他的身体很有帮

助。”这是太后的特别恩赐，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可以住在醇王花园，我们赶紧叩头谢太后恩典。这事让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这样，我们便可以天天见到父亲了，而之前，我们只能一个月请一次假回去看他。

第二天，我们就被太后派去了醇王花园，在那里为卡尔小姐做准备。花园极大，也不像普通的四合院那样，所有的房间都集中在一起，而是零星地散落在花园的各个角落。园子里有一个小湖，还有许多安安静静的小道，这点和颐和园有点相像，当然，规模要小很多。我们给卡尔小姐挑了一间比较凉快的房间，还尽量帮她布置得舒适一些，房间就在我们隔壁，这样既方便照顾，也方便监视。晚上，我们回到颐和园，把所做之事向太后报告了一遍。太后说：

“你们千万要谨慎，要是让她知道你们在监视她就不好了。”卡尔小姐到来的前几天，她一直在叮嘱我们这句话，看来这点对太后来说很重要。

卡尔小姐到来的前一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太后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那天晚上，我们都很累，考虑到第二天一早还要接待客人，太后便吩咐我们早点休息。第二天的早朝也草草了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女画家卡尔小姐的到来。

那天，我还是和平时一样站在屏风后面，太监进来报告：康格夫人、卡尔小姐以及另外几个女宾来了，在应候室等候太后接见。与此同时，李莲英也进来报告，那些外国太太来了。那时候，早朝已经快结束了，太后对我们说：

“我想我们还是去寝宫接见她们吧。”太后一般都在朝堂会见来宾，但卡尔小姐似乎也不能视作客人，所以也不需要很正式的礼节。

太太们进来时，我们也正走下台阶，我告诉太后谁是卡尔小姐，太后目光犀利地观察了一会儿。进了太后的宫殿后，康格夫人上前拜见太后，并为她介绍了卡尔小姐。卡尔小姐给太后的第一印象很好，太后最喜欢看和气的人，而那时卡尔小姐正对着太后和善地微笑着。于是，她轻轻地对我说：

“卡尔小姐好像还挺很和气的。”我说我很高兴听到她这样想。坦率地说，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太后对卡尔小姐的印象，太后看着我和卡尔小姐打招呼，神色似乎很满意。后来，太后对我说，她觉得卡尔小姐好像很高

兴再见到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监视她了。"于是我们跟着太后回到了寝宫。卡尔小姐对我说她自己带了帆布过来，帆布大约长6英尺，宽4英尺。在这之前，我曾经对卡尔小姐说过太后希望自己的画像大一些。

这块帆布还是让太后觉得很失望，她觉得太小了。我们替卡尔小姐把桌子放好之后，太后请卡尔小姐选择一个角度。要在这里找一个好角度很困难，所有的窗户都很低，只有靠近地面的地方光线才稍好一些，最后卡尔小姐选择了门口的位置。太后说要去换件衣服，请康格夫人和其余人稍等片刻。我跟着太后回了卧室，太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卡尔小姐多大岁数了，她说卡尔小姐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实在看不出来她有多大。我笑着告诉她，卡尔小姐天生就是白头发。太后说她看见过的许多外国女人都是黄头发，除了老太太她还没见过天生就是白头发的人呢。又说：

"看起来卡尔小姐的品位很高，希望她能给我画好一些。"

太后让宫眷去帮她拿黄缎袍。太后并不喜欢黄色，但她觉得黄色比较适合画像，宫眷拿来了好几件，太后挑了一件。袍子上绣着紫色的牡丹花，配套的鞋子、手巾也是这种样式。穿完袍子后，太后系上一条蓝色的丝巾，上面绣满了"寿"字，每个寿字中央都是一颗珍珠。那天，太后和平时一样，戴了一对玉镯子和玉护指，凤冠上一边是玉蝴蝶和璎珞，另一边是鲜花，我觉得很好看。

太后从房里出来的时候，卡尔小姐已经准备完毕。看到太后盛装而出，她脱口而出：

"太后好漂亮！"我把这话翻译了过来，太后听后很高兴。

太后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坐了下来，一只手搁在垫子上。卡尔小姐说：

"这个姿势很好，又极自然，请您保持这个姿势。"

我又把卡尔小姐的话翻译了一遍。太后问我是不是真的好，如果不好，她可以再换，我说的确很好。她又问皇后和其他的宫眷，她们也都说好。其实，我知道她们更多的是对卡尔小姐的工作感兴趣，所以也根本没看太后究竟是不是好看。

先勾轮廓，每个宫眷都张大着嘴，聚精会神地看着卡尔小姐运笔，这种画法她们从未见过，卡尔小姐的运笔似乎很容易，也很流畅。皇后轻轻

地对我说：

“虽然我并不懂画画，但我还是看得出来她的确很不错。她以前都没有见过中国人的衣服和首饰，就可以画得这么好，要是让一个中国画家去画一个外国老太太，那还真不知道会画成什么样子呢。”

轮廓勾出来后，太后很高兴，她觉得卡尔小姐画得不仅很快还很像，这让她很诧异。我就跟她解释说这还只是一个很粗的轮廓，仔细画才能画出真正的太后。太后叫我问问卡尔小姐累不累？是不是需要休息？接着太后又说她还有很多事要去忙，所以每天只能坐几分钟。

于是，我们就陪卡尔小姐和康格夫人用膳，之后又陪太后去了戏院。

随后，康格夫人告退，我带卡尔小姐到我房里休息。回房不久，太后就差了个太监叫我去她卧室。太后对我说：

“我睡午觉的时候她就不用来画了，这样她也可以休息，让她等我睡醒了再来吧。我觉得这画要比我想象的好一些，还不错。”我向卡尔小姐转达了太后的意思，卡尔小姐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她说她一点都不累，说不用休息，愿意继续替太后画画。卡尔小姐第一天来皇宫，我还不方便对她说太后的懿旨必须服从，只得想了个办法让她打消了马上作画的念头，当然，这话也不能得罪她。到了太监替太后摆晚餐的时候，我便陪卡尔小姐去了太后寝宫前的长廊，皇后和她聊了很多，我就一直做翻译。又过了一会儿，太监来说太后已经用罢餐，叫我们去吃。去吃饭没什么，但桌边摆上的椅子让我大吃一惊，除了太后，所有的人都必须站着吃饭，摆椅子是从未有过的情形。皇后也很惊奇，便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说也许是因为卡尔小姐在吧。皇后叫我再去问问太后，没有太后的命令我们是不敢坐的。太后低声对我说：

“卡尔小姐并不知道我们祖上传下来的礼法，我又不希望她说我们如此野蛮地对待皇后和宫眷，你们就都坐下来吃吧。如果要谢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吃的时候自然一些，要让别人觉得你们本来就是那样的。”

洗过手后，太后走到我们餐桌旁，我们都站了起来。太后问卡尔小姐吃得惯吗？我翻译了她的话，卡尔小姐说很好，又说她今天吃得比平时多，这话让太后很高兴。

用罢晚餐，我叫卡尔小姐向太后道晚安。分别向太后和皇后行礼，又

与宫眷们告别后，我们带卡尔小姐回了醇王花园。送她回到自己房间后，我们也各自回房里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带卡尔小姐去了宫里，那时正在早朝。外国人当然不能进朝堂，我们便在大殿后的长廊等候太后。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像平时一样，知道每天都发生些什么事情了，自然也没办法去劝说太后什么了，这的确是个遗憾。我进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太后了解一些西方习俗和他们的文明，并在她感兴趣的时候把这些观念带给大臣们。我曾经让太后看过一些法国海军检阅的相片，那是我亲眼所见的。太后看了的确很有兴致，问我中国能不能也这样发展，之后还和大臣们商量了这件事，不过大臣们总是回答，“时候长着呢，慢慢来好了”，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拖延政策。我知道，即使太后愿意改革，那也需要和大臣们商量，每到这个时候，大臣们都不会说反对，但他们就一直这样拖着。

我在宫里已经待了些时日了，按我的判断，谁提改革恐怕都会给自己惹麻烦。

退朝后，太后走出大殿，卡尔小姐走上前去亲了亲太后的手。很明显，太后很诧异，但她脸上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后问起了这件事，她不明白卡尔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觉得那可能是外国人的礼节，但这还是让她觉得很奇怪。

接着，太后步行回宫，换上了画像时穿的衣服。那天阳光明媚，不过10分钟后太后就说她累了，也坐不下去了，她让我问问卡尔小姐下次再画行不行，我说晚一天应该没问题，反正她要在宫里住些时候。我想卡尔小姐的失望难免，但太后的旨意我不得不顺从，否则我在宫中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卡尔小姐说她可以在太后休息的时候先画屏风和宝座，太后的画像可以等她愿意坐着的时候再画，这话让太后听了很高兴，她说午睡后或者可以再来坐坐。太后让母亲、妹妹和我三人陪卡尔小姐在我房间里吃饭，每天正午12点，饭菜都会送到。晚餐是6点，卡尔小姐和我们一样，等太后吃完后一起吃。太后觉得外国女人吃饭一定要喝酒，便吩咐我预备香槟或别的。我也不知道太后被谁灌输了这种思想，估计是听错了人家的话，但这种错绝对不能当面指出来，太后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她错了，我也只能找个适当的时候和她去说了。

下午，卡尔小姐也休息了，太后便叫我去。她问的还是那些常问的问题，卡尔小姐说了些什么等等。她最关心卡尔小姐怎么看她，我告诉她，卡尔小姐觉得她又年轻又美丽。她说：

“哦，卡尔小姐在你面前当然会这么说。”我告诉她，我并没有问卡尔小姐对她的印象如何，这话是卡尔自己对我说的，太后似乎对此很高兴。

太后忽然又对我说：

“如果卡尔小姐可以把屏风和宝座画出来，那肯定也可以画衣服和首饰，这样我就不用天天去坐着了。”我对太后说，如果衣服没有人穿着，那谁也画不出那衣服的模样。太后说了句让我很诧异的话：

“这个容易，你穿我的衣服代替好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就敷衍说不知道卡尔小姐愿不愿意。太后突然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她觉得卡尔小姐也不应该有什么不赞成的理由，等到画脸的时候她自然会自己坐。我能做的就是向卡尔小姐委婉地解释，最后的结果是：太后坐累了，我便要穿了她的衣服、戴了她的首饰代替她坐着。这样一来，画完整个像，太后也就坐了很少的几个小时——就在那个时候，卡尔小姐画出了她的面部表情，其余时候都是我坐在卡尔小姐的画布前。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午坐两小时，下午再坐两个小时。

四十九、光绪皇帝的生日

4个月过去，太后恩赐父亲的假期结束了，六月初一，太后召见了父亲。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但风湿却一直纠缠着他，接受召见时，他不得不靠两个太监的搀扶才上了朝堂的台阶。

父亲先对太后给予我们母女三人的恩惠表示了感谢，接着摘掉帽子叩头谢恩。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套例行的公式，太后赏赐任何官员的时候，受恩的人都必须如此礼节一番。

随后，父亲戴上帽子，仍然跪着。太后先是询问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情况，然后又对他的尽心尽职赞不绝口，见他跪得很吃力，太后还让太监拿了条褥子垫在他膝盖下面——这自然又是个大大的恩典，只有军机大臣才能享用这褥子。

太后又说，她不打算让我父亲再去国外了，一方面因为他年事已高，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母女三人已经是她的宫眷了，不能随父亲去外国——若是我父亲要出去，那我们肯定也要一起去。太后接着又夸我们，虽然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但满清的规矩却从来没忘，对这个她又表示了一番赞赏，父亲则回太后说，即便在国外，他也常常教导我们勿忘本国礼俗。

太后又问皇帝是不是还有话要问，皇帝就问我父亲能否讲法语，我父亲回答说不能，这让皇帝很是惊诧。父亲便解释，他已经年纪很大了，而且精力也不济，很难再从头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皇帝又问父亲中法两国关系如何，父亲说两国关系一向都不错，但庚子年后他的事务的确多了很多。太后说，那是当时的运气不好，现在都已回归正常也很不错了，接着，太后又叮嘱父亲好好养病，这样才能早日复原。说完这些话，朝见仪式就算结束了。

后来有一天，太后对我们说，父亲回国后苍老了很多，她要我们转告

他，不要自寻烦恼，好好调养才是正事。对她来说，最开心的是莫过于父亲叩谢她对我们的恩典了。

那时候，宫中正热闹地准备着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本来是六月廿六的生日，但先帝的忌日也正好是那天，因此不宜在这天庆祝皇帝的生日，但皇上的生日总要过的，于是就改在了廿八。庆生要前三后四，也就是生日那天往前推 3 天就要开始庆贺，过完生日的后 4 天还要继续庆祝，这就有了 7 天的热闹。在这期间，大小官员一律要穿官服，各行各业也都停业休息。那年是皇上 32 岁的生辰，这算是散生日，不便那么铺张，不过，即便如此，生日还是惊动了各行各业，7 天的早朝也都停了。太后在一群庆生的人中是例外，她没有穿礼服，她也不是这个大典中的角色，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按照满清的习俗，太后的地位要高过皇帝，只要她还活着，皇帝的生日就不能太铺张。这个道理皇帝自然明白，所以在太后下令准备庆生时，他就以散生日的名义推辞了。不过，那毕竟是皇帝的生日，一贯的风俗还是要保持的，所以也就热闹了一回。那段时期，卡尔小姐的画像之事耽搁了下来。

廿五那天早晨，皇帝穿了龙袍，外面罩着枣红色的外套。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帽子上的装饰，一颗硕大的珍珠替代了纽扣，那是皇帝才能戴的。和平日一样，他先去太后寝宫请安，之后就是庆祝仪式：他要到庙中向神位、祖先们磕头，然后再折回来给太后磕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生日那天向长辈磕头，这表示他们对长辈们的感激和尊重。这些都结束之后，皇帝上朝，百官们对他的生日表示祝贺。上百人在朝堂里祝福皇帝的生日，这种祝福则需要一些特殊的礼仪，于是，他们就在朝堂里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叩头，而皇帝则为这傻到有趣的事哈哈大笑。

我再说一下仪式专用的乐器：一个大鼓，一根长长的棒槌，鼓和棒槌都是硬木制成，鼓是中空的，直径大约 3 英尺，高也差不多是 3 英尺。在大臣们向皇上行礼时，一个专门击鼓的司务官全力击鼓。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出那声音的动人之处，皇上登基时也有这样的仪式，据说这鼓声可以让百官明白很多道理。击鼓之外，还有一种老虎模样的乐器，老虎的身上披了 24 片鳞，同样是硬木制成，司务官的手指拂过那些鳞片时，连珠炮一般的声音就在殿堂里回响。皇上生日时候，这种乐器和鼓同时演奏，再

伴以朝廷百官此起彼伏的叩头、祝福声，整个朝堂里简直震耳欲聋。这种场合下，往往有一个专门的官员唱跪下、鞠躬、起身、叩头，可这个唱礼官的声音早已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掩盖了。朝堂的右边还有一种叫编钟的乐器，一个高约 8 英尺，宽约 3 英尺的木架上依次挂着 12 个大小不一的黄金“钟”，木槌击打过去，每口“钟”都发出比扬琴更高一些的声音。朝堂的左边也是一口编钟，只是“钟”是白玉制成的，它的声音最动人。

礼毕，皇上便要回宫，皇后、嫔妃等早已等候在那行礼了，随后，皇后率一批人呈上一柄如意。如意代表了吉祥，拥有如意就可以拥有幸福和荣耀，如意可以是玉的，也可以是以木为主体，中间镶嵌一块玉石。给这种仪式伴乐的往往是丝竹之声，清雅而悠远。

接下来是太监给皇上叩头，这就没有伴乐了，太监之后是宫女，到此，皇上的生日祝福才告一段落。最后，皇上去太后寝宫谢恩，谢完恩太后带领大家一起去看戏。

看戏的时候，太后总有很多甜食赏赐，这天更是如此。看完戏后，太后回寝宫午睡了，皇上的生日庆典就这样结束了。

过完庆典就到了七月。七月初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相传天上有两颗星，一名牛郎一名织女，牛郎是农作物的保护者，织女掌控着一切纺织事务。话说他们二人本是夫妇，只因一些小小的口角被迫分离。他们以银河为界遥遥相望，每年的七月初七，王母娘娘才准许他们相会，到了那天晚上，人间的喜鹊都要飞到天上，为他们在银河上搭一座桥，这就是鹊桥会的由来。

这天的纪念仪式相当有意思：几只盛满了水的盆摆放在太阳下，太后在每盆水里投了几根小小的针，浮在水面上的针便在盆底留下了一道影子，影子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的运气和智慧。接着，太后给二星分别上香，极其虔诚。

对太后来说，七月是最悲伤的月份，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是在七月十七离开人间的，而这个月的十五又是中国人的鬼节。七月十五清早，全宫上下便都移师西苑预备祭祀。中国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依然存在，他们的亲人便在每年的忌日为他们烧一些冥币，以此来唤得他们灵魂的安息，太后还让百名和尚前来为那些亡灵超度。午夜时分，全体宫女便在太后的率领

下坐船游湖，湖面上有许多荷花灯，灯的中间都插着蜡烛。蜡烛是为鬼魂们点的，为他们能顺着灯光寻来，太后让我们在水里也要放上一些荷花灯，说鬼魂会很感激我们这样做。几个太监说他们遇到过鬼魂，大家也都很信这些。太后说她的地位太高了，鬼魂不敢靠她身，所以她也就见不着鬼魂，不过她要我们见到什么就要立即报告。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有些宫眷把眼睛给闭上了，唯恐见到凡世之外的人。

咸丰皇帝的忌日让太后异常悲痛，那些时日她喜怒无常，终日闷闷不乐。那些天，我们都小心翼翼，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咸丰皇帝已经死了那么多年，而太后却还一直都感伤得无法自已？整个七月都不允许穿色泽艳丽的服饰，深蓝和浅蓝便成了大家的选择，太后自己则穿黑色衣服，连佩戴的手帕也都是黑的。每月朔望时分的戏也暂停了，整个皇宫没有音乐，沉浸在一片严肃的气氛中。

十七那日早上，太后在咸丰皇帝的灵位前一直跪着，哭了好久。为了表示对咸丰皇帝的虔诚，宫中 3 天严格戒荤腥。此时，我在宫中的生活还不到一年，这喜怒忽变的切换对我来说也只是有趣得紧，不过，太后这样的悲痛也让我心里颇为不安。当时，我是太后极为喜欢的人，我便有义务在这悲痛的日子时时陪着她，皇后也说太后很喜欢我，要我经常陪着太后。但这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太后哭，我也要一起哭，好在她对我很好，她说我还太年轻，年轻人不能有太多苦楚，所以不要很悲痛。

她对我说："要知道，我小时候很不幸，父母喜欢妹妹远胜于我，她什么事都占着先，进宫后，我的美貌又成了众人的眼中钉。后来，我靠自己的聪明博得了皇上的宠爱，他喜欢我喜欢到看都不看别人一眼，我还很幸运地生了一位皇子，这些都让皇上更疼我了。不过，再幸福的日子都有终结的时候，皇上病了，就在他生病的那些日子，洋人的军队又攻入北京城，还放火烧了我们的圆明园，我们不得不躲到热河去，这件事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的我太年轻，皇上又生着病，我们的皇子还年幼无知，而最让人心寒的是东宫娘娘的侄子，那个心狠手辣的人对皇位蓄谋已久，最后他还是没有得逞，毕竟他不是皇上的骨肉。一路走来如此艰辛，我再也不希望任何人经历和我一样的苦难了。皇上弥留之际，我抱了皇儿去见他，问他把皇位传给谁。皇上当时没有作答，但是时间紧急，他必须马上回答

我，我便告诉他儿子在我身边，这才决定了由我们皇儿继承皇位，我自然也松了口气。没过多久，皇上就离我而去了，几十年弹指而过，但那日的一切却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也极度悲伤，但我心里还有着很多希望，我希望我们的皇儿同治撑起大清江山。然而，不幸再次降临，东宫太后总不能和我和睦共处，天天和我作对，但这样过了5年多她也离开了人世，但我的皇儿还不到20岁就先我而去……无奈之下，我抱回了光绪，他进宫的时候已经3岁了，但还不会走路，天生体弱多病，连他的父母都不敢多喂东西给他吃。这些事情之后，我对什么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但这些都锤炼了我的性格。

“你知道，光绪的父亲便是醇王，他的母亲就是我亲妹妹，所以他就是我的儿子。事实上，我也把他当儿子养大，为了他我不惜一切代价，但他一直就是多病之躯。这些能让我开心吗？而我的苦恼又何止这些？不过，我说了所有的这些又有什么用？一句话，我对这些年的所有事情都失望透顶，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我不希望发生的。”说到这里，太后放声大哭，接着她又说：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太后，太后不知有多尊贵，但是谁能明白我的苦衷？我经历千辛万苦，尝遍了先人没有尝过的苦，可这又算什么呢？只要我出一点差错，御史就会指责我。还好我还是个很乐观的人，许多小事过去就过去了，我也不会追究，要是真追究的话，我可能已经累倒在棺材里了。他们甚至连我夏天搬到颐和园住都要百般阻挠，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心眼多小了，我住在哪里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怎么妨碍他们了？虽然你来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你总该看得出来，我做不了什么主。大臣们会事先把事情都商量好，早朝的时候再来上书，这就算跟我说过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的话，我一般也不拂他们意。”

整个七月的祭祀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也搬回了颐和园，卡尔小姐还在继续着太后的画像，但太后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她问我画像要画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冬天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颐和园，搬回紫禁城了，宫里比不得颐和园，那里也不能画像。我告诉太后，这事很好解决，我可以在她不愿意坐的时候代她坐在那里，这样一来，画像的进度就会加快很多。

又过了几天，太后问我，卡尔小姐有没有就我替她坐的事说什么，她还说，假如卡尔小姐对这事有什么想法，那就对她说是太后的旨意。我当然不会对卡尔小姐这样说，她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让我为难的是那些太监，太后的确很严厉地下旨说让大家尊重卡尔小姐，要有礼貌，但这事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太监们都我行我素，好在卡尔小姐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我恐吓那群太监们，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我会去告诉太后，不过这种威胁也就几天的效果，时间一长，他们就又把我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

八月初开始，太后就开始种菊花了。菊花也是太后很喜欢的花，那段时间，她天天带我们去湖西的地里帮着分枝栽培。我很奇怪，为什么菊花的幼苗都是光秃秃的枝干，也没有根，不过太后说它们照样会开出很绚丽的花朵。整个培育过程，我们天天都去浇水，下大雨的时候，太后还会吩咐太监们用席子把花罩起来。太后的脾气就是这样，只要是她想做的，无论有多重要的事情，她都不会忘记她想做的，甚至可以为这事取消自己的午睡。这些菊花都是她亲自料理的，果园也是如此，她在那上面耗费了大把时间，果园里有苹果、梨等果树。顺便说一下，太后喜欢温暖一些的气候，春夏之交的心情就比较好，过了夏天就开始比较烦闷，到冬天就很不耐烦，寒冷的天气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也是对我们的折磨。

八月里的一天，太后忽然头痛发作，这是我进宫以后太后第一次生病。太后还是和往日一样天天早朝，但眼看着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到后来连坐也坐不稳了，只能躺着。太医们都来了，太后把手放在一个专门为她准备的小枕头上，太医们跪在太后面前替她把脉。因为是太后生病，所以即便是看病都搞得和举行仪式一样隆重。诊断完毕，太医为太后开出方子，不同的太医开不同的方子，太后自行选择一张配药煎药。药煎完后，太医和奴才们先尝，试过没有危险太后再服。

那个季节经常下雨，天气炎热而潮湿，苍蝇全部飞出来了，夏天的苍蝇很多，那年又尤其多。太后最讨厌苍蝇，太监们就要想尽办法去赶苍蝇，于是，一个太监守一扇门，专门拿着竹竿和马尾制成的笤帚驱赶苍蝇。宫里基本上没有蚊子，可苍蝇却时时都有，这些讨厌的东西防不胜防。苍蝇飞到太后身上，还飞到她的食物上，如果只是飞到她身上，她还

只是大叫，如果飞到食物上，那整个食物就要被扔掉了。苍蝇不仅影响了她的胃口，还直接影响了她的脾气，她变得很容易生气，也异常烦躁。只要看到有苍蝇，太后就会让别人去抓，我自然也经常要干这事，不过，这倒不是我因此而痛恨苍蝇的理由，我是打心眼里讨厌苍蝇，讨厌它们脏兮兮的模样，也讨厌它们在我手心里的恶心。

生病后，太后越来越烦躁不安，太医们也整日守在床边伺候。生病的那些时候，太后吃了太多的药物，这样她的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更加恶化，最后还发起烧了。发烧对太后来说是重病，我们要日夜守候，连吃饭都只能轮流去。病中的太后也不能闻任何香味，即便她平时最喜欢的花也都不能靠近。那些天，太后有点神经衰弱，经常不能入眠，这就让她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为了消磨时间，太后让一名太监读一些历史和诗歌给她听，有中国古代史、古代诗歌等等。太监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在床的另一头帮她按摩腿部，让她舒服一些。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 10 天，太后病愈了。

后来一日，太后忽然问我：

“如果外国人发烧，医生给他们开什么药呢？中国人都喝树皮和草根熬出来的汤药，我从书上就可以知道生什么病该吃什么药，所以就可以检验他们开的药方对不对。但我听说外国人生病要吃药片，你怎么知道药片用什么做的吗？这也未免太危险了。我还听说，外国人看病还要开刀，其实这根本就没必要，中国的草药完全可以治愈他们的病。李莲英说，有个小太监因为手上生了个疮便去医院开刀，小太监吓坏了，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居然过了两天小太监就好了，这倒挺稀罕的。”她接着又说：

“有一次我咳嗽，刚好一个外国太太进宫，她就给了我一些黑色的药片，说可以治病，让我吃。我当时不好意思说不吃，就跟她说等会儿再吃，不过我后来还是没吃，最后就丢了，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便回答太后说我不懂医药，但她说看到过我生病的时候吃外国药片，接着她又说：

“不过，我也知道，京里有许多人挺信外国药，我还有几个亲戚也都赞成用外国药，虽然他们不让我知道，都是偷偷用，但我心里明白。如果他们因为吃外国药死了，我自然也不会去管，等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也不

会叫我的太医去看。”

太后身体康复后，我们便常常陪她去游湖，或者坐敞轮，或者乘火轮，就这样自娱自乐着。一般来说，她先乘小火轮到湖西，因为那里的水比较浅，船便常常搁浅了，这时候太后便很高兴，她便换过敞轮，到最近的山顶去上看那些太监们如何把火轮从浅水里给拽出来。太后把看别人做这些苦差事当做乐趣，太监们也就求之不得，装出很艰难的样子以博太后一笑，太后看着也不会说什么，也就是静静地看。不过，假装归假装，这时候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说，即便是讨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喜欢刨根问底也是太后的一个嗜好。举个例子吧，太后每餐饭前都要吃点糖果，没吃完的照例赏给我们，但我们总有忙到来不及吃的时候，太后都要查个明明白白。有一次，太后用完餐了，就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这时却看到了几个太监在吃她赏给我们的糖果。太后当时没有发作，只是让把糖果重新拿回来，大家也没想到什么，觉得她可能想吃了，但我马上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她从来没有让人把糖果拿回去过。当时的果盆几乎空了，她开始问谁吃的，我们都没有回答——当时大家都很惊慌。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说实话为好，按太后的性格，她肯定已经知道这事了，那还是不要瞒着她。我便说我们太忙了，所以忘了太后赏赐的糖果，不留神太监就吃了。我还告诉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把一些太监们的行为直接告诉太后还是挺好的。太后说，要是她想让太监们吃糖果，她自然会自己赏赐，她不想她好心赏给我们的糖果最后给太监享用了。说完这话，她又扭头对我说：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跟我说了实话，其实我早就看到了。”

太后下令扣除那些太监 3 个月工资以示惩戒。不过，这些太监们的挣钱渠道很多，这点工资的惩罚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回到了应候室，就有一个宫眷对我说：

“你把太监的事告诉太后了，他们会报复你的。”我很奇怪：“他们不就是太监嘛，能把我怎么样？”她说那些太监都很龌龊、毒辣，他们会对我做一些很卑鄙的事。我对太监们的恶毒也有所耳闻，但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怎么样，我想，至少他们现在还不敢在太后面前说我什么，这样也就

慢慢地忘记了这事。再后来，我也知道了一些他们经常整人的小伎俩，比如说太后想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不来告诉我，而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这当然对我不利了，太后会因此而觉得我很懒，什么事都要她亲自吩咐下来我才去做，长此以往，她可能就不喜欢我了。当然了，太后和皇后都很宠爱我，但我还是很担心太监们的吹风，所以后来也很少去触犯他们。这些太监往往仗着自己是太后身边的人，根本不听别人的劝告，即便在皇后面前，他们也都不大掩饰对宫眷们的无礼。

这个时候，康格夫人来信说希望和太后私人会面一次，一方面是想见见太后，另外一方面也想看看画像的进程如何，太后准许了。那次，康格夫人带了两个亲戚过来，一个是肯白尔小姐，另一个是教会里的朋友。因为是私人会面，会面地点就设在了太后的寝宫，太后在她坐着画像的大堂见了宾客们。尽管太后已经和我们说了很多次对画像不感兴趣之类的话，但她对康格夫人仍然很和蔼，还对她说画像如何如何好。太后那天很高兴，让我们打开了很多门让来宾们参观，自己则在前面领着客人们游玩，不时指指点点，告诉她们哪些东西很有意义。参观的队伍到了一个寝室，太后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就让太监也给客人们搬一些椅子过来。当时的寝室里本来也有很多椅子，但这些椅子常人不能随便坐，因为都是太后坐过的。

太监把专门给外人坐的椅子搬了进来，但还是有人坐到了太后的宝座上。我刚想站起来阻止她的行为，就看到太后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就去对她说，想请她看一件东西，这样才让她离开了太后的宝座。太后觉得别人的确不应该坐她的宝座，可她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为什么不能坐，所以我必须做得不露声色。在我忙着给大家翻译的时候，太后又在我耳边上说：

“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她又坐我床上去了。”我们便把宾客们带到用餐的地方。用餐结束后，康格夫人带着她的人辞别了太后，卡尔小姐也一并回去了。还是老规矩，我们向太后汇报所见所闻，太后对我说道：

“先是坐我的宝座，后来又坐到了我的床上，那位太太也真是奇怪呢！大概因为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宝座吧。我看我们的礼仪要比他们强多了，他们哪有资格来笑话我们？对了，康格夫人给卡尔小姐带了包东西，你可曾

注意？”我说我看到了，但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太后就让我去打探打探。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于太后给我的各种指令了，有的指令简直稀奇古怪，但我也习惯了，她说什么我便去做什么。当然，这事我不能直接去问卡尔小姐，只能自己慢慢去找答案了。到了卡尔小姐那里，包裹已经不见了，但太后的事终究拖不得，正为难的时候，太监过来说太后召见。见了太后，我只得说卡尔小姐还没睡醒，包裹的事只能等她醒了再问。太后说：

“我不希望查卡尔小姐包裹之事被她知道，要是她知道了肯定会说我多疑，你试着用别的法子去试探，别让她知道。你是聪明人，自然知道这事该怎么办。”

到了卡尔小姐继续画像的时候，我和她一起进宫，就在路上，我发现她带着那个包，这对我来说无疑是绝大的帮助。进到宫内，卡尔小姐对我说道：

“马上就天黑了，你也不必如此辛苦地陪我。现在我要画宝座，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看看这些杂志打发时间。”我便打开了卡尔小姐的包，里面是本很普通的美国月刊，我随意翻阅了一下，就找了个借口去回太后的话。那时候，太后正在湖里游玩，我带着杂志去湖边找她，看我过去，太后便叫了一只小船来接我上船。还没等我报告，太后就笑着说：

“包里是一本书，我已经知道了，卡尔小姐还拿给了你。”我自然很失望，心里想着也不知道是哪个太监那么嘴快，害我还空跑一趟，不过，他们报告得那么快倒很让我惊讶。这时候，太后觉得很满意，又继续问卡尔小姐知不知道这件事。

接着，我就回了卡尔小姐那儿。离开的时候，太后叫住了我，叮嘱我，凡有外国人的场合都必须跟着皇上，她说这样我就能时时刻刻为他们翻译。我说只要有外国人进宫，我都会跟着，但从没见过她们和皇上说过什么。

太后对我强调，她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必须像尊重她一样尊重皇上，要我必须听皇上的命令。当然，太后说没说真话我还是知道的，她一直都在恐惧外国人和皇上谈革命、变法之类的事罢了。

五十、秋天里的故事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又称“八月半”。

中国人一般都认为月有阴晴圆缺，而中秋的月亮是最圆的。那天晚上，月亮爬上柳梢时，宫里的人就要由宫女们领着大家一起跪拜月亮，仪式和端午很相像，御剧院也会演一场戏。戏里讲述一个在月亮上住着的仙子，她有只叫“玉兔”的兔子陪伴着，有一天，玉兔化身为一位美女私自下凡，一只来自太阳的“金鸡”也化身一名美男子下凡，两人一见钟情，便相爱了。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人——凡间红公鸡化身的王子也爱上了“玉兔”，并和“金鸡”一决雌雄，只可惜这只红公鸡最终还是敌不过“金鸡”，当然也取代不了“金鸡”的位置。后来，月宫的仙子知道了这些事，便让天兵把“玉兔”带了回去，“金鸡”也因为在凡间没了牵挂，终也返回了太阳。

唱到这时，太监头带了一个年轻人过来，他向太后叩头，这种场景在宫里很少见到，每个人都看着他。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不过长廊那边有两三个宫眷在窃窃私语，不时笑着，还过来问我认不认得，我说我不认识，又反问说她们比我早进宫，倒应该认识。那个人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丑。也就是那天下午，太后问我有没有看到那个人，还说他是一个大官的儿子，父亲过世后继承了爵位以及很大一笔遗产。太后对我说那么多一个年轻人的事让我很吃惊，我也不便说别的，只说他很丑，太后又和我解释了一通，我也不知道她解释了些什么。又过了几天，我替太后坐着画像时，太后和我母亲在房间的另外一头说着话，并拿了张照片给母亲看，似乎在问她照片上的人如何。母亲回答说：

“不大端正。”太后接着说：“也没必要这样苛求。”我意识到，这事应该和我有点关系了，大抵是太后要我嫁给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这场灾难，但太后的命令不能违抗，不过我又想，要是让我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特别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我不如离开这里好了。午睡醒来后，太后召见了我，问我愿意一辈子服侍她，还是回国外去，我说只要她不觉得讨厌我，我愿意一辈子跟着她。太后对我说，她很希望我嫁给那个男子，又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回答说父亲一日未能康复，我便一日不会出嫁，以免父亲心里难过而导致病情加重。太后说这事可以先搁一下，只要我不回国外去，事情就好商量，我说我宁愿长伴太后。太后说：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这事我已经和你母亲说过了，奇怪的是，你母亲说要我和你自己商量。要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一些，和别人不大一样，我早就把你许了人了。"除了哭泣我什么都不说。我对太后说，我不是那种嘴里说不愿意出嫁，而心里却很想出嫁的人，对我来说，宫中的生活挺有意思的，我也愿意一直都这样伺候太后，更不曾再想回国外的事。接着我又强调说，要不是因为父亲去巴黎，我也断断不会去外国。太后说：

"唔，不错，我也很开心。不过也因为去过国外，你才能帮我很多啊，否则，你就不能帮我什么了。"我们又接着聊了一会儿，太后说：

"这样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就算你不喜欢我给你挑的那个人，还有很多其他人可以挑啊。"我松了口气，暗自庆幸自己暂时躲过了一关，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太后嫁出去，但我想既然已经逃过一劫了，总还能逃过第二劫吧。这件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太后也没有说什么，一个月之后，那个年轻人也和一个王公的女儿订婚了，这事让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晴。

八月廿六也是一个要纪念的日子。我们的祖先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打下了满清江山，有一天甚至到了个弹尽粮绝、啃树皮为生的地步，那天是八月廿六，满洲人就把这天作为自己的节日来纪念。那天，举国上下都不允许有任何奢侈情形，宫里更是戒荤，只能吃些蔬菜下饭。这一天吃饭也不能用筷子，要用手抓着吃，这是一种对先人打江山之艰辛的纪念，即便太后也都要遵守这些规矩。

待到八月底，春天时种下的葫芦熟了，太后天天带着我们去看。在这些葫芦里面，太后挑了只颈最细的，也是她认为最好的，用带子绑了个标记。有一天，她指着葫芦对我说：

"看到这个葫芦，我就想起你进宫时穿西式服装的模样，好在你现在换回了旗装，这比那时候好看多了。"待到葫芦全熟了，我们就尽数摘下，太后用刀把葫芦表皮刮掉，再用湿布盖在上面。晒干后的葫芦就变成了棕色，被用来装点颐和园。颐和园里有个专门摆放葫芦的房间，里面陈列着大约一万多只形态各异的葫芦，即便如此，我们还在不断添置葫芦，太后要求我们定时清洁，以保证葫芦的光亮。一天，我又在清洁葫芦，一只老葫芦的顶被我不小心碰掉了。这些都是太后的宝贝，这下让我惊慌失措，有个宫眷让我赶快把弄坏的葫芦丢了，说太后的葫芦很多，丢了也肯定查不出来。思虑再三，我觉得还是实话实说为好，即便被罚也好过撒谎。所幸太后没有发火，她说：

"老葫芦的顶自然会掉下来，只是正好在你擦的时候掉了下来而已。"我说我自己也太不小心了些，弄坏了太后最心爱的东西，心里很为不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宫眷们都在应候室等我，见我出来，纷纷询问太后怎么处理这事的，我便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她们都感慨说，要是她们把葫芦碰掉了，那是少不了要受鞭杖的，不过因为我是太后喜欢的人，所以即便有事也都没事了，这话让我颇为尴尬。事情过后，我把这事也和皇后说了，皇后夸了我，说我说实话是对的，还叮嘱我，现在很多人都很嫉妒我，要我自行小心。

九月初，菊花都慢慢崭露头角了，我们天天要去修剪，每个枝头只留下一朵花骨朵，其他尽数剪去，这样开出来的花才会绚烂无比。太后也很喜欢这些花，经常自己下地去修剪，如果我们的手很热，她就不允许我们去触摸那些花，说热手会让叶子蔫了。九月底十月初的光景，菊花满枝头怒放。太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花还在结苞时就知道花开出来会是什么颜色，她会很肯定地说：

"这花是红色的。"我们就把花的颜色、名称写在一根竹条上插在花盆里，她又到别的花前说开白花，我们就再用竹条做个记号，这样就做下了很多记号。太后对我说：

"你今年才来，肯定会觉得很奇怪。等到花开了的时候你就知道啦，我从来都不会猜错，要不你等花都开了的时候再看。"事实证明，她一直是对的，后来开出来的花跟她说的完全一致。我们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她

就能说得那么准，一次都没错过，我有一次去问她，她说那是秘密。

那时候，画像进程很慢。有一天，太后问我画像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又问我说如果在欧洲画像要给些什么报酬。我说应该要付钱，不过太后说付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还说给钱不好，所以并不赞成。太后还说要送一个勋章以表彰卡尔小姐的工作，我当时也不便说什么，也只能看机会才能和她解释这些事情了。

九月，北京城还来了个俄国的马戏团，大家也经常拿这个话题闲聊。太后听到大家都在谈论着马戏团，便问我马戏团是个什么东西。我向她解释了一番，她觉得那还颇有意思，于是决定要看一下。我母亲觉得如果太后要看，就让他们在颐和园表演，因为那里的地方宽敞一些。太后也比较赞同，并下令开始准备。一切都准备完毕后，马戏团就在颐和园边上驻扎了下来，喂养这些马戏团动物的钱要我们自己出，不过，既然是太后要看，说实话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马戏团先用了两天时间准备所有必需的东西，也搭建了帐篷，这两天里，太后不断接到有关马戏团准备工作和表演节目的报告。

开演前一天，太后带着恼怒退朝了，我们便去询问何事。太后告诉我和我母亲，几个御史上书，说宫里从来没有过马戏团表演，他们要求太后取消这个计划。上书让太后大为恼火，对我说道：

“你看看，我现在处在什么境地！连看一场马戏的资格都没有。照我看还是给点钱，让他们回去好了。”对我们来说，当时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她想了想又说：

“帐篷反正已经搭好了，该说的他们也都说了，我干脆看了再说。”马戏团按既定的程序开始了，除了母亲、我和妹妹，大家都没有看过马戏表演，所以太后和宫里的许多人都看得很高兴。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很大的球上跳着舞，太后觉得很喜欢，就让这个节目重复了几次；有个秋千表演也很有趣，太后一直担心那个荡秋千的人会掉下来；滑背马术也是太后感兴趣的一个节目；一个表演者带了一只小象进场，表演了一组可爱的动作，太后很喜欢，表演者见太后如此喜欢，就把小象当做礼物送给了太后。太后最终拒绝了马戏团的狮子表演，她说把这些猛兽带进宫中本来就很危险了，更何况要表演节目呢，她宁愿不看。马戏一共演了3场，最后一次演

出时，马戏团的老板对我说，他很想让狮虎也出来表演一下，因为那很值得一看，并且再三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我和太后就这事商量了很久，她终于点头了，但还是叮嘱说不能让那些动物到笼子外面来。

狮子和老虎进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过来围住了太后。过了一会儿，太后让他们各自散去，说：

“并不是我害怕它们，我只是担心它们会伤了其他人。”演出结束后，太后赏了一万两银子，马戏团也离开了。主人离开后，那头小象便也不肯表演了，它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们只好把它关回了象房。

此后两天，我们一直都在谈论着马戏团，后来太后也谈起了此事，她说她本以为节目很奇妙，不过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过如此。太后的性格一向如此，再有趣的东西也就是5分钟的热度。太后对我说道：

“在我看来，外国的东西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出奇的。就拿这次画像来说吧，有什么好呢？画的线条那么粗（太后也不懂油画），而且，为什么一定要有人坐在那才能画呢？在中国，画家只要看过我穿什么衣服、鞋子便就知道该怎么画了。这个卡尔小姐看起来也不像个画家，不过别把我的这些话告诉她。”太后又自顾自说了下去：

“你替我坐着画像时，她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很多话要和你说。我不明白她想说什么，你小心一些，千万不要和她说我们宫里的事，也不要教她说中国话。我经常看到她问你一些东西用中国话怎么说，你不要告诉她，她知道得越少，对我们就越好。现在看来，她还不知道我们宫里的事情，如果被她知道我如何处罚这些太监，还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呢，我觉得她肯定会认为我们很野蛮。有一次，我发了脾气，你就带她去了别处，这个做法很不错，不能让她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否则她出去后会说三道四，真希望这画像早点完成。马上就要冬天了，我们也需要添置一些冬衣，除了那些西式衣服，你就没有冬衣了，所以也要给你做一些。下个月是我生日，生日庆典过后，我们还要搬回西苑，卡尔小姐到那时怎么办呢？西苑没地方给她住，那她就要搬回美国大使馆了，这是件麻烦事，现在她过来只要10分钟，但她从美国大使馆到西苑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再说了，冬天我们还要回紫禁城，到那时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先去打听一下，这画像什么时候能完成。”趁这机会，我对太后

说卡尔小姐也很想早点儿完成画像，只是太后坐的时间太短了，这样她画不下去。卡尔小姐画像的地方就在太后寝室边，只要太后一休息，她也就画不成了。太后说：

“如果画像需要从早坐到晚，那我宁愿不画。”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知道你也坐腻了，想让我去坐着，不过我也坐得很烦了。”我回太后说，能坐在她的宝座上是我的荣幸，我怎么可能觉得腻呢，又解释说卡尔小姐希望太后能够多花一些时间去坐，而不是我在那儿坐着，太后很干脆地让我别管那么多，听她的吩咐就行。

接下来的 10 天，我们都忙着选衣料做冬装，因为太后马上要做寿了，我和妹妹也需要准备礼服。太后下令让我们用大红缎来缝制冬装，衣服上要绣上吉祥物，吉祥物衬以蓝色的云彩，再在衣服边镶上金边，里面衬上灰鼠皮，袖口和领子再缝上貂皮。太后正吩咐的时候，皇后对我招了招手，我便走了过去。皇后说：

“太后赏赐袖口和领子上的貂皮是很大的恩惠，通常只有郡主才有资格那样穿，你要赶快给太后叩头谢恩才是。”我赶紧进去给太后叩头谢恩，太后说：

“很多郡主都不是皇室的人，你对国家有特殊贡献，比这里的任何一个宫眷都更有用，而且一直忠心耿耿，我当然要把你当郡主来看。你自己可能没注意到，但我一直都在留意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郡主这个称号你当之无愧，我也一直把你当郡主来看，甚至觉得你比一般的郡主还要好一些。”说完这话，她扭头对一个太监说：

“去拿我的皮帽来。”帽子用貂皮缝制，上面还缝有玉石，太后说她要赏给我的帽子和她的帽子一样，就是颜色不同，她是黄的，我是红的，这让我兴奋不已。除了帽子，太后还赏了我们便服两套，一套是羊皮料的，一套是灰鼠皮料的，还有 4 件更好一些，分别是黑狐皮和白狐皮的，衣服都镶有金边，分别绣着花。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两件便服，粉红的那件绣着很多蝴蝶，红色那件绣的是翠竹，连带着几件短皮外套和马甲一并赏给了我们。

拿着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一个宫眷说我运气真好，得了那么多的赏赐，她说她已经在宫里待了差不多十年了，太后赏给她的东西加起来都没

这么多，我觉得她的话里有很浓的醋味。这时候，皇后插话说我们进宫的时候就没什么旗装，要不是太后赏些衣服的话，我们就只有西式衣服了。这是另外一件让我们和其他宫眷不和的事，最初我并不在意这些事，但有一天一个宫眷说，我们还没来之前，她是太后最喜欢的人，我说她们没有资格这样说我。后来皇后也说，如果她们再这样对我，她就要告诉太后了，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办法，之后就没有什么人敢对我如此说话了。

五十一、结太后祝寿

太后的生日在十月份，生日是要演戏的，不过还没到十月，太后就已经觉得这样干等着实在没意思透了，她说：

“非要等到初一那天才能看戏吗？这样多没劲，明天我们就看一场吧。”传旨下去，太监们去准备了。这出戏没有让外面的人过来，完全由太监们自导自演。顺便说一下，宫中有很多专职唱戏的太监，他们比外面来唱戏的人更聪明。

唱戏的头天，太后把她选好的戏单给了太监头目，一般都是些神话故事，第二天，戏便开演了。

也就是那天下午，太后回寝宫休息后，我遇到了皇上，他就带着个亲信太监四处溜达，看样子是准备回他的寝宫。皇上问我去哪儿，我说要回去休息。皇帝又说他已经好几日没有见着我了，听了这话我就笑了，每天早朝时，我必然能见着他。皇帝说：

“自从太后让你负责画像之事后，我就一直没什么机会和你聊天了，你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已经被画像占去了，我的英文水平也提高不了，这都让我觉得害怕。在这个宫里，除了你之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了，没有你和我聊天，我也觉得很无聊，但你要一直跟着卡尔小姐，她现在意识到你在监视她吗？”我回答说我极为小心，料想她还不至于发现。

皇帝又说：

“我听说，她还想画完太后的像之后给我画，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我说也没听别人提过，接着我问皇帝是不是想画个像，他说：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不是也该画一张吧。”

“太后拍了不少照片，照片里都有太监哦。”我马上就领悟了皇帝的想法，便问他是否愿意让我用我自己的小相机给他拍照，皇帝很是惊讶，说道：

"啊？你也会照相？那这事就不急了，等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就去照吧，你一定要记得这事，还千万要小心一些。"

后来他又换了个话题：

"我们现在可以聊会儿，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要很诚恳地回答我才是。我很想知道外国人怎么评价我，他们认为我的人品怎么样？他们觉得我聪明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自顾自地问了下去：

"我知道，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希望你诚恳地告诉我真实的情形。"我说，的确有很多外国人问过我关于皇帝的事，关于他的人品如何，但他们也就是问问而已，并没有说别的，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皇上的身体很好。

"如果他们对我，以及我的地位有什么想法的话，"他说，"那也只是朝廷保守派的事，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来实践我的理想，或者做点什么，当然，外面的人也都不会知道。我自己也很清楚，我现在不过是个傀儡，再有外国人来问我的事情，你要告诉他们我的处境，我有很多复兴中国的想法，只是我现在还做不了主，所以也不可能实施。太后肯定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现状的能力，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会实施，现在这个情形离我们改革的年代还远着呢。"

皇上又接着说，要是他像那些欧洲的皇上一样，去全世界各地周游一下，肯定对他很有好处。我对他说，倒是有几个郡主想要去圣路易斯走走，这对于她们了解中国和外国在制度上的差别很有好处。皇帝对这个消息表示怀疑，他说他从没听过这些人要去。

我们还谈了好一会儿国外的风俗习惯，后来皇帝说他很渴望能去国外周游一圈。

这时，一个小太监报告说，太后醒了，于是我急匆匆地赶往太后的寝宫。

就这样，十月到了。

第二天就下了一场雪，太监头过来向太后请示，生日庆典是否和往常一样放在颐和园？我听别人说，颐和园是太后最喜欢的一处地方，太监这样问，太后便说可以。整个皇宫就忙碌了起来，李莲英给太后送来了一份王公大臣及其妻子的名单，请太后自行决定邀请什么人来参加庆典。太后选了45个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庆典，她选人的时候，我一直都站在她身后，

她扭头对我说：

"这次我破例邀请了很多人参加我的庆典，我要让你看看他们的衣着，还要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朝廷的礼数。"

庆典从十月初六开始。在那之前，卡尔小姐已经搬回了美国大使馆，母亲、我和妹妹也搬回宫里了。那天一早，太监们就在长廊和树上挂上了许多装饰品，7 点左右，客人们就陆续来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太后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太监们把那些客人一个个地带到宫眷那边，客人们都少言寡语，好像很拘谨的样子。随后，这些客人们都被带到了应候室，这些客人太多了，我们就退到了应候室的外面。客人中也有人穿得很华丽，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穿着很不得体，颜色搭配也不好看，稍稍和她们敷衍了几句后，我们就赶紧向太后汇报所见所闻。

这些都是太后很感兴趣的事。她问了我们很多，还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很老的女人穿得像新娘子，那么多人中间，就她嫁了一个汉人官员，之所以这次请她来，是她以前和宫中有一些关系。太后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知道她很聪明，我们回太后说还没有看到，或许是没有到的缘故。

那天，太后很快就着完装了，然后上殿。太监头带着客人们进来，她们依次给太后祝寿，我们则在太后身后站着，看着这些客人们手足无措地给太后叩头、请安。太后先是欢迎她们来到皇宫，随后又答谢了她们送来的礼物。

生日那天，即便是很小的礼物或服务，太后都会表示感激，这和她平时的表现不大一样。

太后也看出了来宾们的局促不安，便让太监头把她们带去各自的房间休息，还关照她们在宫里要和自己家里一样，不必拘谨。这些来宾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是出还是留，于是太后便叫我们带她们去见皇后。

在皇后那里的情形要比太后这边稍好一些，那些来宾们似乎没那么拘谨了。皇后又告诉她们，如果有什么不懂的礼节可以马上问我们，还让我们每个宫眷都负责带几个宾客，教她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合应对一些事。太后的生日大典是在初十那天，到了那日再在礼节上出错就说不过去了。

用罢午餐，太后去休息了，我来到了由我负责的那几个宾客的住处。

在那里，我看到了太后说的那个打扮得像新娘子的妇人，并找了个话题和她聊了起来，这个人颇有意思，她和一般的满洲女性不一样，受过很好的教育，能写很漂亮的中文。我教了她们一些必须的礼仪，应该对太后怎么样等等，还强调说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

在这之前，我大概没有提过，这些人和太后说话时必须称太后为“老祖宗”，称自己“奴才”，满洲的家庭里没有“你”、“我”这些人称代词，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一般都以他们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来代替，太后自己也很尊重这个规则。

那时，离太后的生日大典还有 4 天。接下来的这 4 天里，我们要么教这些来宾们学一些宫里的礼仪，要么就陪太后看戏。

我们还是和往日一样，天天服侍太后起床，和她讲前一日的一些趣事，等太后要去戏院看戏时，我们就在院子里等她。太后来的时候，我们依次叩头——先是皇帝，接着是皇后，其次是王妃、郡主、宫眷们，最后是来宾，这样一直跪到太后进了看戏的房间才能起身。接连两天都是这样，到了第三天早晨，皇上突然就冒出来说：

“太后来了。”皇上要第一个叩头，自然就成了我们集体下跪的信号，他这么一说，我们就赶紧跪下。可是皇上却没有下跪，而是看着我们哈哈大笑，太后自然也没有来，我们也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天，因为施了个小伎俩要了我们一下，皇上一直都很高兴，而这种高兴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初十的凌晨 3 点，来宾们就已经坐着山轿，在山顶的大殿里等着了。我们也要在太阳出来前赶到那里，因为要那么早起床，初九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在山顶上等了好久之后，太后到了，生日庆典也开始了。庆典仪式基本上和皇上生日时一样，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还有件很新鲜的事：初十那天早晨，我们必须每个人送 100 只不同的鸟给太后。鸟是之前就已买好了的，太后也要自己掏腰包买，她买了 1 万只，这些鸟用作生日那天放生，放生之前，鸟笼挂满了整个大殿，颇为壮观。太后选定了放生的吉时，到了 4 点，她就带着全宫的人去了山顶上的一座寺庙，先是太后烧香祷告，然后太监们就举着鸟笼跪在太后跟前，太后依次打开鸟笼放生，并神情严肃地祷告，希望放生的鸟不会再被

捉住。太后祷告的时候，我们便在边上互相耳语，评判着哪些鸟好看，还议论着要养什么鸟。这个仪式就是放生了，放生被认为是一项极大的善事，上天也会因为某人的放生而降福。这时候，奇怪的事发生了，有几只各种颜色的鹦鹉被解开脚上的链子后也不复飞去，太后说：

“好奇怪的事！每年总有些鸟不愿离开，总要在我这儿待到老才罢休，你们也来看，他们现在还是不肯离去呢。”太监头来了，太后就把这稀奇的事说了他听，他跪下说：

“这些鹦鹉不肯离去是因为感受到了老祖宗的慈悲心怀啊，它们宁愿留在这里服侍太后也不愿离去。”

一个宫眷问我知不知道鹦鹉们不愿离开的原因，我也觉得奇怪，但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原因。她对我说道：

“这种事没什么好奇怪的，太监头早已吩咐手底下的太监去训练这几只鹦鹉了。每日太后用罢午膳、休息时，他们就要开始训练这些鹦鹉了，他们也都在这个地方训练，到放生的时候它们不肯离开也就很正常了。这些太监无非是想讨太后的欢心，他们要让太后知道她的仁慈甚至能感动这些不会说话的鹦鹉，连它们都愿意在这里陪她。”说完这话，她又接着说：

“而最可笑的是，这边太后放生，那边就有太监们捉，然后拿去卖钱，太后再祷告都是没有用的。”

太后的生日庆典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三，这段时间，大家不用做事，于是整日看戏玩乐。到了十三那天，来宾们就被告知，生日庆典要结束了，于是，她们在那天子夜向太后告别，十四那天早晨尽数离宫返回。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忙着搬回西苑，太后选了廿二，说那是适合搬迁的吉日。廿二那天早晨六时，我们一行浩浩荡荡离开了颐和园，当时刚下过大雪，地上很滑，行走都成了很困难的事，我们还是和平时一样坐轿子，不用抬轿的就骑马跟着。天寒地冻，稍不留心就会摔倒，偏偏在这个时候，给太后抬轿的一个轿夫滑了一跤，把太后的轿子也给摔到了地上，一时间人仰马翻。我立刻警觉，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太监高声叫着让停下来，一行人马便全部停在了西门前的石路上，把整条路都堵上了，大家纷纷围在太后的轿子跟前，杂乱间，我还听到有人问太后死了没有。又有几个人在高谈阔论，这让我极为惊慌——当时盛传一种谣言说革命党人

想要刺杀太后，这话我们自然不敢告诉她。我们赶快下去看太后究竟如何了，等我们赶到太后轿子跟前时，太后已经很平和地端坐在里头了，还让太监头不要再责骂那个肇事太监了，说那实在是因为地上太滑，怪不得轿夫。不过，李莲英坚持说这事不能这么了了，这轿夫实在是该罚，抬着老祖宗也敢这么不小心，便叫那些执刑的人把肇事轿夫拉出去背上抽 80 下（这个时候，那些执刑的人总是带着竹棒随行）。那个可怜的肇事者当时正跪在污泥里，执刑的那些人就把他拉到了百米开外行刑。80 鞭也没打很久，这个轿夫被罚之后也跟没事人一样，满不在乎地起身，好像根本就没挨过打一样，这让我很是纳闷。这时候，太监递过来一杯热茶，我把热茶给太后送了上去，问太后身体怎么样，她笑着说没什么，下令大队人马继续前进。关于端给太后的热茶，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虽然出行中很少用上热茶，但只要太后出行，太监都要提着燃着火的炉子和热茶随行。

还是老规矩，宫女和宫眷走捷径，提前赶到目的地，然后等候太后到达。那天，我们在院子里等到快僵硬，太后的轿子才姗姗来迟，我们跪下迎接，太后进罢房间，我们才起身跟进。太后说天气很冷，让我们把火炉带了进来。火炉共有 4 只，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黄铜炉，外面涂了一层黏土，火炉先在室外点着，散尽灰烟后再拎回室内取暖。火炉拿入屋内，我们就把窗户关了个严实，这样我就慢慢不舒服起来，最初还在勉强做着我的整理工作，后来就昏昏欲睡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很特别的床上，我便问这是哪里。这时，我也听到了太后在隔壁房间交代着什么，这便证实了我的猜想：我在太后的寝宫！一个宫女送来了太后交代的萝卜汁，喝过后，我觉得稍稍好了一些，接着她对我说太后在午睡，我觉得体力不支，便又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太后正站在我的床边，我挣扎着想起来，却又没有力气，太后让我继续躺下，说只要养两天便会好。她又说我最好在她寝室隔壁歇息，这样就让太监把我搬过去了，过个几分钟，太后就会差人来看我的情形如何，问问我想吃些什么。按宫里的规矩，太后差人来问话时我必须起身，不过那时的我身体虚弱，站也站不起来，最终还因为频繁起身而每况愈下了。

下午，李莲英带了一些糖果给我。他对我很和气，还直夸我的运气很好。按道理来说，太后不会插手宫眷们的事，但她一直都对我问暖问寒，

看来太后很关心、疼爱我。这样聊了一会儿，他劝我吃点糖果，当时我什么都不想吃，就对他说我会留着慢慢吃，离开前，李莲英让我有什么需要就告诉他。李莲英的来访让我很吃惊，他平时对宫眷和宫女们的事都不闻不问，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太后对我很是关心，他也就来关照一下。

第二天，我就能起来了，我立刻去给太后请安，谢过她在我生病期间的关心。太后听说我的病有所好转很高兴，还说我生病是因为吸了一些煤气，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再下雪了，太后便开始张罗卡尔小姐画像的房间，我对太后说，最好让她自己来挑，但太后回绝了，她担心卡尔小姐挑了她不能用的房间，宫里有一些房间对卡尔小姐来说是绝对需要保密的。第二天，我们便一起去看房子，但很多房间都光线过暗，最后我们选了湖边的一间。太后对我说："这里很便利，你坐船坐轿子过来都行。"后来我得知，这个房间距宫门大约三刻钟路程，坐轿子要比坐船来得近。我当时想搬回西苑后就住回宫里了，但太后最终还是决定让我回家住，每日早晨去美国大使馆接卡尔小姐，然后再一起进宫。卡尔小姐对这个决定当然很高兴，我也能继续天天见到父亲，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卡尔小姐并不满意我们为她选的房间，她觉得光线太暗了，太后就下令把窗上的纸换成了玻璃，结果卡尔小姐又说光线太亮了，要求挂一些窗帘遮光。我把卡尔小姐的话转告了太后，太后说："这还是我第一次为别人改变宫里的装饰，我换了窗户她都不满意，又要我挂窗帘，我看下一次她是不是要来掀我们的屋顶?"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为卡尔小姐装了窗帘——直到她满意。

看了卡尔小姐的画像，太后对我说："费那么多事，我看那画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披肩上的珍珠怎么有的白，有的红，有的绿呢？你去问问她怎么回事。"我向太后解释说，卡尔小姐看到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太阳光线的折射自然会让白珍珠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不过太后也不是很明白这些话，她接着又问我是不是见过红色或绿色的珍珠。我再次解释，珍珠之所以有那么多颜色是因为光线折射的缘故，不过太后依然坚持珍珠就是白色的，不过后来这事也不了了之了。

西苑的寝宫附近有一间屋子，屋子里是一座大约高 10 英尺的宝塔，

塔里供着各路神仙，整个宝塔用檀香木制成，太后每日早晨都要去参拜，她自己点香，并叫一个宫眷去叩头。太后对我说，那宝塔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各路神仙中有一个是观音菩萨，约有5英尺高，纯金打造，菩萨的内部装满了珠宝。传说中的观音法力无边，每每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时，太后便会求助于她，据说也是有求必应。太后说：

"我每次都很虔诚地祈祷，哪像你们，每次都敷衍了事。"太后接着又说，她对那些忘记了自己的本源、信什么耶稣的人很是痛心。

西苑里还有一些神仙鬼怪的传说，太后也颇为相信。有一次她对我说，如果看到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不见了，用不着大惊小怪，那肯定是狐仙在作怪，这些狐仙往往为了达到一些目的变成人形。她还说，那些狐仙们已经在西苑住了很久了，几千年来它们一直都这样。太监们说那都是些妖魔鬼怪，太后则很不以为然，说那只是狐仙而已，它们根本就不会害人。仿佛是为了让我更相信这些，过了几天宫里就出了件事：有天晚上已经熄灯了，我让一个太监去从别的宫眷那里弄些热水回来，太监拿了个灯出去了，却很快回来了，一脸惊恐的神情，脸色发白，我问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

"我提着灯出去，一个女鬼迎面走来，把灯吹灭了，然后她就不见了。"我说也许是宫里的丫头也说不准，但他坚持说：

"不是的。"他说他认识宫里的每一个丫头，那肯定是鬼。他接着又对我说，好几年前，大太监李莲英去太后寝宫的时候，看到井边坐着一个丫头，他正想过去问问，突然看到在那里坐着的不止一人，再靠近了些，她们便一个接一个跳了下去，李莲英被吓坏了。当他的手下提着灯笼来看的时候，井上却搁着很大的石头，人根本就跳不下去。太监又说，李莲英见着这情形的前几年，那口井里的确跳下去过几个女孩子，所以他见到的就是这几个女孩子的鬼魂。中国人一直认为，人死了之后，魂魄还留在他死的地方，要等到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死了，他寻到了替身，这才能转世。我说我不信这些，要是我也能自己碰到一回这样的事就好了。他回答我说：

"这事你只要见到一次就永世不想再见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十一月初一，太后让所有的

戏都停演，那个月里的忌辰很多，每个人穿衣服也要稍稍变一下，以适应这个月的忌辰。

初九那日，皇帝照例去天坛祭祀。按以往的规矩，祭祀结束后的3天，他必须留在自己宫里不能出门，除了贴身太监，这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和皇后说话。

所有的祭祀都大同小异，那天杀了很多猪供在各路神仙前，祭祀完毕，猪肉就分给了朝廷官员。据说这些祭祀用的猪肉能给人带来幸福，太后的赏赐更让这些官员们感恩戴德。那日的祭祀还有一处地方和平日不同：这次祭祀一定要皇帝亲自主持。大清国所有死囚犯的处决都要皇上核实，被处决的死囚犯名单平时都在刑部保管着，到了这天，这些名单就要抄在黄纸上交给皇上，皇上祭祀的时候把它火化成灰，这样，即便在天国，列祖列宗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代兢兢业业地按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办事。因为这个原因，这类祭祀无论如何都要皇上亲自主持。

祭祀在紫禁城举行，虽然太后很不喜欢紫禁城，但因为她不愿离开皇上半步，于是我们就全体搬了过去，这样，我们就移师紫禁城了。仪式结束后，我们本可以回西苑，但因为那月的十一月十三是康熙皇帝的忌日，祭祀仪式也必须在紫禁城举行，所以我们又要继续在那里住些天。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在位61年。太后又告诉我们说康熙是历代皇帝中最英明的，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尊重他。

五十二、日俄战争前的紫禁城

十一月十四，退朝后，太后和我们说起日、俄两国开战之事，这本来不关中国的事，但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国土上，就难免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影响，这让她很是担心。我们当时也没怎么在意这件事，但太监头第二天就来报告说跑了50个太监，这事把我们惊呆了，觉得很是不解。平时，太监们事情做完就可以自由出宫，只要在宫门关上之前回来就行了。又过了一天，接着又跑了一百多个太监，太后说：

"我明白了，听了我说的话，他们以为又有庚子年那样的事发生了，所以就先跑为妙。"本来太后想去责罚那些逃走的太监，不过这次她说不必了。又过了几天，太后的一个贴身太监居然也跑了，这让太后大发雷霆，她说她平时对他这么好，难道这就是他的回报吗？听到一点风声就逃命了。我对这个太监的逃跑很不以为然，太后对他极好，但他总在太后面前说宫眷和宫女们的一些坏话。

就这样，每天都有太监逃跑的事情发生，后来太后就决定搬去紫禁城，住到第二年开春再回来。

我问我的太监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逃走？他对我说，太后说得没错，那些人确实害怕又有庚子年那样的事发生，所以即便是太后宠爱的太监跑了，那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关键时刻恐怕李莲英都靠不住。义和团之乱发生后，太后去西安避难，他就装病，虽然后来还是跟上了，但当时只要情况不妙，他随时都可以抽身。说到李莲英，我那个太监对我说，他的权力很大，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谁触犯了他都是死路一条，甚至他看谁不顺眼，谁就死定了。最后，他还告诉我李莲英也抽鸦片，只不过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即便知道他抽也不敢告，所以尽管他经常抽，太后也不知道。而当时宫里禁烟，谁也不能把鸦片带进来。

此后，日俄交战的消息日日传来，人人都是诚惶诚恐。一天，太后召集了宫里所有的人，说日俄战争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会被卷进去，让大家不必如此惊慌，还让大家以后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并说我们还有先祖保佑着。话虽如此，太后自己也忐忑不安，她不仅自己常常提起这件事，还把我们全部都召进寝宫一起祷告先祖保佑。再后来，她希望每天能获得一些确切的消息，我告诉她，路透社的电讯稿和外国报纸上都会有。听我这么一说，太后很高兴，让我以我父亲的名义订一份报纸，每天带去宫里翻译给她听，我告诉她父亲本来就有订阅外文报纸的习惯。我让家里的仆人把报纸送来，每天早朝时翻译好，然后她自己看。后来，这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全部译出来困难很大，于是我建议说一边看一边翻译，这样就快很多，而且太后也觉得好一些。除了和战争有关的消息，只要是有点意思的，我都会说给太后听，太后偏好欧洲各国首脑的动态，对国外的任何事都觉得很新鲜。她说：

"他们和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我们这里自己对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就更不用说外面的人看我们了。或者让别人知道一些我们的情况也是对的，可以减少一些他们对我们的偏见。"

在紫禁城的那段时日，卡尔小姐还是每天都过来给太后画像。我们给她安排的房间非常好，这对她的工作也极有帮助，太后那时候对什么都没兴趣，就盼着画像早日完成，便叫我处处给卡尔小姐方便。作画的地方太后不常去，但只要去了，她就会变得很通情达理，这多少让人觉得看画像对她来说是件很高兴的事。

整个十一月都过得了无生机，或许是因为这个月的忌日太多了罢。后来，太后带我们去紫禁城里转了转，紫禁城的大殿和颐和园的不大一样，台阶特别高，要爬20级才能进得大殿，台阶用同质地的栏杆在两旁围着。台阶上去是一个很宽的长廊，走廊上的大木柱漆着红色的漆，围着大殿的四周一根根地竖着，走廊上的窗花也刻得极为精致，到处都是"寿"字。大殿的地上铺的是"金砖"，太后说这些经过特殊处理过的砖能保存几百年不坏，"金砖"上漆着黑色的漆，看上去很特别，走上去也很滑。大殿里的摆设和颐和园西苑的大殿都差不多，不过这里的宝座是黑橡木的，上面镶嵌着各种玉石。

紫禁城里的早朝在宫里的一个小一些的殿里举行，这个大殿也就是太后过寿或新年的时候用一下，外人很少见到。

看完了这个，我们移师去了皇上的寝宫。皇上的寝宫共有32间，虽然比太后的要小一些，但装饰得非常精美，即便那些从来不用的房间也都富丽堂皇。后来我们又去了皇后的寝宫，寝宫不大，一共是24间，其中有3间拨给嫔妃们住，还有几间作应候室。皇上和皇后的寝宫看上去离得很近，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通道，相反的，他们的寝宫都各有去往太后寝宫的通道，这样一来，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就很远了。之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几乎从来不用的房间，房门都锁着，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它们大多已经封了很多年了，即便是太后也从来没有进去过。去那些地方的通道也都不大通畅，估计在我们去之前已经很久没人去了，这些房子看上去脏兮兮的，和别处也都不大一样，太后叫我们不要议论这些房子的事。

宫女们的房间和太后的房间连在一起，小到几乎不能转身，冬天也很冷，那些房间在我们房间的后面，因为没有直接的出入口，所以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我们门前的长廊，我们进出则要经过太后门前的长廊，这当然是太后监控我们的良苦用心。

太后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寝宫，稍作停留，对我们说：

"我有个你们从来都不知道的秘密。"从太后卧室边上的门出去，我们经过了一条两边画着精美图案的过道，过道长约15英尺。太后对一个太监说了几句，太监便弯腰从这个过道两边的地上拔出了两个木塞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道画着精美图案的墙原来可以移动，而那两个木塞子是用来固定那堵墙的。移开这堵墙后便是一个密室，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密室的一边搁着一块大石头，石头上面罩着黄色的缎子，旁边是一个香炉，整个密室就这些器具，而这些东西看上去也都很陈旧。密室的尽头又一条一模一样的过道，自然也有活动的墙，然后我们就进了第二个密室，就这样，我们顺着一个一个过道走了下去，每个过道都有一个密室，整个皇宫就被一个又一个的过道，一个又一个的密室切断了。太后说："这些密室是明朝时专门为皇帝准备的，特别是皇帝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在这么多密室中，有一间是太后的珠宝房，庚子年，太后出走西安，她的珠宝就都藏在这些密室里，那些杀人放火的军队怎么都没有想到皇宫

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太后回到北京后，珠宝还原封不动地在密室里躺着。

从密室出来，再回到过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黑色的墙壁，严实得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走进去过。这大抵就是太后不喜欢紫禁城的原因之一了——这个地方太神秘，神秘得很多地方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了，她说：

“我从来不和别人说有这样一个地方，不然大家会觉得这里更特别了。”

我在紫禁城还遇到了先帝同治的3个妃子，同治是太后的儿子，自同治死后，这3个妃子便一直住在这里，她们也就是给太后做点针线活来打发时间，我慢慢地和她们熟悉起来，渐渐发现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瑜妃是她们中最出色的一位，书画琴棋无所不能，被认为是当时知识最丰富的一位女性，我还惊诧于她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及其对这些国家风俗习惯的看法。我问她们为什么之前我们没有见面，她们说，除非太后召见，她们一般不用去向太后请安。现在太后住到紫禁城了，她们自然要来请安。

一天，我随她们去了住处，她们住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一间小小的房子，几个太监和宫女，简单到简陋的家具。她们说自己不喜欢和外人接触，而更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瑜妃房间里最多的便是书，她把那些充满了哀怨的诗给我看，竟有些绝尘的味道。瑜妃还对我说，现在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希望能办一个专门为女子提供教育的学校，让我在适当的时候和太后提一下这件事。不过，瑜妃反对那些教会的人来讲课，虽然她也很希望中国人能够接受一些外国的新知识，但这些教会的人因为常常在上课的过程中传递福音，中国人会比较反感。

十一月底，直隶总督袁世凯求见，太后准许了。那天是一个节日，卡尔小姐没有来，我也得以有机会待在太后身边。太后问袁世凯如何看待日俄交战之事，他说中国倒还不至于卷入战争，但开仗对中国肯定没什么好处。太后说这些她都明白，日俄要在中国的领土上交战，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纠纷，中国当然是保持中立为好，过去中日之间经历的那场战争已经让她饱受摧残，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她就宣布中国中立，不干涉任何国家之事。

太后又接着问最后谁能获胜，袁世凯说这些都还很难判断，不过他认为日本胜的希望更大一些。太后认为日本获胜对中国比较好，不过她又说俄国很大，打仗的人也多，所以这些事都很难有个判断。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中国，太后说，要是中国卷入了这场战争，结局一定很糟糕，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没有海军，没有训练有素的陆军，根本无法在战场上获胜。袁世凯对太后再三保证现在还不必为此事操心。太后接着他的话说，大清已经被逼着要变革了，她也希望中国在世界强国中能有一席之地，但她却不知道怎么办。太后也经常会收到一些请求变革的奏折，但是这些都没什么用。

结束了与袁世凯的面谈，太后便召集一些高级官员上朝，并向大家转诉了刚才与袁世凯的对话，那些官员们纷纷表示要进行改革。他们开始讨论和国防有关的事务，一个王公大臣说如果不换外国装束，不剪辫子，不学习外国的风俗习惯，那他倒也是赞成变革的，太后觉得他说的极是，她说那些因为学人家那些不高尚的行为，而把自己的根都丢了的行为很不好。接着又是一番不着边际的讨论，和平日差不多。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也都在讨论日俄交战之事，很多武官都被太后召见，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这些武官们大多都不熟悉朝廷的礼节，在太后面前更不知如何是好，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大多荒诞可笑。一次说起海军的事，太后便说我们没有海军，能帮助建设海军的人才更是稀少，一个武官说，中国人比全世界各国的人都多，而且我们也有很多船，那些平时在水里航行的船都可以用来打仗。太后极为生气，呵斥他退下，说中国人的确很多，可惜多的只是像他那样的蠢人，对国家毫无帮助。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太后却让我们不要笑，说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居然也能在军中担任要职，她不但不觉得好笑，还极其愤怒。一个宫女问我为什么太后那么恼怒，难道那些船只不能用吗？我说要是战争爆发，那些民用船只只会拖战争的后腿，她听了大为惊讶。

也就是那个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北京受到太后召见，太后对他说：“你是朝中老将了，我要你给我一些中肯的话。你跟我说说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罢，说的时候不要有什么顾忌，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我心里才有底，也能及早打算。”张之洞说不管谁输谁赢，中国的革新已经是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了。太后又把和袁世凯的会面情形说了说，张之洞说对变革之事不能急功近利，要做长远打算，否则肯定会失败，他提议严密地考量之后再进行变革，而且不能因为变革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10 年或者 15 年前，张之洞是最为守旧的那派，极力反对变革，但如今看来，变革已经是开弓之箭，不得不发了。很多事情肯定要做，但我们要吸收的是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全盘废除自己的一切。太后对张之洞的这番言论颇为满意，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想法。

每次这样的会晤皇上都会在场，但他从未出过声，太后也总是会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只说太后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所有的佛节中最重要的是“腊八”。传说很久很久前的农历十二月初八，如来外出化缘，化得了一些米和其他各种豆子，他便把这些食物带回去煮在一起，和其他人分而食之。为了纪念如来的善行，后人就把每年的这个时候定为一个节日，到了那天，人们都要煮“腊八”粥。“腊八”粥是用一些米、谷类、豆子混合在一起煮的，没有任何调料，味道的确不怎么样，但人们认为，在这一天吃这些东西可以让如来照顾到自己。

五十三、皇宫里的新年

转眼就到了大搞卫生、迎接新年的日子了，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点一遍，家具、画、相片都要彻底擦过。照例，太后在年历上找了个开工吉日，腊月十二那天一早，我们便开始了清洁工作。几个宫女负责清洗佛像、窗帘，其他的很多工作则由太监负责。我问太后是否需要把所有的珠宝都擦一遍，太后说没必要。

等到太后认可了我们的清洁工作时，她就会列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要进宫参加新年庆典，这和欧洲的信念大抵有些相似——辞旧迎新的一些仪式。为了让宾客们有时间准备，邀请都要提前两周发出。太后接着又给我们做了一些新的冬衣，和平时太后赏赐的不一样，这时候的冬衣镶了白狐皮，而平时穿的则是灰鼠皮。

接下来就要准备新年拜菩萨和祭列祖列宗的糕点了，按规矩，第一份糕点要太后亲手做过。太后决定开始做第一份糕点的时候，举宫上下都要跟着一起去糕点房，太监已经准备了做糕点的所有材料：面粉、酵母、糖。糕点的做法很简单：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然后分成一块一块，再做成团状，上锅去蒸，蒸过之后就发了起来，像面包一样。这个也有讲究，谁的糕点发得最好，就说明谁最得神仙宠信，自然运气也好。太后做的第一份糕点发得很好，她自己很高兴，我们纷纷向她祝贺。太后让我们也一人做一个，不过我们做的都不是很好，我才来了不到一年，没做好还在情理之中，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年长的宫眷们也都做不好呢？我问了其中的一个，她对我说：

"谁说我们做不好？只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我们才故意这样做罢了。说实话，要是真让我做，就算发得不如她的好，也肯定不会差过她，但这样做能有好处吗？"我们每人做了一份之后，剩下的活就是太监的了，当

然，宫女们会帮着他们完成。

然后就要准备祭祀摆放各式糖果的小盘子了，这是专门供神用的，小盘子上还要插着新鲜的枝叶。供灶神的是玻璃果盘，传说灶神每年腊月廿三都要上天去给诸神汇报人间百态，直到大年初一才返回，给灶神爷供这些糖果是为了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在天上说坏话。准备好糖果之后，我们去了厨房，在专门祭灶神爷的供桌上依次放好糖果盘，太后对厨房头说：

“灶神爷要上天给诸神汇报你这一年里干的坏事了，你小心受罚。”

第二天又有其他活动，我们一早便随太后上了大殿，在那里写各种新年祝辞。太监早已准备好各种颜色的纸，黄色的，红色的，浅绿色的，太后就开始写，或者是“寿”，或者是“福”，写累了就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其他人。等这些纸都写完了，就拿去分给每个官员和来宾，当然，谁拿到太后亲自写的字就是很大的恩典。

所有的这些事都要在过年前几天完成。

新年里，各路官员都要给太后送礼，太后会一件一件看过去，然后把自己喜欢的收下来，不喜欢的就锁了起来，再也不看一眼。礼物的种类繁多，从基本的生活用品到昂贵的珠宝翡翠。直隶总督袁世凯送的是一件黄色的缎袍，缎袍上有一朵硕大的牡丹花，花朵用颜色各异的钻石、珍珠缀出来，叶子是绿宝石的。这件衣服极其奢华，价值自然也是不菲，但这件衣服穿起来并不舒服，因为它太重了。看到这件礼物的时候，太后很高兴，那年的初一她穿了这件衣服，不过后来就再也没有穿过。后来有一次她要见一名国外的外交官，我跟她提起过这件衣服，但她终究没有再穿了，也没有说为什么不穿，后来也就很少有人知道这件衣服。

两广总督送的礼物也极贵重，一共是 4 袋珍珠，每袋都有上千颗。这些珍珠光彩柔和晶莹，单就一颗已是稀世之珍，何况千颗？几千颗这样的珍珠一般大小，滴溜溜地相辉交映，要是在海外市场都不知道价值几何，但这些对太后来说都不算什么，说了声“还好”就收了下来。

这个时候，皇后和宫眷们也要送礼物给太后，一般都是一些手工缝制的鞋子、手帕、袋子等等。母亲、我和妹妹送的照旧是我们从巴黎带回来的各种化妆品，以及镜子、香水，太后很爱美，收了我们的礼物很开心。太监和宫女们送的则是各式点心。

整个新年，太后收到的礼物堆了好几个房间，没有太后的命令，没有人可以动这些东西。

宫眷们也要互相送一些礼物，新年里我就收到了十多样礼物。送礼物时就发生了一些很好玩的事，因为我们经常互相送一些礼物，等到自己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从收到的礼物里选几件再送给别人，这样我就把我送出去的绣花手帕又收了回来。我把这事对送我手帕的人说了，她说：

“你把我送你的鞋子又送回给我了，我也在纳闷呢。”我们就互相看着笑了起来，这样好玩的事还不少，我们最后在一起看各自收到的礼物，发现收到的很多都是之前送出去的礼物，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礼物放在一起重新分配，每个人都能挑到自己满意的东西。

过年的前 7 天就不早朝了，玉玺也要封存到来年。太后不早朝，大家自然也悠闲了很多，太后对这种悠闲也是享受得很，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到了除夕。

年三十早晨，太后就要开始在各个地方祭神、祭列祖列宗，祭完就有客人陆陆续续地来了。到中午的时候，差不多到了 50 人，和硕格格（皇太妃的继女）、醇王妃（光绪皇帝的弟媳妇）、恭王妃、庆王妃、洵贝勒夫人、涛贝勒夫人（她们也都是光绪皇帝的弟媳妇），这些女子差不多都是皇宫的熟客了。第二天又来了一些郡主，这些即便不是皇亲贵族也都是一些有世袭爵位的人，还有一些八旗子弟的女儿，更多的则是我不认识的。

中午的时候，客人差不多到齐了，见过太后，她们就在房间休息了。下午两点，大家在皇后的带领下济济一堂，按照等级排好，在大殿上依次给太后叩头，这就是辞旧仪式了。仪式结束后，太后按惯例赏了我们一人一个红缎烫金的小钱袋，里面是一些压岁钱。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让我们每个人在新的一年到来后都有这样一些钱备用。

当天晚上有通宵达旦的各种节目，没有人想去睡觉，太后提议说玩骰子，她先是给我们每人赏一些小钱，最多的有 200 两，然后我们就开始玩骰子。太后要我们每个人都赢钱，又要我们都小心些，我们当然很小心，不过还得小心着不要赢太后的钱。太后玩累了就说：

“现在我把赢来的钱全放在这里，你们来抢吧，抢到的都是你们的。”太后以此为乐，我们就很配合地奋力抢夺。

半夜，太监搬进来一只大铜盆，里面的炭火燃得正旺，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一些新鲜的树枝，太后从那些树枝上摘下叶子投到炭火中，我们也纷纷效仿，后来又加了些松香在炭火里面，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芬芳，这也是很吉祥的。

然后就要包饺子了，面皮里包上剁碎的肉便成了饺子。当然也要做一些饼，这些是预留在年初一吃的，因为年初一不能做饭。一些人包饺子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就去剥莲子，那是太后的早餐。

天快亮的时候，太后说要歇会儿，但她说她还不想睡觉，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聊天，后来我们发现太后已经熟睡了，便也各自回房歇下。太后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捧着几盘苹果（平平安安）、青苹果（四季常青）和莲心（时时更新）候在太后卧室了，太后当然明白这些意思，也祝我们一切如意。太后又问我们有没有歇息，我们说没有，她说那样做才对，其实她自己也不想睡，只是想稍稍休息一下，却没想到就这样睡过去了，她还说那是因为她老了的缘故。伺候太后洗漱完毕，我们便开始向她拜年。整个一天都没什么事，我们便去看戏，初一那天的戏台就在庭院里，太后坐在靠近走廊的地方。看着看着戏，我就因为太累而靠着柱子睡着了，突然有个什么东西掉到我嘴里，我就醒了，嘴里是一片糖，我就吃了下去。我从来没见过太后这么开心，和我开玩笑的时候像足了个孩子，和她平日的尊贵形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来宾们也是尽情享乐。戏演完后已是黄昏，太后让太监们奏乐，她自己给我们唱了几段，我们也跟着一起唱。后来太后又让太监们唱，有些太监训练有素，唱得很好，那些不会唱的就扮小丑给大家逗乐，太后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大家兴致也极高。热闹中有一个寂寞的身影，皇上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脸的落寞。我在外面遇着了他，问他为什么那么不开心，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用英语说了句：

“新年快乐。”然后就笑着离开了。

初二那天，太后还是很早起床，起床后上大殿拜财神爷，整个仪式我们也都要跟着。接连几天都是这样，除了赌钱、抢钱（太后赢了我们的钱

都是不要的，任我们抢去）就无所事事。有一天，我们还是依旧抢钱，突然一个宫眷又哭又叫了起来，说我把她脚趾踩疼了。这事让太后很是恼火，说这么点大的事都叫成这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便让她回自己房里去禁闭三日。

年初十是皇后的生日，我们问太后要送些什么礼，太后说随意送就可以了。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向太后告知送什么礼物，并获取她的同意。选择礼物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不能选太后觉得很好的东西，一旦太后觉得礼物很好，她就会让我们把礼物留着，另外再寻些东西送，这个尺寸实在很难把握，因为即便是我们认为不大好的东西，也不能保证太后会跟我们想的一样。

皇后的生日庆典也大致和皇上的一样，就是简单一些。我们要献如意，接着叩头，为了表示对太后的尊重（我们都是太后的贴身宫眷），她没有坐在宝座上接受我们的祝寿，而是站着。无论在什么情形下，皇后对我们总是很客气。

与皇上过寿时一样，那天，皇上要和皇后以及所有的嫔妃一起吃饭，太后从自己的贴身宫眷里挑了两个人去伺候皇后吃饭，我是其中之一。平时我们不会一起吃饭，但那天可以，我很高兴太后选中了我，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知道皇上和皇后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我去了皇后的寝宫，告诉她太后派我来伺候她吃饭，皇后说了个“好”字便没下话了。

我们一起去了吃饭的地方，摆好桌椅就开始吃饭了。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的用餐并不像在太后那边拘谨，气氛很活跃。寿宴开始后，皇帝和皇后先坐了下来，嫔妃们依次敬酒，先敬皇上，后敬皇后，我们每人分了些食物加入了宴会，整个午餐吃得轻松自在。寿宴结束，我们照例要去向太后汇报，太后要我们去无非就是监视皇上和皇后，我们也没有告诉她什么。太后问我们皇上是不是和平时一样木木的，我们说是。

正月十五赏灯，新年就算结束了。那天，所有的灯都是白纱做的，但被做成了各种形状，动物的，花草的，水果的，然后在外面漆上各种颜色。最大的是一只龙灯，大概有 15 英尺长，10 个太监像舞狮子一样把它撑了起来，龙嘴边还有一颗龙珠，也由一名太监撑着，这便是飞龙戏珠了。

赏完灯后就要放礼花了，礼花是中国历史上最美丽的发明，朵朵礼花绽放，片片妖娆，煞是好看。放礼花的时候，太后和宫里的其他人在边上一间临时搭建的小屋里休息，这样她们就不会受到潮气的影响。礼花放掉了几千个，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们在太后的满意中尽兴而归。

十六那天，来宾们自行散去，我们便回归了过年前的正常生活。

太后照例对那些客人们在宫中的举止、礼仪做一番点评，不过她说批评归批评，对她来说，来宾们缺乏对宫中的了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她原本就不希望外人清楚宫里的情形。

春天接着就来了，这是个播种的季节，于是就要举行另外一个仪式。皇帝在先农坛祭祀先农，而后又举行藉田典礼（种下春天的第一颗种子），典礼隆重肃穆，皇帝作为表率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借以达到民有所养、天下太平的目的。这个仪式完全公开，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观望，当天都有很多农民在场。

与此同时，春蚕的孵化也开始了，皇后要亲自监视孵蚕、采桑、喂养，直到它们吐丝结茧。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每天都要采桑叶，蚕宝宝随着生长的进度越吃越多，需要日夜喂养并看护，我们也因此每天都忙于采集桑叶。皇后对这些蚕宝宝熟悉之极，只要对着光一看就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要吐丝结茧了。一般来说，蚕宝宝的肚子呈透明状时，就表示它们要开始吐丝了，我们就要把它们挪到另外的纸上。吐丝的蚕不吃东西，那时候，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看着它们在纸上吐丝，不让它们跑到别处去。大约四五天之后，丝吐完了，这些蚕宝宝就像是死了一样蜷在了一起。皇后逐一检查这些吐完了丝的蚕，再把它们放在一些盒子里，等它们变成飞蛾之后再在纸上产卵。

如果不把那些要吐丝的蚕宝宝放在纸上，它们就会在自己身边吐丝，直到把自己包起来成为茧子。完全结好了的蚕茧摇起来有些声音，那是吐完丝的蚕碰撞茧壁的声音。我们需要把这样的茧在水里煮开，然后用针挑出蚕丝绕起来，绕好的丝就可以纺布了，当然，这样处理后的蚕就死了。我们一般会留下少部分蚕茧，蚕蛹会变成蛹钻出蚕茧，蛹变成飞蛾后也会产卵，我们就把它们产下的卵在阴冷的地方保存至来年春天。

所有的蚕茧都处理完后，我们把缠好的丝拿去给太后看，然后等她的

夸奖。这时候，太后的贴身太监就会拿出一些以前的丝，太后说那些丝都是她很多年前纺的，但纺得很好，和我们今天纺出来的一样好。

养蚕和皇帝的耕种都一样——皇帝和皇后以身作则，为天下百姓带个好头，让他们在各自的劳动中兢兢业业。

五十四、痛恨交加义和团

那年的春天特别热，日俄战争已经开始，时局也变得不稳定起来，这时候的紫禁城还算是安全一些，太后想回西苑的念头就不得不搁下了。战争开始后，太后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祷告中度过，她担心战争会发展成庚子年那样，那段时间，我们也什么都不做，整日跟着她祷告，那是一段寂寞的岁月。二月初，太后说一定要搬回西苑了，理由是要让卡尔小姐赶紧把她的画像画完——这事的确已经拖得太久了。太后耐不住紫禁城的日子，我们于二月初六搬回了西苑，那时候，树上的嫩叶开始抽芽，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把可爱的春天带来了。太后带我们在湖边走了一圈，春意勾起了我们的快乐和笑颜，太后直笑我们成了出了笼的鸟儿。搬回西苑让太后的心情变得很好，我不禁想，要是能搬回颐和园，她该是什么样呢？

太后想看看画像的进度如何，便召见了卡尔小姐，又问我画像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说如果她肯多花些时间在画像上，那就可以早些完工。考虑良久，太后终于决定每日早朝后在画像前坐5分钟，她反复强调那是为了方便卡尔小姐画脸。这样继续了两个早晨，太后就称病赖着不肯去了，我说这样画像就没办法完成了，这话自然让太后很生气，但结果是她勉勉强强多坐了两天，这样，脸部的画像总算完成了。虽然太后已经耐心尽失，说宁愿不要画像也不会再去坐着了，但剩下的事情我就可以代替了。我替她坐着，卡尔小姐完成了服饰、珠宝部分，太后的画像也就慢慢出来了。

听到画像要完工的消息，太后很高兴，我也就乘机和她说起了报酬的事。太后问我报酬是不是一定要给，还问我要给多少，我说卡尔小姐靠替别人作画为生，如果这段时间太后没有请她画像，还是有很多人会请的，那些人给的报酬都很高，所以太后的报酬也不能低。太后自然不大能理解

我说的这些，她又说，如果她付了报酬，卡尔小姐和康格夫人会不会很生气。我对她说，在欧美这些地方，有很多女性都靠为别人画像、教书，或从事其他职业生存，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是很荣耀的事，更不会认为见不得人。我的这些话让太后更迷糊了，她说为什么卡尔小姐不让自己的哥哥养着，我说她哥哥也要负担自己的家，她也希望以自己的能力生存。太后说按中国的传统，父母过世后，兄弟就有义务养着自己的姊妹，直到出嫁，她不知道外国人居然不是这样的。太后还说出去挣钱的中国女子是会被人说的，不过太后答应我要和大臣们商量一下画像的报酬之事，我这才心里有了点底。

二月十二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日——“花神节”，也就是“百花生日”。早朝结束后，我们跟太后去了花园，太监们早已等在那里了，他们准备了很多红黄绸带。我们把绸带都裁成了一条条长 3 英寸，宽 2 英寸的小绸带，看我们裁得差不多了，太后就用一红一黄两条缎带绑在一株牡丹上（牡丹是中国的花后），所有的宫眷、太监、宫女们也开始拿着红黄绸带效仿太后，我们花了一个早晨在这些花花草草上，宫眷们绚丽的旗装、满树翠绿欲滴的枝条、百花怒放的娇颜把整个园子装扮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随后，我们跟太后去了戏场，那天演的是花神祝寿。在中国的传统里，每一种花、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神，树神为男，花神为女。百花花神的服装依照花树本身的颜色而裁制，绚丽无比，荷花花神着粉红缎衣服，代表荷花，绿绸制成的外套为荷叶，花神起舞时恰似荷花在风中荡漾。其余的花神也都如此装扮，那天的舞台布景是一个丛林，四周环山，不计其数的花神们手里端着酒杯从石洞中缓缓而出，她们代表着金银花、石榴花等众多花神。其后的表演更是大手笔大写意，花神们在一起饮酒作乐、歌舞声起，伴以各种把场景烘托着淋漓尽致的音乐。最后的画面极其壮观：一道彩虹凌空而下，停落山涧，诸神仙踏彩虹回到云际。至此，百花节的所有活动结束了，我们也随太后回了寝宫。

至二月十四（1904 年 3 月 2 日），我进宫已满一年了。如果不是太后提醒我，我想我会忘记这个日子了。太后问我在宫中的这一年还想念巴黎吗？是不是快乐？我很诚实地回答说，法国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但我更

喜欢宫里，这一年来，宫里的生活带给我很多快乐，从法国回来还有一项好处，我能见到国内的亲戚了，这些都让我不想再出去了。太后笑着说，能把我留在国内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个中国夫婿，不然我总有一天会对身边的一切厌倦，到那时候我就想去国外了。太后问我不愿意出嫁是不是怕婆婆对自己不好，或者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她还说那种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她在，就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而且即便出嫁了，我也还可以和现在一样，经常到宫里来，不需要天天在家里。接着她又说：

"去年我就已经和你说了这件事，你怎么都不愿意，我想你和别的宫眷不一样，就答应多给你点时间考虑这事。不过，多给你一些时间考虑并不是我不帮你考虑了，我一直都在留意你的夫婿人选。"和以前一样，我回答说我不想嫁人，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太后能让我一直在宫里侍候她。太后说我的想法还需要时间来纠正，又说我太偏执了。

二月下旬，画像快完成了，还是老规矩，太后翻阅她的日历后选了一个吉日移交画像。最后选定的日期是四月十九，我把这个期限转告了卡尔小姐，她很严肃地说，这个期限无论如何都来不及完成。我又把卡尔小姐的意思转告了太后，建议她把移交的吉日推后一些，因为画像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润色，太后坚持说四月十九日 4 点钟前必须全部完工，我当然也不便再说什么。那段时间，卡尔小姐天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画像上。

画像完成的前一周，太后最后一次去了画室。和往常一样，太后对画像的阴阳脸很不满意，我也和往常一样向她解释，那是太阳光的自然照射形成的阴影。总的来说，那次的画像还是让太后很是惊喜了一番，不过她还是坚持要把两边的脸都修饰成一样，并要我转告卡尔小姐。随后，因为太后执意要修改阴阳脸，我和卡尔小姐之间就有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卡尔小姐的妥协告终——与太后违抗并无好处——她答应再稍加修改。画像的右下角有几个英文字，太后便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卡尔小姐的签名。太后说：

"外国人做事一向稀奇古怪，但像这么稀奇的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居然要在我的画像上写她的名字，那别人看了这幅画会想这是谁呢？"我只能对太后说，那是这些画家的习惯，他们一定要在自己画的画像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画像这样，别的艺术品也如此。太后也无话可说，只得说

随便吧，接着又挑了几处毛病。

卡尔小姐日以继夜地工作，总算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了画像，太后便邀请了康格夫人等一些宾客来欣赏画像。观画不是公务，会面便设在一个小殿里，诸夫人见过太后，太后让我们带她们进画室观画后就告辞回房了。那天，皇后全程陪同客人，画像让大家赞叹不已，都说是绝世珍品。欣赏完画像后，我们设宴招待众夫人，皇后在主人席上坐了下来，我坐在皇后身边。大家就座后，一个太监进来说皇上身体微恙，不便出席。我把太监的话翻译给诸夫人，听完之后大家也就热闹了起来，只有我心里知道，皇上没有出现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忘了他。热闹属于我们，他什么都没有，来宾们不久也告辞了。

宾客们散了后，我照例又去禀报林林总总，太后问夫人们对画像的看法，我说她们赞叹有加，太后说：

“那是她们外国人画的，她们肯定会赞美。”太后又对这幅画挑了几处毛病，似乎始终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很失望，因为这幅画对我来说历经了千辛万苦。太后又抱怨花在这幅画上的时间太长了，又说居然忘记让皇上也一同去观画了。太后对大太监忘记提醒皇上去观画的事很气愤，说她后来想到了这事，就立刻派太监去请皇上了，又问我皇上说身体有恙会不会让那些客人们猜疑宫里出了什么事。我回太后说，那些夫人们未有任何异样反应。

第二天，画像的木架便已完工。画像装好后，太后让我哥哥给画像照了张相，相照得很好，后来太后甚至说比画像本身还要好一些。

画像完成后，卡尔小姐就离开了，带着数目可观的酬金和太后赏赐的首饰等物品。这段时间，我和卡尔小姐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们很谈得来，她的离开让我怅然若失，太后意识到我的寂寞，问道：

“现在你还对你的画家朋友念念不忘？”我当然不敢说是，我怕她说我有负她的宠信，更何况我也知道太后素来不喜欢我们和外国人走得太近，就搪塞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比较熟悉的人离开时都会比较不适应，过几天就没事了。太后对我的回答还算认可，又说她没这种感觉，等我到了她现在的年纪，看问题就会豁达一些。

卡尔小姐离开后，有一天太后问我：

"她问过你庚子年义和团的事吗?"我回答说那时我还在巴黎，对这事不太清楚，也没跟她说什么，而她也根本就没有问过。太后说：

"那是我这一生中最深恶痛绝的事，我不希望有任何外国人来问我这些事。你要知道，我自认为我的聪明程度当今世界无人能及，我读过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的中译本，里面有对她的生活和一些事情的描述，但比起我的一生来说，那还真算不上什么。我还活着，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做一些举世瞩目的事呢！这些事甚至会和我的性格截然相反。英国不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人造就的，是的，英国的确很强大，但是，维多利亚根本不需要开口，那么多人在国会帮她商议国家大事，做最好的决策，她只要在最后的决策上签字便可以了。而我呢？4 亿人都需要靠我来决策，我也有军机大臣，好像我也可以让他们去做决策，但除了在不关痛痒的事情上发表点小意见，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皇上他又懂什么？所有重大的事情还不都要我来把握？这个国家一直在我的掌控下安然无恙，但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那是我这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事。我可以下旨终止义和团的行动，但端王、澜公说他们奉天意而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麻烦。你应该知道，他们说的麻烦是基督教，你也知道我很讨厌基督教，所以尽管知道他们做得过了，但也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有一天，端王爷带着义和团的一个头目进了颐和园，把所有的太监都召集到了院子里，说要检查他们额头上有没有十字。那个头目说只有他才能看出来十字，还说他在两个太监的额头上看到了十字，问我该怎么处理。我当时太怒，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无权把义和团的人带入宫中。端王说这个人法力无边，连神仙都一直在保佑着他不惧枪炮，他可以帮我们把洋人赶尽杀绝。端王还强调他已经检验过他的能耐，此人身受子弹却毫发无伤。端王又建议我把那个头目认出来的两个太监交给他处理，后来这两个太监被他们就近处决了；第二天，这个义和团的头目又在端王和澜公的带领下进宫，他让太监们一个个烧香以示自己不信基督。端王又说，现在北京城里几乎所有人都是义和团的成员，应该让这个头目每天都进宫，教太监们一些法术；第三天，我更是惊讶：太监们都换上了义和团的打扮，红色的马甲，黄色的裤子，头上包着红头巾。这种奇怪的装扮让我很是愤慨。澜公甚至还送了一套义和团的服饰给我。那时

候，荣禄是军机大臣，他告了一个月病假，我派太监天天去看他。那天，荣禄还有15天的假，但是太监回来报告说，他的病已好了，第二天就要进宫，他这么着急见我肯定有话要对我说，而我也急于和他商议义和团之事。听我说完宫中之事，荣禄很是忧虑，他说义和团的这些人恐怕是要革我们的命，他们鼓动老百姓去杀洋人，而后果可能要我们来承担。我的直觉告诉我荣禄是对的，我便问他该怎么办？荣禄说他会和端王谈。过了一天，端王来见我，禀告他跟荣禄关于义和团的争论，他说义和团已经控制了整个北京城，违抗义和团者死路一条，他们甚至已经选定了屠杀外国人的日子，连董福祥这样保守的人物都已承诺帮助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这话让我震惊，大事不妙了，我极力留住端王，又让人请荣禄速进宫商议。荣禄本来就大病未愈，一脸憔悴，我转述了端王的话后，他更为担忧，要求我下旨称义和团是邪教，让百姓绝不能盲从，并下令让九门提督即刻清除北京城内的义和团。这些言辞让端王大怒，他说这道圣旨的结果便是义和团清洗皇宫，这话让我退缩了，便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了端王。端王离开后，荣禄说端王对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一心相助，如此丧失理智必然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义和团的成员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群盲流，他们以为把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杀了便可以天下太平，他们又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呢？这些在中国的洋人被杀了，他们的国家如此强大，又岂肯善罢甘休？洋人们可以以一敌百，荣禄要我立刻下令让聂将军带领军队保护使馆，我即刻下旨。当时我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让荣禄告诉端王、澜公，让他们听取荣禄的建议，不得轻举妄动，可情形已经不是我能控制了，除了荣禄，所有人都说要杀洋人，寡不敌众啊，后来我派去保护使馆的聂将军也死于义和团之手。一天，端王、澜公进宫让我下旨：义和团先杀使馆里的洋人，再杀其余洋人，这话让我大怒，当然立刻拒绝。争执了半天，端王说义和团已经准备明天清洗外国使馆，还说不能再耽搁了，我更加愤怒，让太监把他们轰了出去。端王出宫前对我说，事情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我会帮你下旨的。后来的事你都已经知道，端王私自发布我的旨意，一时间京城血流成河。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后，端王又听说外国军队要为此攻入北京，便叫我们一同离开。”说完这些，太后痛苦地抽泣着，我也是万般痛苦。太后又接着说：

"往事已逝，你也不必为此难过，该痛心的是我的名声，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污点，就因为这一失足便成了千古恨。在此之前，我对国事的处理堪称完美，我对这个国家的治理恰似明月般皎洁，然而，义和团的事件发生了，这个错误将铭刻我一生。我一向很有主见，却在关键时刻偏信了端王，无谓惹出了这些祸端，这个污点穷我一生也无法挽回。"

三月底，太后已厌倦了西苑的生活，我们便搬回了颐和园。那天，我们沿着通往颐和园的水路返回，阳光灿烂，抵达颐和园时，水路两旁的桃花开得正盛，沿途所见也是姿态各异，风情万般，这一切都让太后很是开心，便把战争之事暂时抛在了脑后。

五十五、告别皇宫的生活

宫中第二年的生活大抵与第一年相似，如流水般滑过我的生命。节日依然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早朝还是太后主持，早朝完后依然还是游玩。太后亲自在菜园子里种上各种蔬果，这是她比较偏爱的闲暇活动，她还喜欢看到我们在菜园里劳作的身影，蔬果成熟之际，每个宫妃都会下地采摘，高兴之余太后也会亲力而为。对于劳作最努力的人，太后都会有赏赐，我们当然都兢兢业业，一方面因为太后的赏赐，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期望获得太后的宠爱。太后还钟情喂养一些家禽，于是，每个宫妃都要自己饲养几只鸡，等到鸡下蛋后，就把鸡蛋送到太后那里。我养的鸡一直下蛋很少，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太监对我说，其他宫妃的太监把我的鸡蛋取走送给自己的主人了，这自然又是讨好太后的方式。

浪费是太后最厌恶的事。一天，太后让我进房帮她打开包裹，我刚想剪开包裹绳，太后阻止了我，让我把绳子解开。很久我才解开绳子，太后又让我把包裹纸和绳子叠放整齐，以备后用。我们的零花钱是太后给的，我们用这些钱向宫女们买些自制的手帕、丝带、鞋子之类物品，太后还会给我们一人一个小本子，我们的每次交易都详细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供她每个月检查。要是太后觉得我们浪费了，自然免不了责骂一番，要是勤俭，她就会有赞赏，就这样，我们慢慢习惯了这种勤俭。

那段时间，父亲的病情越发严重，于是打算告病还乡，太后没有同意，但是多批了6个月的病假。父亲想去上海看西医，太后很不赞同，派来了她认为最好的御医，给父亲开了很多方子，但这些方子仅仅缓解了父亲的风湿而无法根治。我们便对太后说，父亲的私人医生对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请求她恩准父亲赴上海就医。太后说中医的疗效自然慢些，但肯定能医好父亲的病，也就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知道，太后没有点头

的最根本理由是担心父亲赴上海就医会把我们也一起带上，这是她不愿意的，这样一来，除非父亲的病情继续恶化，否则我们不可能离开北京。

接下来是外国大使们进宫游园的日子，第一天照例是大使及其随员前来朝拜，第二天则是夫人们。那年来的人不多，不过有几个是第一次进宫。日本公使伊集院夫人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太后对伊集院夫人的印象一直很好，说她很有礼貌。太后给每个夫人都备了礼，午餐由我们陪同，用餐后再带领她们参观宫内，参观结束后她们自行回去。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向太后汇报，太后自然又问了些问题。那天来游园的人中有位女士(我觉得她应该是英国人)，穿了件宽大的旅行装，同色系的帽子，好像很怕冷，手一直都插在大口袋里。太后问我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又问我进宫来难道就穿这样的“布袋”？接着太后又问她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说我认识使馆里的每个人，这个人却从没见过，所以她肯定不是使馆的。太后说，即便去欧洲的皇宫，也不至于穿成那样吧，她觉得这个人很没礼貌。

太后说，“这些人尊不尊重我，或者他们觉得我会不会在乎他们的尊重，我一看就知。在外国人的观念中，中国人都很愚蠢，他们对我们也就不像对欧洲上流社会那般尊重，以后我们最好对不同场合的服饰作一些规定才好。另外，再邀请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慎重一些，这样也方便我了解来宾们的身份。我希望在我的皇宫里见到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我对太后说，我们也可以效仿日本，发出邀请时在请柬里注明着装，太后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春天是移植荷花的季节，只要天气不错，太后就会兴致勃勃地观看太监们移植荷花。移植荷花必须在早春，太监们先把荷花的老茎全部挖掉，铺上新泥，再种上新的球茎，荷花一般都生在浅水里，但太监们也要去深水区挖一些老茎，那时候水就及腰了。每每此时，太后都会在她钟爱的玉带桥上一坐数小时，一边观看太监们的劳作，一边对新种的荷花指指点点。荷花移植大概要三四天，所有的宫妃都要一直陪着太后，陪同的时候顺便做些手工活。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又进宫见太后商议日俄战争的事，他对太后说，战争已经如火如荼，他担心会因此而殃及池鱼。袁世凯的话让太

后大吃一惊，其时，一个御史正向太后进言，说给日本提供物资支援，但太后又担心这样一来又会出什么差错，考虑再三后还是放弃了。

我每天都要为太后翻译日俄战争的新闻稿，一天早上，我顺手翻译了一条康有为（1898 年百日维新的领导人）从巴达维亚赴新加坡的消息。出乎我的意料，这条消息让太后大为震惊，太后对我说康有为是一个逆贼，皇上轻信了他才发起了祸国殃民的维新运动，甚至还大力宣扬基督教义，而此前他是个很传统的皇帝。

太后接着说，“有一次，康有为竟然让皇帝下令把我软禁在颐和园直至新政施行，在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相助之下，我识穿了他的阴谋，立刻就此事去紫禁城问责他，向我认错后，皇上请求我垂帘听政。”（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下了一道诏书，请太后听政，此事发生于 1898 年。）

太后即刻下旨追捕康有为及其同僚，但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在我给太后翻译这条新闻前，太后一直都只知道他跑了，但并不知其具体去向。太后很迫切地想知道康有为身在何处，又做了些什么，她对西方各国对康有为的袒护很是愤慨，很不理解为何这些国家不能协助她抓回逆贼。太后要求，只要和康有为有关的消息，我就要翻译给她听，但我决定再也不提这事，太后也就慢慢淡忘了康有为。

有一次，我们去了西苑，那里有一片荒地，太后说，那原本不是荒地，而是一座大殿，庚子年烧毁了，不过那并不是八国联军烧的。太后说之前的大殿不好看，现在不慎烧毁了倒也可以重建，现在的大殿平时是够用了，但只要外国公使来拜年就不够用了。

工部按太后的旨意先画了草图。宫里的建筑一般都是中式的，但这次的大殿却糅合了一些西式元素在内，后来设计模型也出来了，模型做得很精致，连窗户、大梁和一些建筑雕花都做出来了。太后当然不会满意，她先修改了一些房屋的大小，又对窗户的设置提了些意见。重新做过的模型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太后也觉得满意，于是就给这大殿选名字，斟酌良久后敲定“海棠殿”。

“海棠殿”就这样开工了，太后也一直都在关注工程的进展。按设计图纸，大殿内除了宝座仍是满洲传统，其他所有装饰都是西式的。我们从

法国带回了家具目录，太后仔细翻阅后选定了路易十五式，所有的家具都是皇家专用的黄色，包括地毯、窗帘。选定家具后，母亲请求太后同意我们把这些家具作为礼物送给她，太后首肯后，我们通知巴黎发货。大殿落成时，家具也送到了，我们把家具都摆放起来。新殿启用前，太后前来观望，指出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说这次的新尝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西式家具在庄重方面比不上中式的，但大殿已经完工，纵有千万个不是也无法弥补了。

夏季的闲暇时间比较多，每天我都有一个小时帮皇上学英文。虽然他的发音不是很标准，但他极聪明，几乎过目不忘，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不久，学校教材中的英文小短文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了，他甚至还能把这些文章都默写出来。皇上的一手英文手写体也很优雅，还特别擅长古英语和美术体。皇上的学习让太后很羡慕，于是她也来上了两次课，后来因为没有耐心也就放弃了，自然就不可能学会，后来，这事她自己也不提了。

因为要教皇上学英文，我便有了和他聊天的很多机会。一天，他和我提起了此前我答应的劝说太后新政之事，还说并未有何效果，我说我进宫后已经做了一些事，比如新近完工的大殿。皇上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又说如果有机会，希望我可以帮他做一些事。说这些事的时候，皇上总是举棋不定，他又问起了我的父亲，我说要是父亲的病一直这样不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去的。皇上说他希望我们留在宫里，但他知道不让我们回去也不合情理，我们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宫里的生活自然留不住我们，他也不会阻止我们离去。

我们就一直这样生活着，太后恩准我们可以每月回去探望父亲两次，直到有一天，一个宫女告诉我，太后在为我寻觅夫婿。对这些事我向来并不介意，但有一天，太后亲自对我说，她为我选了一个王爷，还说一切都已准备好，就等我出嫁了。我对太后说，父亲身体康复前我不会考虑出嫁之事，所以还请太后日后再考虑我的终身大事。我的话让太后很生气，她大声斥责我，我自然不能辩解，唯一能做的就是忘记这一切。

第二天回去后，我对父亲说了这一切，父亲很反对我出嫁，他让我回宫后去见李莲英，把我现在的状况告诉他，并请他劝说太后回心转意。回

宫后，我去拜访了李莲英，最初他并不愿意帮我劝说太后，但我哀求了他很久，说我只想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宫里伺候太后，所以他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后来就再也没人提过我的出嫁之事，我想，李莲英应该和太后沟通过了。

整个夏天都平淡如水。时间飞逝，转眼已是八月，春天的嫩笋已经长成了伟岸的竹子。这些竹子用来做太后茶园里的桌椅，很多宫妃都要帮着整理，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在竹子上刻上字画，太后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在秋天的好些傍晚，太后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历史和历代诗词，还会过10天考我们一次，回答出色者有奖励。年轻的太监们也随我们一起听，但他们常常答非所问，引来一片笑声，太后高兴的时候也会笑一笑，不高兴的时候便去责罚他们。似乎受罚是这些太监的家常便饭。

接着就是太后的70大寿，皇上说要好好庆贺一番，但太后没有同意，说战乱期间不做寿。那年的大寿庆典上，太后自然又是一番封官加俸，特别要说的是，太后赏赐了我和妹妹郡主头衔，这种赏赐本来只有宫里的人才有，一般由皇帝给那些不是宫里的人封赏头衔。大寿庆典本来在紫禁城举行，但太后又不喜欢那里，于是，大寿的前3天，也就是十月初十才下旨回紫禁城，这样就给我们平添了很多事务，我们要布置颐和园和紫禁城两处地方，一时忙得人仰马翻。初十前又是一场大雪，这给我们的忙乱又增加了一些麻烦，唯一高兴的就是太后了，她喜欢雪天出行，还希望拍一些照片，我哥哥就进宫为她拍了一些不错的相片。

初七，我们全体移师紫禁城，太后的大寿庆典开始了。整个紫禁城都富丽堂皇，庭院里也搭建了玻璃棚顶蔽雪，歌舞升平。初十那日的庆典与往年差不多，其他的仪式也都如此，大寿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西苑。

回到西苑后，我们便接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先向太后奏了病状，太后派太监去探视。太监回来汇报实情后，太后便恩准父亲去上海治疗，她又准许我母亲一同前往，但不同意我和妹妹一同跟去。我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步了，陪同父亲前往上海是我们的责任，太后最初极力阻止，但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她让步了：

“我也知道，你们应该跟从父亲一起去上海，但你们要知道，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回来。”太后又以为我们准备行装的理由拖延着我们的行程，

而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这样直到十一月中旬我们才得以出行。

万事俱备，太后又去翻她的日历，选定十一月十三那日出发，于是我们十二日晚上先回了家。临走前，我们先给太后叩头，谢过她两年来对我们的宠爱，所有的人都在流泪，太后也不例外，接着和皇上、皇后道别，皇上什么都没说，只是用英文祝我们幸福。大家对我们的离开都依依不舍，告别良久，太后便让我们早些离开，说这样也没什么意思。出到门口，李莲英也出来送别。马车把我们送回了家，家中一切均已备妥，我们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天津，坐上了那年最后一班去上海的船。

抵达上海后，父亲马上就医，对父亲来说，这次就医的效果似乎很好。上海有很多朋友，我们也经常赴宴或者去跳舞，但这终究没有让我快乐起来，我开始怀念宫里的生活，上海的每件事情都和北京不一样，而我只想早些回到太后身边。两周后，太后的使者就来上海看我们了，他告诉我们，太后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尽快回去，他还带来了太后给父亲的赏赐以及药品，这让我们很开心。此时，父亲的病已经开始好转，他觉得我们最好回宫去。我在春天的时候回去了，运河当时还未解冻，我便先坐船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了北京，这趟旅途自然很辛苦。到了北京，我的太监已经在车站等候了，我们直接去了宫里。再次见到太后的确让我喜极而泣，我告诉她父亲的病已大有转机，还表达了想一直留在宫中伺候她的愿望。

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工作，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母亲和妹妹陪在我身边了，这多少让我有些不习惯，太后待我极好，我深受她的宠幸，但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了：我开始渴望回到上海。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谓波澜不惊，直到阴历二月（1905 年 3 月份）我接到了上海的电报：父亲病危！我需要立刻赶往上海，我把电报转呈太后，太后同意我马上赶去上海，又对我说父亲上了年纪，自然不易复原。我再次和宫里的人一一话别，虽然大家还是希望我能再次回宫，但这一去已不能回头，1905 年 12 月 28 日，父亲过世，服孝百日后，我们也终于与皇宫离别了。

我在上海重新结交了很多朋友，宫中的两年始终无法抹去我生命中的西方，我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接受教育，之后又偶遇我的美籍先生，这些都注定了我这一生不会是一个格格，一个公主。然而，宫中的两年生活始

终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太后宠幸我两年之久，那是我少年时期的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劝说太后维新已成幻影，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不会消逝，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与西方比肩。